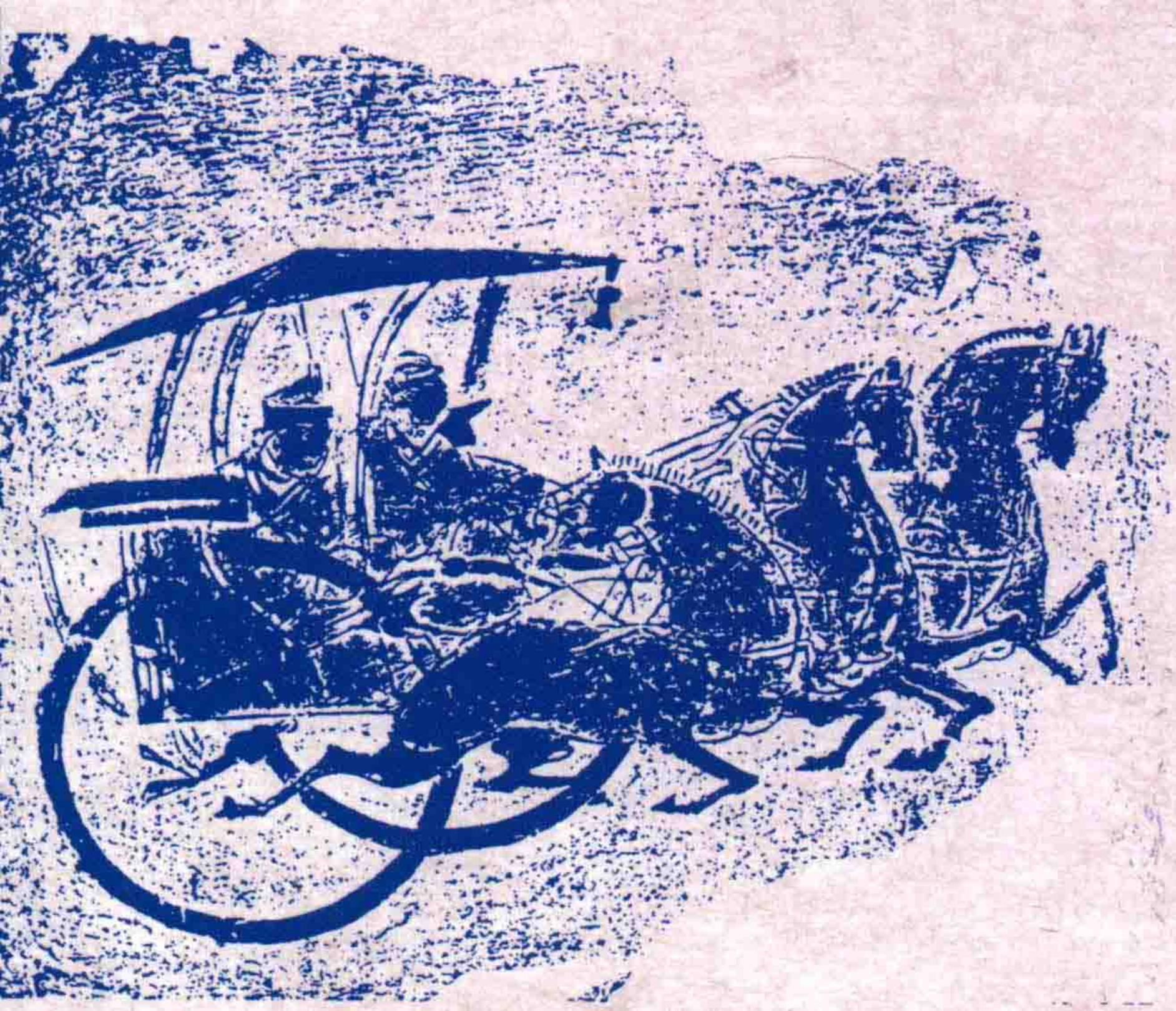
管子解读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孙中原 撰

国學經典

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管子解读

孙中原　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子解读/孙中原撰.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8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21800-7

Ⅰ.①管… Ⅱ.①孙… Ⅲ.①法家②《管子》-研究-教材 Ⅳ.①B2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3453 号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管子解读
孙中原 撰
Guanzi Jied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34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61 000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纪宝成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被誉为顺应历史潮流、立德立功之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校已经在国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更应该具备一种担纲意识，继续为推动国学教育向纵深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这套教材，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力图振兴我国经典教育的一个具体步骤。经典著作如同岁月长河积淀、打磨出来的珍珠，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与学科，是国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乃是广义上的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包括诸子与史部、集部的群书，它是中华文化与学术的集成和荟萃。至于其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段话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其精神意蕴可以穿越时空而获得传承与光大。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读经的传统，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年间曾经废止读经，但这并不等于经典教育的废除，相反，它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更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所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

这实在是一种进步。”这种看法显然是通达和正确的，值得今人加以借鉴。今天我们编写这套教材，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经典学术教育，而绝不是简单地恢复读经。

国学的精华主要凝聚在经史子集四部的经典之中。“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后来清代乾隆皇帝时编修《四库全书》，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整理和编修的。四部不光是目录学的概念，而且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一般说来，经部、子部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哲学学科，史部大略相当于历史学科，而集部接近于现代的文学学科，这说明国学与现代学科分类是可以互相兼容的，并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问题，当年的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是将四部与现代学科互相融合的。因此，传统经典教育与现代教育可以相得益彰，和谐相生。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学术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思想及其理解中存在的偏颇，国学并没有在百年来的教育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与国学教育在社会各界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强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强调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之局的到来，国学走向振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所说的国学，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问。它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辨析与创新，是今人眼中的国学；其三把国学看做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来阐释、比较、辨析与创新，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因此，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现代价值和创新精神，国学内在的融合中外、推陈出新的精神与能力，是我们今天在建构和谐社会，进行文化创新时所要秉承的。对于传统经典的解读、阐释与辨析，毫无疑问是对于这种理论创新能力的激活，国学的生命力也在这种创新中得以生生不息，走向未来。因此，在国学教育中，这种经典的研读、阐释与辨析，是最要紧的门径之一。

中华经典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特质来说，属于一种世俗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不相同。比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充满着世俗人情的意味。再比如《庄子》这本书，也很关注通俗的演绎。因此，认为经典高不

可攀的看法并不准确。不过，经典毕竟是经典。唐人编的《艺文类聚》对于经典的解释是“经也者，径也，言五路无所不通”，也就是说，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好比通向各条路径的通衢一样，它必然会去掉那些浮浅的东西，提升为哲理，有的在形态上不可能不深奥，如《周易》与《老子》这一类经典。因此，需要做一些解读与注释的工作。历来对于经典多有注释与解读，乃至于形成了专门的学问。

经典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就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程度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几年，以《论语》、《庄子》等为代表的国学经典，通过现代传媒的推介与个体阅读，在国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它也证明，国学经典教育在今天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中，经典教学类的课程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它与现代文史哲专业教学的一个不同之处与亮点所在。为了满足国学院的教学需要，同时也为了顺应向海内外重张国学经典教育的时代大潮，我们编写出版了这套“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的学术定位，绝不是一般的教材，而是追求具有深厚学术底蕴，深入浅出，明快易读，从而履行中国人民大学追求一流、服务大众的职责。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编写体例上，我们要求体现出“国学经典解读”的宗旨。虽然古往今来，关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类书籍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但是以国学的精神与方法去解读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本系列教材集中从国学的角度去对传统经典进行解读，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当代人文视野，贯彻义理、文章与考据融为一体的精神，打通现代文史哲三科的中间环节，通过解读与讲授，培养学生从经典中掌握国学知识，领会国学精神，提高治学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关于选择范围，有的是全本，有的则是选本，选本要求依据编写指导思想在字数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代表性篇目。

篇目注释与解读，是本套教材的重点所在，它由两部分组成：注释时力求准确严谨，同时行文上明快易懂。全篇解读则力求从传统经典中开掘出国学基本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在知识与精神方面获

得提升。所选书目，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来选定。书的编注者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师为主，部分作者则为在国学院任教的人大其他学院的教师，同时也邀请到其他高校和科研部门的一些学者参与这项工作。这些教师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同时，倾心编注了这套教材，表现出对国学教育事业的热忱和投入。

本丛书已列入中国人民大学“985 工程”重大攻关项目，得到项目资金的支持。这对编好出好这套丛书，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重振国学、弘扬国学方面所持的态度、立场和支持力度。

这套教材的编写，如同人大国学院其他工作一样，均具有筚路蓝缕的探索性质，尽管我们已在主观上尽了自己的努力，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仍不可避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我们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使这套丛书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共同推进国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是为序。

2008 年 6 月

前　言

一、本书内容和宗旨

本书彰显管仲学派的哲学和人文学精华，由前言、题解、原文、注释、译文、解读、哲学范畴类编和参考书目构成。用现代科学方法，诠释《管子》元典，阐发管学理念，揭示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对当今社会的启示借鉴意义，是《管子》文献学、哲学和人文学研究的力作。《管子》原文，用规范通俗的现代汉语翻译。注释、译文和解读，突出管仲学派的合理思想和表达技巧。行文流畅，精练雅致，生动有趣，适合人民大众的阅读口味。

二、《管子》版本和篇目

《管子》是一部重要的国学经典，成书于春秋战国期间，是齐国管仲学派托名管仲（前725—前645）的学术论文集。战国时广为流行。《韩非子·五蠹》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管》指《管子》。《韩非子》多次引用《管子》的话，认为是管仲所说。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自称曾读《管子》，把《管子》看作管仲"著书"，肯定管仲之书"世多有之"。西汉史学家刘向编辑《管子》，记载《管子》不同抄本564篇，"校除复重"，"定著八十六篇"。刘向校本流传后世，遗失10篇，今存76篇。汉隋唐宋，官修史书图书目录，都收《管子》，题管仲著。

本书依据"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编写指导思想，在字数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代表性篇目，彰显管仲学派的哲学和人文学精华，精选《管子》52篇，分四编解读。第一编哲学，含原文13篇：1. 形势。2. 形势解。3. 七法。4. 宙合。5. 枢言。6. 八观。7. 问。8. 心术上。9. 心

术下。10. 白心。11. 水地。12. 内业。13. 九守。第二编政法伦理哲学，含原文 30 篇：14. 牧民。15. 权修。16. 立政。17. 立政九败解。18. 乘码。19. 版法。20. 版法解。21. 五辅。22. 法禁。23. 重令。24. 法法。25. 霸形。26. 霸言。27. 戒。28. 君臣上。29. 君臣下。30. 小称。31. 四称。32. 正。33. 任法。34. 明法。35. 明法解。36. 正世。37. 治国。38. 封禅。39. 小问。40. 七臣七主。41. 禁藏。42. 入国。43. 桓公问。第三编军事哲学，含原文 6 篇：44. 兵法。45. 地图。46. 参患。47. 制分。48. 势。49. 九变。第四编历史哲学，含原文 3 篇：50. 大匡。51. 中匡。52. 小匡。

为清眉目，目录和文内篇名前统一标顺序号。正文校勘，古代异体字和通假字，径直转换为现代规范简体字。为行文简明，校勘理由不详述。《管子》哲学范畴类编，分世界观、认识论、逻辑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和美学 7 类，列范畴 134 个，统一编顺序号，标篇名、出处，方便检索查考。

本书编撰，参考唐尹知章（669—718）《管子注》（明赵用贤 1582 年刊本，清《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明刘绩《管子补注》（清《四库全书》本），清戴望（1837—1873）《管子校正》（《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赵守正《管子通解》（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以及其他国内外各种版本，汲取前人研究成果。

三、管仲智谋和哲理

解读《管子》，是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智慧营养和哲理借鉴。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齐国颍上（今安徽阜阳）人，前 685—前 645 辅佐齐桓公图霸四十年。齐桓公姜小白，前 685—前 643 在位共四十三年，春秋五霸之首，以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桓公善用管仲之谋，增益智慧。《小匡》说：“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若欲霸王，夷吾在此。”管仲辅佐齐桓公，共图实现霸王梦。

《霸形》载桓公说：“寡人之有仲父（管仲）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桓公把管仲智谋，比作鸿雁翅膀，过河船只。鸿雁没翅膀，不能飞。过河没船只，空自望水兴叹。如果没有管仲的智谋哲理之言以相教，桓公

就觉得是白长耳朵，而听不到治国安邦的道理法度，朝思暮想的霸王梦，将无法实现。《管子》挥洒管仲的智谋哲理。书中文史哲、政经法、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个人修养、人际交往的智谋哲理，应有尽有。其言妙道，足以启发今人，流传后世。

争强先争谋。《霸言》说："争强之国，必先争谋"，"王者之术"，"必先定谋虑"。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生活中，若想争当强者，就应先争谋略，在智谋哲理上争占优势。兵马未动，智谋先行。《七法》说："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参患》说："计必先定，而兵出于境。计未定而兵出于境，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

《管子》的智谋哲理，有多样性、选择性、全面性、综合性、灵活性和预见性的特征。《管子》是管仲及其学派遗留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争强者的智慧谋略宝藏。管仲提倡大数、大计，即大智谋、大策略。

《宙合》提出"指意要功"的选谋原则，选择意图和功效最佳的智谋策略实行。《形势》说："谋巨者可与远举，顾忧者可与致道。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举长者，可远见也。"谋略巨大悠远的人，可跟他共图大事。顾虑忧患的人，可跟他同道远行。贪图速效，只顾眼前小利的人走开，就切莫再召他回来。

大由小构成，总体质变由局部量变累积。大小互相依赖，相辅相成，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管仲提倡大智谋，不是大而无当，脱离实际，是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待人处世各方面踏实肯干和巧干。

《问》说："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解决问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脚踏实地，力戒假大空话。《形势解》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海不排斥水，所以能浩大无际。山不排斥土石，所以能高大无比。明君不讨厌人，所以能受众人拥戴。名士不讨厌学习，所以能成圣贤。

管仲之谋使齐国由弱变强，由穷变富。齐国是周成王外祖父姜太公吕尚的封国，占有今山东北部淄博周围数百里小片土地，偏居东海之滨。司马迁形容是"区区之齐"，"在海滨"。传国到齐桓公，任用足智多谋的管仲为相，"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诸侯国第一霸主，是当时华夏诸侯国中最先进强大之国。

司马迁说，这都是得力于管仲之谋。《史记·管晏列传》说："鲍叔遂

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平准书》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七法》说：“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不明白计谋策略，想办成大事，就像没有船只，而想渡水险。《霸言》说：“智者善谋”，智者善谋划。“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谋士尽其虑，智士尽其智”，事情就好办。

《管子》有丰富的智谋蕴藏。《牧民》说：“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予之为取”，给予它，才能取自它。以“给”为手段，达到“取”的目的。先给民众利益，才得民众拥戴。把“予之为取”作为基本政治、经济谋略：若欲取，就先予；只有先予，才能取。齐国开明之士，深知管仲谋略，用“大斗出，小斗进”方法，先使百姓得实惠，民众竞唱着歌谣，自愿归趋，势如流水。

《霸言》说：“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避开实力，击其空虚。避开坚固，击其脆弱。避开难攻，击其易取。这是避坚攻弱的军事谋略。攻坚易受挫，攻弱易奏效。《制分》说：“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则刃游间也。”凡用兵，攻坚易受挫，攻弱易取效。攻坚，其薄弱环节，也会变坚固。攻弱，其坚固部分，也会变薄弱。面对敌人坚固环节，稳住不动。面对敌人薄弱环节，设法削弱。屠牛坦一朝割解九头牛，屠刀锐利能削铁，这是因为刀刃在骨缝间活动的缘故。

睿智良谋，源于周密的调查和深邃的思考。《八观》专讲各方情况的调查观测，《问》专论各种难题的询问思索，《内业》阐明“思索生智”（思维生智慧）的道理。作者用诗一般语言疾呼：“您能专心吗？您能一意吗？能不用占卜，预知吉凶吗？能无求于人，自行解决问题吗？那么，就请您思考，思考，再思考吧！”认真调查和思考，不断绽放智慧花。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管仲之谋”，处处贯串利害、祸福、胜败对立转化的深刻哲理。《重令》说：“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封禅》、《小称》载管仲劝诫桓公韬光养晦，谦虚谨慎，切勿沉溺逸乐忘忧患。《君臣上》说：“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只听一面是愚蠢，兼听全面才圣明。《桓公问》载管仲建议桓公，设“啧室之议”的机构和

制度，受理来自各方的意见，提出让东郭牙主管，因他敢批评上级过错，能为坚持真理而力争。

伟大谋略，刚柔相济，软硬兼顾，“方”的原则性和“圆”的灵活性并存，既能坚持基本原则，又善“乘时进退”，“与变随化”，根据时机，灵活进退。王者善用好时机，圣人善用变易学。《宙合》说：“‘春采生，秋采蔵，夏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合、屈伸、盈缩、取予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春天采摘鲜嫩叶，秋天采摘熟瓜果，夏天喜处阴凉地，冬天喜处艳阳天。圣人动静，开放收拢，弯曲伸张，拉长缩短，收取给予，跟随时机而变。合乎时宜就动作，不合时宜就停止。圣人贤哲美善，因能随时而变。

《君臣下》说：“主劳者方，主制者圆。圆者运，运则通，通则和。方者执，执则固，固则信。”“决之则行，塞之则止。”“能决之，又能塞之。”主管劳力要方正，主管号令要圆融。圆的便运转，运转能变通，变通就和谐。方的能坚执，坚执能稳固，稳固能信诚。开决就流通，堵塞就停止。圣人能决又能塞，“决塞”本是方法论。《七法》说：“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给予夺取，险恶平易，利益祸害，困难容易，开放闭合，诛杀新生，叫“决塞”（开决堵塞）。

本书哲理选篇，充满辩证法宇宙观方法论的至理名言。英明谋略善预见。《宙合》说：“明乎物之往者，必以其类来也。”《形势》说：“不知来者视之往。”从诸多往事典型，抽象概括智谋哲理，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悖，足可类推未来，当代实践可借鉴。

2013 年 10 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拙撰《墨子解读》（“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后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领导黄朴民诸教授命，编撰本书。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指导撰稿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领导黄朴民、杨庆中、梁涛诸教授，向精心编校本书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致以诚挚谢意。不当之处请指正。

孙中原，2014 年 10 月 27 日于北京世纪城远大园寓所

2015 年 7 月 6 日校毕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编　哲学

1. 形势 …… 3
2. 形势解 …… 11
3. 七法 …… 37
4. 宙合 …… 51
5. 枢言 …… 69
6. 八观 …… 78
7. 问_ …… 88
8. 心术上 …… 96
9. 心术下 …… 106
10. 白心 …… 111
11. 水地 …… 120
12. 内业 …… 127
13. 九守 …… 142

第二编　政法伦理哲学

14. 牧民 …… 151
15. 权修 …… 159
16. 立政 …… 170
17. 立政九败解 …… 184
18. 乘码 …… 188

19. 版法 …… 204
20. 版法解 …… 208
21. 五辅 …… 220
22. 法禁 …… 230
23. 重令 …… 236
24. 法法 …… 244
25. 霸形 …… 258
26. 霸言 …… 265
27. 戒 …… 274
28. 君臣上 …… 283
29. 君臣下 …… 295
30. 小称 …… 308
31. 四称 …… 315
32. 正 …… 321
33. 任法 …… 324
34. 明法 …… 332
35. 明法解 …… 336
36. 正世 …… 351
37. 治国 …… 356
38. 封禅 …… 362
39. 小问 …… 366
40. 七臣七主 …… 379
41. 禁藏 …… 391
42. 入国 …… 403
43. 桓公问 …… 407

第三编　军事哲学

44. 兵法 …… 413
45. 地图 …… 420
46. 参患 …… 424
47. 制分 …… 428
48. 势 …… 432

49. 九妥 …… 438

第四编　历史哲学

50. 大匡 …… 443
51. 中匡 …… 464
52. 小匡 …… 469

《管子》哲学范畴类编 …… 494
参考书目 …… 527

第一编　哲学

1. 形势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自天地以及万物，关诸人事，莫不有形势焉。夫势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势必直，状危者势必倾。触类莫不然，可以一隅而返。"恰当道出本篇题旨。本篇又题名"山高"，取篇首"山高而不崩"头两字。《史记·管晏列传》载："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司马迁说读《管子·山高》即指此篇。刘向《管子序》说："《山高》，一名《形势》。"

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1]。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矣[2]。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托幽[3]，而威可载也。风雨无向，而怨怒不及也。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寿夭贫富，无徒归也[4]。

衔命者君之尊也[5]，受辞者名之运也[6]，上无事则民自试[7]。抱蜀不言[8]，而庙堂既修。鸿鹄锵锵，唯民歌之。济济

多士，殷民化之，纣之失也。飞蓬之问[9]，不在所宾[10]。燕雀之集，道行不顾。牺牷圭璧[11]，不足以飨鬼神。主功有素，宝币奚为？羿之道[12]，非射也。造父之术[13]，非驭也。奚仲之巧[14]，非斫削也。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15]。

【注 释】

[1] 祈羊：祭羊。

[2] 沉玉：祭祀璧玉被投沉水中。

[3] 托幽：凭借深山幽谷，人迹罕至。

[4] 徒归：徒然而至。

[5] 衔命者君之尊也：臣民奉命君尊崇。衔命：受命，奉命。

[6] 受辞者名之运也：臣民受令名分用。受辞：接受指示。辞：指示，告示，告诉，说讲。《礼记·檀弓》“使人辞于狐突”注：“辞，告也。”《礼记·表记》“无辞不相接也”注：“辞，所以通情也。”

[7] 上无事则民自试：君上无事民遵纪。试：遵纪。

[8] 蜀：祭器。

[9] 飞蓬：根底不牢随风飞的蓬草，比喻无据之言。

[10] 宾：服从，听从。

[11] 圭璧：古代王侯朝聘祭祀时所执的玉器。

[12] 羿：后羿，传说远古射箭能手。

[13] 造父：周代驾车驯马能手。

[14] 奚仲：传说造车巧匠。

[15] 夜行：暗里行德。

【译 文】

山高不崩祭羊到。渊深水多祭玉沉。天不改变其常规，地不改变其规则，春夏秋冬不变节，古今一样无不同。蛟龙得水神可立。虎豹托幽威可载。风吹雨打无常向，不出怨言不发怒。可贵为民而行令，贱人为国忘其卑，寿夭贫富有原因，贫富寿夭不白来。

臣民奉命君尊崇，臣民受令名分用，君上无事民遵纪。手抱祭器不说话，庙堂既修朝政顺。鸿鹄锵锵悦耳声，民众歌之齐赞颂。人才济济新周朝，殷朝遗民被感动。暴君殷纣有疏失，迫使殷民归周王。飞蓬之言不可听，燕雀小事无须顾。牛羊玉器齐供奉，鬼神未必被感动。君主功业素有成，宝币祭品何所用？后羿之道非徒射，造父之术非徒驾，奚仲之巧非砍削。召来远人使无为，亲近国人不靠说，默默行德独有善。

平原之陉[1]，奚有于高？大山之隈[2]，奚有于深？訾謷之人[3]，勿与任大。谋巨者可与远举，顾忧者可与致道[4]。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举长者，可远见也。材大者，众之所庇也。欲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小谨者不大立，餐食者不肥体[5]。有无弃之言者[6]，必参于天地也。陉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猿猱饮焉[7]。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注 释】

[1] 陉：小坡。

[2] 隈 wēi：小沟。

[3] 訾謷：毁谤贤者，称誉恶人。

[4] 顾忧：顾虑忧患。顾：顾虑。

[5] 餐食：挑食，吃饭挑拣。

[6] 无弃之言：不弃此言。

[7] 猿猱 náo：猿猴。

【译 文】

平原小堆岂算高？大山小沟岂算深？毁谤好人誉恶人，不要让他担大任。智谋广阔可行远，顾虑忧患可致道。计较速效贪小利，走开不要再叫他。注重长远有远见，才器伟大众人护。如果要人怀念你，定要行德不厌倦。勉强必得不可靠，虚假承诺不可信。谨小慎微大不立，吃饭挑拣体不肥。真理之言须牢记，参于天地成大器。三仞高崖猛坠下，人人所难陷畏

惧，猿猴跳崖轻易举。所以说，饮水游戏无所惧，骄傲独断必招祸。

不行其野，不违其马[1]。能予而无取也，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无旷者拟神[2]。拟神者在内，不及者在门。在内者将暇[3]，在门者将怠[4]。曙戒忽怠[5]，后稚逢殃[6]。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气袭内，正色乃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整，则宾者不肃[7]。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注 释】

[1] 违：丢弃。

[2] 无旷者拟神：勤奋做事有神效。旷：荒废，耽误。拟神：成效卓著似有神。拟：比拟，类似，像。《汉书·公孙弘传》“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注：“拟，疑也，言相似也。”

[3] 将暇：从容不迫。暇：空暇。

[4] 将怠：疲惫不堪。

[5] 曙戒：黎明。

[6] 后稚：日暮。

[7] 宾者：礼宾官。

【译 文】

不到野外去跑马，不能把马来丢弃。给予民众不强取，境界伟大配天地。遇事懒惰事不济，勤奋做事拟神效。拟神效者先入室，懒惰落伍不及门。先入室者有闲暇，不及门者却疲惫。天已大亮还懒睡，日暮时刻必遭灾。大事在身一朝忘，到了晚上功已失。邪气袭内伤身心，正色乃衰精疲累。君主如果不像君，臣下就会不像臣。父亲如果不像父，儿子就会不像儿。君上失位又失职，臣下逾节超常规。上下不和令不行。如果衣冠不整

齐，礼宾官员不严肃。如果进退无仪则，政治命令不得行。关怀民众有威严，且怀且威君道备。君主不让民安乐，民众不为君分忧。君主不让民安生，民众不为君赴死。该给不给无仁义，民众不为君尽力。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地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来[1]，道来者其人莫往[2]。道之所设，身之化也。持满者与天[3]，安危者与人。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4]。藏之无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性也，异趋而同归，古今一也。

【注 释】

[1] 道往者：失道者。

[2] 道来者：得道者。

[3] 与天：顺从天道。

[4] 释：解释。

【译 文】

论道言辞虽一致，道的运用各不同。一家之人有人才，闻知道理善治家。一乡之人有人才，闻知道理善治乡。一国之人有人才，闻知道理善治国。天下之人有人才，闻知道理治天下。厘定万物闻知道，天地之配比天地。失道人民不来归，得道人民不离散。道之所设道所在，自身变化道使然。持道满盈顺天道，救祸安危顺人心。违背天道失法度，纵然满盈必干涸。上下不和安必危，称王天下失天道，天下不可得而王。如果能得天之道，自然成事不费心。如果违背天之道，纵然站立定不安。其道既得莫知

为。其功既成莫知解。藏之无形天之道。今世存疑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万物有本性，殊途同归古今一。

生栋覆屋[1]，怨怒不及。弱子下瓦[2]，慈母操棰[3]。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4]。

【注 释】

[1] 生栋覆屋：用新伐潮湿的木料做屋柱，后必倒塌。

[2] 弱子：幼子，小孩子。

[3] 棰：木棍。

[4] 不可复振：无法挽救，不可挽回。

【译 文】

生栋覆屋不怨怒。弱子下瓦慈母棰。顺从天道远者亲。人事罪错近亲怨。万物对人无偏私，远人近人无亲疏。巧者用道智有余，拙者用道智不足。其功顺天天相助，其功逆天天相违。天之所助小必大。天之所违成必败。顺从天道建功业，逆反天道不可复。成功必败怀其凶，不可复振遭痛楚。

乌鸟之交[1]，虽善不亲。不重之结[2]，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告不知。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现与之交[3]，几于不亲。

现爱之交，几于不结。现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所归，心行者也。独王之国[4]，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信。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复者[5]，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注 释】

[1] 乌鸟之交：乌鸦交往，乍合乍离。

[2] 不重之结：打绳结不重合。

[3] 现与：表现友好。

[4] 独王：独断专横。

[5] 复：重复。

【译 文】

乌鸦交往善不亲。打结不重固必解。道的运用贵慎重。不可靠者不交往，不能做到不强为，不可告知不告诉。不可靠者偏交往，不能做到勉强为，不可告知偏告诉，全都叫作劳无功。表面友好不亲密。表面亲爱不结交。表面施德近无报。四方所归心行道。独断之国多灾祸。独断国君没威望。妇女自媒丑不信。久仰之君可往见。难忘之君可来奔。日月不明天不易。山高不见地不易。惊天错话君不言。离奇恶行君不行。惊天错话不重说，离奇恶行不再行，这是有国之大禁。

【解 读】

本篇是文字精练的哲理诗作。篇中说：“谋巨者可与远举，顾忧者可与致道。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谋略巨大深远者，可与之共行远道，举大事。计较速效，贪图小利，走开，就不要再叫他回来。张扬深谋远虑，大智谋，大策略，批评只顾小利，不顾大局，不虑长远的小智术，小格局，小家习气，有极强的现实应用价值。篇中说：“能予而

无取也，天地之配也。”“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宣导仁人向“天道”学习，对民众给予，而不强取，用“乐之”、“生之”的手段，博取民众“哀之”、“死之”的目的功效，是清醒智慧的谋略哲理，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可作为今日政治管理哲学的宝贵思想启迪。

2. 形势解

【题 解】

题名“形势解”，是对《形势》逐句逐段的解释发挥。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懈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懈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懈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懈则美名附。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懈则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渊者，众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则沉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宽裕纯厚而不苛忮[1]，则民人附。父母者，子妇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训而不失理，则子妇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尽力事上，则当于主。子妇者，亲之所以安也，能孝悌顺亲，则当于亲。故渊涸而无水，则沉玉不至。主苛而无厚，则万民不附。父母暴而无恩，则子妇不亲。臣下惰而不忠，则卑辱困穷。子妇不安亲，则祸忧至。

故渊不涸，则所欲者至，涸则不至。故曰："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

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和子孙，属亲戚[2]，父母之常也。治之以义，终而复治。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终而复始。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以事其亲，终而复始。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则群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欢。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3]。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天未尝变，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变其常。"

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4]。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教护家事，父母之则也。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尽力供养，子妇之则也。地不易其则，故万物生焉。主不易其则，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则，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则，故主无过失。子妇不易其则，故亲养备具。故用则者安，不用则者危。地未尝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则。"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赏赐刑罚，主之节也[5]。四时未尝不生杀也，主未尝不赏罚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

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龙得水，

而神可立也。”

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畏其威而戴之[6]。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故虎豹去其幽而近于人，则人得之而易其威[7]。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则民轻之而傲其势。故曰：“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

风，漂物者也，风之所漂，不避贵贱美恶。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堕，不避小大强弱。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向，人虽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风雨无向，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贱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贱有以亡卑。”

起居时[8]，饮食节[9]，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夫物莫虚至，必有以也。故曰：“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故曰：“衔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民受其辞则名声彰。故曰：“受辞者名之运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逸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10]。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

人主立其度量，陈其分职，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则民循正。所谓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锵锵鸿鹄，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义者，行之美者也。德义美，故民乐之。民之所歌乐者，美貌德义也，而明主鸿鹄有之。故曰："鸿鹄锵锵，维民歌之。"

济济者，诚庄事断也[11]。多士者，多长者也。周文王诚庄事断，故国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国治，境内被其利泽，殷民举首而望文王，愿为文王臣。故曰："济济多士，殷民化之。"

纣之为主也，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于百姓。惨毒之吏，施于天下。故大臣不亲，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愿为文王臣者，纣自取之也。故曰："纣之失也。"

无仪法程式，飞摇而无所定，谓之飞蓬之问[12]。飞蓬之问，明主不听也。无度之言，明主不许也。故曰："飞蓬之问，不在所宾。"

道行则君臣亲，父子安，诸生育。故明主之务，务在行道，不顾小物。燕雀，物之小者也。故曰："燕雀之集，道行不顾。"

明主之动作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故虽不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助之，天地与之，举事而有福。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诛杀不当其罪，赏赐不当其功，故虽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故曰："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宝

币奚为?”

羿，古之善射者也，调和其弓矢而坚守之。其操弓也，审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发而多中。明主，犹羿也，平和其法，审其废置而坚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举而多当。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发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疲。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驭者，操辔也。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

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13]，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明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主之所以为治也。斫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故曰：“召远者使无为焉。”

莅民如父母，则民亲爱之。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莅民如仇雠[14]，则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无实，诈伪并起，虽言曰吾亲民，民不亲也。故曰：“亲近者言无事焉。”

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为之在心。所谓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故曰：“唯夜行者独有之乎。”

为主而贼，为父母而暴，为臣下而不忠，为子妇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虽有小善，不得为贤。所谓平

原者，下泽也，虽有小封，不得为高。故曰："平原之陉[15]，奚有于高？"

为主而惠，为父母而慈，为臣下而忠，为子妇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虽有小过，不为不肖。所谓大山者，山之高者也，虽有小隈[16]，不以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于深？"

毁訾贤者之谓訾[17]，推誉不肖之谓谬。訾谬之人得用，则人主之明蔽，而毁誉之言起。任之大事，则事不成而祸患至。故曰："訾谬之人，勿与任大。"

明主之虑事也，为天下计者，谓之谋巨[18]。谋巨则海内被其泽，泽布于天下，后世享其功久远而利愈多。故曰："谋巨者可与远举。"

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者，圣人不为也。故圣人择言必顾其累，择行必顾其忧。故曰："顾忧者可与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适主意而偷悦，循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虽速，祸患之至亦急。故圣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举一而为天下长利者，谓之举长。举长则被其利者众，而德义之所见远。故曰："举长者，可远见也。"

天之材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材大，故能兼载万物。人主之材大，故容物多而众人得比焉。故曰："材大者，众之所庇也[19]。"

贵富尊显，民归乐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怀乐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厌也，而民怀乐之。故曰："欲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

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可则止。故其所得事者，常为身宝。

小人之求事也，不论其理义，不计其可否，不义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尝为赖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赖也。"

圣人之诺已也[20]，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故其诺未必信也。故曰："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谨于一家，则立于一家。谨于一乡，则立于一乡。谨于一国，则立于一国。谨于天下，则立于天下。是故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谨者不大立。"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餍者，多所恶也。谏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体也。主恶谏则不安，人餍食则不肥[21]。故曰："餍食者不肥体也。"

言而语道德忠信孝悌者，此言无弃者。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故无弃之言者，参伍于天地之无私也[22]。故曰："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而责必备。夫虑事定物，辩明礼义，人之所长，而蝯狖之所短也[23]。缘高出险，蝯狖之所长，而人之所短也。以蝯狖之所长责人，故其令废而责不塞。故曰："陉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蝯狖饮焉。"

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与焉。故事成而福生。乱主自智也，而不因圣人之虑。矜奋自功[24]，而不因众人之力。专用己，而不听正谏，故事败而祸生。故

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虽不行于野，其养食马也，未尝懈惰也。民者，所以守战也，故虽不守战，其治养民也，未尝懈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违其马。"

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懈惰简慢，以之事主则不忠，以之事父母则不孝，以之起事则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规矩为方圆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故事不广于理者，其成若神。故曰："无旷者拟神[25]。"

事主而不尽力则有刑，事父母而不尽力则不亲，受业问学而不加务则不成。故朝不勉力务进，夕无见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修行谨敬则尊显附矣。中无情实则名声恶矣，修行慢易则污辱生矣。故曰："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

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则子不子。"

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整，则臣下肃。言辞慢，动作亏，衣冠惰[26]，则臣下轻之。故曰："衣冠不整，则宾者不肃。"

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故动有仪则令行，无仪则令不行。故曰："进

退无仪，则政令不行。”

人主者，温良宽厚则民爱之，整齐严庄则民畏之。故民爱之则亲，畏之则用。夫民亲而为用，王之所急也。故曰：“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人主能安其民，则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于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则民之报上亦厚；上施薄，则民之报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责[27]，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故曰：“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

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28]，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长守贵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满者与天。”

明主救天下之祸，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祸安危者，必待万民之为用也，而后能为之。故曰：“安危者与人。”

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此盛满之国也。虽已盛满，无德厚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无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虽满必涸。"

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则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贵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则民离叛而不听从，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化变日进，至于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乱主淫逸邪枉，日为无道，至于灭亡，而不自知也。故曰："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

古者三王五霸[29]，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被其泽。桀纣幽厉，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伤，而子孙蒙其祸。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矫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性也，异趋而同归，古今一也。"

栋生桡不胜任则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爱也，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则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动者，虽覆屋不为怨。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棰。"

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过百里，战卒之众不过万人，然能战胜攻取，立为天子，而世谓之圣王者，知为之之术也。桀纣贵

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甚大，战卒甚众，而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者，不知为之之术也。故能为之，则小可为大，贱可为贵。不能为之，则虽为天子，人犹夺之也。故曰："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旷地[30]，故天予之时，地生之财。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故曰："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虽地小而民少，犹之为天子也。桀纣天之所违也，故虽地大民众，犹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大必削。"

与人交，多诈伪无情实，偷取一切，谓之乌集之交。乌集之交，初虽相欢，后必相咄。故曰："乌集之交，虽善不亲。"

圣人之与人约结也，上观其事君也，内观其事亲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后约结。约结而不袭于理，后必相背。故曰："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

明主与圣人谋，故其谋得。与之举事，故其事成。乱主与不肖者谋，故其计失。与之举事，故其事败。夫计失而事败，此与不可之罪。故曰："毋与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夫令出而废，举事而败，此强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强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义，父子之理，贵贱之分，不信圣人之言也，而反害伤之。故圣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与不肖者举事，则事败。使于人之所不能为，则令废。告狂惑之人，则身害。故曰："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

之劳而无功。”

常以言翘明[31]，其与人也，其爱人也，其有德于人也，以此为友则不亲，以此为交则不结，以此有德于人则不报。故曰：“现与之交，几于不亲。现爱之交，几于不结。现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之所归，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独用其力，而不任众人之力，故其身劳而祸多。故曰：“独任之国[32]，劳而多祸。”

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乱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于邻国，故有患则莫之忧也，有难则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无党，故国弱而主辱。故曰：“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圣人，而后天下治。妇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圣人，则天下乖乱而民不亲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丑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见而有亲心焉者，有使民亲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尧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誉之而不厌，久远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来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日月，昭察万物者也，天多云气，蔽盖者众，则日月不明。人主，犹日月也，群臣多奸立私，以壅蔽主，则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险秽不平易，则山不得见。人主犹山

也，左右朋党比周以壅其主，则主不得见。故曰："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不悖于理义，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出言而离父子之亲，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众，此言之不可复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复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贼暴也。故言而不信则民不附，行而贼暴则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灭亡之所从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注 释】

[1] 苛忮：苛刻刚愎。

[2] 属：联合，团结。

[3] 官职政治：官吏称职，政务得治。

[4] 则：法则。

[5] 节：节令，按时节制定政令。

[6] 戴：拥戴，尊奉，推崇。

[7] 易：轻视，无视。

[8] 时：定时。

[9] 节：节制，适量。

[10] 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不干扰则民循法，不烦劳则民遵纪。循：循法。试：遵纪。

[11] 诚庄：诚实庄重。

[12] 飞蓬之问：无据之言。

[13] 机旋相得：机轴旋转都合适。
[14] 仇讎：仇敌。
[15] 陉：小堆。
[16] 隈 wēi：小沟。
[17] 毁訾：诽谤。
[18] 谋巨：谋虑远大。
[19] 庇：庇护，庇荫，庇佑。
[20] 诺已：承诺或拒绝。
[21] 餐食：挑食，吃饭挑拣。
[22] 参伍：参照。
[23] 蝯猿：猿猴。
[24] 矜奋自功：自恃聪明而逞能。
[25] 无旷者拟神：勤奋做事有神效。旷：荒废，耽误。拟神：成效卓著似有神。拟：比拟，类似，像。
[26] 衣冠惰：衣冠不整。惰：松懈，懈怠，不整。
[27] 厚责：厚求。
[28] 之：到，往，走向。
[29] 三王：夏、商、周三代之君。《穀梁传·隐公八年》“三王”范宁注：“三王，谓夏、殷、周也。”一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岐注：“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是也。”一指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尸子》：“汤复于汤丘，文王幽于羑里，武王羁于王门。”五霸：五位霸主，诸侯联盟的首领。一指春秋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吕氏春秋·当务》“六王五伯”高诱注：“五伯，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秦穆也。”一指春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句践。《荀子·王霸》：“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一指春秋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夫差。《汉书·诸侯王表》“五霸”颜师古注：“此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
[30] 旷：荒废。
[31] 翘明：表明，表白。
[32] 独任：独断专横，专任，独自信任。

【译 文】

山是万物之高者。德惠是君主高行。慈者父母之高行。忠诚是臣之高行。孝顺是子妇高行。山高不崩祭羊至，主惠不懈民奉养，父母慈则子妇顺，臣下忠则爵禄至，子妇孝则美名附。节高不懈所欲得，懈怠懒惰则不得。所以说："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山高不崩祭羊至）。"

渊者众物之所生，深而不涸沉玉至。君是人仰而生活，宽厚不苛民人附。子妇受教于父母，父母能慈仁教训，行为合理子妇孝。臣下为主之所用，能够尽力事上级，必定合于君主意。亲之所安在子妇，子妇能孝悌顺亲，必定合于父母意。渊涸无水沉玉竭，主苛无厚万民离。父母暴虐而无恩，子妇必然不亲近。臣下怠惰而不忠，必然卑辱而困穷。子妇不亲祸忧至。渊不涸则所欲至，渊涸无水沉玉竭。所以说："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渊深水多祭玉沉）。"

天之常规是什么？兼覆万物制寒暑，运行日月次星辰。治之以理终复始。君主常规是什么？管理万民治天下，莅临百官治以法。治之以理终复始。父母常规是什么？团结亲戚和子孙，治之以义终复治。臣下常规是什么？敦厚恭敬讲忠信，以事其主终复始。子妇常规是什么？亲爱父母善奉养，敬奉父母承教诲，以事其亲终复始。如果上天不失常，寒来暑往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如果君主不失常，群臣得能守其义，百官得能守其事。如果父母不失常，子孙和顺亲戚欢。如果臣下不失常，百官职事无过失，官吏称职政务治。如果子妇不失常，长幼得理亲疏和。遵用常规得治理，反常失常必混乱。上天未曾变其常，所以万物得治理。所以说："天不变其常（天不改变其常规）。"

生养万物地之则。治安百姓主之则。教护家事父母则。正谏死节臣之则。尽力供养子妇则。地不易则万物生。主不易则百姓安。父不易则家事辨。臣不易则主无过。子不易则亲奉养。用则者安不用危。地未曾易所以安。所以说："地不易其则（地不改变其规则）。"

春季里阳气始上，所以万物得以生。夏季里阳气毕上，所以万物茁壮长。秋季里阴气始下，所以万物得收获。冬季里阴气毕下，所以万物得闭藏。春季夏季生又长，秋季冬季收又藏，四时之节有其常。赏赐刑罚主之节。四时未尝不生杀，君主未尝不赏罚。所以说："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春夏秋冬不变节）。"

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长物而收藏，古以至今不更道。所以说："古今一也（古今一样无不同）。"

蛟龙是水虫神灵，乘于水波则神立，失于水流则神废。人主天下有威者，得民拥护则威立，失民拥护则威废。蛟龙得水立其神，人主得民成其威。所以说："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蛟龙得水神可立）。"

虎豹是兽之猛者，居深林广泽之中，人畏其威而戴之。人主天下有势者，深居则人畏其势。虎豹去幽而近人，则人得之易其威。人主若离开朝廷，混于民而杂于民，则民轻之傲其势。所以说："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虎豹托幽威可载）。"

风是吹拂万物的。风之所吹无定向，不避贵贱和美恶。雨是淋湿万物的，雨之所淋无定处，不避大小和强弱。风雨至公而无私，风吹雨打无常向，虽遇风吹和雨打，不出怨言不发怒。所以说："风雨无向，而怨怒不及也（风吹雨打无常向，不出怨言不发怒）。"

人主令行禁则止，必令于民之所好，必禁于民之所恶。人之常情民本性，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君主发令利民生，命令就能得推行。君主行禁禁害人，施禁就能得制止。命令之所能推行，必是民众乐其政，命令才能得推行。所以说："贵有以行令也（可贵为民而行令）。"

人主使下而亲上，兴利除害为天下。德泽恩惠加天下，厚施恩惠于万物，父子能够得以安，群生能够得以育，万民欢欣尽其力，甘心情愿为上用，务本疾作实仓廪，尽节死敌安社稷，劳苦卑辱不叫苦，贱人所以忘其卑，所以说："贱有以亡卑（贱人为国忘其卑）。"

起床睡觉有定时，喝水吃饭有节制，冷热穿衣要适当，有利身体寿命益。起床睡觉不按时，喝水吃饭无节制，冷热穿衣不适当，累及身体寿命损。人懒奢侈则贫穷，勤劳节俭则富裕。事物不会凭空至，结果必从原因起。所以说："寿夭贫富，无徒归也（寿夭贫富有原因，贫富寿夭不白来）。"

法度确立民乐从，命令发出民众奉，法令合于民众心，犹如符节之合缝，如此君主得尊荣。所以说："衔令者君之尊也（臣民奉命君尊崇）。"

人主出言发指示，顺于道理合民情，民众乐意受其辞。民受其辞名声彰。所以说："受辞者名之运也（臣民受令名分用）。"

英明君主治天下，安定其民不干扰，使民安逸不烦劳。不干扰则民循法，不烦劳则民遵纪。所以说："上无事而民自试（君上无事民遵纪）。"

君主建立其法度，公布百官各分职，明确规范其法式，莅临管理其臣民，而不以言先指挥，则民循正走正道。所谓抱蜀指祭器。所以说："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手抱祭器不说话，庙堂既修朝政顺）。"

锵锵而鸣是鸿鹄，飞鸟之中貌之美。因为貌美人歌颂。德义是种行为美。德义之美民乐之。美貌德义民歌乐，明君鸿鹄恰具有。所以说："鸿鹄锵锵，维民歌之（鸿鹄锵锵悦耳声，民众歌之齐赞颂）。"

所谓济济是何意？诚实庄重而果断。所谓多士是何意？才德之人有许多。周文王诚庄事断，所以国家得治理。群臣明理以佐主，所以君主称英明。君主英明而国治，四境之内得其利，殷民举首望文王，愿为文王之臣民。所以说："济济多士，殷民化之（人才济济新周朝，殷朝遗民被感动。"

暴君殷纣做君主，烦劳民力夺民财，危害人民夺民命。残暴之令加于民。惨毒之吏施天下。大臣不亲小民怨，天下之民叛殷纣，愿为文王之臣民，咎由自取是殷纣。所以说："纣之失也（暴君殷纣有疏失，迫使殷民归周王）"。

飞蓬之问是何意？不合乎法度规范，摇摆而没有定见，就叫作飞蓬之问。飞蓬之问主不听，无度之言主不许。所以说："飞蓬之问，不在所宾（飞蓬之言不听从）。"

行正道则君臣亲，父子安而诸生育。明主之务在行道，不为小物失方向。燕雀之事物之小。所以说："燕雀之集，道行不顾（燕雀小事无须顾）。"

明主动作得理义，法律号令顺民心，刑罚诛杀当其罪，赏赐奖励当其功，不用牺牲祷鬼神，也能得到鬼神助，也能得到天地援，行动举事而有福。乱主动作失义理，法律号令逆民心，刑罚诛杀不当罪，赏赐奖励不当功，虽用牺牲祷鬼神，不能得到鬼神助，不能得到天地援，行动举事而有祸。所以说："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牛羊玉器齐供奉，鬼神未必被感动）。"

君主为功是富强，国富兵强诸侯服，邻人敌国畏其威，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畏威不敢犯。君主为罪是贫弱，国贫兵弱战不胜，防守城池则不固，名器重宝以事邻，也不免于死亡患。所以说："主功有素，宝币奚为（君主功业素有成，宝币祭品何所用）？"

后羿古之善射者，调和弓矢坚守之。操弓精审其高下，必中之道在心胸，故能多发而多中。圣明君主像后羿，调和其治国法度，审其废置而坚守，手中握有必治道，故能多举而多当。所谓道者是什么？羿之所以必射中，君主之所以必治。射就是弓弦发矢。所以说："羿之道，非射也（后羿之道非徒射）。"

造父古之善驭马，善爱其马节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能取远道马不疲。圣明君主像造父，善治其民量其力，审其技能用其技，故能立功民不伤。所谓术者是什么？造父所以取远道，主之所以立功名。驾驭之术在操辔。所以说："造父之术，非驭也（造父之术非徒驾）。"

巧匠奚仲为车器，方圆曲直中规矩，机轴旋转都合适，成器坚固用之利。圣明君主像奚仲，言辞动作皆中数，众理相当上下亲。所谓术者是什么？奚仲之所以为器，明主之所以为治。斤刀动作是斫削。所以说："奚仲之巧，非斫削也（奚仲之巧非砍削）。"

民众来去因利害，于民有利民则来，于民有害则民则去。民众逐利有一比，就像水往低处流，不管东西和南北。欲来民者兴其利，虽不召民民自至。如对民众有祸害，虽然招民民不来。所以说："召远者使无为焉（召来远人使无为）。"

临政治民如父母，民众必然亲爱之。治民之道纯而厚，切切实实有实惠，虽然不说我亲民，民众必然亲爱之。临政治民如仇敌，民众必然疏远之。治民之道不纯厚，待遇民众无实惠，虚伪欺诈兼而用，虽然口说我亲民，民众必然不亲近。所以说："亲近者言无事焉（亲近国人不靠说）。"

使远者来近者亲，明主为之在内心。所谓夜行是何意？就是内心行道德。能够用心行道德，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说："唯夜行者独有之乎（默默行德独有善）。"

作为君主贼害人，作为父母而残暴，作为臣下而不忠，作为子妇而不孝，四项是人大过失。如有大失在其身，虽有小善不称贤。所谓平原是下泽，虽有小堆不算高。所以说："平原之陉，奚有于高（平原小堆岂算高）？"

作为君主而德惠，作为父母而有慈，作为臣下而忠诚，作为子妇而孝敬，四项是人之高行。如有高行在其身，虽有小过仍称贤。所谓大山山之高，虽有小隈不算深。所以说："大山之隈，奚有于深（大山小沟岂算深）？"

毁谤贤人叫作訾，赞誉不肖叫作譖。訾譖之人得任用，人主就会被蒙蔽，毁誉之言必兴起，任之大事事不成，国家人民祸患至。所以说："訾譖之人，勿与任大（毁谤好人誉恶人，不要让他担大任）。"

谋虑远大是何意？明主虑事为天下计。谋巨海内被其泽，谋巨泽布于天下，后世享其功久远，谋巨天下利愈多。所以说："谋巨者可与远举（智谋广阔可行远）。"

圣人择言而后言，圣人择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圣人慎重而不为。圣人择言顾其累，圣人择行顾其忧。所以说："顾忧者可与致道（顾虑忧患可致道）。"

小人枉道而取容，迎合君意取悦君，追逐财利而苟得。得利虽速祸来急。圣人排除而不用。所以说："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计较速效贪小利，走开不要再叫他）。"

一举天下得长利，起个名字叫举长。举长受益人众多，德义影响深而远。所以说："举长者，可远见也（注重长远有远见）。"

天之材大覆万物。地之材大载万物。人主材大容物多，众人因此得庇护。所以说："材大者，众之所庇也（才器伟大众人护）。"

富贵尊显民归乐，凡是君主莫不欲。君主欲民怀乐己，定要行德不厌倦，民众才可怀乐之。所以说："欲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如果要人怀念你，定要行德不厌倦）。"

圣人要做一件事，先论是否合理义，估计可否做此事。合乎理义则为之，不合理义则停止。可做此事则为之，事不可做则停止。所以他所做的事，常为身宝有意义。小人要做一件事，不论是否合理义，不计可否做此事，不合理义也要做，不可做事也要做。所以他所做的事，未尝为赖靠不住。所以说："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勉强必得不可靠）。"

圣人承诺或拒绝，先论是否合理义，估计可否做承诺。合乎理义则承诺，不合理义不承诺。故其承诺可信任。小人不义亦承诺，不可承诺也承诺，口中出言必承诺。故其承诺不可信。所以说："必诺之言，不足信也（虚假承诺不可信）。"

谨慎对待一家事，可在一家有建树。谨慎对待一乡事，可在一乡有建树。谨慎对待一国事，可在一国有建树。谨慎对待天下事，可在天下有建树。谨慎处事范围小，其所建树范围小。谨慎处事范围大，其所建树范围大。所以说："小谨者不大立（谨小慎微大不立）。"

大海不辞小水流，所以能够成大海。高山不辞小土石，所以能够成其高。圣明君主不厌人，所以能够成其众。士人不厌恶学习，所以能够成其圣。所谓挑食是何意？挑拣食品太严重。谏劝君主是何意？谏劝是为安君主。所谓食者是何意？吃饭是为肥身体。君主恶谏则不安，如果挑食身不肥。所以说："餐食者不肥体也（吃饭挑拣体不肥）。"

言而语道德忠信，此言无弃是真理。上天公平而无私，所以美恶莫不覆。大地公平而无私，所以小大莫不载。无弃之言是真理，真理公平而无

私，故贤不肖莫不用。无弃之言是真理，参伍天地之无私。所以说："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矣（真理之言须牢记，参于天地成大器）。"

圣明君主授官职，任其所长不任短，事无不成功业立。昏君不知人长短，求全责备不合理。考虑事情定计划，辨明礼法讲德义，人类长处猿猴短。爬高走险猿猴长，然而却是人所短。以蝯猿长责备人，政令废弃事不成。所以说："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蝯猿饮焉（三仞高崖猛坠下，人人所难陷畏惧，猿猴跳崖轻易举，饮水游戏无所惧）。"

圣明君主之举事，任用圣人之谋虑，任用众人之力量，而不自己亲自办。所以事成而得福。昏君自恃其聪明，而不任用圣人虑。自恃聪明而逞能，而不任用众人力。一意孤行不听谏，所以事败而祸生。所以说："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骄傲独断必招祸）。"

马是骑乘以行野，故虽不行于田野，喂养马匹未尝懈。民者所以供守战，和平时期不守战，治养民众未尝懈。所以说："不行其野，不违其马（不到野外去跑马，不能把马来丢弃）。"

天生万物有四时，大地生有万种财，以养万物而无取。明主德行配天地，教民以时劝耕织，以厚民养施恩惠，不伐其功不私利。所以说："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给予民众不强取，境界伟大配天地）。"

懈怠懒惰和简慢，以此事君是不忠，以此事父是不孝，用此办事不成功。所以说："怠倦者不及也（遇事懒惰事不济）。"

依靠规矩成方圆，依靠尺寸量长短，以法治民则安定。如果事情合于理，事情做成有神效。所以说："无旷者拟神（勤奋做事有神效）。"

事君不力则有刑，事父不力则不亲，受业懈怠则不成。朝不勉力务进业，夕无见功事不成。所以说："朝忘其事，夕失其功（大事在身一朝忘，到了晚上功已失）。"

内心信诚名誉美，修身严肃得尊显。内心不诚名声坏，修身简慢污辱来。所以说："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邪气袭内伤身心，正色乃衰精疲累）。"

君主不明君臣义，不用义理正其臣，则臣不知为臣义，一心忠诚事其主。所以说："君不君，则臣不臣（君主如果不像君，臣下就会不像臣）。"父亲不明父子义，不用义理正其子，则子不知为子义，一心孝敬事其父。所以说："父不父，则子不子（父亲如果不像父，儿子就会不像儿）。"

君臣相亲上下和，万民辑睦讲和谐，君主有令民服从，君主有禁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争，万民不睦不和谐，君主有令民不从，君主有禁不能

止。所以说："上下不和，令乃不行（上下不和令不行）。"

言辞信实动作庄，衣冠整齐臣下肃。言辞简慢动作亏，衣冠不整臣下轻。所以说："衣冠不整，则宾者不肃（如果衣冠不整齐，礼宾官员不严肃）。"

仪则万物之程式。法度万民之仪表。礼义尊卑之仪表。动作有仪则令行，动作无仪令不行。所以说："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如果进退无仪则，政治命令不得行）。"

君主温良民爱之，整齐严庄民畏之。故民爱之则能亲，故民畏之则能用。民众能亲为君用，君王事业之所急。所以说："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关怀民众有威严，且怀且威君道备）。"

君主能够安其民，民事其主如事父，君主有忧则同忧，君主有难则赴死。君主视民如粪土，民众不会为君用，君主有忧则不忧，君主有难不赴死。所以说："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君主不让民安乐，民众不为君分忧。君主不让民安生，民众不为君赴死）。"

民众至死以守战，君上加施民者厚。君上施厚民厚报，君上施薄民薄报。君上薄施厚索取，君主不能得于臣，父亲不能得于子。所以说："往者不至，来者不极（该给不给无仁义，民众不为君尽力）。"

道的概念是什么？扶持众物得生育，众物性命得其终。道可用来治一乡，道可用来治一国，道可用来治天下。所以说："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论道言辞虽一致，道的运用各不同）。"

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兄弟，整齐一乡之习俗，能使民众乐其上，能使民众安其土，成为一乡之主干，正是一乡之人才。所以说："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一乡之人有人才，闻知道理善治乡）。"

人民归附有道君，如同饥饿重食品，如同寒冷重衣衫，如同暑热重树荫。君主有道民归附，君主无道民离散。所以说："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失道人民不来归，得道人民不离散）。"

道的作用是什么？变化自身合正理，有道在身则言顺，有道在身行自正，有道在身事君忠，有道在身事父孝，对人自然能理顺。所以说："道之所设，身之化也（道之所设道所在，自身变化道使然）。"

天之道满而不溢，天之道盛而不衰。明主效法象天道，富而且贵不骄奢，明主行理而不惰。故能长守富且贵，久有天下而不失。所以说："持满者与天（持道满盈顺天道）。"

明主能救天下祸，安定天下之危难。挽救祸患安危局，必待万民为之

用，假如万民能为用，救祸安危才能行。所以说：“安危者与人（救祸安危顺人心）。”

盛满之国是何意？领地博大国家富，人民众多兵强盛。虽已称为盛满国，如无德厚以安之，如无度数以治之，国非其国无其民。所以说：“失天之度，虽满必涸（违背天道失法度，纵然满盈必干涸）。”

臣下不亲其君主，百姓不信其官吏，上下离散而不和，虽然自安必危殆。所以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上下不和安必危）。”

主有天道御其民，则民一心奉其上，故能贵富久称王。失天之道民离叛，失天之道民不从，君主危殆不能久。所以说：“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称王天下失天道，天下不可得而王）。”

君主致力学道术，务行正理走正道，变化日进成大功。愚人不知学道术，乱主淫逸行邪枉，日为无道至灭亡，而不自知个中由。所以说：“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其道既得莫知为。其功既成莫知解。藏之无形天之道）。”

古者三王和五霸，都是人主利天下，故身显贵享盛名，后世子孙被其泽。夏桀殷纣和幽厉，都是人主害天下，故身困伤称恶名，后世子孙蒙其祸。所以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今世存疑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神农教民事耕作，生产五谷利人民。大禹亲身疏河道，铲高治低利人民。商汤周武伐无道，诛杀暴君利人民。他们行动虽不同，有利于民则一致。所以说：“万事之性也，异趋而同归，古今一也（万事万物有本性，殊途同归古今一）。”

屋柱新伐又弯曲，不堪负荷而倒塌，人们之所不埋怨，认为这是理当然。弱子慈母之所爱，不以理动遭斥责，上房揭瓦慈母笞。认为这是理当然，房屋倒坍不埋怨。认为道理不应该，上房揭瓦打棍子。所以说：“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棰（生栋覆屋不怨怒。弱子下瓦慈母棰）。”

行事合于天之道，行事出自公义理，远者自动来亲近。行事废弃天之道，行事出自偏私心，亲如母子相埋怨。所以说：“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顺从天道远者亲。人事罪错近亲怨）。”

武王地方才百里，战卒之众才万人，战胜攻取为天子，世人谓之圣明王，原因在于知道术。桀纣尊贵为天子，富有海内有天下，地方甚大战卒众，身死国亡天下戮，原因在于失道术。能为道术小可大，能为道术贱可

贵。如果不能为道术，虽为天子人犹夺。所以说："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巧者用道智有余，拙者用道智不足）。"

明主上边不逆天，明主下边不旷地，天予时令地生财。乱主上边逆天道，乱主下边绝地理，天不予时节气乱，地不生财遇荒年。所以说："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其功顺天天相助，其功逆天天相违）。"

古者武王天之助，故虽地小而民少，仍然成功为天子。暴君桀纣天之违，故虽地大而民众，犹之困辱而死亡。所以说："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大必削（天之所助小必大。天之所违大必削）。"

乌鸦交往是何意？与人交往多诈伪，与人交往无情实，偷取一切无仁义。乌鸦交往初相欢，乌鸦交往后必反。所以说："乌集之交，虽善不亲（乌鸦交往善不亲）。"

圣人同人家结交，上观其如何事君，内观其如何事亲，必有可交的道理。结交而不合于理，以后必然相违背。所以说："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打结不重固必解。道的运用贵慎重）。"

明主总与圣人谋，故其谋得计得宜。与之举事其事成。乱主总与不肖谋，故其计失谋不得。与之举事其事败。计谋疏失而事败，谋划对象不可靠。所以说："毋与不可（不可靠者不交往）。"

度量人力所能为，而后使人尽其才。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能行无阻碍。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功不失败。乱主不量人能力，令于人之所不能，故其令废不成功。使于人之所不能，故其举事必失败。令出而废举事败，此强不能之罪责。所以说："毋强不能（不能做到不强为）。"

狂惑之人有疴疾：告之以君臣之义，告之以父子之理，告之以贵贱之分，不信圣人之言语，而反蓄意伤害之。所以圣人不告知。所以说："毋告不知（不可告知不告诉）。"

跟不肖者共举事，所举之事必失败。使于人之所不能，使人之令必报废。狂惑之人告以理，圣人之身反遭害。所以说："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不可靠者偏交往，不能做到勉强为，不可告知偏告诉，全都叫作劳无功）。"

常常用言语表明：对人友好对人爱，其有德义于别人，以此为友则不亲，以此为交则不结，以此有德人不报。所以说："现与之交，几于不亲。现爱之交，几于不结。现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之所归，心行者也（表面友好不亲密。表面亲爱不结交。表面施德近无报。四方所归心行道）。"

明主不独用其智，而依靠圣人智慧。明主不专用其力，而依靠众人力

量。用圣人智慧思考，所思之事无不知。用众人力量办事，所办之事无不成。能做到个人放手，依靠天下人智慧，依靠天下人力量，那就身逸而多福。昏君独用个人智，而不依靠圣人智。昏君独用个人力，而不依靠众人力，故其身劳而祸多。所以说："独任之国，劳而多祸（独断之国多灾祸）。"

明主内行其法度，对外实行其理义，所以邻国亲近之，同盟国家信任之，有患邻国忧虑之，有难邻国救助之。乱主内失其百姓，对外不信于邻国，有患无人与分忧，有难无人莫之救，对外对内都失和，孤特无党成寡人，所以国弱而主辱。所以说："独国之君，卑而不威（独断国君没威望）。"

明主治理用圣人，而后才能天下治。妇人要想嫁夫家，必用媒人做中介，而后才能家事成。治理天下不用圣，天下乖乱民不亲。想嫁夫家不用媒，为人丑耻人不信。所以说："自媒之女，丑而不信（妇女自媒丑不信）。"

明主有一大优点，人未之见有亲心，有使民亲大道理，故其位安民往之。所以说："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仰之君可往见）。"古之明主是尧舜，天下推之而不倦，天下誉之而不厌，历世久远而不忘，有使民不忘之道，故其位安民来之。所以说："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难忘之君可来奔）。"

日月是为照万物，如果天空多云气，云层遮盖一层层，日月之明被蒙蔽。君主就如同日月，群臣多奸树私党，君主于是被蒙蔽，君主不得察臣下，臣下之情不上通。奸邪之臣愈益多，君主愈益受蒙蔽。所以说："日月不明，天不易也（日月不明天不易）。"

山是物中之最高。地面险恶不平易，山不得见被遮蔽。君主如同大山岭，左右朋党壅其主，君主也就看不清。所以说："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山高不见地不易）。"

君主出言有原则：不能违逆民众心，不能背离理和义，所言足以安天下，人民唯恐不复言。出言而离父子亲，疏远君臣大道理，贻害天下之大众，惊天错话不可复，明主不言不重复。所以说："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惊天错话君不言）。"

君主身行有原则：自身行为要端正，役使人民有礼义，与人相处有诚信，行发于身天下式，人民唯恐不复行。自身行事不端正，役使人民施暴虐，与人相处没诚信，行发于身天下耻，这种错事不可复，明主不行不去

做。所以说：“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离奇恶行君不行）。”

不应再说的错话，这种错话没信用。不应再做的错事，这种错事害人深。出言不信民不附，行事害人天下怨。民不归附天下怨，导致灭亡的根源，错误言行明主禁。所以说：“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惊天错话不重说，离奇恶行不再行，这是有国之大禁）。”

【解 读】

题名“形势解”，“形”指事物的存在形状貌态，“势”指事物运动发展的趋势、趋向、方向、因果性和规律性。形势是本体论、存在论、规律论、宇宙观、世界观的基本范畴。本篇广泛列举治国、治世、人际关系等丰富事例，举一反三，概括哲学原理，即唐尹知章所谓“触类莫不然，可以一隅而返”。这道出本篇的写作方式、论证的逻辑理路，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归纳类比推理。如从“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到“万事之性也，异趋而同归，古今一也”一段，从大量自然社会的丰富事例，概括本质和现象，同一性和多样性等辩证哲学原理，论据充分，有说服力。

第一，认识到物质利益是决定人心向背的主因。篇中说：“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

第二，认识到大策略、大计谋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反作用和意义。篇中说：“明主之虑事也，为天下计者，谓之谋巨。谋巨则海内被其泽，泽布于天下，后世享其功久远而利愈多。故曰：‘谋巨者可与远举。’”“举一而为天下长利者，谓之举长。举长则被其利者众，而德义之所见远。故曰：‘举长者，可远见也。’”

第三，认识到个别天才英雄人物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集中群众智慧，正确看待个人和群众的关系，有科学世界观的因素。篇中说：“天之材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材大，故能兼载万物。人主之材大，故容物多而众人得比焉。故曰：‘材大者，众之所庇也。’”“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与焉。故事成而福生。乱主自智也，而不因圣人之虑。矜奋自功，而不因众人之力。专用己，而不听正谏，故事败而祸生。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第四，充满辩证法宇宙观方法论的理论光辉。篇中说："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而责必备。夫虑事定物，辩明礼义，人之所长，而蜮猿之所短也。缘高出险，蜮猿之所长，而人之所短也。以蜮猿之所长责人，故其令废而责不塞。故曰：'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蜮猿饮焉。'"

3. 七法

【题 解】

题名“七法”，论述治国治军的七种法则：“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则”：法则。治国治军必须遵守法则。“象”：形象。治国治军必须查明事物的形象，存在的形态、状貌。“法”：规范，规矩，范式，模范，样板。治国治军必须遵循规范。“化”：变化，质变，转变，转化，教化。治国治军必须重视教化训练。“决塞”：开决堵塞，开放收拢。治国治军必须有放和收，收放兼顾，开闭兼用。“心术”：心思技术，思维方法。治国治军必须端正思维方法。“计数”：计算，计划，筹划，谋划，运筹。治国治军必须善于计算运筹。本文共分四节，标题为“七法”、“四伤”、“为兵之数”和“选阵”。“七法”：总论概说，分述“七法”各自的定义和意义。“四伤”：指百慝、奸吏、奸民和贼盗四害。“慝”：邪恶，灾害。《韩非子·主道》：“处其主之侧为奸慝”，“奸慝”：君主左右的坏人。“为兵之数”：用兵方法。“选阵”：选择战阵。“为兵之数”和“选阵”都是论用兵方法，军事法则。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废，有功

必赏，有罪必诛，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势器械未具[1]，犹之不治也。形势器械具，四者备[2]，治矣。

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为兵之数[3]，犹之不可。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能强其兵，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也。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胜敌国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4]，犹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

【注 释】

[1] 形势：客观存在的发展状况和趋势。

[2] 四者：指上文“立是”、“废非”、“赏功”和“诛罪”。

[3] 数：方法，策略。

[4] 分：条理，纲领。

【译 文】

正确言论而不能确立，不正确言论而不能废止，有功劳而不能赏赐，有罪责而不能诛罚，像这样能治理民众，从来没有过。正确的言论必然确立，不正确言论必然废止，有功劳必然赏赐，有罪责必然诛罚，像这样，能治理好吗？还不能。为什么？因为形势器械不具备，还是治理不好。形势器械具备，确立正确言论、废止不正确言论、赏赐有功、诛罚有罪四者具备，就能治理好。

不能治理民众，而能使其军队强大，从来没有过。能治理民众，而不明察用兵方法，仍然不行。不能使其军队强大，而能必然战胜敌国，从来没有过。能够使军队强大，而不明察战胜敌国的道理，还是不能打胜。军队不能必然战胜敌国，而能够匡正天下，从来没有过。军队能必然战胜敌国，而不明察匡正天下的纲领，还是不行。所以说，治理民众有器备，用兵有方法，战胜敌国有道理，匡正天下有纲领。

七法

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1]：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2]，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3]，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4]，斗斛也，角量也[5]，谓之法。渐也[6]，顺也，靡也[7]，久也[8]，服也，习也，谓之化。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

不明于则，而欲措仪画制[9]，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10]，摇竿而欲定其末。不明于象，而欲论材审用，犹绝长以为短，续短以为长。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11]而夕欲乘车。不明于决塞，而欲驱众移民，犹使水逆流。不明于心术，而欲行令于人，犹背招而必射之[12]。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

故曰：措仪画制，不知则不可。论材审用，不知象不可。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驱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术不可。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

【注 释】

[1] 则：法则。象：形象，事物存在的形态、状貌。法：规范，规矩，范式，模范，样板。化：变化，质变，转变，转化，教化。决塞：开决堵塞，开放收拢。心术：心思技术，思维方法。计数：计算，计划，筹划，谋划，运筹。

[2] 均：平均，均一，齐一，共同，同一。

[3] 义：同“仪”，仪态，外表。
[4] 衡石 dàn：衡器通称。衡即秤，石是重量单位。
[5] 角量：平斗斛用具，标准量具。
[6] 渐：渐进，量变，渗透。
[7] 靡：磨炼消弭。
[8] 久：历久熏染。
[9] 措仪画制：制定仪法，筹划制度。
[10] 立朝夕：树立测日影的标杆，计时工具，可指示日照方位。运：运转。均：制陶转轮。运均：运动着的陶轮。
[11] 揉：使直木弯曲，以做轮材。揉轮：制作车轮。
[12] 招：射击靶子。背招而必射：射击者背着靶子，而想一定射中靶心，比喻悖论，自相矛盾。

【译 文】

七种法则：1. 则：法则。2. 象：形象，事物存在的形态、状貌。3. 法：规范，规矩，范式，模范，样板。4. 化：变化，质变，转变，转化，教化。5. 决塞：开决堵塞，开放收拢。6. 心术：心思技术，思维方法。7. 计数：计算，计划，筹划，谋划，运筹。七种法则，根植于天地的元气，寒暑的协调，水土的性质，人民鸟兽草木的本性，这是七种法则的存在论基础。事物虽然繁多，都有其均一性（齐一性，同一性），而不曾改变，叫法则（规律）。事物的外表、名称、存在时间、相似性、类别、位置、状态，叫形象。尺寸，标准，规矩，秤衡量重量，石斗斛和平斗斛的量具“角量”量容积，叫规范。渐进渗透，顺序增长，磨炼消弭，历久熏染，服从适应，习惯养成，叫变化。给予夺取，险恶平易，利益祸害，困难容易，开放闭合，诛杀新生，叫开决堵塞。求真务实，诚信如一，厚德载物，乐善好施，度量有节，宽恕包容，叫心思技术。刚柔相济，权衡轻重，大小合适，虚实兼顾，远近并举，多少相宜，叫计算运筹。

不明察法则，而想制定仪法，筹划制度，好像在运转的陶轮而立测时标杆，摇动竹竿而想稳定竹梢。不明察形象，而想论材料，审用途，犹如长材短用，短材接长。不明察规范，而想治理人民，统一众生，犹如用左手写字，而用右手消除。不明察变化，而想移风易俗，改变教化，犹如早上造车轮，晚上想乘车。不明察开决堵塞，而想驱赶众人，迁移民众，犹

如使水倒流。不明察心思技术，而想对人民发号施令，犹如背对着靶子，而定要射中。不明察计算运筹，而想兴举大事，犹如没有船只，而想横渡水险。

所以说，制定仪法，筹划制度，不知规则不行。论材料，审用途，不知形象不行。治理民众，统一众生，不知规范不行。移风易俗，改变教化，不知变化不行。驱赶众人，迁移民众，不知开决堵塞不行。发布命令，必须执行，不知心思技术不行。举大事，必成功，不知计算运筹不行。

四伤

百慝伤上威[1]，奸吏伤官法，奸民伤俗教，贼盗伤国众。威伤，则重在下[2]。法伤，则货上流。教伤，则从令者不辑[3]。众伤，则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则令不行。货上流，则官德毁。从令者不辑，则百事无功。百姓不安其居，则轻民处，而重民散。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

故曰：常令不审，则百慝胜。官爵不审，则奸吏胜。符籍不审[4]，则奸民胜。刑法不审，则盗贼胜。国之四经败[5]，人君泄则危[6]。人君泄，则言实之士不进。言实之士不进，则国之情伪不竭于上[7]。

【注 释】

[1] 百慝：各种坏人。

[2] 重在下：君主的权重下移。

[3] 辑：和睦。

[4] 符籍：凭证簿册。

[5] 四经：指上文“常令”、“官爵”、“符籍”和“刑法”四个纲领，

要领，要点。

[6] 泄：泄露，流出，借指失控。

[7] 情伪：诚伪，真伪，真假。情：实情。诚：真诚。“情”通“诚”。下同。

【译 文】

各种坏人伤害君上的权威，奸邪官吏伤害官府的法制，奸邪民众伤害风俗教化，盗贼伤害国中民众。君上权威受伤害，则权重下移。法制受伤害，则财货上流。风俗教化受伤害，则听令者不和睦。民众受伤害，则百姓不能安居。君上的权重下移，则政令不行。财货上流，则官吏道德毁丧。听令者不和睦，则百事不成功。百姓不能安居，则闲人留处，而忙人离散。闲人留处，而忙人离散，则土地不辟。土地不辟，则六畜不旺。六畜不旺，则国家贫，而财用不足。国家贫，而财用不足，则兵力薄弱，而士气不振。兵力薄弱，而士气不振，则攻战不胜，而守御不坚。攻战不胜，而守御不坚，则国家不安。

所以说，政令不严明，则各种坏人得势。官爵制度不严明，则奸吏得势。凭证簿册不严明，则奸民得势。刑法不严明，则盗贼得势。国家政令、官爵、符籍、刑法四个纲领败坏，君主失控，则国家危殆。君主失控，则说真话的人就不肯进言。说真话的人不肯进言，则国情真假，就不能由君上明白认知。

世主所贵者，宝也。所亲者，戚也。所爱者，民也。所重者，爵禄也。明君则不然。致所贵[1]，非宝也。致所亲，非戚也。致所爱，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禄也。故不为重宝亏其命[2]，故曰令贵于宝。不为亲戚危其社稷，故曰社稷爱于亲。不为爱民枉其法，故曰法爱于民。不为重禄爵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禄。不通此四者，则返于无有[3]。

故曰：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论道行理[4]，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论功

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5]，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6]，不忘其劳。故有罪者不怨上，受赏者无贪心，则列阵之士，皆轻其死而安难[7]，以要上事[8]。为兵之极也[9]。

【注 释】

[1] 致：至，最，极。

[2] 亏：损害。

[3] 返于无有：回到一无所有。

[4] 居身论道行理：处世讲道理，行道理，言论行动符合道理。

[5] 便辟：善阿谀奉承的人。

[6] 隐不知之人：隐身埋名的人。

[7] 安难：安心赴难。

[8] 要：求取。要上事：以求得为完成君上的事业而立功。

[9] 极：至，最。为兵之极：治军的最高原则。

【译 文】

当世君主所贵的是珍宝，所亲的是亲戚，所爱的是属民，所重视的是爵禄。贤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最贵的不是珍宝，最亲的不是亲戚，最爱的不是属民，最重视的不是爵禄。所以，他不会为重宝而损害政令，所以政令比珍宝贵。不为亲戚而危害国家，所以国家比亲戚更亲。不会为爱属民而枉法，所以爱法高于爱民。不为重视爵禄而削弱权威，所以威信重于爵禄。不懂这四点，君主就返回到一无所有。

所以说，治人如治积水，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君主自身言行符合道理，则群臣服从教令，百官断事严明，不敢徇私舞弊。评论功劳，不曾违反法律。善于拍马逢迎的臣下、侍从、豪门大族、权贵和大臣，不能凭空加功。疏远、卑贱和隐身埋名的人，不忘其功劳。所以有罪的人不埋怨上级，受赏的人没有贪心，临阵士卒，都不怕牺牲，安心赴难，以求得为完成君上的事业而立功。这是治军的根本原则。

为兵之数

为兵之数，存乎聚财[1]，而财无敌。存乎论工[2]，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3]，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4]，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

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5]，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习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习盖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大者时也，小者计也。

【注 释】

[1] 存乎：在于。

[2] 论工：讲究工艺技巧，主要指军事工艺。

[3] 服习：服从教习，服从训练，听从指挥。

[4] 机数：时机策略。

[5] 盖：超过。

【译 文】

用兵方法，在于积聚财富，而财富无敌于天下。在于讲究工艺技巧，而工艺技巧无敌于天下。在于制造器备，而器备无敌于天下。在于选练兵士，而兵士无敌于天下。在于管理教育，而管理教育无敌于天下。在于军事训练，而军事训练无敌于天下。在于普遍认知天下，而普遍认知天下无敌。在于明察时机策略，而时机策略无敌于天下。所以兵未出国境，而无敌于天下已经有八条。

因此想匡正天下，财力不盖过天下，不能匡正天下。财力盖过天下，

而制器工艺不盖过天下，不能匡正天下。制器工艺盖过天下，而器备不盖过天下，不能匡正天下。器备盖过天下，而兵士不盖过天下，不能匡正天下。兵士盖过天下，而管教不盖过天下，不能匡正天下。管教盖过天下，而军训不盖过天下，不能匡正天下。军训盖过天下，而不普遍认知天下，不能匡正天下。普遍认知天下，而不明察时机策略，不能匡正天下。所以明察时机策略，是用兵的大势，首先是把握时机，其次是制定计策。

是故器成卒选[1]，则士知胜矣。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则独行而无敌矣。所爱之国而独利之[2]，所恶之国而独害之，则令行禁止，是以圣王贵之[3]。胜一而服百，则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观多，则天下怀之矣。罚有罪，赏有功，则天下从之矣。故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4]，精锐为右[5]。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故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御[6]。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智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注 释】

[1] 器成卒选：器备制成，士卒选练。

[2] 独：特别，格外。

[3] 贵：重视。

[4] 角试：角逐比试。

[5] 右：尊贵，尊重，重视。

[6] 御：防御，抵抗。

【译 文】

所以，器备制成，士卒选练，则战士有必胜信心。普遍认知天下，审慎把握时机策略，则所向无敌。对所爱之国给予特殊的利，对所恶之国给

予特殊的害，则有令能行，有禁能止，因此圣王重视。胜一国而服百国，则天下畏惧。扶持少数，而影响多数，则天下怀德。惩罚有罪，奖赏有功，则天下服从。因此，要会聚天下的精英，研究百工的锐器。春秋两季比试训练，精锐为上。制成器备，不经检查不使用，不经试验不入库。收罗天下的豪杰，拥有天下的英雄。所以举兵如飞鸟之轻，动作如雷电之猛，发兵如风雨之速，无人能在前面挡，无人能从后面伤，纵横驰骋，无人抵御。成功举事，定合理义。所以无理不能胜天下，不义不能胜人。所以贤智的君主，定立于必胜之地，从而匡正天下，而无人敢敌。

选阵

若夫曲制时举[1]，不失天时，毋旷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是故张军而不能战[2]，围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实[3]，三者见一焉，则可破毁也。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4]，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注 释】

[1] 曲制：军队编制，指军队。时举：依时而举，把握时机举兵。

[2] 张军：张开军阵。

[3] 实：坚实，固守。

[4] 白徒：白丁。临战征集，未经系统军事训练的徒役民夫。

【译 文】

至于军队及时举兵，不失时机，不废地利，投入的兵力数量多少，要

点是必出于计划筹谋。举凡攻伐之道，计谋必先定于内，然后发兵出境。计谋未定于内，而发兵出境，这样战之必自败，攻之必自毁。所以张开军阵而不能攻战，围困城邑而不能攻陷，得到土地而不能久占，三者有一，就算破产。所以不明察敌人政治，战争不能相加。不明察敌人军情，战争不能相约。不明察敌人将领，不能率先进军。不明察敌人士兵，不能率先摆阵。所以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练有素的士卒击仓促驱赶而来未经系统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则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故事无备，兵无主，则不早知敌。野不辟，地无吏[1]，则无蓄积。官无常[2]，下怨上，则器械不功。朝无政[3]，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民幸生[4]。故早知敌，则独行[5]。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功，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民不幸生。民不幸生，则勇士劝矣。故兵也者，审于地图，谋于日官[6]，量蓄积，齐勇士，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兵主之事也。

有风雨之行，故能不远道里矣。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山河矣。有雷电之战，故能独行而无敌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国救邑矣。有金城之守[7]，故能定宗庙，育男女矣。有一体之治[8]，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

风雨之行者，速也。飞鸟之举者，轻也。雷电之战者，士不齐也[9]。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获也。金城之守者，用货财，设耳目也。一体之治者，去奇说[10]，禁雕俗也[11]。不远道里，故能威绝域之民[12]。不险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国[13]。独行无敌，故令行而禁止。攻国救邑，不恃权与之国[14]，故所指必听。定宗庙，育男女，天下莫之能伤，然后可以有国。制仪法，出号令，莫不响应，然后可以治民一众矣。

【注 释】

[1] 地无吏：土地无官吏管理。

[2] 官无常：官府没常规。

[3] 朝无政：朝廷无明确政令。

[4] 幸生：偷生。

[5] 独行：独立行动，独来独往，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

[6] 日官：史官，太史，太史令，掌天文、计时日之官。

[7] 金城：比喻城墙坚固，如金属打造。

[8] 一体之治：集权一体，形成统一整体的政治。

[9] 齐：排列整齐。

[10] 去奇说：清除奇辞怪说。

[11] 禁雕俗：禁止奢侈风俗。

[12] 绝域：山河阻隔，极为僻远的地区。

[13] 恃固之国：依赖地势险恶和工事坚固的国家。

[14] 权与之国：盟国。

【译 文】

所以，战事无准备，士兵无主帅，则不能及早认知敌情。荒地没开垦，土地无官吏管理，则无粮草蓄积。官府没常规，下级怨恨上级，则器械不精良。朝廷无明确政令，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民偷生。所以及早认知敌情，则所向无敌。有粮草蓄积，则久战而供应不匮乏。器械精良，则用而不费。赏罚严明，则民不偷生。民不偷生，则勇士劝勉。所以用兵之事，详审地理知形势，谋于史官掌天时，计量蓄积备军需，训练勇士备技能，遍知天下心有数，把握战机用谋略，这都是领兵主帅分内事。

军队如风雨之速行，所以能不远千里之路。有如飞鸟一样的轻举，所以能不怕山河险阻。有像雷电迅猛战斗，所以能所向无敌。有像水旱灾难一样的摧毁效果，所以能攻人之国，救人之城。有像金属打造的坚固城防，所以能安定宗庙，繁育后代。有集权一体的政治，所以能发号施令，严明宪法政令。

风雨之行是快速。飞鸟之举是轻捷。雷电般迅猛战斗，使敌方来不及列阵。像水旱灾难一般的摧毁效果，使敌方野无收，耕种无获。有金城般的固守，就可用货财买间谍，暗设耳目。集权一体的政治，可以清除邪

说，禁止奢侈风俗。不怕路途遥远，所以能威慑偏僻遥远地区的民众。不怕山河险阻，所以能征服凭借天险固守的敌国。所向无敌，所以能令行而禁止。攻人之国，救人之城，而不靠盟国协助，就能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安定宗庙，繁育后代，天下无人能伤害，然后就可以使国家永固。制定仪规法律，发号施令，莫不响应，然后可以治理民众，统一天下。

【解 读】

本篇总名“七法”，指七种法则：“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这是《管子》概括法则规律概念的一级范畴。“则”：法则。“象”：形象。“法”：规范，规矩，范式，模范，样板。“化”：变化，质变，转变，转化，教化。“决塞”：开决堵塞，开放收拢。“心术”：心思技术，思维方法。“计数”：计算，计划，筹划，谋划，运筹。

从以上七种法则的一级范畴概念，派生出其下属的二级范畴概念。“则”之下有4：“气，和，性，生”。“象”之下有7：“义，名，时，似，类，比，状”。“法”之下有6：“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角量”。“化”之下有6：“渐，顺，靡，久，服，习”。“决塞”之下有6：“予夺，险易，利害，难易，开闭，杀生”。“心术”之下有6：“实，诚，厚，施，度，恕”。“计数”之下有6：“刚柔，轻重，大小，实虚，远近，多少”。

《管子》概括法则规律概念的二级范畴41个，连同法则规律概念的一级范畴7个，共48个。这是《管子》对中国古代哲学法则规律概念范畴的大检阅，总概括，是高度的哲学抽象，有丰富的实证材料支撑和深刻的理论应用价值，跟现代科学的宇宙观、方法论有内在关联，可融会贯通，古为今用，为今人借鉴。

本篇最后两节“为兵之数”和“选阵”，论用兵方法，军事法则。其中说，用兵方法的要点，是“必出于计”，即计谋韬略。又说：“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说明打仗用计的重要意义。策略战术的要点是“以众击寡”，这是当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战术方针的渊源，认为其战略效果是“十战十胜，百战百胜”，渗透古代军事理论的精华。

本篇的语言艺术颇有特色。如“四伤”一节说：1. 百姓不安其居，则轻民处，而重民散。2. 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3. 地不辟，则六畜不育。4. 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5. 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

不厉。6. 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7. 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这是用 7 个支命题做前提的多支连锁推理，其省略结论是："百姓不安其居，则国不安矣。"其结构形式是："如果 A 则 B，如果 B 则 C，如果 C 则 D，如果 D 则 E，如果 E 则 F，如果 F 则 G，如果 G 则 H，所以，如果 A 则 H。"这是有效的科学演绎推理，含有必然性。本篇多用这种演绎性的连锁推理讲道理，分析问题，揭示事物客观存在的普遍因果性规律性，有重要的科学认知价值和思想启迪。

4. 宙合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古往今来曰宙也。所陈之道，既通往古，又合来今，无不包罗也。"宙合，即世间，天下，是包罗万象的全部世界。宙：古往今来所有时间的概括，哲学范畴，最高类概念，相当于《墨经》的"达名"和《荀子·正名》的"大共名"。《淮南子·齐俗训》定义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意同于《墨子·经上》定义："久，弥异时也。"《经说上》："久。古今旦暮。"《庄子·庚桑楚》定义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本剽：本末，开端尽头。西晋郭象注："宙者，有古今之长。"宙又指天空。《南齐书》卷十一："功烛上宙，德耀中天。"唐诗人王勃《七夕赋》："霜凝碧宙。"合：指六合，即四方上下。篇中说："'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又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苴"：包裹，包藏。天地包藏万物。唐尹知章注："苴裹万物在天地之中，故为裹也。"

左操五音[1]，右执五味[2]。怀绳与准钩[3]，多备规轴[4]，咸溜大成[5]，是唯时德之节[6]。春采生[7]，秋采蔵[8]，夏处阴，

冬处阳，大贤之德长。明乃哲，哲乃明，奋乃零[9]，明哲乃大行[10]。毒而勿怒[11]，怨而勿言，欲而勿谋[12]。大揆度仪[13]，若觉卧[14]，若晦明[15]，若敖之在尧也[16]。毋访于佞[17]，毋畜于谄[18]，毋育于凶[19]，毋鉴于谗[20]。不正，广其荒[21]。不用其区区[22]。鸟飞，准绳[23]。胸充，末衡[24]。易政利民[25]。毋犯其凶[26]，毋迩其求[27]，而远其忧。高为其居[28]，危巅莫之救。可浅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29]。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尔视[30]，定尔履[31]，深尔迹[32]。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33]，丁当则击[34]。天地万物之橐[35]，宙合又橐天地[36]。

【注 释】

[1] 左：比喻君道。左阳右阴，左君右臣。五音：指宫、商、角、徵、羽五种声音。五音协调，合成乐曲音调，比喻多样性统一，君主之道。

[2] 右：比喻臣道。五味：甘、苦、咸、辛、酸五种味道。五味协调，合成美食，比喻多样性统一，为臣之道。

[3] 怀：怀藏，把握。绳：取直工具，绳可定直，扶偏为正。准：取平工具，准可定平，破险为平。唐尹知章注："准必坏旧高峻，而后以为平也。"钩："入枉而出直"，可以进入弯曲而取出直线。唐尹知章注："工人用钩，则就枉取直也。"

[4] 规轴：圆规之轴，比喻规度。唐尹知章注："规者正圆器，轴者转规。大小悉须备，故多备。方主严刚，圆主柔和。今用规者，施恩引物也。"

[5] 咸溜大成：全面完备合适。咸溜：全面发挥。大成：完备。下文："咸，尽也。溜，发也。言偏环毕善，莫不备得，故曰咸溜大成。"

[6] 时德之节：时机德望相结合，若合符节事必成。时：时机。德：德望，仁德。节：符节，符契。唐尹知章注："德既周，时又审，二者遇会，若合符契，则何功而不成也。"

[7] 春采生：春天采食生鲜菜叶。

[8] 秋采蓏 luǒ：秋天采食成熟瓜果。蓏：瓜类植物的果实。

[9] 奋乃零：直译“兴盛则衰落”，老子叫“正言若反”，现代叫悖论，佯谬，似非而是，英文 paradox。寓意“物极必反”，向对立面转化。乃：于是，这才，却，竟然，是，就是，则。零：凋零，零落，衰落。

[10] 大行：伟大行为。《荀子·子道》：“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跟从道义，而不是跟从君父，叫“大行”。

[11] 毒而勿怒：即使有厌恶，而不要愤怒，克制发怒。毒：厌恶。

[12] 欲而勿谋：即使有欲望企图，也不要轻谋于人，以免泄露谋略。

[13] 大揆度仪：宏大谋划的仪态，深谋远虑的态度。仪：仪态，态度。

[14] 觉卧：直译“以觉醒的状态卧眠”。字面上是悖论，“觉醒”和“卧眠”是对立概念，“觉醒”非“卧眠”，“卧眠”非“觉醒”。作者的语言艺术，是用悖论的夸张语句表达，比喻谨慎，戒慎恐惧，在卧眠时保持警觉，觉醒，像睁着眼睛睡觉。觉：警觉，觉醒。卧：睡眠。

[15] 若晦明：如在暗夜保持明察，比喻警惕。晦：晦暗，暗夜。明：明察，看明白。

[16] 敖之在尧：尧子丹朱在尧的管教下，比喻戒惧谨慎。唐尹知章注：“敖，尧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尧时，虽凡下材，但以圣人在上，贤人在下位，动而履规矩，常自礼法，竟以改邪为明，故宾虞朝，让德群后。《书》曰：‘无若丹朱敖。’”

[17] 毋访于佞：不要访问举荐奸佞。访：访荐。佞：奸邪。

[18] 毋畜于谄：不要蓄养谄佞。

[19] 毋育于凶：不要养育凶险。

[20] 毋鉴于谗：不要采纳谗言。鉴：借鉴，采纳，听从。

[21] 不正，广其荒：不走正道大变轻，虽然广大必败亡。荒：败亡。

[22] 不用其区区：不干预区区小事。“圣人参于天地”（德配天地），观照万物，虚心广大，区区小事勿看重。

[23] 鸟飞，准绳：讨论鸟飞路线的哲理，可以作为品评人物的准绳原则。鸟飞路线，容有曲折，方向正确。下文：“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品评人物的思维方法。

[24] 胸充：心地充实。下文：“心欲忠。”末衡：耳目平正。下文：“耳目欲端。”

[25] 易政利民：政治平易民得利。

[26] 毋犯其凶：不要陷于凶险。

[27] 毋迩其求：不要贪恋眼前物质利益的追求。下文：“‘毋迩其求’，言上之败，常贪于金玉马女，而吝爱于粟米货财也，厚藉敛于百姓，则万民怼怨。”

[28] 高为其居：居高自满。下文：“‘高为其居，危巅莫之救’，此言尊高满大，而好矜人以丽。主盛处贤，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败。”唐尹知章注：“言君主豪盛，处己以贤，自许以为英雄。予，许也。”

[29] 可言可默：可以说就说，不可以说，就保持沉默，而不说。

[30] 正尔视：端正你的看法。

[31] 定尔履：坚定你履行的事业。

[32] 深尔迹：加深你的足迹，比喻做事一丝不苟，一步一个脚印。

[33] 桴：鼓槌。

[34] 丁当：鼓声。

[35] 天地万物之橐：天地是包容万物的橐囊。橐：口袋，比喻包容。

[36] 宙合又橐天地：宙合又橐囊包裹天地。下文：“‘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

【译 文】

君操五音协君道，臣持五味协臣道。把握准绳和钩具，规轴大小都备具，全面完备都合适，时机德望相结合，若合符节事功立。春天采摘鲜嫩叶，秋天采摘熟瓜果，夏天人们找阴凉，冬天人们晒太阳，根据时机定取舍，大贤之德长传扬。耳聪目明才圣哲，贤哲通圣才聪明，强盛狂放会衰落，聪明圣哲乃大行。心有厌恶勿动怒，心有怨恨勿吭声，心有企图勿泄谋。大谋略家有仪态，就像卧眠有觉醒，就像暗夜有明察，就像尧子被管控。不要举荐奸佞人，不要蓄养谄媚人，不要养育凶险人，谗言勿听谬不经。不走正道大变轻，虽然广大必败亡。圣人之德参天地，区区小事勿看重。鸟飞路线有弯曲，大致方向合于中。政治平易民得利，心地充实耳目正。不要陷于凶险地，眼前小利勿看重，不图眼前虑重重。居高自满不谦虚，危险巅峰跌谷中。曲直言默随所宜，深浅沉浮可变通。天不一时利不一，人不一事各有中。你的看法要端正，你的事业定践履，一步一印走下

去，你的足迹要端正。天地运行有险易，就像击鼓响叮咚。宇宙橐囊裹天地，万物包容天地中。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1]。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2]，而无所不顺，顺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无妄也，而无所不得，得而力务财多。故君出令，正其国而无济其欲，一其爱而无独与是[3]。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矣[4]。臣任力，同其忠而无争其利，不失其事而无有其名，臣敬而无妒，则夫妇和勉矣。君失音则风律必流[5]，流则乱败。臣离味则百姓不养，百姓不养则众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故名之曰丕德[6]。

【注 释】

[1] 分：本分。

[2] 妄：妄为，不合法，无章法。

[3] 一其爱而无独与是：君主爱恶跟人民一致，而不独行其是。

[4] 宾：宾服，归顺。

[5] 失音：五音失去协调。

[6] 丕德：大德。

【译 文】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君操五音协君道，臣持五味协臣道）”，这是说君臣的本分。君主发令安逸，所以位在左。臣下用力劳顿，所以位在右。五音不同声调而能协调，这是比喻君主发令不离章法，从而无所不顺，无所不顺则法令推行政事成功。五味不同物而能调和，这是比喻臣下用力不离章法，从而无所不得，无所不得则竭力财多。所以君主发令，规范国政而不为满足私欲，跟民众爱恶一致，而不独行其是。君王施德而无私，则四海来归。臣下用力，同尽忠心而不争私利，谨守本职而不取虚

名，敬事本职而无所嫉妒，则男女夫妇和谐共勉。君主五音失调则音律荡散，音律荡散则国乱政败。臣下五味失调则百姓无法供养，百姓无法供养则众人离散逃亡。君臣各能胜任本分，则国家安宁，所以称之为大德。

“怀绳与准钧，多备规轴，咸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夫绳扶拨以为正，准坏险以为平，钧入枉而出直，此言圣君贤佐之制举也[1]，博而不失[2]，因以备能而无遗。国犹是国也，民犹是民也，桀纣以乱亡，汤武以治昌。彰道以教[3]，明法以期[4]，民之兴善也如化[5]，汤武之功是也。多备规轴者，成轴也。夫成轴之多也，其处大也不窕[6]，其入小也不塞[7]，犹迹求履之宪也[8]，夫焉有不适？善适善备也，选也，是以无乏。故谕教者取譬焉。天育养，无计量。地化生，无畔崖[9]。所谓是而无非，非而无是，是非又必交来[10]。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规之[11]，必有不可识虑之[12]，然将猝而不戒[13]。故圣人博闻多见[14]，畜道以待物[15]，物至而对形[16]，曲均存矣[17]。咸，尽也。溜，发也。言偏环毕善[18]，莫不备得，故曰咸溜大成。成功之术，必有矩矱[19]。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时德之节。

【注 释】

[1] 制举：即举制，建立法制。

[2] 博而不失：法度详备无遗失。

[3] 彰道以教：彰明道理以相教。

[4] 明法以期：明确法规以相期。期：期会，期遇，要求。

[5] 化：风化，转化，变化。

[6] 窕 tiǎo：细而不满，宽，细，未充满，有空隙，以小居大。《广雅》：“窕，宽也。”《左传》杜预注：“窕，细不满也。”《吕氏春秋》高诱注：“窕，不满密也。”

[7] 塞：大而堵塞，以大入小。

[8] 犹迹求履之宪：就像根据足迹制备鞋楦子。“宪”同“楦”xuàn。《说文》：“楦，履法也。”做鞋用木制模型，用来使所做的鞋合脚型。

[9] 畔崖：边际。

[10] 交：并，俱。

[11] 以有不可先规之：是因为有“不可”（非，谬误，错误）先被规定确立。

[12] 必有不可识虑之：必有“不可”（非，谬误，错误）被辨识考虑。

[13] 然将猝而不戒：然而将往往仓促而无戒备。猝：仓促。戒：戒备，准备。

[14] 博闻多见：见多识广，增加知识储备。

[15] 畜道以待物：储备道术认知（规律性认识，哲学原理）以待物出现时应用。

[16] 物至而对形：事物出现，运用已知原理，核对形式规范。

[17] 曲均存：弯曲均平（差异同一，多样统一，异同）的道理存在。

[18] 偏环毕善：部分（局部，偏）和整体（全局，环）都妥善（得宜，合适）。

[19] 必有矩矱 yuē：必有规矩法度。屈原《离骚》：“求矩矱之所同。”王逸注：“矩，法也。矱，度也。”

【译 文】

“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咸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把握准绳和钩具，规轴大小都备具，全面完备都合适，时机德望相结合，若合符节事功立）”，绳可扶偏以为正，准可破险以为平，钩可入曲而取直。圣君贤相立法制，法度详备无遗失。国家还是那国家，人民还是那人民，在于桀纣以乱亡，在于汤武以治昌。彰明道理以相教，明确法规以相期，民众兴善如风化，彰道明法汤武功。所谓多备规轴，指的是成轴。成轴各种型号规格繁多，放在大处不松动，放在小处不堵塞，就像按照各种足迹做成鞋楦子，怎么能有不合适？很合适，在于很完备，因为各种型号规格齐备，挑选使用，所以不会缺乏。宣传教育工作者可由此取譬，启迪借鉴。天养育万物，无法计量。地造化万物，没有边际。所谓“是”就不是“非”，“非”就不是“是”，“是非”又必同时存在。如果确认某一事物为“是”（正确），必有“不可”（非，谬误，错误）先被规定确立，必有“不可”

(非，谬误，错误）被辨识考虑，然而将往往仓促而无戒备。所以圣人见多识广，增加知识，储备道术认知（规律性认识，哲学原理），以等待事物出现，运用已知原理，核对型号规范，必有弯曲均平（差异同一，多样统一，异同）并存。“咸”的意思是“尽”（全面）。“溜”的意思是“发”（发展）。说的是部分（局部，偏）和整体（全局，环）都妥善（得宜，合适），所以说全面发展集大成，完备无缺好应用。成功之术，必有规矩法度。必周遍修德，审时度势，时机跟德望相结合，就是成功大事的好机会，就像符契相合一样，所以说时机德望相结合，若合符节事必成。

“春采生，秋采蔹，夏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合、屈伸、盈缩、取予之必因于时也[1]。时则动，不时则静。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扬也[2]，故揪其治言[3]，阴揪而藏之也[4]。贤人之处乱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则沉抑以避罚，静默以侔免，譬之也犹夏之就凉，冬之就温焉，可以无及于寒暑之灾矣。非为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为戮，而功泽不加，进伤为人君严之义，退害为人臣者之生，其为不利弥甚。故退身不舍端[5]，休业不息版[6]，以待清明。故微子不与于纣之难，而封于宋，以为殷主，先祖不灭，后世不绝。[7]故曰大贤之德长。

【注 释】

[1] 因于时：因时制宜，以时而动，把握时机，与时随化。

[2] 古之士有意而未可扬：古代贤士有图谋而不可宣扬。

[3] 揪：收敛。

[4] 阴揪：暗中收敛。

[5] 退身不舍端：退职不舍弃记事笏板。“端”，读为“专”，记事手板。《说文》：“专，六寸簿也。”清段玉裁注：“六寸簿，盖笏也。”《释名》：“笏，忽也。君有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徐广注：“古者贵贱皆执

笏，即今手版也。”《左传》杜预注：“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蜀志》“以簿击颊”裴松之注：“簿，手版也。”

[6] 休业不息版：停职继续写版。“版”：写字用竹简木牍。单称叫版，编连成册叫簿。

[7] 微子启是商纣王庶兄，数次谏劝纣王不听，于是去国。周灭商，称臣于周。周公杀纣子武庚，命微子率殷族，封于宋，是宋国始祖。本段称颂微子，以他为“因时而动”，灵活变通的典型。

【译 文】

“春采生，秋采蔪，夏处阴，冬处阳（春天采摘鲜嫩叶，秋天采摘熟瓜果，夏天人们找阴凉，冬天人们晒太阳）”，这是说圣人动静开合，屈伸盈缩取予，必定因时制宜。合于时则动，不合于时则止。所以，古代贤士有图谋而不可宣扬，所以收敛其治世言论，暗中收敛而隐藏。贤人处乱世，知治世之道不可行，则沉抑以避罚，静默以免祸，譬如夏天就清凉，冬天就温暖，可以不陷于寒暑之灾。不是怕死而不忠。强言进谏被杀戮，功劳恩泽不加厚，往上说伤害人君尊严的义理，往下说伤害人臣的生命，其为不利太严重。所以退身下野不舍弃记事笏板，解职退休继续写版，以等待政治清明形势好。所以微子不参与纣王之难，而受封于宋国，充当殷遗民的首领，祖先不被湮灭，后世不断绝。所以说大贤之德长传扬。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零，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奋也，以浪荡凌轹人[1]，人之败也常自此。是故圣人著之简策，传之以告后进曰：“奋，盛。零，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秤[2]，不满其量，不殷其乐[3]，不至其度[4]。爵尊则肃士[5]，禄丰则务施[6]，功大而不伐[7]，业明而不矜。夫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8]。慧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故安而无忧。

【注 释】

[1] 浪荡凌轹：放荡欺凌。

[2] 不平其秤：不满其秤，不把自己的分量说得过满。

[3] 不殷其乐：不高兴过度，沾沾自喜。

[4] 不至其度：气度不要过满。

[5] 爵尊则肃士：爵位尊则敬贤士。肃：恭敬。

[6] 禄丰则务施：禄丰厚则务施舍。

[7] 功大而不伐：功劳大而不自夸。伐：夸耀。

[8] 绝而无交：互相拒绝而不并有。交：兼，并，俱。

【译 文】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零，明哲乃大行（耳聪目明才圣哲，贤哲通圣才聪明，强盛狂放会衰落，聪明圣哲乃大行）”，这是说独擅其美，自恃其盛，自奋其能，以放荡欺凌人，人的失败常从这里开始。所以圣人写在书里，传给后学：“奋是兴盛，零是衰落。只兴盛而不衰落，从来没有。”所以有道者，不把自己的分量说得过满，不高兴过头，气度不盛到极点。爵位尊则敬贤士，俸禄厚则务施舍，功劳大而不自夸，事业盛而不骄傲。名称与实际互相矛盾由来已久，互相排斥，不能兼有。智慧者知道不能两者兼备，于是只取其一，弃名取实，所以才安定无忧。

“毒而勿怒”，此言止忿速济也[1]。“怨而勿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伤其身。“欲而勿谋”，言谋不可以泄，谋泄灾极。夫行忿速遂，没法发贼[2]。言轻谋泄，灾必及于身。故曰：“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言渊色以自诘也[3]，静默以审虑，依贤才，用仁良，既明通于可不利害之理，犹发蒙也[4]。故曰：“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

“毋访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则私多行。“毋畜于谄”，言毋听谄，听谄则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

则伤民。“毋鉴于谗”，言毋听谗，听则失士。夫行私、欺上、伤民、失士，此四者用[5]，所以害君仪失政也[6]。夫为君上者，既失其仪政，而倚以为名誉。为臣者不忠而邪，以趋爵禄，乱俗败世[7]。以偷安怀乐，虽广其威，可损也。故曰：“不正，广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8]，塞其隧[9]，守而勿循。故著之简策，传以告后世人曰：“其为怨也深，是以威尽焉。”

“不用其区区”者，虚也[10]。人而无长焉[11]，故曰虚也。凡坚解而不动，堵堤而不行，其于时必失，失则废而不济。天植之正而不谬[12]，不可贤也。植而无能，不可美也。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13]。渊泉而不尽，微约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润泽均，加于万物。故曰“圣人参于天地”[14]。

【注 释】

[1] 止忿速济：抑制愤怒能速成其事。

[2] 没法发贼：用严酷的没命之法，发现缉捕盗贼。没法：没命之法，指隐藏盗贼的人没命的法律。《汉书·酷吏传》应劭注：“敢匿盗贼者，没其命也。”

[3] 渊色以自诘：深沉以自我诘问。

[4] 发蒙：启发蒙昧。

[5] 用：采用，施行，通行。

[6] 害君仪失政：危害君主法度失去政绩。

[7] 乱俗败世：祸乱风俗，败坏世道。

[8] 阻其路：阻断其道路。

[9] 塞其隧：堵塞其通道。

[10] 虚：虚静。《心术上》说是“虚道”，虚静无为之道。

[11] 人而无长：人无长久不变之道。

[12] 天植：指心。《版法解》：“天植者，心也。”

[13] 与变随化：人跟随着自然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与时俱变，与时俱进。

[14] 参：参照，参考，依据，依照，比照，比配，配合。

【译 文】

“毒而勿怒（心有厌恶勿动怒）”，这是说抑制愤怒能速成其事。“怨而勿言（心有怨恨勿吭声）”，说的是不可不谨慎。言语不周密，反伤自身。“欲而勿谋（心有企图勿泄谋）”，说的是谋略不可以泄露，谋略泄露灾来到。用激发愤怒的办法速成其事，用株连处死的法律发捕盗贼。言语轻率，谋略泄露，灾祸必累及自身。所以说：“心有厌恶勿动怒，心有怨恨勿吭声，心有企图勿泄谋。”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大谋略家有仪态，就像卧眠有觉醒，就像暗夜有明察）”，说的是深沉以自我诘问，静默以深思熟虑，依从贤才，任用仁良，明通可否利害之理，犹如发蒙。所以说：“就像卧眠有觉醒，就像暗夜有明察，就像尧子被管控。”

“毋访于佞（不要举荐奸佞人）”，说的是不用奸佞人，若是使用奸佞人，私心必行多无穷。“毋畜于谄（不要蓄养谄媚人）”，说的是不可听从谄媚，听从谄媚则欺上。“毋育于凶（不要养育凶险人）”，说的是不要施暴行，施加暴行伤民众。“毋鉴于谗（谗言勿听谬不经）”，说的是不要听信谗言，听信谗言则失士。私心必行多无穷，听从谄媚则欺上，施加暴行伤民众，听信谗言则失士，四者一旦被采用，危害君仪失其政。作为君上，丧失法度失其政，沽名钓誉没德行。作为臣下，为国不忠走邪道，乱俗败世趋爵禄。苟且偷安怀其乐，虽广其威必可损。所以说：“不正，广其荒（不走正道大变轻，虽然广大必败亡）。”所以，古先圣贤阻其道路塞其隧，严守正道勿循行。所以著之简策写在书，流传后世告后人：“其为怨也深，是以威尽焉（造怨深重威将尽）。”

“不用其区区（区区小事勿看重）”，说的是人君虚静之道。人生没有久不变，虚静待物随自化。凡是坚解而不动，堵堤设防不许行，失去时机谬不经，失时废事不成功。心地正直而不谬，不可称贤有心胸。心地正直而无能，虚心不可称美圣。圣人被人誉贤美，与变随化是圣经。渊泉不尽永不竭，微约流施无止境。恩德流润泽均施，加于万物效无穷。所以说“圣人参于天地（圣人之德参天地）”。

“鸟飞，准绳”，此言大人之义也。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困，不集谷则死。山与谷之处也，不必正直，而还山集谷，曲则曲矣，而名绳焉[1]。以为鸟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著之曰[2]：“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3]，义立之谓贤。”故为上者之论其下也，不可以失此术也。

“胸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忠正者，治之本也。耳司听，听必顺闻[4]。闻审谓之聪。目司视，视必顺见。见察谓之明。心司虑，虑必顺言。言得谓之智。聪明以智则专，专而不昏，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劝，劝则吉。听不审不聪，不审不聪则谬。视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则过。虑不得不智，不得不智则昏。谬过以昏则扰，扰则所以忮苛[5]，忮苛所以险政，政险民害，害乃怨，怨则凶。故曰：“胸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忠正以蓄慎也[6]。“毋迩其求”，言上之败，常贪于金玉马女，而吝爱于粟米货财也。厚藉敛于百姓，则万民怼怨[7]。“远其忧”，言上之亡其国也，常迩其乐[8]，立优美[9]，而外淫于驰骋田猎，内纵于美色淫声，下乃懈怠惰逸，百吏皆失其端，则烦乱以亡其国家矣。“高为其居，危巅莫之救”，此言尊高满大，而好矜人以丽。主盛处贤，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败。夫上既主盛处贤，以操士民，国家烦乱，万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犹自万仞之山，播而入深渊，其死而不振也必矣。故曰：“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巅莫之救也。”

【注 释】

[1] 绳：直。

[2] 美而著之：认为美而写在著作里。唐尹知章注：“美鸟飞之事，著之简策。”

[3] 不必以先常：不必拘泥于先例常规。

[4] 顺：顺利，通顺。

[5] 忮苛：嫉妒苛刻。

[6] 蓄慎：保持谨慎。

[7] 怼怨：怨恨。

[8] 迩其乐：近于享乐，沉溺于享乐。

[9] 立优美：设置倡优美女，以供奢侈享乐。

【译 文】

“鸟飞，准绳（鸟飞路线有弯曲，大致方向合于中）”，这是说大人的义理。鸟飞必然返还山上，汇集山谷。不还山则疲困，不集谷则死亡。山谷之地，不必平正笔直，而还山集谷的路线，虽有曲折，而大方向是直。因为鸟从北方起飞，想到南方，就到南方。从南方飞起，想到北方，就到北方。如果大意对头，小缺无伤。所以圣人赞美鸟飞路线准绳，写在书里说：“千里之路，不用绳扶直。万家都城，不用准具取平。大人之行，不必拘泥先例常规，立义为贤。”所以上级考论下级，不能丢掉这个方法。

“胸充（心地充实）”，说的是心，心求忠。“末衡（耳目正）”，说的是耳目，耳目求正。忠正是治理之本。耳管听，听必顺闻。听闻精审叫聪。目管看，看必顺见。清楚看见叫明。心管思虑，思虑必顺利言表。言表得宜叫智。聪明智慧则专精，专而不昏政安平。政治安平民得利。得利劝勉有吉庆。听闻不审叫不聪，不审不聪谬误生。视物不察叫不明，不察不明过错生。思虑不得叫不智，不得不智昏乱生。谬误过错又昏乱，困扰忮苛生险政，政险民害生怨凶。所以说：“胸充（心地充实），末衡（耳目正）。”说的是“易政利民（政治安平利民生）”。

“毋犯其凶（不要陷于凶险地）”，说的是忠正以保持谨慎。“毋迩其求（眼前小利勿看重）”，说的是君上的败亡，常因贪恋金玉马女，而不爱惜粟米货财。横征暴敛于百姓，则万民怨恨。“远其忧（远忧虑：不图眼前虑重重）”，说的是君上的亡国，经常沉溺享乐，设置倡优美女，外则沉溺于驰骋田猎，内则放纵于美色淫声，臣下懈怠懒惰安逸，百官都失其正，则烦乱以亡其国。“高为其居，危巅莫之救（居高自满不谦虚，危险巅峰跌谷中）”，这是说身居高位，自满自大，而好自我炫耀。自认其盛，自处

其贤，而自封为英雄。所以其盛必失，其雄必败。君上既然自认其盛，自处其贤，以管理士民，国家烦乱，万民心怨，这是其必亡的原因。犹如从万仞山巅，堕入深渊，死而不振是必然。所以说："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巅莫之救也（眼前小利勿看重，不图眼前虑重重。居高自满不谦虚，危险巅峰跌谷中）。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谓也[1]。"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分，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2]，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辞，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3]，而不可以广举[4]。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辞，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多为之说，而况其功[5]。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6]，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山陵岑岩[7]，渊泉闳流，泉逾翼而不尽[8]，泊承翼不满。高下肥硗，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乡有俗，国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宜，其详不可尽也。

"可正而视"，言察美恶，别良苦[9]，不可以不审。操分不杂，故政治不悔[10]。"定而履"，言处其位，行其路，为其事，则民守其职而不乱，故保统而好终。"深而迹"，言明墨彰画，道德有常[11]，则后世人人循理而不迷，故名声不息。

【注 释】

[1] 指意：选择意图。要功：谋求功效。

[2] 官：专，主。

[3] 曲说：片面学说。曲：部分，局部，片面，一面。
[4] 广举：广泛列举。
[5] 况：比较。
[6] 半星：中星，居天中的星。
[7] 岑岩：山地。
[8] 翼：支流，小河。
[9] 别良苦：区别优劣。
[10] 悔：灾祸。
[11] 常：经常，素常，素养。

【译 文】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曲直言默随所宜，深浅沉浮可变通）”，这是说选择最佳主意，求取最佳效果。“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天不一时利不一，人不一事各有中）”，所以事业不能不分为多种，名位不能不分为多样。明智者审察事物，不专注一物，而旁通于大道。道，通达于无上高远，详审于无穷事物，运用于各种生命。所以专辩于一言，专察于一辞，专攻于一事的人，可以片面说理，而不能广泛列举。圣人由此看到，一言不能兼顾全面，所以博为说辞，而比较其意图。圣人一事不能兼容全面，所以多为解说，比较功效。年有春秋冬夏四季，月有上下中三旬，日有早晚，夜有昏晨，中星辰序，各有其主。所以说：“天不一时（天不是只有一个时辰）。”山陵岩石，渊泉洪流，支流小河无尽数，湖泊承水流不满。地有高下肥瘠，物品各有所宜。所以说：“地不一利（土地不是只有一种物利）。”乡有习俗国有法，饮食各有不同味，衣服异世用器械，规矩准绳称量度，各有所成数不清。所以说：“人不一事（人不是只有一件事）。”这是说各种事物，都有其所宜，详细内容说无穷。

“可正而视（你的看法要端正）”，说的是分清美丑，区别优劣，必须审慎。把握区分不混淆，政治治理无灾祸。“定而履（你的事业定践履）”，说的是在其位，走其路，做其事，则民众守职而不乱，确保国统而善终。“深而迹（一步一印走下去，你的足迹要端正）”，说的是光明磊落，像木工明确绳墨尺寸，显明规划图式，道德修养有素，则后代人人遵循常理而不迷惑，所以名声长久传扬。

“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丁当则击”，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影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往者，必以其类来也[1]。故君子绳绳乎慎其所先[2]。

“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又橐天地”，天地苴万物[3]，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4]，不可名而出，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又橐天地”。其义不传，一典品之，不极一簿，然而典品无治也[5]。多纳则富，时出则当。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奚谓“当”？本乎无妄之辞，运乎无方之事，应变不失之谓“当”。变无不至，无不有应当，本标不敢分心。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注 释】

[1] 类来：类推未来，预测未来。

[2] 绳绳乎慎其所先：戒惧谨慎地实行其所先导。绳绳：戒慎貌。唐尹知章注：“绳绳，戒慎。”先：先导，示范。

[3] 苴：包裹，包容。

[4] 无间：无间隙，指无孔不入，可入于无间隙，无穷小（“小之无内”）之物。

[5] 一典品之，不极一簿，然而典品无治：“宇宙”之意，一旦整理，还写不满一块木板（《宙合》经文部分字数少，二百余字），然而还无人整理。

【译 文】

“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丁当则击（天地运行有险易，就像击鼓响叮咚）”，说的是如有所唱，必有所和，所和不差，因为都合天地的规律。影子不可能替弯曲的物体表现为笔直，回响不可能替粗恶之声表现得更美。所以圣人明察事物的过去，必是以其类推未来。所以君子戒惧谨

慎地行其所先导。

“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又橐天地（宇宙橐囊裹天地，万物包容天地中）”，天地包容万物，所以叫“万物的橐囊”。“宇宙”之意，上通于天空之上，下深于地泉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拢天地，成为一个包裹。宇宙散开，可渗透到无间隙的无穷小之物，说不出其名字，是大到没什么在其外，小到没什么在其内，所以说“宇宙又包容天地”。“宇宙”之意不传，一旦整理出来，还写不满一块木板（《宙合》经文部分字数少，二百余字），然而还无人整理。概括多则宏富，及时发表则恰当。圣人之道，重视宏富和恰当。试问“恰当”是何意？本之于无妄之词，运用在无固定范围之事，顺应变化而不失误，这个就叫作“恰当”。事物变化无不至，“宇宙”之意无不当，本末始终不离此，说出名字叫“宇宙”。

【解 读】

本篇以天地人全部世界整体为论述对象，是定义哲学世界观的杰出论文。本篇结构是“前经后解”，类似《墨经》“经”（纲领）和“经说”（解读）相结合的写作模式。前有“经”文二百余字，是全文的纲领。唐尹知章注归结为十三个“举目”（列举纲目，条目，细目，相当于本篇的二级标题，一级标题是“宙合”即宇宙）。后面是对这份纲领的详细解读、论证和发挥。全篇酷似哲学大师，在稷下哲学大讲堂，做包罗万象的哲学演讲。前面先做提纲挈领的简报，后面具体而微，仔细阐发为多片段的解读说明。本篇意义深邃，论述精湛，写作方式是抽象和具象相结合，经纬交织，夹叙夹议，哲理洋溢，优美雅致，具有普遍的哲学世界观意义，至今读之，犹有强烈的现代感、现实感，启迪良多。

5. 枢言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枢者居中以运外，动而不穷者也。言则虑心而发口，变而无主者也。其用若枢，故曰枢言。"枢言：重要的言论。枢：中枢，中心，关键。本篇假托古圣先贤，广泛列举治国理民的一般道理，简洁精练，类似格言，汇聚有劝诫教育意义的名言警句，哲理富赡，从实际生活提炼辩证哲学理论和人文思想精华。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是故先王慎所先所后。

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故人主之卑尊轻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宝器而轻

其用，故能为天下。

生而不死者二[1]。亡而不立者四：喜也者，怒也者，恶也者，欲也者，天下之败也，而贤者寡之。伪善者，非善也，故善无以伪也，故先王贵善。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疾之疾之[2]，万物之师也[3]。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强之强之，万物之旨也。

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4]；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5]：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6]，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逸亦逸，进退劳逸，与人相从：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爱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贵当贵周[7]。周者，不出于口，不见于色。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故先王不以一过二[8]，先王不独举[9]，不擅功[10]。

先王不约束[11]，不结纽[12]。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先王不货交[13]，不裂地[14]，以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箠使也[15]。时也义也，曲为之也[16]。余目不明，余耳不聪，是以能继天子之容，官职亦然。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先王不以勇猛为边境，则边境安。边境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人固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辞。辞、礼，道也。万物待辞，礼而后定。

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17]，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以卑为卑，卑不可得。以尊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

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粟。得之，尧舜禹汤文武孝己[18]，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侍类[19]，尽死矣。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20]。贤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权[21]。坦坦之利不以功[22]，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猝谋之间耳[23]。

圣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圆[24]，豚豚乎莫得其门[25]，纷纷乎若乱丝，循循乎若有从治[26]。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敏。戒之戒之，微而翼之，动作必思之，无令人识之，猝来者必备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

贱固事贵，不肖固事贤。贵之所以能成其贵者，以其贵而事贱也。贤之所以能成其贤者，以其贤而事不肖也。恶者美之统也[27]，卑者尊之统也，贱者贵之统也，故先王贵之。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

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28]，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称之不以轻重，度之不以短长，不审此三者，不可举大事。能戒乎？能敕乎[29]？能隐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麦乎？春不生而夏无得乎？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则无成矣，无亲矣。

凡国之亡也，以其长者也[30]。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31]，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属于食，辞属于事。无善事而有善辞者，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众胜寡，

疾胜徐，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凡此七胜者贵众，用之终身者众矣。

人主好逸欲，妄其身失其国者殆。其德不足以怀其民者殆。明其刑而残其士者殆。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亟已者殆。身弥老，不知敬其嫡子者殆。蓄藏积，陈朽腐，不以与人者殆。

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趣也者[32]，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能，天下治矣。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先王取天下，远者以礼，近者以体[33]。体礼者，所以取天下。远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际[34]。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为人臣者之广道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家富而国贫，为人臣者之大罪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爵尊而主卑，为人臣者之大罪也。无功劳于国而贵富者，其谁尚贤乎？

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亲也，妻子具则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业，家室富足，则行衰矣。爵禄满，则忠衰矣。唯贤者不然，故先王不满也。釜鼓满则人概之[35]，人满则天概之，故先王不满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顺。

先王重荣辱，荣辱在为。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在为，故先王重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贵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爱爱恶恶[36]，天下可闭[37]，闭必固[38]。先王之书，心之敬执也[39]，而众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40]，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为事。吾畏言，不欲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41]。

【注 释】

[1] 生而不死者二：指上文的“气”、“名”。

[2] 疾：快速，急速，急切从事。《玉篇》：“疾，速也。”《广韵》：“疾，急也。”“疾”字从病矢会意，本义指如疾病来袭，如矢飞行之疾速。

[3] 师：老师，学习的榜样，效法，学习。《玉篇》：“范也，教人以道者之称也。”《书·泰誓》：“作之师。”《礼·文王世子》：“出则有师。……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又《玉篇》：“象他人也。”《增韵》：“法也，效也。”《书·皋陶谟》：“百僚师师。”传：“师师，相师法。”此句及下二句是诗意概括，译文概括抽象意义。

[4] 加名于人：把本人名位加到别人之前。

[5] 以其国后：把本国名位放到别国之后。

[6] 与国：党与之国，盟国，友邦。

[7] 周：谋划周密莫测。唐尹知章注：“深密不测，则周也。”

[8] 以一过二：把一说成超过二。唐尹知章注：“以少喻多，众所惊也。”

[9] 独举：独自包办。

[10] 擅功：独擅其功，独自居功，独占功劳。

[11] 约束：缠结成捆，比喻结盟结党。

[12] 结纽：结成绳扣，比喻结盟结党。

[13] 货交：用财货结交，贿买邦交。

[14] 裂地：割地结交，割让土地，求取结交。

[15] 鞭箠使：用马鞭驱使。鞭箠：马鞭。

[16] 曲：尽。“曲”的本义是指部分，但若动作关涉每一“部分”，则“曲”转义为表示全体，意同于尽、全、俱。

[17] 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凡万物都是由阴阳两面化生的第三个事物。

[18] 孝己：殷高宗太子，以孝闻名。

[19] 俦类：同类。

[20] 结：结交，结好。唐尹知章注：“信诚者，所以结固天下之心也。”

[21] 不恃外权：不依靠外部同盟。

[22] 坦坦：平平，平常。

[23] 猝谋：仓促筹谋。

[24] 博而圆：博大而圆通。

[25] 豚豚：隐隐约约。

[26] 循循：次序貌。

[27] 统：本，始，基，基本，基础。《易·乾卦》：“乃统天。”郑注：“统，本也。”

[28] 一阴二阳：一个负面、不利条件，二个正面、有利条件。

[29] 敕：同“饬”，整顿，整饬，谨饬，谨慎。《释名》：“敕，饬也。使自警饬，不敢废慢也。”

[30] 长：长处，特长，专长。辩证而言，“以其长”导致“国之亡”、“人之自失”。

[31] 梁池：有梁之池。梁：桥梁，堤坝，石堰。《尔雅·释地》：“堤谓之梁。”

[32] 趣：同“促”，督促。

[33] 体：亲近。《礼·学记》：“就贤体远。”注：“体，犹亲也。”

[34] 际：边际。

[35] 釜鼓：古量器。概：本指平量具，引申指刮平量具的动作：“满则人概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概者，平量者也。”

[36] 爱爱恶恶：爱天下之所爱，恶天下之所恶。

[37] 闭：控制。

[38] 闭必固：控制必可巩固。

[39] 敬执：敬读。

[40] 有事事也：指有事就敬读“先王之书”。

[41] 行年六十而老吃：历年六十岁而年老口吃。

【译 文】

管子说：“道在天上像太阳，道在人体像心脏。”所以说，有气则有生，无气则死亡，生者靠其气。有名分则治理，无名分则混乱，治理靠其名分。枢言说，爱民，利民，有益于民，安民，四者都从道中出，帝王用之天下治。帝王精审事先后。先民重农得成功，先贵与骄必失败。所以先王慎先后。

君主不能不慎贵，不能不慎民，不能不慎富。慎贵在于举贤人，慎民在于安置官，慎富在于种好地。所以，卑尊轻重在此三，君主不可不谨慎。国有宝贝有器有用。城墙险阻储藏是宝贝。圣明智谋叫作器。珍珠玉

器为末用。重其宝、器轻末用，先王故能治天下。

生存而不死灭，依靠两个因素（气和名分）。国亡而立的因素有四个：喜、怒、恶、欲，四者可导致天下败亡，但贤者不具有。伪善不是善，所以善无法造假，所以先王以善为贵。能称王的君主积聚人民，能称霸的君主积聚将军战士，衰败的君主积聚贵族，亡国的君主积聚妇女珠玉，所以先王谨慎对待其所积聚。快做，快做！万物都效法。做吧，做吧！万物都有时。强力，强力！万物的宗旨。

举凡一国，有三种控制情况：有控制人者；有被人控制者；有不能控制人，别人也不能控制者。何以知其如此？德盛义高，而不好把名位强加于他人之前；人众兵强，而不用本国实力制造患难；天下有大事变，而喜欢把本国名位放到别国之后：这样的国家，是控制人者。德不盛，义不高，而好把名位强加于他人之前；人不多，兵不强，而好用本国实力制造患难；依靠盟国，偷取名利：这样的国家，是被人控制者。人进也进，人退也退，人劳也劳，人逸也逸，进退劳逸，跟从于人：这样的国家，是不能控制人，别人也不能控制者。

爱人过头，反对其不利。恨人过头，反对其不能加害，所以先王重视恰当周密。所谓机密，就是不说出口，不形于色。就像龙蛇，一天五变，无人察觉，就叫周密。所以先王把一说成超过二，先王不独自包办，不独居功劳。

先王不打捆，不结扣。打捆则被解开，结扣则被断绝。所以亲密不在打捆结扣。先王治天下，不用财货贿买邦交，不用割让土地求取结交。天下秩序不可轻改，而可用马鞭驱使。合于天时，合于大义，都要做。多余视力不看，多余耳力不听，所以能保持天子的盛容，官职也如此。合时机者得天，有仁义者得人。既合时机，又有仁义，所以能得天和人。先王不用勇猛作为边境政策，则边境安定。边境安定，则邻国亲善。邻国亲善，则举事得当。人本互相憎恶。人心凶悍，所以颁布法律。法出于礼，礼出于言辞。言辞和礼合于道。万物依赖言辞，礼而后定有条理。

凡万物都是由阴阳两面化生的第三个事物，先王就是根据这第三个事物，而谨慎其所出入的正反两面。以卑下为卑下，卑下不可得。以尊贵为尊贵，尊贵不可得。尊贵卑下相互比较，才能识别真相，例如识别夏桀贤舜，就是这样。这是先王之所以最重视相反相成道理的原因。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是什么？唯有粮食。得到粮食，尧舜禹汤文武和孝己，才赖以成功，天下人必依靠它成活。一天断食，等于过歉收年。三天断食，等于

过饥年。五天断食，等于过荒年。七天断食，国土不保。十天断食，同类皆无，全都死光。先王重视诚信。有诚信，天下才能结好。贤大夫不依靠宗室门第，士人不依靠外部同盟。平平小利不为功，平平小富不为用。所以存国家，定社稷，就在仓促筹谋之中。

圣人用心思，混混沌沌博大而圆通，隐隐约约摸不着门，纷纷然如乱丝，井然有序像整过理过。所以说，想知让他知，想得利让他得利，想有勇让他有勇，想尊贵让他尊贵。他想尊贵，我尊贵他，人说我有礼。他想有勇，我让他有勇，人说我恭敬。他想得利，我让他得利，人说我仁义。他想知，我让他知，人说我聪敏。戒备，戒备，隐微地庇护，动作必深思，不叫人识透，不测事件必防备。信任叫仁，不可欺叫智，既智且仁，就叫成人。

卑贱者固当服侍高贵者，不肖者固当服侍贤圣者。尊贵者之所以能成为尊贵者，是以其尊贵而服侍卑贱者。贤圣者之所以能成为贤圣者，是以其贤圣而服侍不肖者。丑恶是美丽的始基，卑是尊的始基，贱是贵的始基，所以先王贵重丑恶卑贱。天以时令被使用，地以物产被使用，人以德性被使用，鬼神以祥瑞被使用，禽兽以力役被使用。所谓德，就是率先引导的意思。所以行德最好是走在前头做向导，应敌以后发制人为好。

先王占有一个不利条件和两个有利条件成霸业，占尽有利条件成王业，占有一个有利条件和两个不利条件会被削弱，占尽不利条件会被灭亡。计量不在乎多少，称量不在乎轻重，度量不在乎短长，不仔细审察这三者，不可以举大事。能够保持戒惧吗？能够保持谨慎吗？能隐伏不露吗？能做到种谷得谷吗？能做到种麦得麦吗？能设想春日不生长，夏日无所得吗？先王用服侍来聚合交往，用行德来聚合人民。两者都无所聚合，则无所成功，没有亲友。

凡国家的败亡，在于其长处。人的自我失误，也在于其长处。所以善于游泳者死于有桥梁堤堰的湖池，善于射猎者死在荒野中。生命延续在于食，言辞表述根据事。无善事而有善言辞，自古及今不曾有。众能胜寡，快能胜慢，勇能胜怯，智能胜愚，善能胜恶，有义能胜无义，有天道能胜无天道。凡此七种胜利，贵在拥有众人，能够用之终身的，就是拥有众人。

人君爱好安逸纵欲，胡作非为失其国者危殆。其德望不足以感怀其民众者危殆。繁为刑罚残其士者危殆。假借诸侯权威，久而不知急起直追者危殆。自身很老，不知敬重太子者危殆。蓄藏资财任腐朽，不肯施人者

危殆。

人的名分有三：有治理的，有督促的，有服务的。事的名分有二；有纠正于事前的，有明察于事后的。五者完善，天下得治。名分正则天下治，名分不正天下乱，没有名分则死灭，所以先王贵重名分。先王谋取天下，远者施与礼，近者施与亲。亲和礼用来取天下。远近用来区分天下边际。每天增长唯恐少是忠心，每天减少唯恐多是欲望。多忠少欲是明智，作为人臣是广道。作为人臣，无功于国，家富国贫，是人臣的大罪。作为人臣，无功于国，爵尊主卑，是人臣的大罪。无功于国而富贵，谁还来崇尚贤人？

众人用心思，爱是憎之始，德是怨之本。服侍双亲，有妻子则孝行衰。服侍国君，有产业，家室富足，则德行衰退。爵禄满足，则忠心衰。只有贤人不这样，所以先王不使爵禄太满。釜鼓太满人刮平，人要太满天刮平，所以先王不使爵禄太满。人君执行“逆”政策，人臣反而顺着行。

先王重视荣辱，荣辱在人为。天地无私爱，无私恨，行善有福，不善有祸，祸福在人为，所以先王重人为。公开行赏费用节，公开行刑刑杀少。赏罚公开德之至，所以先王贵重赏罚明。天道伟大帝王用。爱天下之所爱，恶天下之所恶，天下可控必巩固。衷心敬读先王书，众人不知待宣导。所以有事要敬读，闲来无事也敬读。我怕事不想做事。我怕言语不想言。所以行年六十而口吃。

【解 读】

本篇特色，是用格言箴言形式，总结概括处于时代前列、社会地位先进的封建统治理性开明派的规范性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其中最有现实启发意义的是杰出的辩证哲学思想。如说：“恶者美之统也，卑者尊之统也，贱者贵之统也，故先王贵之。”出语惊人，惊世骇俗，有振聋发聩的语言达辞功效。本篇特别强调发挥人的精神意志毅力的主观能动作用。如说：“疾之疾之，万物之师也。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强之强之，万物之旨也。”语句对仗，铿锵有力，道出人间强者的心灵强音、成功秘诀和人生哲理，具有极强的号召鼓动、启发引导作用，极具现实教育意义，值得思索发扬。

6. 八观

【题 解】

题名“八观”，意指八种观察调研：一观知饥饱，调查粮食余缺。二观知贫富，调查贫富差别。三观知俭侈，调查消费风气。四观知虚实，调查经济实力。五观知治乱，调查社会治安。六观知强弱，调查国家政治实力。七观知兴灭，分析发展趋势。八观知存亡，预测国家命运。篇末归结：“故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实施这八种观察调研，则一国的真实情况昭然若揭，无所隐匿。本篇围绕这八种观察调研，展开论述，饶有现代的观点启示和方法借鉴价值。

大城不可以不完[1]，郭周不可以外通[2]，里域不可以横通[3]，闾闬不可以毋闔[4]，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5]。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6]。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闔，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故形势不得为非[7]，则奸邪之人恣愿[8]。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9]。宪令著明，则蛮夷之人不敢犯。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教训

习俗者众，则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途，掩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10]，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11]，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谨[12]，地宜不任[13]，草田多秽[14]，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硗[15]，以人猥计其野[16]，草田多而辟田少者[17]，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18]。故曰，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耘，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

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19]，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无数[20]；荐草虽多，六畜有征[21]：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22]，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故曰，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

入国邑[23]，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24]，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25]，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26]，其藏不足以供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民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匮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

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27]。故曰，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

课凶饥[28]，计师役[29]，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30]。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31]。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32]。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毋半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遗殍矣。什一之师什三毋事[33]，则稼亡三之一[34]。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积也[35]，则道有捐瘠矣[36]。什一之师，三年不解[37]，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38]，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39]。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专民于生谷也[40]。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夫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41]，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余积者，其禁不必止。众有遗殍者，其战不必胜。道有捐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则危亡随其后矣。故曰，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实虚之国可知也。

入州里[42]，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隔，闾闬不设，出入毋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43]。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乡毋长游[44]，里毋士舍[45]，时无会同[46]，丧烝不聚[47]，禁罚不严，则齿长辑睦[48]毋自生矣。故婚礼不谨，则民不修廉[49]。论贤不乡举[50]，则士不及行[51]。货财行于国[52]，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53]，则党与成于下[54]。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强弱之国可知也。功多为上，禄赏为下，则积劳之臣[55]，不务尽力。治行为上[56]，爵列为下，则豪杰材臣，不务竭能。便辟左右，不论功能，而有爵禄，则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金玉货财商贾之人[57]，不论志行[58]，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权重之人，不论才能，而得尊位，则民背本行而求外势[59]。彼积劳之臣，不务尽力，则兵士不战矣。豪杰材人不务竭能，则内治不别矣[60]。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则上毋以劝众矣。上令轻，法制毁，则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背本行而求外势，则国之诚伪竭在敌国矣[61]。故曰，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强弱之国可知也。

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而兴灭之国可知也。法虚立而害疏远，令一布而不听者存，贱爵禄而毋功者富，然则众必轻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上卖官爵，七年而亡。背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战不胜，弱也。地四削入诸侯，破也。离本国，徙都邑，亡也。有者异

姓[62]，灭也。故曰，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不行于其民，而兴灭之国可知也。

计敌与[63]，量上意[64]，察国本[65]，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敌国强而与国弱，谏臣死而谀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然则与国不恃其亲，而敌国不畏其强，豪杰不安其位，而积劳之人不怀其禄。悦商贩而不务本货，则民偷处而不事积聚[66]。豪杰不安其位，则良臣出。积劳之人不怀其禄，则兵士不用。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囷仓空虚。如是而君不为变[67]，然则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68]。内者廷无良臣，兵士不用，囷仓空虚，而外有强敌之忧，则国君而自毁矣。故曰，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故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注 释】

[1] 大城：内城墙。

[2] 郭周：外城周围。郭：外城墙。

[3] 里域：里的边界。二十五家为一里。

[4] 闾闬：里门。闬：关闭。

[5] 关闭：门闩。

[6] 作：兴起。

[7] 形势：客观环境。

[8] 悫愿：老实谨慎。

[9] 简慢：怠慢，怠惰轻慢。

[10] 淫非：为非作歹。

[11] 性：本性。

[12] 谨：勤。

[13] 任：任用，利用，使用。

[14] 秽：杂草多，荒芜。

[15] 硗：土地贫瘠。

[16] 猥：总括。

[17] 辟田：已开辟开垦之田。

[18] 丘墟：荒芜，废墟。

[19] 荐草：一种牧草。衍：蔓延，扩展，盛多，富裕。

[20] 数：通“术”，方术，方法。

[21] 征：征税。

[22] 遂：顺利成长，成就，发展，做到。

[23] 国邑：泛指城市。

[24] 宫营：院落。

[25] 人徒：奴仆，仆役。

[26] 困仓：一种圆形粮仓。

[27] 用国：用事于国，掌管国家大权。

[28] 课：考核，考查，衡量，估量。《玉篇》：“议也。”《增韵》：“计也，程也。”

[29] 计师役：计算服兵役的人数和比例。

[30] 就山泽：把山林草泽的数目计算在内。

[31] 去山泽：不把山林草泽的数目计算在内。

[32] 上赋重流其藏：上级货币税过重，民变卖储备粮交税，则藏粮外流。

[33] 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十人有一人当兵，则另有二人供应军需和服劳役，则十人有三人不能务农事。

[34] 稼亡：庄稼亡失，视同歉收。

[35] 非有故积：没有隔年积存的粮食。

[36] 捐瘠：被弃置的腐尸。

[37] 解：解除，结束。

[38] 正：长官。

[39] 船网不可一财而成：船网之民不能靠捕鱼一种财路生存。

[40] 专民于生谷：使民众专一地从事农业生产。

[41] 毋已：无休止。

[42] 州里：民众聚居地。《管子·立政》：“分乡以为五州。”“分州以为十里。”

[43] 毋自胜：不能克制自己，为所欲为。

[44] 长游：伍长、什长和游宗，乡的基层官吏。《管子·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伍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

[45] 士舍：乡里学堂。

[46] 会同：聚会。唐尹知章注：“乡里每时当有会同，所以结恩好也。”

[47] 丧烝：丧礼和冬季的祭祀活动。

[48] 齿长：以年龄长幼所定的人伦之礼。唐尹知章注：“乡里长悌当以齿也。”辑睦：和睦。

[49] 修廉：品行廉洁。

[50] 乡举：乡里举荐。

[51] 不及行：不急于品行修养。

[52] 货财：贿赂。

[53] 请谒：请求谒告，求人托情告诉。

[54] 党与：结党。与：结交，亲附。

[55] 积劳：屡建劳绩。

[56] 治行：政绩。

[57] 金玉货财：以金玉财货行贿。

[58] 志行：品行。

[59] 本行：个人长期从事的熟悉行业。

[60] 内治不别：内政无条理。

[61] 诚伪：真假，虚实。竭：尽，全，俱。

[62] 有者异姓：政权被异姓人掌握。

[63] 计敌与：估量敌国和盟国。

[64] 量上意：估量君主意志。

[65] 察国本：考察立国之本农业生产。

[66] 偷处：苟且偷生。

[67] 变：变革，改革，革新。

[68] 进取：特指谋取篡夺政权。

【译 文】

内城墙必须完好，外城周围必须严控外通，里的边界必须严控横通，里门必须关闭，院墙和门闩必须整修。所以内城墙不完好，则作乱为害的

人图谋不轨。外城周围不严控外通，奸邪偷越的人作乱兴事。里的边界不严控横通，则抢夺盗窃者就不停。里门不关闭，内外随意交通，则男女无别。院墙不完好，门闩不牢固，虽有精美货物不能守藏。所以客观形势不能为非作歹，则奸邪的人老实谨慎。禁律刑罚威严，则怠惰轻慢之人整齐守法。法令严明，则蛮夷之人不敢进犯。奖赏信实笃实，则有功者得到劝勉。服从教诲，循规守法者众，则人民潜移默化不知不觉。所以明君执政，刑法轻，惩罚少，不是该用刑就不用刑，不是该治罪就不治罪。明君关闭犯罪之门，堵塞犯罪之途，清除犯罪影响，使民众无法接触为非作歹的环境，所以民众走正道，行善事，就像出自本性，所以犯罪惩罚少，而民众得治理。

巡行田野观耕耘，计其农业是否勤，饥饱之国可认知。其耕地不深，锄草不勤，土地适宜耕种，却没有充分利用，草田未垦多杂草，已耕土地不必肥，荒芜土地不必贫，按人统计其田野，荒地多而熟地少，即使没有水旱灾，饥饿之国可认知。若是民众人寡少，则不能够守其地。若是民众人口多，国贫民饥可认知。若是以此遇水旱，民众逃散收不回。彼民不足以守城，其城不固可认知。民饥不可以使战。民众逃散收不回，国为丘墟可认知。所以有地君国不耕耘，寄生之君可认知。所以说，巡行田野观耕耘，计其农业是否勤，饥饱之国可认知。

巡行山泽观桑麻，计其六畜是否繁，贫富之国可认知。假如山泽广大草木多，壤地肥饶桑麻易，荐草盛多六畜繁。假如山泽虽广大，草木不禁伐；壤地虽肥沃，桑麻不会种；荐草虽盛多，六畜要征税：闭货之门可确知。所以说，时鲜货品不顺遂，金玉虽多叫作贫。所以说，巡行山泽观桑麻，计其六畜是否繁，贫富之国可认知。

进入都城观宫室，观察车马和衣服，侈俭之国可认知。城市大而农田少，农田不足养其民。城区大而人民少，人民不足守其城。院落大而室屋少，其室不足满院落。室屋众而仆役少，仆役不足满其室。粮仓少而台榭多，藏粮不足供其费。所以说，君主无积宫室美，民家无积衣服艳，乘车美饰为观望，步行穿衣杂文采，资本少而奢侈多，侈国之俗会亡国。国家奢侈用费多，用费多则民贫困，民贫困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恶作。所以奸邪所生因匮乏，匮乏所生因奢侈，奢侈所生因过度。所以说，审察度量节衣服，俭节用财禁奢侈，为国之急莫轻忽。俭节之计不明通，不能治国管人民。所以说，进入都城观宫室，观察车马和衣服，侈俭之国可认知。

考查凶年饥馑，计算服兵役的人数和比例，观察亭台楼阁，计量国家费用，国家虚实可认知。凡农村，万户之众，可耕地方圆五十里足够。万户以下，山泽地计算在内。万户以上，山泽地除外。某地土地都已开垦，而民众无积蓄，是因地方小，而耕地少。土地开垦半数，而民有余食，粟米多，是因地方大，而耕地多。地方大，而荒地没开垦，是因君主追求财货，而臣下好利。土地开垦多，而民众不足，是因上级税款重，卖粮交税粮外流。所以说，粮食外运三百里，国无一年之积。粮食外运四百里，国无半年之积。粮食外运五百里，则民众面有饥色。庄稼歉收三分之一，叫小凶年。小凶三年等于一个大凶年，大凶年，则民众饿死在路上。十分之一人从军，十分之三人脱离农业生产，则庄稼歉收三分之一。庄稼歉收三分之一，而没有隔年存粮，则道路有弃尸。十分之一人从军，三年不解除，没有余粮，则民众卖儿女。所以说，山林虽近草木美，兴建宫室必有度，封山育林必有时，请问这是何原因？回答是，大木材不可一人伐，大木材不可一人举，大木材不可一人运，大木材不可放薄墙。所以说，山林虽近草木美，封山育林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多，兴建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大，鱼鳖虽多有管控，网罟捕鱼有管理，船民也要兼务农。非私草木爱鱼鳖，不废民众多务农。所以说，山泽之作先王禁，专民于谷都务农。民众无粮没饭吃，粮食没地不能生，有地无民没人种，民不用力财不生。生财在于民用力，力量产生在劳动。所以君主用财无节制，民众劳而不得息。所以说，亭台楼阁远相望，上下相怨无休止。民无蓄积禁不止。民众道死战不胜。道有弃尸守不固。令不行而禁不止，战不胜而守不固，危亡随后可认知。所以说，考查凶年饥馑，计算服兵役的人数和比例，观察亭台楼阁，计量国家费用，国家虚实可认知。

进入州里观习俗，听取民众被教化，国家治乱可认知。州里之间没间隔，里门没有设门闩，随意出入没定时，早晚不禁没秩序，攘夺窃盗疏管控，攻击残贼无自胜。共饮一条山谷水，同喝一巷井里水，麦场菜园相连接，树木茂密院墙毁，门户不闭内外通，男女无别不自正。乡里长官有短缺，乡里学堂不健全，按时聚会无制度，丧礼祭祀不相聚，禁令刑罚不严格，长幼和睦无以生。所以婚礼不谨民不廉。选贤不由乡举荐，士人不急修品行。财货贿赂行于国，法律政令毁于官。请托说情行于上，结党营私成于下。乡官法制不实行，百姓群徒不从令，亡国弑君自发生。所以说，进入州里观习俗，听取民众被教化，国家治乱可认知。

进入朝廷观朝臣，上下贵贱强弱知。功劳盛多禄赏下，积劳之臣不尽

力。政绩优秀爵列下，豪杰能臣不竭能。便辟左右有爵禄，百姓疾怨爵禄轻。商贾行贿有爵禄，上令贬值法制毁。权重之人得尊位，民众背本求外势。积劳之臣不尽力，士兵不战军力穷。豪杰能臣不竭能，内政无别不清明。百姓疾怨爵禄轻，君主无法劝民众。上令贬值法制毁，君主非君臣非臣。民众背本求外势，国之虚实敌尽知。所以说，进入朝廷观朝臣，上下贵贱强弱知。

立法出令治民众，威严宽惠行不行，国之兴灭可认知。法律虚设害疏远，命令公布众不听，无功受禄爵位贱，众必轻令上位危。所以说，良田不赏征战士，三年兵弱军力穷。赏罚不信五年破。上卖官爵七年亡。违背伦常禽兽行，十年覆灭国沦亡。出战不胜叫衰弱。国土沦亡叫破败。离国迁都叫危亡。异姓窃国叫覆灭。所以说，立法出令治民众，威严宽惠行不行，国之兴灭可认知。

估量敌国和盟国，估量君主意志，考察立国之本农业生产，观察民众财产有余不足，国之存亡可认知。敌国强大盟国弱，谏臣死亡谀臣尊，私情风行公法毁，盟国不依仗亲情，敌国不怕其强大，豪杰不安其职位，积劳者不怀其禄。喜商贩不爱农产，民众苟且不务农，不事积聚粮仓空。豪杰不安良臣出。积劳之人不怀禄，士兵消极不用力。民众偷安不积蓄，粮仓空虚民忧虑。君主不为变政治，攘夺窃盗风不止，残贼篡权大兴起。内者朝廷无良臣，兵士不用仓空虚，外有强敌国之忧，国君自毁是主因。所以说，估量敌国和盟国，估量君主意志，考察立国之本农业生产，观察民众财产有余不足，国之存亡可认知。

以此八者观人主，人主不能瞒真情。

【解 读】

本篇知识的学科归类，属于齐国成功改革派政治伦理哲学的认识论基础。通篇贯串观察、调查研究、分析综合和抽象概括的认知方法，对今人有极其切近的哲学思维方法的启迪借鉴价值。写作样式是格言警句、连锁推论、对偶排比和想象夸张，读之饶有兴味，余韵无穷。

7. 问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谓为国所当察问者。"题名"问"，意指问题，询问，调查。全篇面对当时的社会、人口、贫富、民政、官制、法制、军制等，拟定六十多个问题，附有定性和定量调查研究的要求。问题拟定者同时表达正面观点，指导思想，有问有论，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纵横交织，是一份古代社会的全面调查研究提纲，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借鉴价值。

凡立朝廷，问有本纪[1]。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2]。上帅士以人之所戴[3]，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尚功[4]。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5]。无乱社稷宗庙，则人有所宗[6]。毋遗老忘亲[7]，则大臣不怨。举知人急[8]，则众不乱。行此道也，国有常经[9]，人知终始[10]，此霸王之术也[11]。

然后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问死事之孤[12]，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13]？问死事之孤，其饩廪何如[14]？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15]？问州之大

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16]？问刑论有常以行[17]，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问五官有度制[18]，官都其有常断[19]，今事之稽也何待？问独夫、寡妇、孤穷、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20]，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21]，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22]？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23]？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24]？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25]，今入者几何人[26]？

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27]？士之有田而不仕者几何人[28]？恶何事[29]？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群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债于大夫者几何人？馆贱，行贾，身出，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官丞吏之无田饩[30]，而徒理事者几何人？群臣有菅事官大夫者几何人？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31]？

问国之伏利[32]，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阵列者几何人[33]？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问男女有巧技，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问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问一民有几人之食也？问兵车之计几何乘也？牵家马轀家车者几何乘？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帅众菅百姓者几何人？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34]？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

大夫疏器[35]：甲兵、兵车、旌旗、鼓铙、帷幕、帅车之载

几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张[36]，铁铦之衣[37]，钩弦之灶[38]，戈戟之紧[39]，其砺何若[40]？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视？而造修之馆[41]，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乡率车辎造修之具[42]，其缮何若？工尹伐材用[43]，毋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44]。人有余兵，诡陈之行[45]，以慎国常[46]。时简稽乡率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举之，其就山薮林泽食荐者几何？出入死生之会几何[47]？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守备之伍[48]。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

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49]？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问所以教选人者何事？问执官都者，其莅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50]？所筑城郭，修墙闬[51]，绝通道，扼门阙[52]，深沟防，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

制地君曰，理国之道，地德为首[53]。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人，官府之藏，强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54]，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55]，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56]，正是道也。民荒无苛，人尽地之职，一保其国。各主异位[57]，毋使谗人乱替[58]，而德营九军之亲[59]。关者，诸侯之陬隧也[60]，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61]，以来远人，十六道同[62]。身外事谨，则听其名，视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观其外，则无敦于权人[63]，以惛貌德[64]。国则不惑，行之职也[65]。问于边吏曰[66]，小利害信，小怒伤义，偏信伤德，厚和构四国，以顺完德，厚飨四极。令守法之官曰，行度必明[67]，无失经常[68]。

【注 释】

[1] 本纪：根本纲纪，原则。纪：丝的头绪条理，引申为原则。

[2] 士轻死节：战士不怕牺牲，把死于军队的节制命令看得轻而易举。死节：为保全节操而死。

[3] 帅：统率，率领。戴：爱戴，拥戴。

[4] 尚功：崇尚功效。

[5] 易讼：轻易诉讼。

[6] 人有所宗：人有所尊奉。

[7] 遗老忘亲：遗忘老臣宗亲。

[8] 举知人急：尽知人急难疾苦。举：尽，全，俱，都。

[9] 常经：常规常法，基本纲领，基本法。

[10] 终始：终结和开始，来龙去脉，引申为行为的规范、规则。

[11] 霸王之术：称霸和称王的道术、方法、手段、思想、学说。

[12] 死事：死于国事，为国牺牲的人。

[13] 胜：任，担任。

[14] 饩廪：国家发放的口粮。

[15] 何官之吏：问担任哪种官职的吏事。

[16] 何以明之：问怎样显明提升。明：显，显扬，提升，升官。

[17] 刑论有常：办案有常法。刑论：论刑，判刑，判案。

[18] 五官：大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和大司谏五种官职。

[19] 官都：五官之长。

[20] 国之弃人：因罪过被国家放逐边远地区的人。

[21] 良家：殷实人家。唐尹知章注：“良家，谓善营生以致富者。”

[22] 牧养：收养，养活，指无必要生活来源，靠“良家”给衣食养活被役使的人，如“长工”，被比喻为“牧养”，如养牲畜。

[23] 债而食者：靠借债吃饭度日。

[24] 何族之别：问是何族的流别后裔。

[25] 余子：嫡长子以外的子弟。

[26] 入：入税，交税。

[27] 出离：离开父母而分居。唐尹知章注：“出离，谓父母在，分居者。”

[28] 不仕：没做官。

[29] 恶何事：有什么事。

[30] 丞吏：一种低级官吏。

[31] 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贷出粮食，握有借券者。

[32] 伏利：隐伏利益，尚未开发利用的资源。

[33] 阵列：军队。

[34] 行：行经，够用，度过，维持。

[35] 疏器：登录军用器备。疏：分条陈述。

[36] 弓弩之韔：弓弩套囊。

[37] 铗锬之衣：剑矛套囊。

[38] 钩弦之灶：钩弦藏器。钩弦：射箭挽弦时套在右手大拇指上的象骨套子。

[39] 戈戟之紧：戈戟之衣。

[40] 砺：磨砺，磨损。

[41] 造修之馆：修造馆舍工房。

[42] 乡率：地方行政单位。十邑为率，十率为乡。

[43] 工尹：工官之长。

[44] 完良：完利，完整，良好。

[45] 诡陈之行：责令陈列行伍军营。

[46] 以慎国常：以谨慎遵守国之常法。

[47] 会：合计，总数。

[48] 几：察。

[49] 先后：跟随辅佐。

[50] 封表：上表奏事，提出条陈建议。

[51] 墙闱：墙垣。

[52] 扼门阙：扼守门阙。阙：门楼。

[53] 唐尹知章注：“当制地之时，君为此言，故言曰，法地以为政，故曰地德为首。”

[54] 四极：四方极远，四方远近各国。

[55] 市者天地之财具也：市场是天地财物的汇聚。唐尹知章注：“求天地之财，不登山，不入海，于市求而得之，故曰‘天下之财具’。”具：具备，完备。

[56] 和：交易。唐尹知章注：“和谓交易也，万人因市场交易而得利。”

[57] 各主异位：市场各有主，店铺各有位。

[58] 谗人乱替：坏人捣乱。谗人：邪恶之人。替：废弃。

[59] 营：普遍，周遍。九军：九州。

[60] 陬隧：山脚通道。

[61] 徒负勿入：徒步背负商品，到市场交易，不收税。

[62] 十六道同：唐尹知章注："齐国凡有十六道，皆置关，并同此令。"

[63] 敦：厚。权人：权变诈伪之人。

[64] 悃貌：貌为忠厚。

[65] 行：外交官。

[66] 问：告。

[67] 行度必明：执法必明。度：法度。

[68] 无失经常：不能疏失于常规常法。

【译 文】

凡莅朝临政，询问调查根本性的纲领原则。爵位授给有德人，则大臣们提倡仁义。禄赏赐予有功人，则战士不怕牺牲。君上任用人所爱戴将领率兵，则上下和谐。授事给能人，则人崇尚功效。判处刑罚恰当其罪，则人不轻易诉讼。不渎乱社稷宗庙，则人有所尊奉。不遗忘老臣宗亲，则大臣不抱怨。尽知人急难疾苦，则民众不乱。遵行这些准则，则国有常规，人知规范，这是称霸和称王的道术。

然后询问调查，做事先从大事做，治理自小处始。调查死于国事者的子孙，没有得到田宅者有吗？调查青壮年中未服兵役者多少人？调查死于国事者的遗属，他们应领的口粮供给如何？调查为国建立大功者，是哪些部门的官吏？调查州大夫，是什么地方人？现为官吏，是怎么提拔的？调查判案有常法可循，不能改变，现在却常积压，是为什么？调查五官各有制度，五官之长常断事，现在却滞留不办，还等待什么？调查鳏寡孤独病人多少人？调查国中因犯罪而被放逐的，是哪个家族的子弟？调查乡中殷实人家，其所收养役使多少人？调查邑内穷人，靠借债度日者多少家？调查靠整理菜园果圃为生者多少家？开荒种田者多少家？士人亲自耕田者多少家？调查乡中的贫人，是何族的后裔？调查嫡长子收养兄弟者，或因贫而寄食于兄弟者多少家？庶子做官而有封地，现今交税者多少人？

以孝行闻名于乡里的子弟多少人？庶子父母健在，不赡养而出离者多少人？士人有田，而不做官者多少人？有什么事？士人有田，而不耕者多

少人？做什么事？群臣有爵位，而没有禄田者多少人？外国人前来投奔，而尚无田宅者多少家？本国子弟出游别国者多少人？贫士向大夫借债者多少人？收养贱者，经商，自身外出，职务由家臣代理者多少人？丞吏没有田禄，而白干事者多少人？群臣在官大夫家里兼职者多少人？外人来游本国，住在官大夫家里者多少人？乡中子弟力田耕作，为人表率者多少人？城市子弟无官事，衣食奢侈，率领子弟，不耕作，射鸟打猎者多少人？男女不规矩，惑乱乡中子弟者有吗？调查贷出粮食，握有借券者多少家？

调查国家隐伏利益，未利用资源，其中可应急需者有几处？人们认为有害于乡里者是什么？调查有田宅，身在军中者多少人？庶子能当兵，有军籍者多少人？调查有专门技巧的男女，能制造军械器备者多少人？少女从事手工劳动者多少人？调查国中不耕种，开口而食者多少人？调查一位农民生产的粮食，能供几人吃？调查兵车总共有多少乘？其中用私马、驾私车者多少乘？未做官的士，修行道德，足以教人，可使率领群众、治理百姓者多少人？士人国有急难可供使用者多少人？能工巧匠，出门足以利军伍，居处可以修城郭，修补守备器械者多少人？城市积粟和军粮，可以维持多少年？官吏国有急难可供奉使者多少人？

大夫登录军用器备：甲胄兵器，兵车旌旗，鼓铙帐篷，帅车之载有多少？登录军用藏器：弓弩套囊，剑矛套囊，钩弦藏器，戈戟之衣，磨损程度如何？其中宜修而不修者是何原因？修造器备的馆舍工房，收藏发放器备处所，宜建而未建者还等待什么？地方修造战车辎重的设施，其修缮情况如何？工尹砍伐木材，不可在春夏秋三季，各种木材长好，而造器可定。冬天，完整良好的兵器必须造足。人有剩余兵器，责令陈列行伍军营，以谨慎遵守国之常法。经常视察地方马牛肥瘦，对其中衰老死亡者都要登录，放牧在山林湖泽吃草的牛马有多少？卖出购进，死亡繁殖的总数有多少？至于城郭厚薄，沟壑浅深，门楼高低，宜修而未修者，朝廷必须稽查守备军伍。器物不缺收藏设备，淫雨各有收藏处所。

调查带兵官吏，豪杰之士，在国有危难时，能跟随辅佐者多少人？打仗本是危险事，侥幸取胜不义得，未必为福有灾祸。失谋而败国之危，谨慎谋划乃保国。调查教练选拔人才，都曾采用何标准？调查担任官职长者，莅事任职多少年？开垦荒地，有益于家乡者多少人？所提奏议，可增益人之生利者是什么？所筑城郭，所修墙垣，设置路障，修建门楼，深挖沟防，以利地方守御者是什么？所捕盗贼，消除人害者是什么？

制地理国有道理，地德第一效大地。地有高下君臣礼，下覆上承父子

亲，地生百物人得利，覆育万人赖有地，官府收藏地所产，强兵保国城郭险，外应四极取于地。市场汇聚万种货，万人交易得广利，正合天地大道理。若是想要治民众，不要苛刻施暴力，尽地之职竭地利，自然齐一保国体。市场交易各有主，摆摊设点各有位，勿使奸人乱秩序，德施九州亲自营。关卡本是人通道，外来财货有门户，万人道行有通途。显明道理要重告：征税于关勿征市。征税于市勿征关。空车无货勿索税，徒步负货勿征赋，招徕远人财货理，齐国要道十六条，同一法令无特例。涉外事务要谨慎，出入关卡听其言，察其面色观其事，考合其德观其外，不要施厚变诈人，表面忠厚要辨别。国不惑乱禁奸邪，行人外交慎职责。告诉边疆小官吏，贪图小利害忠信，小事发怒伤仁义，偏听偏信伤大德，敦厚和平友四邻，皆以诚信完大德，蓄意安抚飨四极。守法之官行边鄙，法度必明要注意，无失经常守规矩。

【解 读】

本篇开宗明义说：“凡立朝廷，问有本纪。”“行此道也，国有常经，人知终始，此霸王之术也。”篇末假托“制地君曰”，说明：“理国之道，地德为首。”“令守法之官曰，行度必明，无失经常。”今特以诗咏之：询问调查有思想，实现霸王是梦想。霸王之术有本纪，实现霸王有提纲。国有常经倡法制，法度必明无失常。题名问字指问题，询问调查问题细。全面列举六十问，当时社会尽考虑。定性定量都研究，问题列举有论议。全面调查全社会，政策制定有根据。齐国学人留典范，今人修学受启迪。

8. 心术上

【题 解】

《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和《内业》，是四篇杰出的哲学论文，内容近似。“心术”，字面意思是“心的技术”，实是“思维的功能和方术”。用e考据（电子考据）方法，检索先秦两汉著作，41次提到“心术”一词。《荀子·解蔽》：“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用辩证思维方法含意定义“心术”。《庄子·天道》“心术”成玄英疏：“术，能也。心之所能，谓之心术也。”《孟子·告子上》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心术上》论述心的功能和修养方法，提倡顺应规律，无为而治，体现法家与道家融合的趋势，是当前可改造利用的哲学资源。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1]。九窍之有职[2]，官之分也[3]。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溢，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

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

道，不远而难极也[4]，与人并处而难得也。虚其欲，神将入舍[5]。扫除不洁，神乃留处。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夺，求之者不及虚之者，夫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6]，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7]，简物小大一道[8]，杀戮禁诛谓之法。大道可安而不可说[9]。真人之言[10]，不俄不颇[11]，不出于口，不见于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则？

天曰虚，地曰静，乃不忒[12]。洁其宫[13]，开其门[14]，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故必知不言之言[15]，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16]。殊形异势，不与万物异理，故可以为天下始。

人之可杀，以其恶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17]，不迫乎恶[18]，恬愉无为[19]，去智与故[20]。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过在自用[21]，罪在变化。是故有道之君子，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22]，静因之道也[23]。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24]，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25]，故曰“君”。“毋代马走，毋代鸟飞”，此言不夺能能[26]，不与下试也[27]。“毋先物动”者，摇者不定，躁者不静，言动之不可以观也。“位”者谓其所立也。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故曰

“动则失位”。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故曰“静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故曰“不远而难极也”。虚之与人也无间[28]，唯圣人得虚道，故曰“并处而难得”。世人之所职者精也[29]。去欲则宣，宣则静矣[30]，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神者至贵也，故馆不辟除，则贵人不舍焉。故曰不洁则神不处。“人皆欲智而莫索之”，其所知[31]，彼也。其所以知[32]，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如虚矣。虚者，无藏也。故曰去智则奚求矣，无藏则奚设矣。无求无设则无虑，无虑则反复虚矣。

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抵牾[33]。无所抵牾，故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道之舍[34]，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35]。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已然也矣[36]。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37]，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理，理出乎义，义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戮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于道。

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说也。真人，言至也。不俄[38]，言应也[39]。应也者，非吾所设，故能无俄也。不颇[40]，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取[41]，故无颇也。“不出于口，不见于色”，言无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则”，言深围也[42]。

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故曰“不忒”。“洁其宫，开其门”，宫者，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洁之者，去好过也[43]。门者，谓耳目也。耳目者，所以闻见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

不得过实[44]，实不得延名[45]。诂形以形[46]，以形务名[47]，督言正名，故曰“圣人”。“不言之言”，应也。应也者，以其为之人者也[48]。执其名，务其所以成，此应之道也。“无为之事”，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人者立于强[49]，务于缮[50]，味于能[51]，动于故者也[52]。圣人无之，无之则与物异矣。异则虚，虚者万物之始也，故曰“可以为天下始”。

人迫于恶，则失其所好。怵于好，则忘其所恶，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故曰“君子”。“恬愉无为，去智与故”，言虚素也。“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53]。感而后应，非所设也[54]。缘理而动，非所取也[55]。“过在自用，罪在变化”，自用则不虚，不虚则仵于物矣[56]。变化则伪生[57]，伪生则乱矣，故道贵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

【注 释】

[1] 心之在体，君之位：比喻“心”处于身体的主宰统治地位。唐尹知章注：“心之在体，当身之中，凡身之运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

[2] 九窍：眼、耳、鼻等人体器官九个孔窍。

[3] 官之分：犹如官职的分别。唐尹知章注：“九窍则各有职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

[4] 极：至，达，穷尽，竭尽，深探，穷究，到达极点。

[5] 神：指“道”。道家语境“道、精、气、神、性”可互通互训。

[6] 登降：尊卑。《墨子·非儒》：“（孔丘）繁登降之礼以示仪。”揖让：宾主相见的礼节。揖：拱手礼，作揖。

[7] 体：体统。

[8] 简物：简繁。物：繁杂。一道：统一于道。

[9] 大道可安而不可说：道可以安然顺应，而不可以用话说。安：安心，习惯，满足，顺从，平静，稳定，安定，安宁，安稳，接受，适应。《说文》：“安，静也。”

[10] 真人：得道者。

[11] 不俄不颇：不偏斜不偏颇。

[12] 忒：差错。

[13] 宫：指心。

[14] 门：指耳目。

[15] 不言之言：不用说的话，指可意会的终极命题道纪（道的纲纪要领）。“不言之言”、“无为之事”体现道纪（道的纲纪要领）无为而治。

[16] 纪：纲纪，统纪，纲领，要领，头绪，法则，准则。形声字，从糸，表跟线丝有关，己声。本义丝绪。《说文》：“纪，别丝也。”《墨子·尚同上》：“譬若丝缕之有纪，网罟之有纲。”

[17] 不忒乎好：不被爱好诱惑。忒：诱惑。

[18] 不迫乎恶：不被厌恶胁迫。

[19] 恬愉无为：恬淡愉悦事无为。《庄子·刻意》：“虚无恬惔，乃合天德。”恬：安然，淡然。

[20] 去智与故：去除智谋和巧诈。《庄子·刻意》：“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巧诈，伪诈。

[21] 自用：刚愎自用，自以为是。

[22] 偶：辅助配合。

[23] 静因之道：虚静因依之道。唐尹知章注：“凡此皆虚静循理之道也。”

[24] 无与：不干预。

[25] 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心的功能，是用虚静无为之道制衡九窍。制：制衡，控制，管制。

[26] 不夺能能：不剥夺各能者的功能。

[27] 不与下试：不干预下面的操作。试：做，操作。

[28] 间：间隔，距离。

[29] 职：记。精：精专，专精，精神专一。

[30] 去欲则宣，宣则静：清除欲念则通达，心静就可达专精。宣：

通，通达。唐尹知章注：“宣，通也。去欲则虚自行，故通而静。”

[31] 所知：认知对象。

[32] 所以知：认知主体。

[33] 抵牾：抵触，忤逆，矛盾。

[34] 舍：布舍，施舍。

[35] 职：识，知，认识，认知。

[36] 得也者，其谓所得已然也矣：“得”是说所得已经得到了。已：已经，时间模态词，副词，表过去完成时。矣：文言语末助词，跟“了”相同。“矣”是形声字，小篆字形上面是“以”，下面是“矢”。从矢以声。以：像矢飞逝的声音，是完成的语气，表完成时。

[37] 节文：规定制度标志。节：节度，制度。文：条文，标志。

[38] 俄：偏斜。

[39] 应：适应，顺应。

[40] 颇：偏颇，偏离。

[41] 取：选取，采取，执持，行为，动作。《墨子·贵义》：“今瞽曰，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俞樾《诸子平议》：“《广雅·释诂》：‘取，为也。’然则‘为’亦犹‘取’也。”

[42] 深圄：深幽宏大的园圃，比喻蕴藏极深。唐尹知章注：“不知深浅之圃城也。”

[43] 好过：好恶。

[44] 过：超过。

[45] 延：展缓，推迟，拖延，拖后。《韵会》：“延，迁延也，淹久貌。”《左传·襄十四年》“晋人谓之迁延之役”注：“迁延，却退也。”

[46] 诂形以形：说明形体，从形体的实际出发，以事物的本来面目说明事物。

[47] 务：确定。《说文》：“务，趣也。”段注：“趣者，疾走也。务者，言其促疾于事也。”

[48] 应也者，以其为之人者也：顺应，是因为做事是人，事在人为，创造主是人。唐尹知章注：“人有所为。”《老子》67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舍后且

先，死矣!”

[49] 立于强：立意强求。

[50] 务于缮：专务修饰。

[51] 味于能：恃才逞能。味：玩。

[52] 动于故：动用巧诈。故：巧诈，伪诈。

[53] 法：效法，根据。

[54] 感而后应，非所设也：感知事物而后适应，不是自己主观创设。

[55] 缘理而动，非所取也：按照道理而行动，不是自己所强取。

[56] 仵：抵牾，忤逆，违背，抵触。

[57] 伪：虚假。

【译 文】

心在人体处君位。五官九窍各有职，就像百官职有别。心处君位能顺道，九窍循理各得宜。嗜欲充溢动违道，九窍失据不顺利。目不见色耳不闻，就像瞎子和聋子。所以说，上离其道下失事。不要代替马儿跑，要使马儿尽其力。不要代替鸟儿飞，害得鸟儿羽翼弊。毋先物动静心看，以观其则知规律。先物而动失君位，安静乃能各自得。

道，离人不远而难以穷究，跟人共处而难以把握。使欲念空虚，道就将入心。扫除不洁，道乃留处。人都想智慧，而不知怎样求智慧。智慧啊，智慧啊，投之海外毋自夺，求索智慧不如虚，圣人无求故能虚。

虚无无形叫作道，化育万物叫作德，摆正君臣父子人间事叫作义，尊卑揖让，贵贱有别，亲疏体统叫作礼，繁简大小一于道，杀戮禁诛叫作法。道可以安然顺应，而不可以用话说。得道真人若言说，不会偏斜不偏颇，意会不必出于口，得理不必现于色，四海之人安于道，试问谁人知其则?

天虚地静无差错。清洁心宫静下心，耳聪目明开其门，去除私欲毋轻言，道纪神明犹若存。纷然杂陈犹若乱，静因待之自理乱。强人不能遍立功，智人不能尽谋算。物质固然有形体，形体固然可命名，名称恰当谓圣人。所以必知心意会（不言之言），无为之事不抢功，然后可知道之纪。殊形异势成万物，同一道理归道纪，道纪乃是天下始。

人之可杀，因其怕死。人可用不利来阻止，因其好利。所以君子不被爱好诱惑，不被厌恶胁迫，恬淡愉悦事无为，去除智谋和巧诈。其顺应非所创设，其动作非所强取。人有过错在自用，人有罪责在多变。所以有道

之君子，其自处也像无知，其应物也像配合，静因之道有楷模。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在人体处君位。五官九窍各有职，就像百官职有别）”，耳目是视听的器官。心不干预视听的职事，则耳目器官得守其本分。心有欲望，过物而目不见，传声而耳不闻。所以说“上离其道，下失其事（上离其道下失事）”。所以说心的功能，是用虚静无为之道制衡九窍，所以心就叫作“君”。“毋代马走，毋代鸟飞（不要代替马儿跑，不要代替鸟儿飞）”，这是说不剥夺各能者的功能，不干预下面的操作。“毋先物动（不要先于物而动）”，因为摇者不定失定准，躁者不静心不宁，动就不能细观察。“位”者谓人所立位。人主立于背阴处，阴者主静能制阳，虚静因应能制动，所以说“动则失位静自得”。

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无限大），其小无内（无限小），所以说“不远而难极（道离人不远，而难以穷究）”。虚跟人间没距离（人就处在虚空中），只有圣人得虚道，所以说“并处而难得（道跟人共处而难以把握）”。世人所记在专精。清除欲念则通达，心静就可达专精。精神专一则独立，独立然后能明察，明察心境能通神。精神道德最高贵，假如馆舍不扫除，贵人不来找宿舍。所以说“不洁则神不处（扫除不洁，神乃留处：扫除不洁，道乃留处）”。“人皆欲智而莫索之（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人都想智慧，而不知怎样求智慧）”，认知对象叫作彼。认知主体是此心。不把此心修养好，焉能知彼识外物？修养此心莫如虚。虚者无藏像白板，写字画画都可以。所以说去智留虚有何求，无藏白板无创设。无求无设则无虑，无虑则能反复虚。

天之道虚而无形。由于空虚无穷竭，由于无形无抵触。无抵触能遍万物，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本是道之舍，万物得道以生生，知得以识道之精。所以德者就是得。所谓得者是何意？所得已得是定义。虚静无为叫作道，道的施舍就叫德。道之与德无间隔，言之者可不分别。要问间隔有何理，就说德者道之舍。义字怎样来定义？各处其宜就是义。礼字怎样来定义？因人之情缘义理，为之节文叫作礼，礼者就是有条理。理字怎样来定义？明分以解义之意。理字当中引出礼，义字当中引出理，义的意思因乎宜。法者共同出于道，不得不然讲法制，杀戮禁诛以归一。凡事要用法督察，法度出乎权利弊，利弊权衡出于道。

道，动作不见其形体，施舍不见其德惠，万物都已得，然而莫知其穷极。所以说“可以安而不可说（道可以安然顺应，而不可以用话说）”。得

道真人不简单，说到点子水平高。“不俄”是指不偏斜，表示顺应顺自然。“应”指顺应不创设，故能无俄不偏斜。“不颇”是指不偏颇，表示因依因自然。“因”指因依无所取，故能无颇不偏颇。“不出于口，不见于色（意会不必出于口，得理不必现于色）”，说的是道的动作无形体。“四海之人，孰知其则（四海之人安于道，试问谁人知其则）”，极言囿城蕴藏深。

天道特点是虚空，地道特点是安静。由于空虚无穷竭，由于安静不变动，没有变动无过错，所以说“不忒（无差错）”。“洁其宫，开其门（清洁心宫静下心，耳聪目明开其门）”，所谓“宫”者是指心，所谓心者智之舍，所以比喻叫作“宫”，“洁”的意思去好恶。所谓“门”者指耳目。耳朵管听目管见。“物固有形，形固有名（物质固然有形体，形体固然可命名）”，言论不得过其实，实际不得拖延名。说明形体用形体，按照形体确定名，言当名正叫圣人。不用言说的言论（“不言之言”，心中意会），指的就是能顺应。所谓顺应不抢先，因为做事是众人。手执其名察其实，务求实际所以成，顺应之道得实行。“无为之事”不抢功，强调因依不自重。所谓因依重实际，无益无损不乱行，按照形体来命名，因依之术得应用。圣人所记千万物，谁人都要用名称。有人行事好强求，专务修饰为观赏，恃才逞能以自显，运用伪诈无信诚。圣人没有这毛病，赞誉万物相异性。异于万物则虚静，虚静乃是万物始，所以说“可以为天下始（道纪乃是天下始）”。

人被所厌恶的事物胁迫，则失其所爱好。被其喜好所诱惑，忘其所恶不是道。这都是不合于道的。所以说“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所以君子不被爱好诱惑，不被厌恶胁迫）”。厌恶不丧失常理，喜好不超越常情，所以就叫作君子。“恬愉无为，去智与故（恬淡愉悦事无为，去除智谋和巧诈）”，此言虚静和纯洁。“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其顺应非所创设，其动作非所强取）”，此言因依大道理，所谓因依是什么？舍己以物为法纪。感而后应非所设。缘理而动非所取。“过在自用，罪在变化（人有过错在自用，人有罪责在多变）”，自以为是则不虚，不虚就要仵于物。妄加变化生虚伪，产生虚伪则混乱，所以大道贵因依。因字怎样来定义？因其能者言所用。“君子之处也若无知（所以有道之君子，其自处也像无知）”，这是说的至虚境。“其应物也若偶之（其应物也像配合）”，说的是随时适应无差池，好比影子像形体，应声回响相跟随。物至则应过则舍，所谓舍弃复于虚。

【解 读】

本篇是哲学论文，论述心的功能和修养方法，提倡顺应规律，无为而治，体现法道熔融之势，是当前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哲学资源：第一，科学认识论萌芽。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反映物质。如说："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如虚矣。虚者，无藏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诂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辩证法：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如说："人之可杀，以其恶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第二，正确定义范畴及其关系。如说："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已然也矣。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理，理出乎义，义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戮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于道。"这是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精华，富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9. 心术下

【题 解】

《心术下》承《心术上》，续讲心性的功能和修养方法，内容酷似《内业》。

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饬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来，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于四极。是故曰，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得。是故意气定，然后反正。气者身之充也[1]，行者正之仪也。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

凡物戴名而来，圣人因而裁之，而天下治，实不伤[2]，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近[3]。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4]？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

一物能变曰精，一事能变曰智。募选者所以等事也[5]，极

变者所以应物也。募选而不乱，极变而不烦，执一之君子执一而不失，能君万物，日月之与同光，天地之与同理。圣人裁物，不为物使。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故功作而民从，则百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至丕至无[6]，非人所能乱。

凡在有司执制者之制，非道也[7]。圣人之道，若存若亡[8]，援而用之，殁世不亡[9]，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10]。人能正静者，筋韧而骨强，能戴诸大圆[11]，体乎大方[12]，镜者大清[13]，视乎大明[14]，正静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于四极。全心在中不可匿[15]，外现于形容，可知于颜色。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不言之言，闻于雷鼓。全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16]。昔者明王之爱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恶天下，故天下可离。故赏之不足以为爱，刑之不足以为恶。赏者爱之末也[17]，刑者恶之末也[18]。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19]。所以失之者，必以喜乐哀怒。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外敬而内静者，必返其性[20]。岂无利事哉？我无利心。岂无安处哉？我无安心。心之中又有心[21]。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凡心之形，过知失生。是故内聚以为泉原。泉之不竭，表里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坚固。能令用之，被及四圉[22]。是故圣人一言解之，上察于天，下察于地[23]。

【注 释】

[1] 充：实，充实。

[2] 实不伤：名不伤实。

[3] 知远之近：知远若近。

[4] 能毋卜筮而知凶吉：能不用占卜知吉凶，是摆脱迷信，走上科学认识和决策的开端。卜筮：占卜。占吉凶，用龟甲叫卜，用蓍草称筮。

[5] 募选：广求而选择。

[6] 至丕至无：最伟大最虚无。

[7] 凡在有司执制者之制，非道也：政府制度不是道。唐尹知章注："有司执制，常弃本逐末，滞于刑政，非道也。"有司：官吏。官府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制：法令，规章，制度。

[8] 圣人之道，若存若亡：圣人之道作为抽象概念存在，不是作为具体有形物存在。唐尹知章注："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故曰若存若亡也。"

[9] 援而用之，殁世不亡：援引应用永有效。唐尹知章注："道无形也，无形则无尽时，故殁世不亡也。"

[10] 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与时俱进而不败，顺应事物而不移，每天运用不受损。唐尹知章注："无形，则无变移之时。"

[11] 大圆：指天。

[12] 大方：指地。

[13] 镜者大清：心如明镜胜清水。大清：清澈之水。

[14] 视乎大明：观察胜过日月明。大明：日月。

[15] 全心：健全之心。

[16] 察于父母：明察胜于父母对子女的了解。

[17] 赏者爱之末也：爱心为本赏为末。

[18] 刑者恶之末也：恶心为本刑为末。

[19] 正平：中正平和。

[20] 返：返回，恢复。

[21] 心之中又有心：心是神之舍，神是心中心。

[22] 圉：边疆。

[23] 察：观察，考察，明察，细看，调查研究。

【译 文】

形体如果不端正，是因内心德不来。心中没有精诚至，是因内心没治好。端正形体饬内德，万物毕得被理解。好似翼然鸟自来，神灵莫知其穷

极。昭然认知天下事，由近及远通四极。莫让外物乱五官，莫让五官扰乱心，此谓内心有所得。是故无欲意气定，形体才能返乎正。气者身体之充实，行者中正之仪表。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没有私覆无私心。圣人又像大地然，没有私载无偏心。偏私之心乱天下。

凡物戴名而来到，圣人用名而裁断，名副其实天下治，名不伤实不乱治。专意一心耳目端，能知远事如近旁。专心一意能做到，不用占卜知吉凶。需要停止能停止，需要结束能结束，毋问于人自得之。所以就说要思考，思之不得鬼神教。其实不是鬼神力，而是精气有功效。

认知物变叫作精，把握事变叫作智。广求而选分等次，极尽权变为应物。广泛选择不混乱，极尽权变而不烦，君子执一而不失，君临万物精且专，能跟日月同光辉，能跟天地同义理。圣人能裁定万物，而不受万物役使。保持心安国安定，保持心治国治理。治理关键在内心，安定关键在内心。身中装有治理心，口里说出是治言，加于民众是治事，功业振作而民从，百姓就能治理好。手中所操非刑罚，致人于危非愤怒。操控人民治百姓，道理乃是最根本，道最伟大最虚无，不是谁人所能乱。

有司执制并非道。圣人之道抽象存，不是具体有形物，援引应用永有效，与时俱进而不败，应物变化而不移，日日运用不受损。人心如果能正静，身体筋韧而骨强。头上能戴大圆天，体乎大方站地上。目明如镜胜清水，观察胜过日月明，只要不失正和静，日新其德大功成，昭然遍知天下事，通于四极达无穷。全心在中不可匿，必然外现于形容，外现颜色看得清。如用善气来迎人，相亲能够如弟兄。如用恶气来迎人，相害如同见刀兵。金玉之言不说出，胜过雷鼓震耳聋。健全之心可形容，明察胜过日月明，胜过父母知子情。昔者明王爱天下，所以天下可归附。昔者暴王恶天下，所以天下可叛离。赏赐不足代表爱，刑罚不足代表恶。赏赐不过爱之末，刑罚不过恶之末。

凡民生命有特征，必定依靠正和平。失之正平是什么？喜怒哀乐四种情。要想节怒莫若乐，要想节乐莫若礼，要想守礼莫若敬。内静外敬而合理，必然返回其性命。天下岂能无利事？只怕自己无利心。天下岂能无安处？只怕自己无安心。内心之中又有神。语言之先有意识，有意然后知形体，知形然后有思想，有思然后有认知。凡心之形有限制，求知过度失生机。内聚思虑成源泉。永不枯竭泉有源，表里无阻遂通达。泉之不涸四肢坚。能令用之利无边。圣人若用一言解：下察于地上察天。

【解 读】

本篇讲论心性的功能和修养方法，是清新隽永的哲理诗，读之令人心旷神怡，颇受启迪。如说：“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内业》说：“能专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对比之下，可知两篇内容酷似。能不用占卜知吉凶，是摆脱迷信，走上科学认识和决策的先声，是鲜明的科学人文思想闪光，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本篇说：“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这是对人类认知活动的几个基本范畴排列先后次序，饶有新意。原文用哲理诗意表达，译文转化为七言诗句，不求严格押韵，注重言合于意，传达元典神韵。

10. 白心

【题 解】

题名“白心”，意为内心清白。主张打扫心境，排除邪念，抱虚守静，修养身心。反映战国时期法道融合的趋势。

建常立道[1]，以静为宗，以时为宝[2]，以正为仪[3]，和则能久[4]。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常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5]，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废，其事也不堕。

原始计实[6]，本其所生[7]。知其象则索其形，缘其理则知其情，索其端则知其名。故包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百姓平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畸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不可常居也[8]，不可废舍也[9]。随变断事也，知时以为度。大者宽，小

者局。物有所余，有所不足。

兵之出，出于人。其人入，入于身。兵之胜，从于敌。德之来，从于身。故曰，祥于鬼者义于人[10]，兵不义不可。强而骄者损其强，弱而骄者亟死亡。强而卑者伸其强，弱而卑者免于罪。是故骄之余卑，卑之余骄。

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殊无取焉则民反，其身不免于贼[11]。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伤人，入者自伤也。不日不月，而事以从。不卜不筮，而谨知吉凶。是谓宽乎形，徒居而致名。出善之言，为善之事，事成而顾返无名[12]。能者无名，从事无事。审量出入，而观物所载[13]。

孰能治无治乎[14]？始无始乎？终无终乎？弱无弱乎？故曰，美哉弗弗[15]。故曰不中有中[16]，孰能得夫中之衷乎[17]？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亏。故曰，孰能弃名与功，而还与众人同？孰能弃功与名，而还返无成？无成有贵其成也，有成贵其无成也。日极则仄[18]，月满则亏[19]，极之徒仄，满之徒亏，巨之徒灭。孰能忘己乎[20]？效夫天地之纪。

人言善亦勿听，人言恶亦勿听。持而待之，空然勿两之[21]，寂然自清[22]。无以旁言为事成[23]，察而征之，无听辩。万物归之，美恶乃自见。

天或维之[24]，地或载之。天莫之维，则天以坠矣[25]。地莫之载，则地以沉矣。夫天不坠，地不沉，夫或维而载之也夫。又况于人，人有治之，譬之若夫雷鼓之动也[26]。夫不能自摇者，夫或摇之[27]。夫或者何？若然者也[28]。视则不见，听则不闻，洒乎天下满，不见其塞，集于颜色，知于肌肤，责其往来，莫知其时。薄乎其方也[29]，韲乎其圆也[30]，韲韲乎莫得其门[31]。故口为声也，耳为听也，目有视也，手有指

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庇也[32]。

“当生者生，当死者死。”言有西有东，各尸其向[33]。置常立仪，能守正乎？当事通道[34]，能管人乎？故书其恶者，言其薄者。上圣之人，口无虚习也，手无虚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发于名声，凝于体色，此其可谕者也。不发于名声，不凝于体色，此其不可谕者也。及至于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故曰，济于舟者和于水矣[35]，乂于人者祥于神矣[36]。

事有适，而无适，若有适[37]。觿解[38]，不可解而后解。故善举事者，国人莫知其解。为善乎，毋提提[39]。为不善乎，将陷于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悬乎日月无已也[40]。愕愕者不以天下为忧[41]，剌剌者不以万物为策[42]，孰能弃剌剌而为愕愕乎？

难言宪术[43]，须同而出。无益言，无损言，近可以免。故曰，智何智乎？谋何谋乎？审而出者彼自来。自知曰稽[44]，知人曰济[45]。知苟适，可为天下君。内固之，一可为长久。论而用之，可以为天下王。

天之视而精[46]，四辟而知情[47]，壤土而与生。能若夫风与波乎？唯其所欲适[48]。故子而代其父，曰乂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故曰，孰能去辩与巧，而还与众人同道？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狭，卧名利者写生危[49]。知周于六合之内者，吾知生之有为阻也。持而满之，乃其殆也。名满于天下，不若其已也。名进而身退，天之道也。满盛之国，不可以仕任。满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骄倨傲暴之人，不可与交。

道之大如天，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民之所与，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能服也，弃近而就远，何以费力也？故曰，欲爱吾身，先知吾情。周视六合，以考内

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50]。既知行情，乃知养生。左右前后，周而复所。执仪服象，敬迎来者。今夫来者，必道其道，无迁无延，命乃长久。和以反中，形性相保。一以无贰，是谓知道。将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责其往来，莫知其时，索之于天，与之为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故曰，吾语若大明之极[51]，大明之明非蘧[52]，人不豫也[53]。同则相从，反则相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同从之同也。

【注 释】

[1] 常：常规，常法。

[2] 时：时宜。

[3] 正：正当，正确。仪：标准。

[4] 和：协调一致。

[5] 人不倡不和：人不首倡不应和。

[6] 原始计实：追溯原始看实质。

[7] 本其所生：探索事物所生成。

[8] 不可常居：不可常居不变通。

[9] 不可废舍：不可废除有休止。废：废弃，废除。舍：停留，休止。

[10] 祥于鬼者：受祥于鬼神，鬼神保佑得福祥。

[11] 贼：害。

[12] 顾：反而，却，还，仍然。连词。

[13] 审量出入，而观物所载：审量政令出入，观察承受能力。唐尹知章注：“谓凡出命令，当观物载之所堪，然后当量而出之也。”《墨子·号令》：“令出辄人随，省其可行不行。”

[14] 治无治：无为而治。虽国家得到治理，但无须亲自操劳而治。

[15] 美哉弗弗：功美日兴。弗弗：兴起貌。

[16] 不中有中：不亲自操劳为中正之事，而得有中的结果，无为而治。中：中正，中道，中庸之道，不偏不倚。

[17] 中之衷：中庸之道的初衷。衷：中间，中心，内心，初衷，本

意，本质，根本原则。

[18] 仄：偏斜。

[19] 亏：亏缺，亏欠。

[20] 忘己：忘掉自己，忘我。

[21] 空然：虚静貌。两：两相对抗。

[22] 清：明白。

[23] 无以旁言为事成：不把道听途说当事实。

[24] 天或维之：天或许有某物维系。

[25] 以：古同“已”，已经。过去完成时时间模态词。

[26] 人有治之，譬之若夫雷鼓之动也：人有所治理活动（有某种力量维系支配），就像是雷鼓的动（被击发声）。唐尹知章注：“必有以而动也。”雷鼓：大鼓，声大如雷。《荀子·解蔽》：“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唐杨倞注：“雷鼓，大鼓，声如雷者。”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雷：通“擂”，擂鼓，打鼓。三国魏曹操《船战令》：“雷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特指八面鼓，祭祀天神用。

[27] 夫不能自摇者，夫或摇之：凡不能自己摇动而动者，就或许有某物摇动。或：或许，可能（可能模态词，或然模态词），有（特称量词）。可能模态词和特称量词，在逻辑上等值。唐尹知章注：“无识之物，皆不能自摇，有时而动，则物摇之也。”

[28] 夫或者何？若然者也：“或”是什么意思？“若然”（似乎如此，像如此，或然如此，可能如此）。这是对模态词“或”的定义：“或然”等值于“若然”。

[29] 薄乎其方也：唐尹知章注：“谓遇方，则为方。”薄：通“搏”，搏击，拍击。《淮南子·兵略训》：“击之若雷，薄之若风。”薄：广平貌。

[30] 韲 kuò 乎其圆也：唐尹知章注：“韲，复貌。谓遇圆，则为圆也。”用风比喻，遇方则方，遇圆则圆，随对象不同，随时改变。

[31] 韲韲乎莫得其门：唐尹知章注：“虽复圆转，终不见其门也。”韲韲：沌沌，豚豚，遯遯，混混沌沌，隐隐约约，浑含包裹，不察分际，不辨终始。比喻概念的灵活性，可变性。《枢言》：“圣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圆，豚豚乎莫得其门（圣人用心思，混混沌沌博大而圆通，隐隐约约摸不着门）。”

[32] 庇：依赖，寄寓。

[33] 尸：尸守，保持。向：方向，趋势。

[34] 当事：处理政事。

[35] 济：渡。和：适应，配合。

[36] 义于人者祥于神：行义于人者受祥于神。

[37] 若：乃，于是。适：适当，正确。

[38] 觿 xī：解绳结的骨锥。觿解：用骨锥解绳结。

[39] 提提：显著，明显，显示，显扬。

[40] 悬乎日月无已：唐尹知章注：“名与日月俱悬而无已时也。”

[41] 愕愕者不以天下为忧：唐尹知章注：“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忧。”汉桓宽《盐铁论·国疾》：“万里之朝，日闻唯唯，而后闻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药针石。”愕愕：直言貌。

[42] 剌剌：象声词，状拍击破裂声。犹辣辣，形容燥热。策：谋。

[43] 宪术：法令政策。

[44] 稽：稽留，停留。《说文》：“稽，留止也。”

[45] 济：成就，成，可以。

[46] 天之视而精：天之视物精而准。

[47] 四辟而知情：四面开阖而知情。辟：开辟，开阖。

[48] 唯其所欲适：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49] 卧名利者写生危：息名利者除身危。唐尹知章注：“卧，犹息也。写，犹除也。能息名利，则除身之危。”

[50] 乃知行情：唐尹知章注：“乃知可行之情。”

[51] 大明：日月。

[52] 蔓 ài：隐蔽。《尔雅·释言》：“蔓，隐也。”《离骚》：“众蔓然而蔽之。”

[53] 豫：乐意，喜好。

【译 文】

建常立道树常规，抱虚守静事之宗，时宜恰当为事宝，以正为仪不偏好，协调一致则能久。不合仪则利不为，不合常规利不行，不合常道利不取。上顺天道下应人。人不首倡不应和，天不创始不追随。故其言论不颓废，事业功迹不坠毁。

追溯原始看实质，探索事物所生成。知其形象索其形，缘其条理知其情，索其端由知其名。包物众者数天地。化物多者数日月。民之所急在水

火。天时流行遍于物，圣人执法无偏颇。天行所行万物利，圣人所行百姓利。由此万物得均平，百姓平定得安宁。圣人之治有先后，静身以待万物至，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当辞自有治，畸名自废遭弃置。名正法备圣无事。不可常居无变化，不可废除有休止。随变断事名言当，知时为度得相宜。大者宽缓小者局。物有所余有不足。

兵之出击击于敌，敌人反击危自身。兵之战胜胜于敌，得胜要由牺牲换。义于人者得神佑，兵不义者不可行。强而骄者损其强，弱而骄者亟死亡。强而卑者伸其强，弱而卑者免罪罚。骄纵结局变卑陋，谦卑结局换矜荣。

道一人用不嫌多，天下行之不嫌少。小用道则小得福，大用道则大得福，尽行道而天下服，尽无取道则民反，其身不免受贼害。左的方位是出生。右的方位是死亡。出生方位不伤人，死亡方位会自伤。吉日良辰不用选，依道行事事必成。不卜不筮知吉凶。这就叫作形体宽，徒居安闲而得名。与人为善出善言，与人为善为善事，事成功立返无名。能者无名寻常事，从事无事不求名。审量政令有出入，观物所载量力行。

无为而治谁能行？谁能创始不亲为？谁能终结不亲为？谁能削弱不亲为？故曰功美日兴起。故曰不中反有中，谁能把握中之衷？功成名就反坠毁，名成反而自亏毁。故曰谁能抛弃名与功，而返还与众人同？孰能抛弃功与名，返还无成素朴中？无成者贵其有成，有成贵其无成时。日当正中则偏斜，月亮满盈则亏缺。达到极点则偏斜，达到最满则亏缺，巨人巨霸徒毁灭。谁能忘我忘自己？效法天地总规律（物极必反）。

人们说善亦勿听，人们说恶亦勿听。善于保留善等待，空然虚心勿两斗，寂然自清善恶分。无以旁言为事成，察而征之重实证，巧言诡辩勿听信。万物归类善比较，美恶是非乃自见。

天或维系而不坠，地或擎载而不沉。天不维系早下坠。地不擎载早已沉。天不下坠地不沉，或许维系或擎载。何况人类谁维系，人类治理谁支配，譬若雷鼓谁敲击。无识之物不自摇，有时而动物摇之。话说“或”字怎定义？“若然”似乎是如此。不信请看风儿刮：视则不见听不闻，风之洒散天下满，不见其塞有壅堵，冷热风袭脸色变，知于肌肤有感觉，责问风儿何时刮，莫知何时是开端。风儿遇方则为方，风儿遇圆则为圆，混混沌沌不知门。口能出声耳朵听，目为视物手能指，足能走路各有职，赖有精神作统领。万物摇动风使之，然而求风风不见。精神支配人活动，四肢五官神使然。精神支配有常道，万物赖有道统领。

“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是说万物有西东，各自运动有方向。置常立仪能守正？当事通道能管人？著书遭遇人厌恶，立说立言人卑薄。上圣之人无虚说，手无虚指待物至，万物毕至而命名。发于名声说言语，模拟体色说特征，此其可谕说得清。不发名声说言语，不举体色描特征，不可谕者说不清。最佳选择是什么？存在消亡说两可。艄公撑船识水性，义于人者得吉祥。

办事本有好方法，然而正为方法苦，才有方法应运出。骨锥解开绳套结，正当绳结不解时，而后才用骨锥解。善举事者方法周，所以国人莫知解。善举事者不张扬。若有不善陷于刑。善与不善止取信。若左若右取正中，犹如日月悬当空。愕愕直言不为忧，烈烈有为不谋物，放弃烈烈为直言，谁能尝试付诸行？

法令政策实难言，万众同愿才圆满。不要随意说增益，不要随意说减损，万众满意免增删。论智我有什么智？论谋我有什么谋？审慎制宪众拥戴。自作聪明叫作稽（误事），汇聚众智叫作济（成事）。苟然认知都适当，可以成为天下君。如若把这记在心，可为长久不失败。讲论精准而运用，可以成为天下王。

天之视物精而准，四面开阔尽知情，囊括土壤和百谷。如能效法风与波，想到哪里就到哪。长子继父叫作义，臣而代君却叫篡。同是篡夺何能歌？武王伐纣算例外。孰能去除辩与巧，还与众人同道路？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狭，息名利者除身危。知识周遍六合内，吾知其生有为阻。持而满之乃其殆。名满天下不若已。名进身退天之道。满盛之国不可仕。满盛之家不嫁女。骄倨傲暴不可交。

道大如天广如地，其重如石轻如羽。道大不远而难极，跟人共处却难知，民众所与知者寡。何道之近莫能服，弃近就远何费力？欲爱吾身先知情。周视六合考内心。以此知象知行情。既知行情知养生。左右前后周复所。执仪服象迎来客。今夫来者道其道，无迁无延命乃长。和以反中形性保。专一不二叫知道。将要行道必专一，固其所守贯彻底。责其往来莫知时，索之于天与之期，不失其期乃能得。我的话语像日月，日月之明没隐蔽，孜孜以求人不喜。跟道相同会追随，跟道相反必相距。相反相距受启迪，同则相随知含义。

【解 读】

本篇是意义深邃的哲理诗。姑以七言诗句意译，不求押韵求达意。本

篇蕴涵极深刻的哲学原理。如说："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天莫之维，则天以坠矣。地莫之载，则地以沉矣。夫天不坠，地不沉，夫或维而载之也夫。"（天或维系而不坠，地或擎载而不沉。天不维系早下坠，地不擎载早已沉。天不下坠地不沉，或许维系或擎载。）这是对天体运动有必然规律支配的科学猜测，运用科学的想象力。逻辑论证，运用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式的归谬论证，是标准的演绎推理形式，是推论的有效式，有逻辑的必然性。

本篇蕴涵极深刻的科学辩证法思维萌芽。如说："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亏。故曰，孰能弃名与功，而还与众人同？孰能弃功与名，而还返无成？无成有贵其成也，有成贵其无成也。日极则仄，月满则亏，极之徒仄，满之徒亏，巨之徒灭。孰能忘己乎？效夫天地之纪。"其中"日极则仄，月满则亏，极之徒仄，满之徒亏，巨之徒灭"五个四言短语，是"物极必反"科学辩证法的杰出例证，是自然和社会辩证法的典型事例，有目共睹，屡试不爽。

11. 水地

【题 解】

本篇论水和地，故名“水地”。本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地者，万物之本原。”以水地为万物本原，是古代朴素物质一元的哲学本体论。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1]，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2]，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3]。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约以清[4]，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诚也[5]。量之不可使概[6]，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7]。

准也者[8]，五量之宗也。素也者[9]，五色之质也。淡也者[10]，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鼈非得失之质也[11]，是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12]。集于草木，根

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机[13]，返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14]。

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15]，仁也。粼以理者[16]，智也。坚而不蹙[17]，义也。廉而不刿[18]，行也。鲜而不垢[19]，洁也。折而不挠[20]，勇也。瑕适皆现[21]，诚也[22]。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23]，容也。叩之，其音清扬彻远，纯而不殽，辞也[24]。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室，剖以为符瑞[25]，九德出焉。

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而咀[26]。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脏[27]：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脏已具，而后生内：脾生隔，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28]，心生肉。五内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视，耳听，心虑。目之所以视，非特山陵之见也，察于荒忽[29]。耳之所听，非特雷鼓之闻也，察于淑湫[30]。心之所虑，非特知于粗粗也，察于微眇[31]。

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为人[32]，而九窍五虑出焉[33]。此乃其精粗凝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34]。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耆龟与龙是也[35]。龟生于水，发之于火[36]，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征[37]。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38]，欲大则函于天地，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龟与龙，伏暗能存而能亡者也[39]。

或世见，或世不见者，生蟨与庆忌[40]。故涸泽数百岁[41]，谷之不徙，水之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返报，此涸泽之精也。涸川之精

者，生于蟨。蟨者，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蛇，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鱼鳖，此涸川水之精也。

是以水之精粗凝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与玉。伏暗能存而亡者，耆龟与龙。或世见，或不见者，蟨与庆忌。故人皆服之[42]，而管子则之[43]。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44]。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证。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遒躁而复[45]，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约而清，故其民轻果而敢[46]。越之水浊重而洎[47]，故其民愚嫉而垢[48]。秦之水泔聚而稽[49]，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50]。晋之水枯悍而浑[51]，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52]，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戇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53]。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54]。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人心正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55]。

【注 释】

[1] 根菀：根本，本原，根源。

[2] 血气：血液。

[3] 具材：具备一切之物。

[4] 淖约：柔弱。

[5] 诚：诚实，通“情”。

[6] 概：平斗斛之具，刮板。

[7] 都居：聚居。唐尹知章注：“都，聚也。水聚居于下卑也。”

[8] 准：水平仪，水准器。《汉书·律历志上》：“准者，所以揆平取

正也。”

[9] 素：白色。

[10] 淡：无味。

[11] 韪非：是非。

[12] 水神：把水比喻为神，犹如神灵，神秘莫测。

[13] 机：生机。

[14] 水之内度：万物体内含水度。唐尹知章注：“内度，谓潜润之度也。”

[15] 泽：光泽。

[16] 粼：清澈。

[17] 蹙：皱，缩。

[18] 刿：刺伤。

[19] 垢：污垢。

[20] 挠：屈，弯曲。

[21] 瑕适皆现：瑕疵良善都出现。瑕：瑕疵，玉病，缺点。适：合适，良善，优点。

[22] 诚：诚实，通“情”。

[23] 陵：侵凌，欺凌。

[24] 辞：条理。

[25] 符瑞：吉祥的征兆，多指帝王受命的征兆。

[26] 咀：含在嘴里细玩味，品味，细嚼。《说文》：“咀，含味也。”

[27] 五脏：脾、肺、肾、肝、心。

[28] 革：皮肤。

[29] 荒忽：隐约不明，幽昧。

[30] 淑湫 shū qiū：啁啾 zhōu jiū，细碎声，鸟鸣声，小儿声。

[31] 微眇：微渺，精微奥妙，幽微杳远，细小，微末。

[32] 凝蹇：凝结。唐尹知章注：“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则为人也。”

[33] 五虑：五官。唐尹知章注：“五虑，谓耳、目、鼻、口、心也。”

[34] 存：存在，显在。亡：消失，隐藏，隐没，潜在。

[35] 耆龟：老龟。

[36] 发之于火：卜者用火钻灼龟甲，出现裂纹，测吉凶祸福。唐尹知章注：“谓卜者以火钻灼之。”

[37] 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征：唐尹知章注：“谓龟得水火之灵，故

先知于万物，识祸福之征也。”

[38] 蠋 zhú：毛虫。蝴蝶、蛾子的幼虫，色青似蚕大如指。唐尹知章注：“蠋，藿中虫。”《庄子·庚桑楚》成玄英疏：“蠋者，豆中大青虫。”

[39] 伏暗能存而能亡：龟龙隐伏幽暗，能存能亡，能显能隐。

[40] 蟜 guǐ：神话水怪名，像蛇的水中动物，冻结冰川的精怪。《类篇》：“涸水之精曰蟜。”庆忌：神话水怪名。

[41] 涸泽：冻结的水泽。

[42] 服：适应，习惯。

[43] 管子则之：唐尹知章注：“言管子独能知水法则也。”

[44] 管子以之：唐尹知章注：“以，用也。言管子独能用水也。”

[45] 遒：急迫。“以水道回复，故令人贪。以其躁速，故令人粗勇也。”

[46] 轻果而敢：轻捷果断而敢为。

[47] 洎：浸渍。

[48] 嫉：嫉妒。

[49] 泔聚而稽：浓聚而迟滞。泔：淘米水，喻水浑。聚：积聚。稽：延滞停留。

[50] 好事齐：性喜杀伐。

[51] 枯悍：苦涩。浑：浑浊。

[52] 萃下：聚涝于洼地。

[53] 简易：纯朴平易。

[54] 其解在水：唐尹知章注：“言解人之邪正，尝水而知。”

[55] 其枢在水：关键在于识水性。唐尹知章注：“枢，主运转者也。言欲转化于人，但则水之理，故曰‘其枢在水’也。”

【译 文】

地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生命的根本，美丑愚智之所生。水是土地的血液，犹如筋脉之流通。水是万物之具材，怎么知道水如此？水形柔弱而清白，善于洗涤人污秽，这是仁德的象征。视之若黑实而白，这是诚实的象征。水的计量不用概，水满自动就停止，这是正直的象征。无处不流平而止，这是义气的象征。人都攀高水就下，这是谦卑的象征。谦卑本是道之室，王者之器是谦卑，水就聚居谦卑处。

准是五量之宗本。素是五色之基质。淡是五味之中和。水是万物之准度，各种生命之中心，是非得失之质地，无不满盈无不居，集于天地藏万物，产于金石集诸生，可以把水比作神。集于草木根植深，花朵绽开得其数，实得其量有收获，鸟兽得水形肥大，羽毛丰茂纹理著，万物得水显生机，干旱遇水返其常，若问原因在哪里：万物体内含水度，水量合适得其度。

玉之所贵九德出。玉石温润有光泽，这是仁德的象征。波光粼粼有纹理，这是智慧的象征。坚而不缩有骨气，这是义气的象征。清廉不伤有正气，这是品行的象征。鲜而不污有活力，这是纯洁的象征。可折不屈有坚持，这是勇敢的象征。缺点优点都表现，这是诚实的象征。华美光泽不相侵，这是宽容的象征。敲击玉石音清扬，彻远清纯而不乱，这是条理的象征。人君贵之藏入室，剖为符瑞作珍藏，以上九德说端详。

人类最初水生成。男女精合水流形。胎儿三月能含味。话说含味是什么？含味就是收五味。话说五味是什么？五味用来生五脏。酸管脾脏咸管肺，辣管肾脏苦管肝，甜味用来管心脏。五脏已具后生内：脾生膈膜肺生骨，肾脏生脑肝生革，心脏则能生肌肉。五内已具发九窍：脾脏发鼻肝发目，肾脏发耳肺发窍。五月而成人形体，十月怀胎而出生。人类生出目能看，耳朵能听心思虑。人类眼睛看什么？山岳丘陵能看见，察于荒忽知幽暗。人类耳朵听什么？雷鼓轰鸣能听到，察于细碎诸杂音。心之所虑是什么？非特知于粗大物，察于微渺知杳远。

水集于玉九德出。精液凝停则为人，九窍五官都生出。精粗凝聚存不亡。隐伏幽暗能存亡，神异灵龟和神龙。龟生于水能占卜，先知万物知祸福。龙生于水五色游，神龙变化存若无。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包涵天和地，欲上凌空驾云气，欲下入泉潜水底。变化无日神龙现，上下无时叫作神。老龟神龙隐幽暗，伏暗能显也能隐。

或许某时代出现，或许某时代隐没，生水怪蠲和庆忌。水泽冻结数百岁，山岭深谷没移位，水之不绝有源泉，产生庆忌水精怪。庆忌状貌就像人，身长四寸怪模样，穿着黄衣戴黄帽，头上顶着黄华盖，身乘小马好疾驰，要是呼叫它的名，千里之外一日返，这是冰湖中精怪。冻结冰川的精灵，产生像蛇水中怪，它的名字就叫蠲。一头两身形若蛇，身长八尺模样怪，要是呼叫它的名，可以使它取鱼鳖，这是涸川水精怪。

水的精粗和凝聚，能存而不能隐没，生出人类和玉石。隐伏幽暗能存亡，神异灵龟和神龙。或许某时代出现，或许某时代隐没，生水怪蠲和庆

忌。人都习惯适应水，管子独知水法则。人人都能占有水，管子独能用水则。何物能够称作具？具备一切就是水。万物莫不靠水生，唯知万物托于水，就能证实这道理。具备一切就是水。所以给水下定义，水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生命植根处，美丑愚智之所生。

何以知晓水如此？齐水迫急而流盛，齐人贪粗而好勇。楚水柔弱而清白，楚人轻捷而敢为。越水浊重而浸渍，越人愚嫉而污秽。秦水浓聚而混杂，秦人贪戾好杀伐。晋水苦涩而浑浊，晋人谄谀而好利。燕水深聚而柔弱，燕人愚憨不怕死。宋水轻劲而清明，宋人简易而好正。圣人教化改世俗，其解在水识水性。水若纯净人心正，水若清明人心平。人心正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所以圣人治当世，不用每人去告诫，不用每户去劝说，关键在于知水则。

【解 读】

本篇用诗一般语言，歌颂水地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作者号召人类学习水甘于处下的谦逊品格说："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则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认为人类可从水的品格受到启发，水对人有可资效法的法则规范作用，体现了作者的哲学思考和丰富想象力。这是本篇的积极意义。但是作者对水品格的颂扬，有部分夸张的描述，如说齐、楚、越、秦、晋、燕、宋的水质决定该国人民的性格特征等。水地等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延缓或促进作用，但并没有关键的决定性意义，要求套用水性情，夸张治理人社会，容有偏颇失当处。

12. 内业

【题 解】

题名“内业”，意即内功，内心修养，要求虚静，专心一意，排除爱欲，抵制干扰，是内心意志的修炼学。

凡物之精，比则为生[1]。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2]。杲乎如登于天[3]，杳乎如入于渊[4]，绰乎如在于海[5]，猝乎如在于己[6]。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7]。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8]。敬守勿失，是谓成德[9]。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10]。

【注 释】

[1] 比：合，结合。

[2] 名气：叫作气。下文：“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是气的精华部分。

[3] 杲 gǎo：高远，明亮。会意字，从日、木。日在木上，表天亮。

本义，明亮的样子。《说文》：“杲，明也。从日在木上。”《玉篇》：“杲，高也。”唐尹知章注：“杲，明貌也。”

[4] 杳 yǎo：幽暗深远。会意字，上木下日，表太阳落在木下，天色昏暗。本义昏暗。《说文》：“杳，冥也。从日在木下。”《玉篇》：“杳，深广貌。”

[5] 绰：宽广。

[6] 猝乎如在于己：忽然如在自己身。下文：“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莫之能思。”猝：忽然。己：自己。

[7] 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强力来留止，可用德性来安顿。唐尹知章注：“以力止之气自去，静心念德气自来也。”

[8] 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不可用声来呼唤，而可用心来迎接。

[9] 敬守勿失，是谓成德：恭敬守住勿失掉，可以成就人德性。

[10] 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德性成就智慧出，万物都能得认知。

【译 文】

万物都由精气生，适当结合成生命。精气在下生五谷，精气在上成列星。流于天地叫鬼神，藏于胸中成大圣，起个名字叫精气。高远明亮如登天，幽暗深远如沉渊，绰然宽广如在海，忽然如在自己身。是故此气有秉性，不可强力来留止，可用德性来安顿。不可用声来呼唤，而可用心来迎接。恭敬守住勿失掉，可以成就人德性。德性成就智慧出，万物都能得认知。

凡心之形[1]，自充自盈[2]，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3]。彼心之情[4]，利安以宁[5]，勿烦勿乱，和乃自成[6]。晢晢乎如在于侧[7]，忽忽乎如将不得[8]，渺渺乎如穷无极[9]。此稽不远，日用其德[10]。

【注 释】

[1] 形：形体，形态，情况。

[2] 自充自盈：自然充满精气神。充：充实。盈：盈满。

[3] 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苟能去除爱恶欲，心乃反济自完成。济：完成，成就，完满。

[4] 情：性情，性质，特性。

[5] 利安以宁：心之所利在安宁。宁：宁静。唐尹知章注："安宁者，心之所利也。"

[6] 和乃自成：心之和谐自形成。和：和谐。

[7] 晢晢乎如在于侧：明明白白如在侧。晢晢：明白。

[8] 忽忽乎如将不得：恍恍惚惚抓不着。

[9] 渺渺乎如穷无极：渺渺茫茫如无穷。渺：渺茫。穷：穷极，穷追，追寻。

[10] 此稽不远，日用其德：若想考察心性情，此稽不远在心胸，日用其德享恩情。稽：考察，寻找。德：德性，性能，性质。

【译 文】

凡心之形自充盈，自己生成自作用。心之所失在欲利。苟能去除爱恶欲，心乃反济自完成。心之特性在安宁，心之所利在安宁，戒除烦恼勿繁乱，心之和谐自生成。明明白白如在侧，恍恍惚惚不可触，渺渺茫茫如无穷。若想考察心性情，此稽不远在心胸，日用其德有恩情。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1]，而人不能固[2]。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谟乎莫闻其音，猝乎乃在于心[3]。冥冥乎不见其形[4]，淫淫乎与我俱生[5]。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6]，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处[7]。心静气理，道乃可止[8]。彼道不远，民得以产[9]。彼道不离，民因以知[10]。是故崒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所。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意，道乃可得[11]。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注 释】

[1] 充：充实。形：形体，指心的形体。

[2] 而人不能固：人却不能固守道。固：固定。唐尹知章注："人不能固守其虚，反以利欲塞也。"

[3] 谟乎莫闻其音，猝乎乃在于心：寂静而听不到声，忽然却隐藏心间。谟：静。

[4] 冥冥乎不见其形：暗沉沉不见形状。冥冥：黑暗貌。

[5] 淫淫乎与我俱生：不停地跟我同生。淫淫：增进貌。

[6] 而序其成：井然有序地生成。

[7] 凡道无所，善心安处：凡道无固定处所，遇到善心就安处。

[8] 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如果心静气自理，道若到来乃可止。理：条理，调理，整理。

[9] 彼道不远，民得以产：道离人群并不远，民众得道以生产。产：生长，生存。唐尹知章注："人得之以生，则道在人，故不远也。"

[10] 彼道不离，民因以知：道离人群没距离，民众得道以认知。因：凭借，依靠。唐尹知章注："人既因道而知，则道常在而不离。"

[11] 修心静意，道乃可得：修养身心守虚静，道乃可得不离身。

【译 文】

道是用来充心形，人却不能固守道，反以利欲来充塞。道其往而不复还，道其来而不留舍。寂静而听不到声，忽然却隐藏心中。暗沉沉不见形状，不停地跟我同生。看也看不见形状，听也听不到声音，却井然有序生成，给它起名叫作道。凡道无固定所处，遇到善心就安处。如果心静气自理，道若到来乃可止。道离人群并不远，民众得道以生产。道离人群没距离，民众得道以认知。道貌岸然似可寻，渺渺茫茫无定所。彼道之情守虚静，厌恶杂音与语声，修养身心守虚静，道乃可得不离身。道之为物不能言，道之为物目不见，道之为物耳不闻，道为修心而正形。人之失道会死亡，人之得道能生长。事业失道将失败，事业得道能成功。凡道无根又无茎，没有枝叶没华容，万物得道以生长，万物得道以成功，给它起名叫作道。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1]。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材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迁而不移[2]。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3]，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4]。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导乃生[5]，生乃思，思乃智，智乃止矣[6]。凡心之形，过智失生[7]。

【注 释】

[1]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天主中正地主平，人主无为而安静。

[2] 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迁而不移：是故圣人与时变，圣人从道不变化，圣人物迁而跟从，圣人从道不迁移。唐尹知章注：“（圣人）物迁而从之，圣本不移。”

[3] 定心在中：安定之心在胸中。

[4] 精舍：精气的住所。

[5] 气，导乃生：精气通达有生命。导：通达。生：生命。

[6] 智乃止：成智理足则休止。唐尹知章注：“成智则理足，故止也。”

[7] 凡心之形，过智失生：凡心虚静之形体，过度智巧则失生。唐尹知章注：“安心之法，智过其度，则失其生。”

【译 文】

天主中正地主平，人主无为而安静。春秋冬夏天之时。山陵川谷地之材。喜怒取予人之谋。是故圣人与时变，圣人从道不变化，圣人物迁而跟从，圣人从道不迁移。能正能静然后定。安定之心在胸中，耳能聪而目能明，手足四肢能坚固，可为精气的住所。精也者乃气之精。精气通达有生命，有了生命有思虑，有了思虑有智慧，成智理足则休止。凡心虚静之形体，过度智巧则失生。

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化不易气，变不易智，唯执一之君子能为此乎[1]！执一不失，能君万物[2]。君子使物[3]，不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4]，治言出于口[5]，治事加于人[6]，然则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7]，一言定而天下听[8]，此之谓也。

【注 释】

[1] 执一：坚持专一，指专一于蓄养精气、无为和道。

[2] 君：君临，统治，治理。

[3] 使物：役使万物。

[4] 治心在于中：治理之心在胸中。唐尹知章注："苟得中则心自治矣。"

[5] 治言：治理之言。

[6] 治事：治理之事。

[7] 一言得：一言得当。

[8] 一言定：一言断定，裁定，指判断正确。

【译 文】

一物化道叫作神，一事变道叫作智。万物虽化不易气，万事虽变不易智，执一君子能办到。执一不失君万物。君子使物化为主，不为物使变为从。得一之理能专一，治理之心在胸中，治理之言出于口，治理之事加于人，浑然归一天下治。一言得当天下服，一言断定天下听，说的就是这道理。

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1]，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2]，神明之极[3]，昭知万物[4]，中守不忒[5]。不以物乱官[6]，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7]。

【注 释】

[1] 正形摄德：修德性。

[2] 淫然：不断。

[3] 神明之极：精神明智达极致。

[4] 昭知万物：清楚认知天下物。

[5] 中守不忒：心守虚静无差错。忒：差错。

[6] 官：感官。

[7] 是谓中得：这就叫作心得道。

【译 文】

外形不正德不来。内里不静心不治。端正形体修内德，效法天仁和地义，德性淫然而自至，精神明智达极致，清楚认知天下物，心守虚静无差错。不以外物乱感官，不以感官乱内心，这就叫作心得道。

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莫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敬除其舍[1]，精将自来[2]。精想思之[3]，宁念治之[4]，严容畏敬[5]，精将至定[6]。得之而勿舍[7]，耳目不淫，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8]。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际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9]。

何谓解之？在于心治。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10]。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11]，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12]，意以先言[13]，意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14]，使然后治。不治必乱，乱乃死。

【注 释】

[1] 敬除其舍：恭敬排除心杂念，这是扫除精气舍。

[2] 精将自来：精气自来心里住。

[3] 精想思之：真诚专一想思它。精：真诚专一。

[4] 宁念治之：宁息杂念治理它。

[5] 严容畏敬：容貌严肃存畏敬。

[6] 精将至定：精气留住极安定。至定：极为安定。

[7] 得之而勿舍：得到精气勿舍弃。

[8] 正心在中，万物得度：中正之心在胸中，万物衡量得法度。

[9] 蟠满九州：普及九州满天下。蟠：普及。满：充满。

[10] 官：感官。

[11] 心以藏心：人心包藏精气神。前“心”指心，后“心”指精气神。

[12] 彼心之心：话说“心中所藏心”（指精气神）。

[13] 意以先言：意识存在语言先。

[14] 使：使令，役使，使唤调遣。唐尹知章注：“有言则出命，故有所使令。”

【译 文】

有精气神自在身，一往一来难测知，失之必乱得必治。恭敬排除心杂念，这是扫除精气舍，精气自来心里住。真诚专一想思它，宁息杂念治理它，容貌严肃存畏敬，精气留住极安定。得到精气勿舍弃，耳目不淫心无图。中正之心在胸中，万物衡量得法度。道满天下在民所，民不能知待解释。一言之解苟正确，上际于天下极地，普及九州满天下。

一言之解何所指？问题关键在心治。主体心治感官治。主体心安感官安。言治之者指治心，言安之者指安心。人心包藏精气神，人心之中又有心（精气神）。话说心中所藏心（精气神），意识存在语言先，有意然后知形体，知形然后以言表，言表然后听使唤，使唤然后得治理。不治不理必混乱，混乱然后就灭亡。

精存自生，其外安荣[1]。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2]。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披四海[3]。中无惑意，外无邪灾，心全于中[4]，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谓之圣人。

【注 释】

[1] 外安荣：形体安详而向荣。

[2] 以为气渊：成为精气的渊源。

[3] 披：普及。

[4] 全：健全。

【译 文】

精气存在自生长，形体安详而向荣。精气内藏为源泉，精气浩大而平和，成为精气的渊源。精气渊源不枯竭，手足四体乃坚固。精气源泉不枯竭，九窍遂通门户开。乃能穷极新天地，乃能普及广四海。苟能心中无惑意，苟能身外无邪灾，健全之心存于中，健全形体现于外，苟能不逢天之灾，苟能不遇人之害，谓之圣人精气在。

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伸而骨强。乃能戴大圆，而履大方[1]。鉴于大清[2]，视于大明[3]。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敬发其充，是谓内得[4]。然而不返，此生之忒[5]。

【注 释】

[1] 乃能戴大圆，而履大方：于是能头顶蓝天，脚立大地履大方。大圆：天。大方：地。

[2] 鉴于大清：心如镜子大清明，比喻以道为鉴。鉴：镜子。《广雅》："鉴谓之镜。"形声字，从金监声，本义为用来盛水的青铜大盆。大清：比喻大道。唐尹知章注："大清，道也。"

[3] 视于大明：心如日月看得明。唐尹知章注："大明，日月也。"

[4] 敬发其充，是谓内得：精气本是身之充，敬发其充精之用，这就叫内心有得。

[5] 然而不返，此生之忒：有人不能返于道，这是养生有差失。忒：过错，过失。

【译 文】

人能正静皮肤宽，耳目聪明筋骨强。于是能头顶蓝天，脚立大地履大方。心如镜子大清明，心如日月看得清。谨慎正静无差失，日新其德德日增，遍知天下穷四极。精气本是身之充，敬发其充精之用，这就叫心内有得。有人不能返于道，这是养生有差失。

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淫释薄[1]。既知其极[2]，返于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知于形容，见于肤色[3]。善气迎人，亲于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声，疾于雷鼓。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4]。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

【注 释】

[1] 守善勿舍，逐淫释薄：守住善心勿舍弃，驱逐淫邪去浮薄。

[2] 既知其极：尽知守善之极致。

[3] 知于形容，见于肤色：形体容貌人尽知，肌肤颜色人可见。

[4] 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心中精气之形容，明丽胜过日和月，明察胜过父与母。

【译 文】

大道周到而细密，大道宽大而舒放，大道坚实而且强固。守住善心勿舍弃，驱逐淫邪去浮薄。尽知守善之极致，就可返回道与德。健全之心在内部，不可蔽匿于体外。形体容貌人尽知，肌肤颜色人可见。善气迎人如弟兄，恶气迎人如刀兵。不言之声疾传播，疾于雷鼓听无声。心中精气之形容，明丽胜过日和月，明察胜过父与母。赏赐不足以劝善，刑罚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

专气如神，万物备存[1]。能专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2]。

【注 释】

[1] 专气如神，万物备存：专心一意有神效，万物备存于心中。

[2] 精气之极：精气发挥到极致。极：最高点。

【译 文】

专心一意有神效，万物备存于心中。能够专心一意吗？能无卜筮知吉凶吗？能够要止就止吗？能够要完就完吗？能做到勿求于人，独自解决问题吗？思考思考再思考。思考不通鬼神帮。其实不靠鬼神力，精气发挥到极致。

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专心，耳目不淫[1]，虽远若近。思索生智，慢易生忧，暴傲生怨[2]，忧郁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迫[3]，不早为图，生将逊舍[4]。食莫若无饱，思莫若勿至[5]。节适之剂，彼将自至[6]。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见，其征不丑[7]。平正擅胸，沦洽在心，此以长寿[8]。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9]，不喜不怒，平正擅胸。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返其性，性将大定[10]。

【注 释】

[1] 不淫：不迷乱。

[2] 暴傲生怨：残暴傲虐生怨恨。唐尹知章注："残暴傲虐，伤害必多，故生怨也。"

[3] 内困外迫：内外交困受胁迫。

[4] 不早为图，生将逊舍：如不及早想办法，灵魂出窍将早死。逊：退让，离开。

[5] 思莫若勿至：心思不要用到头，比喻用脑不过度，思索留余地。

[6] 节适之剂，彼将自至：调节适当有分寸，生命就将自及至。

[7] 察和之道，其精不见，其征不丑：审察调和之大道，精微奥妙看不见，征象无由去类比。丑：类，类比，比喻。唐尹知章注："丑，类也。言欲察和，则精不见。至于征验，又不知其类也。"

[8] 平正擅胸，沦洽在心，此以长寿：平和中正擅胸中，和气弥满在内心，这是长寿好办法。擅：专擅，专一。沦洽：和气弥满。

[9] 节其五欲，去其二凶：节其五欲求恬淡，去其二凶无喜怒。五欲：眼、耳、鼻、舌、心五种欲望。二凶：喜、怒。

[10] 性：人的本性。

【译 文】

四体既正血气静，一意专心耳目正，虽远若近尽知情。思索能够生智慧，疏慢容易生忧愁，残暴傲虐生怨恨，忧患郁塞生疾病，既疾而困弥留死。思虑过度不休息，内外交困受胁迫，如不及早想办法，灵魂出窍将早死。吃饭不要吃太饱，心思不要用到头。调节适当有分寸，生命就将自及至。

凡人之所有生命，天出其精地出形，精形相合以为人。精形相和有生命，精形不和不能生。审察调和之大道，精微奥妙看不见，征象无由去类比。平和中正擅胸中，和气弥满在内心，这是长寿好办法。愤怒过度应消除。节其五欲求恬淡，去其二凶无喜怒。不喜不怒不偏激，平和中正擅胸中。

凡人之生在平正，凡人之失忧患盛。要想止怒读诗歌，要想去忧听音乐，要想节乐守礼仪，要想守礼莫若敬，要想守敬莫若静。内心虚静外恭敬，然后就能返本性，人的本性将大定。

凡食之道，大充，形伤而不臧[1]。大摄，骨枯而血沍[2]。充摄之间，此谓和成[3]。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4]。饥饱之失度，乃为之图。饱则疾动，饥则旷思，老则忘虑[5]。饱不疾动，气不通于四末[6]。饥不旷思，饱而不废[7]。老不忘虑，困乃速竭。大心而敞，宽气而广，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8]。见利不诱，见害不惧，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运气，意行似天。

【注 释】

[1] 凡食之道，大充，形伤而不臧：大凡饮食也有道，过饱形伤而不善。大充：过饱。臧：善。唐尹知章注："大充，谓过于饱。"

[2] 大摄，骨枯而血沍：过饥骨枯血不通。大摄：过饥。沍：停滞。唐尹知章注："大摄，谓过于饥。血沍，谓血消减而凝沍。"

[3] 充摄之间，此谓和成：过饱过饥取中道（中间，适中），这个就叫和谐成。

[4] 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形体和谐精留住，智慧得以能产生。舍：客舍，住所，居住。

[5] 饱则疾动，饥则旷思，老则忘虑：吃饱就要快运动，饥饿就要停思念，老了就要忘忧虑。疾动：速动，快动，抓紧活动助消化。唐尹知章注："饱而疾动，则食气消。"旷思：停止思念。旷：旷废，停止。唐尹知章注："饥而旷思，则忘其饥。"

[6] 四末：四肢。

[7] 废：停止。唐尹知章注："废，止也。"

[8] 能守一而弃万苛：能守专一弃繁冗。守一：守住专心一意。万苛：多种杂事干扰。万：形容多。苛：繁冗，繁杂，烦扰，骚扰。

【译 文】

大凡饮食也有道，过饱形伤而不善，过饥骨枯血不通。过饱过饥取中道，这个就叫和谐成。形体和谐精居留，智慧得以能产生。饥饱失度早调

理：吃饱就要快活动，饥饿就要停思念，衰老就要忘忧虑。吃饱而不快活动，血气四肢不通畅。饥饿而不停思念，饱食不能止饿意。衰老而不忘忧虑，困窘躯体速穷竭。心胸廓大而敞亮，意气宽舒而广袤，形体安定不游移，能守专一弃繁冗。见利能够不诱惑，见害能够不畏惧，心情宽舒而仁慈，自身能够独得乐，这些就叫运精气，意气行天任西东。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1]。忧则失纪[2]，怒则失端[3]。忧悲喜怒，道乃无处。爱欲静之，愚乱正之[4]。勿引勿推，福将自归。彼道自来，可借与谋[5]。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6]，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蒸而毛泄，胸中无败[7]。节欲之道，万物不害[8]。

【注 释】

[1] 欢：欢畅，心情舒畅。

[2] 纪：纲纪，条理。

[3] 端：头绪。

[4] 爱欲静之，愚乱正之：爱欲静止而平息，愚乱纠正而消失。

[5] 彼道自来，可借与谋：大道自然会到来，可以凭借参与谋。谋：谋划。

[6] 灵气：指道。《心术上》：“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7] 得道之人，理蒸而毛泄，胸中无败：得道之人新陈谢，精气肌理能蒸发，全身毛孔能排泄，胸中无积不腐败。理蒸：精气从肌肤纹理蒸发。毛泄：精气从肌肤毛孔排泄。唐尹知章注：“谓腠理蒸达屯聚泄散，故胸中无败。”

[8] 节欲之道，万物不害：节制嗜欲有道理，修养内业物不害。唐尹知章注：“能节欲，则物无害也。”节欲：节制嗜欲。

【译 文】

心情舒畅人之生。忧则失纪怒失端。忧悲喜怒道无处。爱欲静止而平息，愚乱纠正而消失。勿引勿推任自然，幸福必将自降临。大道自然会到来，可以凭借参与谋。静则得道躁则失。灵气在心时消逝，小到无内大无外，所以失道躁为害。要是心能保平静，道将自然得安定。得道之人新陈谢，精气肌理能蒸发，全身毛孔能排泄，胸中无积不腐败。节制嗜欲有道理，修养内业物不害。

【解 读】

本篇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稷下管仲学派的著作篇章，发挥法道融合的齐国道家思想，思考治身（养生）和治国的关系，用道论统一贯串。如说："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无规定的道是由规定的气（精气，灵气）构成。"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灵气指道。《心术上》："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道是神，是宇宙（宙合）。三个根本概念的关系是：万物—天地—道。题名"内业"，指内心涵养精气（精气神，道），修养品德的功夫。认为精（精气神，道）是万物的本原。保持心的纯洁宁静，节制物欲情欲，精（精气神，道）就会留住。"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然则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此之谓也。"治身（养生）是治国的条件和准备功夫。透过其哲理诗般的晦涩抽象文辞，可以剥取对今世有用的思想元素。本篇文体是散韵结合。篇首说："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精"、"生"、"星"押韵，四字单元，铿锵有力，颇有文采，渗透哲理。译文姑用七言诗句，力求符合原意，体现现代诠释意境。

13. 九守

【题 解】

题名“九守”，论述执政者的九项守则。1. “主位”：掌握居位的守则。2. “主明”：掌握明察的守则。3. “主听”：掌握听政的守则。4. “主赏”：掌握刑赏的守则。5. “主问”：掌握询问的守则。6. “主因”：掌握因势利导的守则。7. “主周”：掌握机密的守则。8. “主参”：掌握参验调研的守则。9. “督名”：掌握循名督实的守则。

主位[1]：安徐而静[2]，柔节先定[3]，虚心平意以待须[4]。

主明[5]：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6]。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7]。辐辏并进[8]，则明不塞矣[9]。

主听[10]：听之术曰，勿望而拒，勿望而许[11]。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12]。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13]。神明之德，正静其极也[14]。

主赏[15]：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16]。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17]。诚畅乎天地，通于神明，

见奸伪也[18]。

主问[19]：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20]，四曰上下左右前后[21]，荧惑其处安在[22]？

主因[23]：心不为九窍，九窍治[24]。君不为五官，五官治[25]。为善者君予之赏，为非者君予之罚。君因其所以来，因而予之，则不劳矣[26]。圣人因之，故能掌之[27]。因之循理，故能长久[28]。

主周[29]：人主不可不周[30]。人主不周则群臣下乱[31]。寂乎其无端也[32]。外内不通，安知所怨[33]？关闭不开，善否无源[34]。

主参[35]：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36]。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37]，曰洞奸。奸洞则变梗矣[38]。

督名[39]：循名而督实[40]，按实而定名[41]。名实相生，反相为情[42]。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

【注 释】

[1] 主位：掌握居位的守则。唐尹知章注：“人主居位当如此。”

[2] 徐：徐缓，从容。唐尹知章注：“人君居位，当安徐而又静默。”

[3] 柔节先定：和柔克制先镇定。节：节制，克制。唐尹知章注：“以和柔为节，先能定己，然后可定人。”

[4] 虚心平意以待须：虚心平意以等待。须：等待。唐尹知章注：“虚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谏说。须，亦待也。”

[5] 主明：掌握明察的守则。

[6]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目的作用视物明，耳的作用听音聪，心的作用在理智。贵：尊贵，重视。

[7] 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天下目视无不见，天下耳听无不闻，天下心虑无不知。圣明君主耳目心，仍是一人耳目心。聚拢天下耳目心，见闻认知趋

无穷。群众路线思考的萌芽闪光，健全理性的真知灼见。

[8] 辐辏并进：车辐聚拢辏集，比喻众星拱月，群臣拥君。

[9] 则明不塞矣：聪明不会被蔽塞。唐尹知章注："言圣人不自用其聪明思虑，而任之天下，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智者为之谋，辐辏并进，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10] 主听：掌握听政的守则。

[11] 勿望而拒，勿望而许：不要一望而拒绝，不要一望而允许。唐尹知章注："听言之术，必须审察，不可望风，则有所拒，有所许也。"

[12] 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如果允许则失守，如果拒绝则闭塞。唐尹知章注："既未审察，辄有拒而许之，故或失守，或闭塞。"

[13] 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高山仰之不可尽，深渊度之不可测。唐尹知章注："不审察者，常为彼所知，故戒之当如高山深渊，不可极而测之。"

[14] 神明之德，正静其极：就像神明的德性，端正平静到极致。正静：端正而平静。唐尹知章注："既如山渊，则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静，如此者，其有穷极矣。"

[15] 主赏：掌握刑赏的守则。

[16] 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使用奖赏重信实，使用刑罚在坚决。诚：诚实，诚信。

[17] 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刑赏信实而坚决，耳闻目见已兑现，其所不见则暗化。信：诚信，信服。必：必然，必须，坚决。暗化：潜移默化。

[18] 诚畅乎天地，通于神明，见奸伪也：诚畅天地通神明，奸邪现形破诡诈。畅：畅达，通畅。通：沟通，通达。唐尹知章注："既畅天地通神明，故有奸伪必能见之。"

[19] 主问：掌握询问的守则。

[20]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天地人道极深远，问于贤者而后行。唐尹知章注："言三才之道，幽邃深远，必问于贤者而后行之。"

[21] 四曰上下左右前后：上下左右和前后，各有逆顺故须问。唐尹知章注："凡此皆有逆顺之宜，故须问之。"

[22] 荧惑其处安在：迷惑不解处安在？荧惑：迷惑不解。

[23] 主因：掌握因势利导的守则。

[24] 心不为九窍，九窍治：心不包办九窍事，九窍自会治理好。九

窍：口、舌、喉、二目、二耳、二鼻九个孔窍。唐尹知章注："心任九窍，九窍自治。"

[25] 君不为五官，五官治：君不包办五官事，五官自会治理好。五官：五种官职，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唐尹知章注："君任五官，故五官自治之。"

[26] 君因其所以来，因而予之，则不劳矣：君因其功而给赏，轻松为之不烦劳。唐尹知章注："自来而又得赏，何劳之有?"

[27] 圣人因之，故能掌之：圣人因功而给赏，故能掌握属于己。掌：掌握，治理，管理。唐尹知章注："掌，主也。因来而赏，物皆属己，故能主之。"

[28] 因之循理，故能长久：因势利导循事理，国运能够长而久。循理：遵循事理。

[29] 主周：掌握机密的守则。周：周密，谨密，保密，机密。

[30] 人主不可不周：人君不可不保密。唐尹知章注："周，谓谨密也。"

[31] 人主不周则群臣下乱：人主不密群臣乱。唐尹知章注："不周，则泄其机事，故臣下交争而乱也。"

[32] 寂乎其无端也：寂静沉默无端崖。唐尹知章注："慎密者当如是。"

[33] 外内不通，安知所怨：外内不通则无怨。唐尹知章注："外内不通，则事不泄，故无怨。"

[34] 关闭不开，善否无源：传话门户不开启，闲言碎语无源泉。关闭：门闩。唐尹知章注："既不开其关闭，故善之与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35] 主参：掌握参验调研的守则。

[36] 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号称长目看得远，号称飞耳听得远，号称树明树明察。树明：确立明察。树：确立，树立，确保。明：明察，明智。

[37] 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能够明知千里外，能够明知隐微中。

[38] 梗：梗塞，梗阻，阻塞。

[39] 督名：掌握循名督实的守则。

[40] 循名而督实：遵循名称检察实。

[41] 按实而定名：按照实际确定名。

[42] 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相生互为用，名实互相来说明。

【译 文】

主位（掌握居位的守则）：安定徐缓而静默，和柔克制先镇定，虚心平意以等待。

主明（掌握明察的守则）：目的作用视物明，耳的作用听音聪，心的作用在理智。天下目视无不见，天下耳听无不闻，天下心虑无不知。辐辏并进聚众智，聪明不会被蔽塞。

主听（掌握听政的守则）：不要一望而拒绝，不要一望而允许。如果允许则失守，如果拒绝则闭塞。高山仰之不可极，深渊度之不可测。就像神明的德性，端正平静到极致。

主赏（掌握刑赏的守则）：使用奖赏重信实，使用刑罚在坚决。刑赏信实而坚决，耳闻目见已兑现，其所不见则暗化。诚畅天地通神明，奸邪现形破诡诈。

主问（掌握询问的守则）：天地人道极深远，问于贤者而后行，上下左右和前后，各有逆顺故须问，迷惑不解处安在？

主因（掌握因势利导的守则）：心不包办九窍事，九窍自会治理好。君不包办五官事，五官自会治理好。为善者君予之赏，为非者君予之罚。君因其功而给赏，轻松为之不烦劳。圣人因功而给赏，故能掌握属于己。因势利导循事理，国运能够长而久。

主周（掌握机密的守则）：人君不可不保密，人主不密群臣乱。寂静沉默无端崖。外内不通则无怨。传话门户不开启，闲言碎语无源泉。

主参（掌握参验调研的守则）：号称长目看得远，号称飞耳听得远，号称树明树明察。能够明知千里外，能够明知隐微中，号称洞奸察奸邪。奸邪丑恶被洞察，奸邪动乱被阻塞。

督名（掌握循名督实的守则）：遵循名称检察实，按照实际确定名。名实相生互为用，名实互相来说明。名实相当则治理，名实不当则混乱。名称产生于实际，实际产生于德性，德性产生于道理，道理产生于智慧，智慧产生于恰当。

【解 读】

篇中说：“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辏并进，则明不塞矣（目的作用视物明，耳的作用听音聪，心的作用在理智。天下目

视无不见，天下耳听无不闻，天下心虑无不知。辐辏并进聚众智，聪明不会被蔽塞）。”“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曰洞奸。奸洞则变梗矣（号称长目看得远，号称飞耳听得远，号称树明树明察。能够明知千里外，能够明知隐微中，号称洞奸察奸邪。奸邪丑恶被洞察，奸邪动乱被阻塞）。”古代圣明君王尚能在一定程度上诚恳接受人民的批评建议，如今人民的领导者更应遵行不误。习近平 2014 年 9 月 21 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说：“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广开言路，博采众谋，动员大家一起来想、一起来干。正所谓‘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所引用的原话，即出于本篇。可见本篇原论，实包含当今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思想的萌芽肇端。

第二编　政法伦理哲学

14. 牧民

【题 解】

“牧民”，即管治人民。“牧”，本义是指放牧牲畜，古代引申指官吏管治人民。“牧民”一词，古书常见。用 e 考据（电子数字考据）方法检索《四库全书》，“牧民”词频匹配有 1 645 次，分布于 1 345 种古书。当今社会强调民本，民主，以民为本，以民为主，人民是国家主体，国家管理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牧民”一词，已不使用于形容当代社会的官民上下关系。本篇题名“牧民”，总论治国理民的原则。“国颂”：段落标题。论述治国理民的一般原则，散文有韵，像《诗》颂体，所以标题“国颂”。“四维”：指“礼、义、廉、耻”四种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维”，本指网上的大绳。“四维”，本指网四角的大绳。拉起大绳，张开网眼，纲举目张，说明重要。这里用引申义，意译为治国的四条基本纲领。“四顺”：论述为政必须顺从人民心意的道理。列举人民的四种欲望和四种厌恶，提出顺从人民的四种欲望，则远人来亲。推行人民的四种厌恶，则近人必叛。“十一经”：论述十一种治国的根本措施。“六亲五法”：论述为君之道和治国原则。

国颂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1]，守在仓廪[2]。国多财则远

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3]，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4]。守国之度，在饬[5]四维。训民之经[6]，在明鬼神，祇山川[7]，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前民乃荒[8]，上无量则民乃妄[9]，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较[10]，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11]。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注 释】

[1] 务：事务，致力，从事。四时：春、夏、秋、冬四季农业生产。

[2] 仓廪 lǐn：储藏粮食仓库。

[3] 服度：服用合乎法度。六亲：血缘关系较近的六种亲属——父、母、兄、弟、妻、子，泛指亲属。

[4] 文巧：奢侈品的生产和制造。

[5] 饬 chì：整饬，整顿，整治。

[6] 经：本义指织物的纵线，引申为要领。

[7] 祇：敬奉，祭祀。

[8] 荒：离散。

[9] 无量：敛取没有限度。

[10] 较：计较，较量，较劲，作对，对抗，抗拒。

[11] 孝悌：伦理规范。孝：善待父母。悌：善待兄长。

【译 文】

凡是拥有国土，治理人民的国君，必须按照四季，致力于农业生产，确保粮食储备。国家财源丰富，则远方诸侯国的人就会自动迁来居住。土地普遍开垦，人民就能安居乐业。粮食满仓，人们才知道遵守礼节。衣食丰足，人们才知道光荣耻辱。君上衣食住行合乎法度，六亲融洽稳固。礼义廉耻道德规范张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执行。所以减少刑罚的要点关键，

在于禁止奢侈品的生产。维护国家的法度，在于整饬礼、义、廉、耻四种道德伦理规范。教训人民的要领，在于敬畏鬼神，祭祀山川，敬奉宗庙，恭敬宗亲故旧。不重天时季节，就不能生产财富。不竭尽地利，就不能粮食满仓。田野荒芜，则人民离散。君上敛取无度，则人民胡作妄为。不禁止奢侈品生产，则人民放纵淫逸。不堵塞“君上敛取无度”和“奢侈品生产”两个祸源，则刑罚频繁。不敬畏鬼神，则鄙民不悟。不祭祀山川，则威令不能致远。不敬奉宗庙，则人民犯上作乱。不恭敬宗亲故旧，则孝悌不完备。礼、义、廉、耻四种道德伦理规范不能张扬，国家会灭亡。

四维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1]，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措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可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注 释】

[1] 绝：断。本义指人用刀切断丝线。《说文》：“绝，断丝也。”

【译 文】

治理国家有四条基本纲领，断绝一条，则国家倾斜；断绝两条，则国家危险；断绝三条，则国家颠覆；断绝四条，则国家灭亡。倾斜还可矫正，危险还可安定，颠覆还可再起，灭亡就不可抢救。什么是四维？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守礼，就不会超越节度。懂义，就不会越轨钻营。守廉，就不会文过饰非。知耻，就不会盲从误枉。所以，不超越节度，则君上地位安定。不越轨钻营，则民人不巧谋欺诈。不文过饰非，则德行自然完美。不盲从误枉，则邪乱不起。

四顺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逸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逸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1]。

【注 释】

[1] 予之为取：给予是为了取得，指上文：“能逸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先给予，后取得。给予就会取得。予取对立统一，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知道“予之为取”的智谋哲理，是执政的法宝。

【译 文】

政令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废弃，在于违背民心。百姓厌恶忧劳，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贵。百姓厌恶危难坠落，我就要使他们安居乐业。百姓厌恶灭绝，我就要使他们生育繁衍。能使百姓安逸快乐，他们就肯为我忧愁劳苦。能使百姓富贵，他们就会为我忍受贫贱。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他们就会为我承担危难坠落。能使百姓生育繁衍，他们就会为我牺牲灭绝。所以，刑罚不足以使人心意畏惧，杀戮不足以使人心服。所以刑罚繁苛，而人心意不恐，则政令无法推行。杀戮众多，而人心不服，则君上地位危殆。所以满足百姓上述四种欲望，则远方人自来亲近。推行上述四种百姓厌恶之事，则亲近人叛离。所以知道“给予是为了取得”的原则，是执政的法宝。

十一经

措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源，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措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源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1]。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时也[2]。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

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3]。信庆赏，则民轻难[4]。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注 释】

[1] 庆赏：奖赏。

[2] 偷取一时：不顾长远，只图眼前。

[3] 远邪：远离邪恶。

[4] 轻难：敢于赴难，见难而上，不怕危难。

【译 文】

把国家安置在不倾斜的地基，把粮食储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把财物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把政令下达在似流水下泻的源泉，把民众安置在互不争夺的职业。讲明犯罪是必死的道路，敞开立功必奖的大门。不可能做成的不做，不可能得到的不求，不可久处的不处，不可再行的

事不行。

把国家安置在不倾斜的地基，就是把国家政权授给有德的人。把粮食储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就是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把财物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就是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把政令下达在似流水下泻的源泉，就是政令顺应民心。把民众安置在互不争夺的职业，就是使他们各尽所长。讲明犯罪是必死的道路，就是对罪犯刑罚严厉。敞开立功必奖的大门，就是奖赏兑现。不可能做成的不做，就是估量民众的实力。不可能得到的不求，就是不强迫民众做他们厌恶的事。不可久处的不处，就是顾及长远利益，不贪图眼前小利。不可再行的事不行，就是不欺骗民众。

所以把国家政权授给有德的人，则国家安定。努力从事粮食生产，则食物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则民众富裕。政令顺应民心，则威严政令推行。使民众各尽所长，则用品就能齐备。刑罚严厉，则民众远离邪恶。奖赏兑现，则民众不怕危难。估量民众的实力，则办事无不成功。不强迫民众做他们厌恶的事，则欺诈造假不生。不贪图眼前小利，则民众无怨恨之心。不欺骗民众，则下级亲善上级。

六亲五法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姓，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1]。

御民之辔[2]，在上之所贵。导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3]。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以立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注 释】

[1] 节：节度，气度，度量。

[2] 辔 pèi：驾驭牲口用的嚼子和缰绳，引申为手段，要领。

[3] 萌：萌生，萌芽，萌发，发生。

【译 文】

用治家的办法治乡，乡不能治好。用治乡的办法治国，国家治不好。用治国的办法治天下，天下治不好。用治家的办法治家，用治乡的办法治乡，用治国的办法治国，用治天下的办法治天下。不要因姓氏不同，不听外姓人意见。不要因不同乡，不采纳外乡人办法。不要因不同诸侯国，不听从别国人主张。心像天地，有何偏私偏爱？心像日月，才是君上的气度。

驾驭百姓的要领，在于君主看重什么。引导百姓的门径，在于君主提倡什么。号召百姓的路途，在于君上好恶什么。君主追求，臣下想得。君主爱吃，臣下想尝。君主爱好，臣下紧跟。君主厌恶，臣下避匿。不要掩饰你的过错，不要轻改你的法度，不然，贤者将不帮助。在室内讲话，要使全室人都听到。在堂上讲话，要使满堂人都听到。开诚布公，才叫圣明的君王。城墙壕沟，不一定能固守。强大武力，不一定能御敌。地大物博财充足，不一定拥有群众。只有懂得道理的人，才能防患于未然，而避免灾祸萌生。

天下不怕没有能臣，怕的是没有君主去使用。天下不怕没有财富，怕的是没有人去分管。所以审知时势的人，可以立为官长。没有私心的人，可以安置为政长。审知时势，明察财用，又能备用官吏的人，可以奉为君上。处事迟缓的人，落后于时势。吝啬于财富的人，失去亲近。偏信小人，失去贤士。

【解 读】

本篇突出的合理思想、闪光亮点、可传承的精华理论，首推执政者必须顺应民心，引领时代。所谓“执政者必须顺应民心”，即“四顺”论述为政必须顺从人民心意的道理。原话是从“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所谓“引领时代”，即最后一段论述“知时审时”，原话是“故知时者，可以立为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本篇注重发展农业，振兴经济，跟“礼、义、廉、耻”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教育相结合，是值得借鉴的政策谋略。原话是篇首提出的“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四维（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这是历来为人所称颂乐道的至理名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5. 权修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权者，所以知轻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轻重，然后国可为，故须修权。"把"修权"定义为修饰端正权衡轻重的思维方法。作为此意的阐释和发挥，《禁藏》说："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度地》说："平度量，正权衡。"《明法》说："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明法解》说："权衡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权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权"有不同意义。第一，政治意义。"权"：权势，权力。"权修"：整修权力，巩固君主专制政权。"修"：整治，治理。主张经济上重视农业生产，政治上加强法制，重视赏罚、教化，重用人才。强调："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故曰，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而求权之无轻，不可得也。"把增强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跟巩固加强封建专制政权紧密联系。"权修"的关键，是把增强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作为第一要务。"权修"说的要害，是张扬国家实力增强，则封建权力能变重的道理。第二，思维方法论意义。"权"：称量，衡量，权衡。古哲文辞，多有语义双关，容留思索余地。

万乘之国[1]，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2]，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也[3]。故末产不禁[4]，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故曰，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5]，而求权之无轻[6]，不可得也。

地辟而国贫者，舟车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奸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丁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7]，不可得也。

【注 释】

[1] 乘 shèng：量词，辆，一车四马。

[2] 殷：盛，众多。

[3] 取：选取，采用。唐尹知章注“取”为“取则”。即取来作为准则、规范、榜样。通“趋”（趋向，奔向，进取）、“趣”（趋向，奔赴）、“促”cù（督促，催促）。

[4] 末产：生产经营奢侈品的工商业。以农业为本，以奢侈品生产流通为末。

[5] 用：作用，实效，实力。

[6] 轻：轻视，轻忽，削弱。

[7] 谋：图谋，谋求，营求，算计，侵略。

【译 文】

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士兵不能没有主帅。地大物博，村野不能没有官吏。百姓众多，官府不能没有首长。操持民众命运，朝廷不能没有政令。土地博大，国家贫穷，是田野没开辟。人口众多，兵力薄弱，则民众无所取则。生产经营奢侈品的工商业不被禁止，则田野不能开垦。赏罚不讲诚信，则民众无所取则。田野不能开辟，民众无所取则，对外不能抵御敌

人，对内不能固守领土。所以说，徒有万辆兵车的虚名，没有千辆兵车的实力，而谋求权力不被轻忽，是办不到的。

土地开辟，国家贫穷，是由于车船装饰奢华，亭台楼阁广大。赏罚诚信，兵力薄弱，是由于轻易兴师动众，役使民众过于劳顿。车船装饰奢华，亭台楼阁广大，则赋税聚敛繁重。轻易兴师动众，役使民众过于劳顿，则民力衰竭。赋税聚敛繁重，则下民怨恨上级。民力衰竭，则政令无法推行。下民怨恨上级，政令无法推行，而求敌国不来算计，是办不到的。

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1]。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2]，则往而不可止也[3]。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4]。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征[5]。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形[6]。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之[7]，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8]，审度量以闲之[9]，乡置师以说导之[10]，然后申之以宪令[11]，劝之以庆赏[12]，震之以刑罚。故百姓皆悦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注 释】

[1] 重：珍重，珍惜。

[2] 畜：饲养，养活。“畜”和下文“牧”，把人民视同牲畜，古代统治者蔑视劳动者的用语。

[3] 往：逃往，离开。

[4] 处：留处，留下定居。

[5] 有征：有所验证，有实际表示，给予实际奖励。

[6] 有形：有所表现，有所惩罚制裁。

[7] 厚爱利足以亲之：深厚的爱和利，足以亲近百姓。

[8] 身服：亲自带头遵守。

[9] 度量：计量长短大小的标准，引申为规定、制度。闲：限制，控制。

[10] 师：官师，长官。乡师：乡的长官。说导：说服教导。

[11] 申：申明。宪令：法令。

[12] 劝：提倡，勉励。

【译 文】

想治理天下的人，必须珍惜使用本国国力。想治理本国的人，必须珍惜使用本国民众。想治理民众的人，必须珍惜使用，而不耗尽民力。无法养活民众，民众就外逃不可阻止。无法治理民众，民众即使留处，也不听使唤。远人来而不离去，是因为能够养活。人民众多，而可以统一，就是因为有法治理。见人民做好事，喜欢并实际奖赏。见人民做坏事，厌恶并给予惩罚。对于见到的好事坏事赏罚有诚信，没有见到的人民，岂敢胡作非为？见到人民做好事，喜欢而没有给予赏赐鼓励。见到人民做坏事，厌恶而没有给予刑罚。对于见到的好事坏事赏罚无诚信，而指望自己见不到的人民为之感化，是办不到的。付出厚爱厚利，足以亲近百姓。讲明知识和礼仪，足以教化百姓。上级以身作则，成为百姓先导。制定规章制度，制约百姓。设置乡师长官，说服教导百姓。然后，申明宪法命令，劝诱以奖赏，震慑以刑罚。这样，百姓就都乐于为善，暴乱行为就不会发生。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1]。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绩者食之[2]，不可不审也。其绩多者其食多，其绩寡

者其食寡，无绩者不食。或有绩而不食者[3]，则民离上。有绩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绩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绩而徒食者，则民偷幸[4]。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故曰，察能授官[5]，班禄赐予[6]，使民之机也[7]。

【注 释】

[1] 疾：怨恨。

[2] 食 sì：给人吃，给予俸禄赏赐。

[3] 或：连词，假设，如果。

[4] 偷幸：贪图侥幸。

[5] 察能授官：审察能力授予官职。

[6] 班：排列等级。

[7] 机：关键，要领。

【译 文】

土地生产财富有时令限制，民众用力有疲倦之时，而君主的欲望无穷。以土地生产财富有时令限制，民众用力有疲倦之时，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其间没有一定度量，则上下相互怨恨。于是有臣杀其君，子杀其父的现象。所以，聚敛民众有限度，消费有节制，国家虽小，必然安定。聚敛民众无限度，消费无节制，国家虽大，必然危殆。有土地，不开辟，等于不是自己的土地。有民众，而不能治理，等于不是自己的民众。凡治理民众的君主，应按民众功绩，给予俸禄，不能不审慎。功绩多，俸禄多。功绩少，俸禄少。无功绩，无俸禄。如果有功绩，而无俸禄，则民众跟上级离心离德。功绩大，而俸禄少，则民众不愿尽力。功绩少，而俸禄多，则民众多欺诈。无功绩，而白吃俸禄，则民众贪图侥幸。所以，跟上级离心离德，不愿尽力，多欺诈，贪图侥幸，办事不成，作战不胜。所以说，审察能力，授予官职，按照等级，赐予俸禄，是使用民众关键。

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肆[1]，家用足也。朝不合众[2]，乡分治也。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人情不二[3]，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4]，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管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5]，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6]，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

【注 释】

[1] 市不成肆：市场不排满商铺，意在限制商业。肆：商铺。

[2] 朝不合众：朝廷不频繁聚合众人议事。

[3] 情：性情，本性。

[4] 交游：往来的朋友。

[5] 本事：指农业。

[6] 时事：农时农事。

【译 文】

田野跟市场互争民众，民家跟官府互争财货，货币跟粮食互争贵贱，地方跟朝廷互争治权。所以要使田野不积满荒草，就应以农事为先。府库不积满货财，就应藏货于民。要使市场不排满商铺，就应该家用自足。要让朝廷不聚众议事，就需要分治权给乡。所以，田野不积满荒草，府库不积满货财，市场不排满商铺，朝廷不聚众议事，是治理的最佳境界。人的性情没有两样，所以人的性情可以驾驭。审察人的喜好厌恶，则其长处短

处可认知。观察人际交往，则其贤愚可察知。把握以上两点，则民众就能管理。守卫领土，在于坚守城池。坚守城池，在于士兵。士兵防守，在于人民。人民防守，在于粮食。所以，土地没开辟，则城池不能固守。自身不治，怎能治别人？不能治别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乡？不能治乡，怎能治国？不能治国，怎能治天下？天下以国为根本，国以乡为根本，乡以家为根本，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自身为根本，自身是治世的根本。所以，君上不重视农事，就无法禁止生产经营奢侈品。不禁止生产经营奢侈品，则民众贻误农时，轻忽土地利用。轻忽土地利用，而寻求田野开辟，粮食满仓，不能办到。

商贾在朝[1]，则货财上流[2]。妇人言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3]，兵士之死节[4]，不可得也。朝廷不肃[5]，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庶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凌节[6]，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诈谋间欺[7]，臣下赋敛竞得，使民偷壹[8]，则言姓疾怨，而求下之亲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一民[9]，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10]，不可得也。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祟[11]。故功之不立，名之不彰，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12]。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

【注 释】

[1] 商贾 gǔ：商人。

[2] 货财上流：行贿受贿，财货向上流于朝廷官吏。

[3] 安难：安心赴难，甘心受难，甘冒危难。

[4] 死节：为国牺牲。

[5] 肃：整肃，整顿。

[6] 上下凌节：君上和臣民超越规范。

[7] 间欺：隔碍欺诈。唐尹知章注："间，隔也。有所隔碍而欺诳也。"

[8] 偷壹：偷取一时之快，不顾长远利益。

[9] 君国：君临统治国家。一民：统一号令民众。

[10] 宗庙社稷：祭祀祖宗灵位和土神、谷神的处所，代指国家。

[11] 骤祟：经常作祟。骤：屡次，多次。祟：祸祟。《说文》："祟，神祸也。从示从出。"

[12] 日不足：整日时间不够用，政务烦乱，疲于奔命。

【译 文】

商人在朝掌权，则朝廷出现行贿受贿之风。妇女过问朝政，则赏罚无诚信。男女没区别，则民众没廉耻。朝廷出现行贿受贿之风，赏罚无诚信，民众没廉耻，而要求百姓为国安心赴难，兵士为国牺牲，办不到。朝廷不整肃，贵贱长幼不明确区分，制度不慎，服制没等级，君臣上下超越规范，而要求百姓尊重君主的政策法令，办不到。君上喜好阴谋诡计，官吏争敛苛捐杂税，使民众偷取一时之快，则百姓怨声载道，而要让下级亲近上级，办不到。有土地，不重视农事，君临国家，不能统一号令民众，而求国家不生危难，办不到。君上凭借求神问卜，重用巫医，则鬼神动辄作祟。所以，功业不立，名声不显，君王有三种祸患：独断专行，贫穷卑贱，疲于奔命。一年计谋，不如种谷。十年计谋，不如种树。终身计谋，不如树人。种谷，一种一收。种树，一种十收。树人，一种百收。如果我能树人，犹如神奇效用，办事效果如神圣，是唯有圣王才能善用的诀窍之门径。

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1]。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

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2]。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注 释】

[1] 数：规律，必然性。

[2] 厉：勉励，激励，后写作“励”。道：规律，道理。

【译 文】

凡治民者，使男子无邪恶行为，使女子无淫乱之事。男子无邪恶行为，靠教导。女子无淫乱之事，靠训诲。教导训诲成风俗，刑罚减少，是必然规律。凡治民者，想要民众走正道。想要民众走正道，则微小邪恶不可不禁。微小邪恶，是大邪恶产生的根源。微小邪恶不禁止，而求大邪恶不伤害国家，办不到。凡治民者，想要民众有礼。想要民众有礼，则小礼不能不谨守。小礼不在国家谨守，而求百姓践行大礼，办不到。凡治民者，想要民众有义。想要民众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践行。小义不在国家践行，而求百姓践行大义，办不到。凡治民者，想要民众有廉。想要民众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养。小廉不在国家修养，而求百姓践行大廉，办不到。凡治民者，想要民众有耻。想要民众有耻，则小耻不可不整饰。小耻不在国家整饰，而求百姓践行大耻，办不到。凡治民者，想要民众谨守小礼，践行小义，修养小廉，整饰小耻，禁止微小邪恶，这是激励民众的规律。民众谨守小礼，践行小义，修养小廉，整饰小耻，禁止微小邪恶，这

是治理的根本。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1]。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重。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2]。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间其治[3]。民间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避就[4]。有避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故夫爵服贱，禄赏轻，民间其治，贼臣首难，此谓败国之教也。

【注 释】

[1] 御：驾驭，驱使。

[2] 爵服：爵位和相应的服饰等级。爵：爵位，君主国贵族封号等级。服：服饰等级。

[3] 间：背离，疏远。

[4] 避就：坏人逃避，好人受冤。避重就轻，避轻就重。避：回避，逃避。就：迁就，舞文弄法，作弊害人。

【译 文】

凡治民者，想要民众可驾驭。想要民众可驾驭，则法不可不重。法，是用来建立朝廷权威的。而要建立朝廷权威，则爵位服饰等级不可不尊贵。爵位服饰等级授给不义，则民众贱视其爵位服饰等级。民众贱视其爵位服饰等级，则君主不被尊重。君主不被尊重，则政令不能推行。法，是

用来驱使民众出力。驱使民众出力，则俸禄赏赐不可不注重。俸禄赏赐给予无功者，则民众轻视其俸禄赏赐。民众轻视其俸禄赏赐，则君上无法劝诱民众。君上无法劝诱民众，则政令无法推行。法，是用来发挥民众才能。发挥民众才能，授予官职不可不审慎。授予官职不审慎，则民众疏远其治理。民众疏远其治理，则情理不能上通。情理不能上通，则下级怨恨上级。下级怨恨上级，则政令不能推行。法，是用来决定民众死命。决定民众死命，则刑罚不可不审慎。刑罚不审慎，则有坏人逃罪，好人受冤。坏人逃罪，好人受冤，则杀害无辜，宽赦有罪。杀害无辜，宽赦有罪，则国家难免被贼臣篡夺。所以民众贱视其爵位服饰等级，轻视其俸禄赏赐，民众疏远其治理，贼臣为首发难，这叫作亡国的教训。

【解 读】

题名“权修”，意为整修权力，巩固君主专制政权。唐尹知章题解：“权者，所以知轻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轻重，然后国可为，故须修权。”把“修权”定义为修饰端正权衡轻重的思维方法。全篇主旨论证整修权力，巩固君主专制政权的战略目的，但实现这一战略目的的手段，如尹知章题解所说“君人者，必知事之轻重，然后国可为”。怎样“知事之轻重”？篇中说：“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欲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禁微邪”，免生“大邪”。劝民谨行修饰小的“礼、义、廉、耻”，可“求百姓之行”大的“礼、义、廉、耻”。这是知道小和大、部分和整体、量变和质变的“轻重”辩证之理，是“厉民之道”，“治之本”，巩固君主专制政权的根本。这是把“权修”中目的和手段的双重意义结合领会，创造性诠释本篇文字的精义。

16. 立政

【题 解】

篇题“立政”：莅政，临政，执政。篇中讲君主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施政纲领和措施。“三本”：治国的三项基本原则。“四固”：安国的四项重大政策。“五事”：富国的五项纲领性措施，又名五经。经：织布用纵线，引申为纲领。“首宪”：岁首发布的宪令。唐尹知章注：“岁朝之宪。”“首事”：岁首发布的法令。“省官”：省察官吏的标准。“服制”：服饰制度。“九败”：败坏国家的九种学说。“七观”：评论治国的七种观察。以上九个分题，围绕《立政》大题的主旨，是君主临政当决的大事。

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1]。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

【注 释】

[1] 恃：依赖，仰仗。

【译 文】

国家之所以治或乱，取决于治国的三项基本原则，单靠杀戮刑罚是不够用的。国家之所以安或危，取决于安国的四项重大政策，单靠城郭险阻是不能固守的。国家之所以贫或富，取决于富国的五项纲领，只用轻收租税、少取赋敛是靠不住的。治国有三本，安国有四固，富国有五件事。五件事，又叫五经，是富国的五项纲领。

三本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1]，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2]，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3]，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4]，而便辟制威[5]。如此，则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6]，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本者审，则便辟无威于国，道途无行擒[7]，疏远无蔽狱[8]，孤寡无隐治[9]。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众。

【注 释】

[1] 不当：不相称。

[2] 明：表现，显露。

[3] 见：读为“现”，表现，显露。

[4] 上通：钻到君主身边。

[5] 便辟：逢迎谄媚，受君主宠爱的小臣。制威：专权。

[6] 壅：堵塞，不通。
[7] 擒：指囚犯。
[8] 蔽狱：冤狱。蔽：蒙蔽真相。
[9] 隐治：隐藏胸中无处申诉冤词。治：通“辞”，讼词。

【译 文】

君主需审查的问题有三个：一是臣下品德跟其地位不相称，二是臣下功劳跟其俸禄不相称，三是臣下才能跟其官职不相称。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国家治乱的根源。所以国家对在朝廷中未显露德义的人，不可授予尊贵的爵位。功勋没表现于国家的人，不可给予厚禄。治理政事不能取信于民的人，不能让他当大官。品德高尚，地位卑贱，是君主用人不当。品德低下，地位尊贵，是君主用人失误。宁肯对君子安排有过，也不能错用小人。对君子安排有过，带来怨恨浅。错用小人，带来祸患深。一个国家如果让并未显露出有德义的人，在朝廷里占有高位，贤良的臣子就得不到进用。如果让没有表现出为国立功的人享有厚禄，功劳卓著的臣子就得不到鼓励。如果让治理政事而不能取信于民的人，任大官，有才能的大臣就得不到进用。只有把这三个根本问题审查清楚，臣下才不敢妄求高官厚禄。如果对这三个根本问题不加审查，奸臣就会钻到君主身边，受君主宠信的近臣，就会独断专权。在上面君主耳目闭塞，在下面国家政令不通，正道被抛弃，坏事一天天滋长。如果审查清楚这三个根本问题，君主宠爱的近臣，就不能独断专权，道路上就看不到押送的犯人，远离官方的人们，便不会蒙受冤狱之苦，孤寡无靠的人，也不至于无处申冤。刑罚简省，政务减少，朝廷无须频繁召集众人议事。

四固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1]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2]，不可与都邑[3]。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

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4]，则民怀其产。

【注 释】

[1] 唐尹知章注："德虽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祸心，故'不可以授国柄'。"

[2] 轻：轻易，轻率，随便。

[3] 都邑：大城叫都，小城叫邑，泛指地方行政中心。

[4] 重：吝惜，不轻易。

【译 文】

君主要慎重处理的问题有四：一是尊大德，不行仁义，不可授予国家大权。二是遇贤不能让，不可给尊位。三是刑罚包庇亲贵，不可使统率军队。四是不重农业，不重地利，随意收税，不可当地方官。这四个巩固政权的方法，是决定国家安危的根本。所以说，卿相得不到众人拥护，是国家的危险。大臣不知和同，是国家的危险。军队统帅不足以令人生畏，是国家的危险。百姓不心怀生产事业，是国家的危险。所以尊大德，行仁义，则掌国家大权，得到众人拥护。遇贤能让，则大臣和谐同心。刑罚不包庇亲贵，则威震相邻敌国。重视农业生产，慎重收税，则民众心怀生产事业。

五事

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1]，草木不殖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2]，障水不安其藏[3]，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殖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

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4]，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竞于刻镂[5]，女事繁于文章[6]，国之贫也。故曰，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

【注 释】

[1] 救：止，防止。

[2] 沟渎：沟渠。遂：通畅。隘：狭窄的地方。

[3] 障：围障，堤坝。藏：蓄藏，蓄水池。

[4] 瓠：葫芦类瓜菜。荤：葱蒜类蔬菜。

[5] 工事：工匠行业。竞：竞争，竞赛。刻镂：刻木镂金，泛指制作奢侈品。

[6] 女事：妇女从事的工作，纺织、刺绣。文章：文采，花纹。

【译 文】

君主关注的事情有五：一是山泽不能防止火灾，草木不能繁殖生长，国家会贫穷。二是沟渠不能全部通畅，堤坝蓄水泛滥成灾，国家会贫穷。三是田野不种桑麻，五谷不能因地制宜，国家会贫穷。四是农家不养六畜，蔬菜瓜果不齐备，国家会贫穷。五是工匠追逐刻木镂金，妇女纺织刺绣繁求文饰花样，国家会贫穷。所以说，山泽能防止火灾，草木能繁殖生长，国家会富足。沟渠全部畅通，堤坝蓄水安稳，国家会富足。田野上遍植桑麻，五谷因地制宜，国家会富足。农家繁育六畜，蔬菜瓜果齐备，国家会富足。工匠不追逐刻木镂金，妇女纺织刺绣不追求文饰花样，国家会富足。

首宪

分国以为五乡[1]，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

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伍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2]，一道路，专出入。审闾闬[3]，慎管键[4]，管藏于里尉。置闾有司[5]，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6]。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眷属群徒不顺于常者[7]，闾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8]，则里尉以谯于游宗[9]，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儆而勿复[10]，一再则宥[11]，三则不赦。

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凡过党[12]，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13]。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

【注 释】

[1] 国：指城市，都城和城郊。

[2] 筑障塞匿：修筑围墙，堵塞缺口。匿：围墙缺口。

[3] 闾闬：里巷门。

[4] 管键：此指锁和钥匙。管：古指钥匙。键：门闩。

[5] 闾有司：看守里门的小官。

[6] 复：告，报告。

[7] 眷属群徒：家眷亲属，属役宾客等人，里内居民，里外人。

[8] 长家：家长。

[9] 谯：谴责，训斥。谯：通“诮”。

[10] 儆：警告。

[11] 宥：宽宥，赦罪。
[12] 过党：犯有罪过的党徒。
[13] 著：著录，记载于簿籍。

【译 文】

把都城划分为五个乡，乡设乡师。把乡划分为五个州，州设州长。把州划分为十个里，里设里尉。把里划分为十个游，游设游宗。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什和伍都设有什长和伍长。要修筑围墙，堵塞围墙缺口，只留一条路，专设出入里门。谨慎街门，谨慎锁钥，钥匙交里尉收藏。设置街道长官，按时开关街门。街道长官观察人员出入，向里尉报告。凡出入不守时，衣服不合适，家眷亲属等人形迹异常，街道长官发现，及时报告。他们如果是家长子弟、臣妾、属役、宾客，里尉训斥游宗，游宗训斥什伍长，什伍长训斥家长。训斥警告不用上报，初犯再犯可宽恕，三犯不赦免。

凡孝顺父母，善事兄长，忠诚信义，贤良优秀人才，如果是本里家长的子弟、臣妾、属役或宾客，就由什伍长上报游宗，游宗上报里尉，里尉上报州长，州长统计后，上报乡师，乡师造册登记，汇报给士师。凡有罪过的党徒，如果出于家属，就连带家长。出于家长，就连带什伍长。出于什伍长，就连带游宗。出于游宗，就连带里尉。出于里尉，就连带州长。出于州长，就连带乡师。出于乡师，就连带士师。每年三个月一上报，六个月一统计，十二个月要造册登记一次。凡是向上推举贤才，都不超越等级。使用能臣，都不兼职。惩罚犯罪，不单独惩罚犯罪者。赏赐功臣，不专给立功者。

孟春之朝[1]，君自听朝[2]，论爵赏校官，终五日。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3]，皆受宪于太史[4]。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5]，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馆[6]，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

乃反致令焉[7]，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庙，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早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首宪既布，然后可以行宪。

【注 释】

[1] 孟春：春季的第一个月。

[2] 听朝：临朝听政。

[3] 五属：当时行政区域，都城城区以外的地区划分为五个单位。

[4] 太史：官名，掌管起草文书，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的大臣。

[5] 太府：太史办事机构。

[6] 乡馆：乡师办公处。

[7] 致令：交回君令，事后报告。

【译 文】

正月初，国君亲自临朝听政，评定爵位赏赐，考核官吏，用五天。腊月底，国君亲自临朝听政，决定罚罪刑杀，也用五天。正月初一，百官在朝，国君向全国发令布宪。五乡乡师，五属大夫，都由太史接受宪令。在全体官吏上大朝那天，五乡乡师，五属大夫，都在国君前学习宪令。太史宣布宪令，法令底册保存在太史办事处，在国君面前把宪令文件分发下去。五乡乡师退朝后，就到乡办事处召集本乡所属官吏，直至游宗，都来领取宪令。宪令公布完毕，就要及时回报，然后才敢回到住处。宪令没有公布，或者尚未回报，不敢回到住处。如果回到住处，就叫作留令，死罪不赦。五属大夫，都要乘车上朝，退朝也不敢回住处，而是要立即出发。到达都城当天，就要在祖庙里召集所属官吏，都来接受宪令。宪令公布

后，便令使者，必须于公布宪令当天，不论早晚来回报。宪令公布，使者派出，然后才能回住处休息。宪令没有公布，使者尚未出发，不能到住所休息。如果回去休息，也叫作留令，死罪不赦。宪令公布，有不执行宪令，叫不服从命令，死罪不赦。检查宪令文件，有跟太府所存底册不符的，多出叫专制，不够叫亏令，死罪不赦。岁首宪令公布，然后可以执行。

首事

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术[1]，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

【注 释】

[1] 术：办法，政策。

【译 文】

凡将办事，法令必先公布。就是说将办事，必先明确赏罚办法。办事人谨守法令，实行赏罚，向上回报工作，必须同时报告实行赏罚的情况。如果有办事不符合法令规定的，即使有成效，也叫作专制，死罪不赦。岁首事前颁布的具体办事法令一经公布，然后可以开始办事。

省官

修火宪，儆山泽林薮积草[1]，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2]，虞师之事也[3]。决水潦[4]，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

岁虽凶旱，有所秎获[5]，司空之事也[6]。相高下，视肥硗[7]，观地宜，明诏期[8]，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9]，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司田之事也[10]。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均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勿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11]，尚完利[12]，监壹五乡，以时均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13]。

【注 释】

[1] 儆：警诫，禁止。薮：水少草多的沼泽地。

[2] 蒸：细柴。

[3] 虞师：古官名，掌管山林湖泽的官吏。

[4] 水潦：雨后地面积水。

[5] 秎获：收获。

[6] 司空：官名，掌管工程。

[7] 硗：土地坚硬瘠薄。

[8] 诏期：征召之期。

[9] 以时均修：按时节全面安排。均：均匀，匀调。

[10] 司田：主管农业的官吏。

[11] 功苦：器物优劣，器物精美为功，粗劣为苦，指产品好坏。

[12] 尚完利：提倡产品品种完全，功能利好。

[13] 工师：官名，主管手工业的官吏。

【译 文】

制定防火条例，禁止在山林、湖泊、沼泽堆积干草，自然资源的产出，按时封禁和开放，以使民众有充足的造房材料，柴草储备，这是主管山泽虞师的职责。掘开积水，疏通沟渠，修筑堤防，确保蓄水池安全，做到即使雨水过多，也不妨害五谷生长，年景虽有凶旱灾害，也能有所收获，这是主管工程司空的职责。观测地势高下，察看土质肥瘠，考察土地适宜种植的作物，规定农民应召服役的日期，按节令合理安排农民生产服

役先后次序，使五谷桑麻的种植，都因地制宜，这是主管农业司田的职责。巡行乡里，察看房屋，观察林木栽种，检查六畜状况，按时节不同，全面安排，勉励百姓，使他们努力耕作，不偷懒，留恋家室，不轻易离开乡里，这是乡师的职责。考核各种工匠，审定各个时节的生产，评议产品质量的优劣，提倡生产完美适用的产品，统一管理五乡，按时全面安排，使精雕细刻文饰彩绘的奢侈品，不敢在乡里制造，这是主管手工业工师的职责。

服制

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1]，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2]。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3]，将军大夫以朝[4]，官吏以命[5]，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丝，不敢蓄辇乘车[6]。

【注 释】

[1] 轩冕：古时卿大夫的车服。轩指车，冕指服。

[2] 绞衾：死人衣被。绞：捆寿衣带子。衾：被子。

[3] 燕：燕服，日常衣服。

[4] 朝：朝服，上朝衣服。

[5] 命：命服，按官位等级规定应穿的衣服。

[6] 蓄辇：备置小车。

【译 文】

按照身份等级规定服饰制度，根据俸禄规定财用标准。饮食有数量，穿衣有制度，房屋有限度，六畜仆役有数目，车船陈设有限制。生时有乘

车、穿戴、职位、俸禄、田宅的分别，死有棺木、衣被、坟墓的规定。虽然身份高贵，没有那种爵位，不敢穿那种衣服。虽有富家多财，没有那种俸禄，不敢有那种财用。天子衣服花纹样式有明文规定，夫人不能穿常服祭祀宗庙，将军大夫穿朝服，官吏按官位等级穿命服，士人只在衣带边缘有标志。平民不敢穿文采之衣。工匠商人，不得穿羔皮貂皮衣服。受刑服刑民人，不能穿丝绸，不敢备车坐车。

九败

寝兵之说胜[1]，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2]，则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说胜[3]，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财货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观乐玩好之说胜[4]，则奸民在上位。请谒任举之说胜[5]，则绳墨不正。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6]。

【注 释】

[1] 寝兵：停止军备，停止战争。

[2] 私议自贵：私立异说，清高自贵。

[3] 比周：结党营私，勾结坏人。

[4] 观乐玩好：亭台楼阁，音乐戏剧，奇巧工艺的奢侈享乐。

[5] 请谒任举：请求进见保举，拉拢求官。谒：进见。任举：保举。

[6] 佞：用花言巧语谄媚人。

【译 文】

停止军备的议论胜，险阻不能固守。兼爱人类的议论胜，士卒不肯作战。保全生命的议论胜，廉耻之风不立。私立异说，清高自贵的议论胜，君主政令无法推行。结交朋党的议论胜，好坏人不分。金玉财货的议论胜，爵位等级就滥流到下边。追求奢侈享乐玩好的议论胜，奸邪之辈占上位。用拉拢手段谋取职位的议论胜，用人标准不正。阿谀奉承，文过饰非的议论胜，花言巧语谄媚人的奸佞被任用。

七观

期而致[1]，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为而无害，成而不俄[2]，得而莫之能争，天道之所期也。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举，事之所期也。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

【注 释】

[1] 期：约定时日，指征召之时。

[2] 俄：倾败。

【译 文】

如果被征召，马上就来到，如果命出使，立即就前往，百姓舍自己，君上心为心，是教化之所期。开始没看全，最终不可比，一人做事情，万人都跟从，是训练之所期。命令未下就作为，没有派遣就前往，上级不加勉，民众自竭力，是风俗之所期。好恶形在心，百姓为之化，刑罚未行民畏恐，赏赐未加民劝勉，是诚信之所期。办事没危害，成事不失败，得到没人争，是天道之所期。办事能成功，有求能得到，上级之所想，大小定办成，是事情之所期。有令能推行，有禁能制止，宪令所涉及，风俗之所被，像肢体都从心，是为政之所期。

【解 读】

篇题“立政”之下，有“三本”、“四固”、“五事”（五经）、“首宪”、“首事”、“省官”、“服制”、“九败”和“七观”九个分题，论述各有角度，有定量和定性，概括言简意赅，是为记忆背诵的需要，是“立政”治国、

统率民众的必读篇，是齐国统治者历年为政的经验总结，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如“七观”一连说出“教之所期”、“训之所期”、“俗之所期”、“诚信之所期”、“天道之所期”、“事之所期”和“政之所期”，立足正面引导，彰扬鼓励，对当今的宣传教育工作，颇有启迪。

17. 立政九败解

【题 解】

题名“立政九败解”，是对《立政》篇中“九败”一节的解释。

人君唯毋听寝兵[1]，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然则内之不知国之治乱，外之不知诸侯强弱，如是则城郭毁坏，莫之筑补。甲弊兵凋，莫之修缮。如是则守御之备毁矣，辽远之地晦[2]，边境之士偷[3]，百姓无御敌之心。故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

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然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与战，必不胜也。彼以教士，我以驱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故曰：“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人君唯无好全生[4]，则群臣皆全其生，而又养生。养生何

也？曰，滋味也，声色也，然后为养生。然则纵欲妄行，男女无别，返于禽兽。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

人君唯无听私议自贵，则民退静隐伏，窟穴就山，非世间上，轻爵禄而贱有司。然则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

人君唯无好金玉货财，必欲得其所好，然则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则尊爵重禄也。如是则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则贤者不为下，智者不为谋，信者不为约，勇者不为死。如是则驱国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听群徒比周[5]，则群臣朋党蔽美扬恶。然则国之诚伪不见于上。如是则朋党者处前，寡党者处后。夫朋党者处前，贤不肖不分。则争夺之乱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听观乐玩好，则败。凡观乐者，宫室、台池，珠玉、声乐也。此皆费财尽力伤国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奸人也，而人君听之，焉得毋败？然则府仓虚，蓄积竭，且奸人在上，则壅遏贤者而不进也。然则国适有患，则优倡侏儒起而议国事矣[6]。是驱国而捐之也。故曰："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听请谒任举[7]，则群臣皆相为请。然则请谒得于上，党与成于乡。如是则货财行于国，法制毁于官，群臣务交而不求用，然则无爵而贵，无禄而富。故曰："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

人君唯无听谄谀饰过之言，则败。奚以知其然也？夫谄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过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则谋臣死而谄臣尊矣。故曰："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注 释】

[1] 寝兵：停止军备，停止战争。

[2] 晦：昏暗，失落。

[3] 偷：懈怠。

[4] 全生：养生保命。

[5] 群徒比周：结交朋党。

[6] 优倡侏儒：歌舞杂耍艺人。

[7] 请谒任举：相托保举。

【译 文】

假如君主信寝兵，群臣莫敢再言兵。内不知国家治乱，外不知诸侯强弱，城郭毁坏不筑补，甲弊兵凋不修缮，守御之备尽毁弃，辽远边地皆失落，边境之士尽懈怠，百姓没有御敌心。所以说："寝兵学说若取胜，险阻不守国沦陷。"

假如君主信兼爱，天下之民如其民，看待外国如我国，兼并攘夺心全无，覆军败将事绝迹。射御勇力不厚禄，覆军之臣不贵爵，射御勇力出在外。我不攻人是可以，人不攻我不能令。敌国求地我不给，不给就要与之战，与之战斗必不胜。敌国战士尽精兵，我则驱赶老百姓。敌国将领皆良将，我军将士皆无能。覆军杀将败局定。所以说："兼爱学说若取胜，士卒不战败局定。"

假如君主信全生，群臣都会全其生，众人纷纷讲养生。所谓养生是什么？饮食滋味好讲究，声色享受极盛行，然后才能说养生。然则纵欲邪妄行，男女无别混不清，返于禽兽无礼仪。礼义廉耻尽抛弃，君主行事无操守。所以说："全生学说若取胜，廉耻不立无操守。"

君若信私议自贵，则民众退静隐伏，窟穴就山以避世，排斥世俗抗君上，轻爵禄而贱有司。命令不行禁不止。所以说："私议自贵之说胜，上令不行禁不止。"

君爱好金玉货财，必欲得到其所好，就用条件来交换。什么条件来交换？大官尊爵厚俸禄。不肖者尽在上位。贤者不肯为其用，智者不肯为其谋，信者不肯与其约，勇者不肯为其死。等于国家捐敌人。所以说："金玉货财之说胜，爵服下流国被捐。"

君爱好群徒比周，朋党蔽美扬邪恶。君主不知国真情。党羽多者处在

前，党羽少者挤到后。党羽多者处在前，贤和不肖无分别。如此争夺之乱起，君主处在危殆中。所以说：“群徒比周之说胜，贤和不肖无分别。”

君爱好观乐玩好，导致国家必失败。所谓观乐是什么？宫室台池和珠玉，声乐优倡和侏儒，费财尽力伤国道。以此事君皆奸人，人君听之必失败。府仓空虚蓄积竭，奸人在上蒙蔽君，壅遏贤者不得进。一旦国家有危难，优伶丑角议国事。等于国家捐敌人。所以说：“观乐玩好之说胜，奸人在上蒙蔽君。”

君爱好请谒任举，群臣皆相为请谒。然则请谒得于上，结党营私成于乡。货财贿赂行于国，法律制度毁于官，群臣结党不效力，无爵而贵无禄富。所以说：“请谒任举之说胜，绳墨不正法度乱。”

君爱好谄谀饰过，导致国家必失败。怎么知道是如此？谄臣使主不悔过，谄臣使主不改过，君主迷惑不自知，谋臣死而谄臣尊。所以说：“谄谀饰过之说胜，巧佞者用国必败。”

【解 读】

本篇批判“九败”即九种败坏国家的学说，指出其危害，扶正破邪，颇有启迪。

18. 乘码

【题 解】

篇题“乘码”：计算筹划。“乘”：运算，加减乘除。“码”：计数筹码。“码”原写作“马”，后才写作“码”。本篇分九节，论述治国的原则和措施，计算筹划国家大事。“立国”：营建都城。“立”：建立，营建。“国”：城市，都城。论优选地势建都城。“大数”：大计，大局。论帝业、王业、霸业，君道、臣道的大计，大局。《史记·淮阴侯列传》：“审豪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小计”（小计谋）跟“大数”（小策略）相对。“阴阳”：讨论土地、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有“阴阳之推移”、“阴阳之利用”和“阴阳之化”的说法。“爵位”：论爵列尊卑。“务市事”：论市场贸易，提出市（市场）“可以知治乱”，“知多寡”。“士农工商”：论黄金贵贱、军备规模和因地定赋，强调“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圣人”：提出“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寓意圣人高于民众，又根植民众的辩证法。“失时”：寓意把握时机，立足当下。指出“今日不为，明日亡货（今天不做事，明天没收获）”，警惕失时之害。“地里”：论土地里程和城建规划。以上九节，是计算筹划国家的重大事务。

立国

凡立国都[1]，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

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2]，就地利[3]，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注 释】

[1] 国都：都城。

[2] 因天材：依靠自然资源。

[3] 就地利：利用地理优势。

【译 文】

建都城，不是建在大山下，就是建在大河旁。高不近旱水源足，低不近洼沟渠省。依靠自然的资源，利用地理的优势。城墙不必合方圆，铺路不必要笔直。

大数

无为者帝[1]，为而无以为者王[2]，为而不贵者霸[3]。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4]。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

【注 释】

[1] 无为：无为而治，潜移默化，不用亲自操劳。帝：帝业。

[2] 为而无以为：做但不亲自做。王：王业。

[3] 为而不贵：做而不妄自尊大。霸：霸业。

[4] 道：准则，标准。

【译 文】

无为而治成帝业，为无以为成王业，为而不尊成霸业。不自为贵是君道，贵不超越是臣道。

阴阳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仪之理也[1]，市者货之准也[2]，黄金者用之量也[3]，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4]。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

【注 释】

[1] 仪：仪法，标准。

[2] 货：财货，商品。准：标志。

[3] 用：财用，财政支出。量：量度，尺度。

[4] 器：器用，军备。

【译 文】

土地是治国根本，朝廷是仪法管理，市场是商品标准，黄金是财用量度，诸侯千乘器体制。五者道理可认知：这叫办事有规矩。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1]。地不平均和调[2]，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

【注 释】

[1] 正：端正，整顿。

[2] 平均和调：均衡调和，分配均衡，使用合理。

【译 文】

土地是政事根本，土地可以调政事。土地不平均和调，政事无法入正轨。政事无法入正轨，则事不理功不成。

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1]。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也，莫之能损益也。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是故何以知货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货多。货多事治，则所求于天下者寡矣：为之有道。

【注 释】

[1] 阴阳：中国传统哲学范畴。本指日光向背，引申为气候寒暖，认为阴阳相互作用是宇宙根本规律，阴阳结合交感引起自然变化。

【译 文】

春夏秋冬阴阳移，时之短长阴阳用，日夜更替阴阳化。阴阳交替有常规，即使偶尔有失常，多余不能减而少，不足不能增而益。天时莫之能损益，土地可以调政事。土地不可不整顿。整顿土地实必正：土地之长要调整，土地之短要调整，土地之小要调整，土地大要调整，长短大小尽调整。如果土地不整顿，官府不理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怎样知道财货多？回答就是农事治。怎样知道农事治？回答就是财货多。财货多而农事治，所求天下则寡少：这叫办事有规矩。

爵位

朝者仪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仪可理也。不正则不可以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1]，国之不利也，

使无贵者[2]，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于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仪矣：为之有道。

【注 释】

[1] 为：因为。

[2] 使：假使，如果。

【译 文】

朝廷是仪法管理。爵位端正民不怨，民不怨恨则无乱，然后仪法可管理。仪法不正不可理，一国之人不都尊，一国之人都尊贵，农事不成国不利。农事不成国不利，假使没有尊贵者，民众不能自管理。爵位尊卑须分辨，然后才知先后序，贵贱仪法才成立：这叫办事有规矩。

务市事

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1]。是故事者生于虑[2]，成于务[3]，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4]：为之有道。

【注 释】

[1] 节：节度，合度，合适，适宜。

[2] 虑：谋虑，谋划。

[3] 务：专注，努力。

[4] 为：生产。

【译 文】

市场是商品标准，百货贱百利不得。百利不得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所以办事生于虑，办事成功在努力，办事失败在骄傲。没有谋虑事不生，努力不够事不成，不骄傲才不失败。市场可以知治乱，市场可以知多寡，市场不能为多寡：这叫办事有规矩。

士农工商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1]，侈则伤货[2]。俭则金贱[3]，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4]，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5]。事已[6]，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注 释】

[1] 伤事：伤害农事。

[2] 伤货：浪费财货。

[3] 俭则金贱：财用俭，黄金多。黄金多，金价贱。

[4] 侈则金贵：奢侈则黄金少。黄金少，金价贵。

[5] 量：物资需求量。

[6] 已：完毕，终结。

【译 文】

黄金是财用量度。辨明黄金的道理，则知奢侈和节俭。知侈俭则百用节。节用过俭伤农事，奢侈浪费伤财货。过于俭省金钱多，金钱多了金价贱，金价贱了事不成，所以过俭伤农事。奢侈浪费金钱少，金钱少了金价贵，金价贵了财货贱，所以奢侈伤货源。财货耗尽知不足，悔之晚矣不知量。事情办完知货多，不知节度陷盲目。不知数量不知节，违反规律事不可：这叫办事有规矩。

天下乘马服牛[1]，而任之轻重有制[2]。有一宿之行[3]，道之远近有数矣。是知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所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轻重也。重而后损之，是不知任也。轻而后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为之有道。

【注 释】

[1] 乘马服牛：驾驭牛马。

[2] 任：担任，负担。《小匡》：“负任担荷。”

[3] 宿：夜。

【译 文】

天下驾驭牛和马，负担轻重有限度。一夜行程有定准，道路远近胸有数。诸侯兵车有千乘，器备负担可推出。负担重大欲减损，不知任务可担负。器备轻小欲增益，不知需求已满足。不知任务不知器，两面分析不可误，需求可能两兼顾：这叫办事有规矩。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楚棘杂处[1]，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镰缨得入焉[2]，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泛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3]，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4]。

【注 释】

[1] 楚棘杂处：荆棘丛生。楚：荆。

[2] 缯：绳索。
[3] 网罟：渔网。
[4] 地均以实数：土地平均折算为实际耕作面积。

【译 文】

土地不能生产粮食，山不长树木，百亩折合一亩。干枯沼泽，百亩折合一亩。土地不长草木，百亩折合一亩。荆棘丛生，民众不得入，百亩折合一亩。芦苇沼泽，人带镰刀绳索能进入，九亩折合一亩。藤萝蔓生山区，树木可以成材，可作车轴，人带刀斧能进去，九亩折合一亩。高山区，树木可作棺材，可作大车，人带刀斧能进去，十亩折合一亩。江河水域，可下网捕鱼，五亩折合一亩。森林，树木可作棺木，可作大车，人带刀斧能进去，五亩折合一亩。沼泽地，可下网捕鱼，五亩折合一亩。这叫作土地平均折算为实际耕作面积。

方六里[1]，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2]。官成而立邑[3]：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4]。邑成而制事：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5]。事成而制器：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6]，其蔽五[7]。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辆[8]。器制也[9]。

【注 释】

[1] 方六里：六里见方，三十六平方里。
[2] 官制：行政体制。
[3] 邑：城市，地方居民组织。
[4] 邑制：地方居民体制。
[5] 事制：生产体制。

[6] 甲：甲士。甲七：穿戴盔甲战士七名。
[7] 蔽：掩蔽，遮蔽，盾手，盾牌防护。
[8] 白徒：临时征集，未经系统军事训练的民夫。奉：侍奉，随护。
[9] 器制：器备体制。

【译 文】

六里见方的区域，名叫暴。五暴名叫部，五部名叫聚。聚要有集市，没有集市，则民众日用品缺乏。五聚名叫乡，四乡名叫方，这是行政体制。行政体制建立，就要建立地方居民组织：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成一连，五连编为一暴，五暴编为一长，名叫某乡，四乡名叫都，这是居民体制。居民体制建立，就要建立生产体制：四聚成为一离，五离成为一制，五制成为一田，二田成为一夫，三夫成为一家，这是生产体制。生产体制建立，就要制备器具：六里见方之地，制备兵车一乘。一乘有四马，一马配备甲士七人，盾手五人。一辆兵车，共需配备甲士二十八人，盾手二十人，民夫三十人，随护兵车。这是器备体制。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1]。黄金一镒[2]，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3]，三十三制当一镒[4]。无绢，则用其布。絟暴布百匹当一镒[5]。一镒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则所市之地六步一斗，命之曰中。岁有市，无市则民乏矣。

【注 释】

[1] 九夫之田：一个劳力耕百亩，一里见方九百亩，为九夫之田。
[2] 镒：古重量单位，一镒二十四两。
[3] 季绢：细绢。
[4] 制：古计量单位，一制一丈八尺。
[5] 絟：细。暴布：白布。

【译 文】

六里见方之地，制备一辆兵车。一平方里是九个农夫的田地。一镒黄金是供应百辆兵车食用一宿的费用。没有黄金，可用丝绢。三十三制细绢，折合黄金一镒。没有绢，可用布。一百匹细白布折合黄金一镒。一镒黄金，是供百辆兵车食用一宿的费用。在集市上占用六方步的摊位场地，征粮一斗，是中等年成的税率。每年有集市，没有集市，则民众日用品缺乏。

方六里，名之曰社[1]。有邑焉，名之曰央[2]。亦关市之赋[3]。黄金百镒为一篋[4]。其货一谷笼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5]，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镒，命之曰征。分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6]，举民数得亡[7]。

【注 释】

[1] 社：地方区域名称。

[2] 央：城镇名称。

[3] 关市之赋：关税和市场税。

[4] 篋：本指小箱，引申指计量单位。

[5] 苟：如果。

[6] 大稽：大检查。

[7] 举：记录。得亡：得失，增减。

【译 文】

六里见方之地，名叫社。社中有城镇，名叫央。也要征收关税和市场税。黄金一百镒为一篋。货物总数为十篋。集市商人达三十人，正月至十二月，征收黄金一镒，名叫征税。每年春天登记，立夏按月核实，秋天叫大检查，记录商民人数的增减。

三岁修封[1]，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政也[2]。一仞见水不大潦[3]，五尺见水不大旱。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一，二则去二，三则去三，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于山[4]。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二，三则去三，二则去四，尺而见水，比之于泽。

【注 释】

[1] 封：土堆，田埂。

[2] 经政：日常政务。

[3] 仞：七尺一仞。

[4] 比：比照，相当于，视同于。

【译 文】

三年整修田埂，五年整修地界，十年重新划定，这是日常政务。离地一仞见水的田地，不易涝。五尺见水的田地，不易旱。一仞深见水的田地，减赋税十分之一，二仞减十分之二，三仞减十分之三，四仞减十分之四，五仞减半，比照山地。五尺见水的田地，减十分之一，四尺减十分之二，三尺减十分之三，二尺减十分之四，一尺见水的土地，比照沼泽。

距国门以外[1]，穷四境之内[2]，丈夫二犁[3]，童五尺一犁[4]，以为三日之功[5]。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释耕始焉，耘卒焉。士闻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贾知价之贵贱，日至于市，而不为官贾者，与功而不与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于市，而不为官工者，与功而不与分焉。不可使而为工，则视贷离之实[6]，而出夫粟[7]。

【注 释】

[1] 距：从。国门：城门。

[2] 穷：至。

[3] 丈夫：成年男子。二犁：两副犁一天的耕作量。

[4] 童：未成年男子。

[5] 功：徭役。

[6] 贷离：亏欠。

[7] 出夫粟：缴纳补偿力役的粮食。

【译 文】

从都城门外，到全国各地，成年男子都按两副犁一天耕作量，未成年男子按一副犁一天耕作量，服劳役三天。正月命令农民开始耕作，到公田服农耕劳役，从雪化春耕时起，到夏锄终止。士人见多识广，学问渊博，意断明察，而不是国君臣下，要服劳役，而不分给报酬。商贾熟知物价贵贱，每日上市交易，而不是官商，要服劳役，而不分给报酬。工匠专精制器规格功能，每日上市交换，而不是官家工匠，要服劳役，而不分给报酬。不能使之直接出工服劳役的人，则视其所亏欠实际数字，缴纳补偿力役的粮食。

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1]。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2]。非夫人能之也[3]，不可以为大功。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4]，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5]。是故官虚而莫敢为之请[6]。君有珍车珍甲而莫之敢有[7]，君举事，臣不敢诬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诚以来。

【注 释】

[1] 教：使，令。

[2] 大善：治理的最高境界，大治。
[3] 夫人：众人，人人。
[4] 诚贾：真正的商人。
[5] 信士：诚信可靠的士人。
[6] 官虚：官位空缺。请：请求补缺。
[7] 敢有：敢于享有。

【译 文】

智者知道，愚者不知道，不可要求民众都知道。巧者能做到，拙者不能做到，不可要求民众都做到。不是一下命令，而民众都跟从，就不能做到大治。不是人人普遍发挥所能，就不可能立大功。所以，不是真正的商人，不得以经商为生。不是真正的工匠，不得以工为生。不是真正的农夫，不得以农业为生。不是诚信可靠的士人，不得站立于朝廷。所以即使官位空缺，也无人敢于冒请补缺。君上有珍贵车甲，无人敢于享有。君上举办大事，臣下不敢诬称不能做到。君上知道臣下，臣下也知道君上知道自己，所以臣下不敢不尽心竭力，贡献全部忠诚，为君上效劳。

道曰[1]，均地分力[2]，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3]。故不均之为恶也[4]：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5]。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6]，则民知得征矣[7]。审其分[8]，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注 释】

[1] 道：道理，事理。
[2] 均地分力：平均折算土地，按户分力经营，意在差别收租，地主和租户共营的封建经济制度。

[3] 惮：害怕。
[4] 恶：坏处。
[5] 殚：尽。
[6] 分货：农民分取部分财货，地主收取实物地租。货：实物。
[7] 得征：农民分得和国家征税、地主收租。
[8] 分：同“份”，指农民分得和国家征税、地主收租的比例份额。

【译 文】

常理说，平均折算土地，按户分力经营，使民众知道抓紧农时。民众知道时日早晚，时光紧迫，深感饥寒威胁。晚睡早起，父子兄弟不忘耕种，不知疲倦，不怕劳苦。不平均折算土地，按户分力经营的坏处，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民力不能充分发挥。不告诉农时，民众不知时间紧迫。不道以农事，而民众不做事。跟农民分取货财，则民众知道自己所得和赋税多少。明确其比例份额，则民众尽力耕种。即使不督促，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农活。

圣人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1]。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民之生也[2]，辟则慧[3]，闭则戾[4]，上为一，下为二[5]。

【注 释】

[1] 分民：分利于民。
[2] 生：生性，本性，天性，性质。
[3] 辟：开辟，开导。慧：智慧。
[4] 闭则戾：闭塞则悖逆。
[5] 上为一，下为二：唐尹知章注：“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译 文】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因为他善于分利于民众。圣人如果不能分利于民众，就同老百姓一样。于己贪而不足，怎能算圣人？所以，有事则用民，无事就藏富于民。只有圣人才善于把事业寄托于民众。人的本性，开导就通达事理，堵塞就违反事理。上行下效，上给一，下给二。

失时

时之处事精矣[1]，不可藏而舍也[2]。故今日不为，明日亡货[3]。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

【注 释】

[1] 精：精准，宝贵。

[2] 舍：舍弃，不用。

[3] 今日不为，明日亡货：假如今日不做事，明天肯定没收获。亡货：无货，无结果，无收获。

【译 文】

时间处事精而准，时间不可藏而舍。假如今日不做事，明天肯定无收获。昔日已往而不来，虚度光阴空蹉跎。

地里

上地方八十里[1]，万室之国一[2]，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3]。

【注 释】

[1] 上地：上等土地。

[2] 室：户。

[3] 通：相当于。

【译 文】

八十里见方的上等土地，可负担一座上万户人口的城市，四座上千户人口的城镇。一百里见方的中等土地，可负担一座上万户人口的城市，四座上千户人口的城镇。一百二十里见方的下等土地，可负担一座上万户人口的城市，四座上千户人口的城镇。八十里见方的上等土地，跟一百二十里见方的下等土地，相当于一百里见方的中等土地。

【解 读】

本篇作者站在当时社会统治者理智开明的理论视角，讨论国家治理的原则措施，计算筹划国家大事。有些议论揭示一般社会运作规律，为人处世义理，对当今社会人生仍有积极借鉴意义。“立国”一节开宗明义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失时”一节说：“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时间处事精而准，时间不可藏而舍。假如今日不做事，明天肯定无收获。昔日已往而不来，虚度光阴空蹉跎）。”词意隽永，铿锵有力。

“阴阳”一节说：“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是故何以知货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货多。”可作学逻辑的趣味思考题。此段话前半：“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是典型连锁推理素材。后半：“何以知货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货多。”形式是循环论证。作者本意是，论证“货多”与“事治”互为充分必要条件关系（等值关系），内容不构成循环论证。

“爵位”一节说：“辨于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仪矣。”限于时代条件，作者为封建宗法等级制辩护论证，是当时社会制度本质的反映。如今世界大势，清除两千多年封建宗法等级制遗毒，任重道远，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反映社会的质量转变，前进发展。

19. 版法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选择政要，载之于版，以为常法。""版法"：写在木板竹简上的常规常法。"版"：写字用木板竹简。"法"：治理国政的常规常法。

凡将立事[1]，正彼天植[2]，风雨无违[3]，远近高下，各得其治。三经既饬[4]，君乃有国[5]。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骤令不行[6]，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芽。众之所忿，寡不能图[7]。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8]。庆勉敦敬以显之[9]，禄富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10]，兼爱无遗[11]，是谓君心。必先顺教[12]，万民向风[13]。旦暮利之[14]，众乃胜任。

取人以己[15]，成事以质[16]。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17]。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拂，用力苦则劳。民不足，令乃辱[18]。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不寤[19]，民乃自图[20]。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

令不再行。顿卒怠倦以辱之[21]，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震之。植固不动[22]，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法天合德[23]，象地无亲[24]。参于日月，伍于四时[25]。悦众在爱施[26]，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27]，闭祸在除怨。备长在乎任贤[28]，安高在乎同利[29]。

【注 释】

[1] 立事：莅事，临事，做事。

[2] 天植：天心，比喻词，指君主天生根植的心，借为心志，心意，意志，动机，思想，意识。《版法解》："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则不私近亲，不孽疏远。"下文："植固不动，奇邪乃恐。"

[3] 风雨无违：不违背风雨天时，不违农事的重要季节。

[4] 三经：指上文的"正彼天植，风雨无违，远近高下"三件事。饬：整饬，整顿，整治。

[5] 有国：保有其国，维持统治。

[6] 骤：屡次，多次。

[7] 图：图谋解决。

[8] 穷：穷尽，完结，尽头，结局，后果。《版法解》："明君审察事理，慎观终始，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谓之妄举。妄举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9] 庆勉：褒奖勉励。敦敬：敦厚恭敬。显：显扬，传扬，张扬，表彰。

[10] 休：美善，喜庆。

[11] 兼爱无遗：普遍相爱无遗漏。前5—前3世纪墨家的政治伦理观，渗透《管子》。

[12] 顺教：训教，教训，指正面教育，教导，教训，诱导。

[13] 向风：趋向风化教化。

[14] 旦暮利之：始终坚持利民策。

[15] 取人以己：取用于人比自己，取用于民，设身处地，推己及人，

考虑其承受能力。

[16] 质：质实，实际，求真务实。

[17] 称量：计量轻重多寡的工具，指数量，分量，限度，分寸。

[18] 辱：侮辱，玷辱，辜负，怠慢，懈怠。

[19] 寤：醒悟，觉悟，反思教训。

[20] 图：图谋造反，设法造反。唐尹知章注："谋为叛己。"

[21] 顿卒：困顿憔悴貌。唐尹知章注："顿卒，犹困苦。其有怠倦不勤，则困苦以辱。"

[22] 植固不动：意志坚定，固守不动。唐尹知章注："言执法者必当深植而固守，则不可动移。"

[23] 法天合德：效法上天，普遍施德。

[24] 象地无亲：法象大地，没有私亲。

[25] 伍于四时：与四时节气配合。

[26] 悦众在爱施：取悦民众在施爱。

[27] 召远在修近：招徕远人在修好近人。

[28] 备长：准备长远大计。

[29] 安高：安定高位。

【译 文】

凡是君主想做事，第一就是正心志，风雨天时不违背，远近高下得其治。三经既饬办齐备，保有国家不丢失。不因喜欢给赏赐，不因恼怒动杀机。喜欢就赏怒就杀，民众起怨令乃废。政令多次行不通，民心就会向国外。民心向外结党徒，祸乃始萌不能治。众之所愤已激起，寡不能图是常事。荐举所美观其终，废其所恶计其穷。赏赐敦厚以表彰，禄富有功以劝之，加官晋爵以美誉，兼爱无遗是君心。必先顺教以引导，万民趋向好风化。旦暮利之得民心，众乃胜任力竭尽。

取用于人比自己，办事成功讲实际。斟酌用财慎施报，明察称量讲分际。君主用财不吝啬，征用民力不可苦。用财吝啬人不顺，用力过苦民劳顿。民众不足令乃辱，民众苦殃令不行。施与报赏不得当，祸乃始昌乱乃起。灾祸始昌君不寤，民众造反乃自图。

法律公正制度明，罪杀不赦不宽恕。杀戮必信定执行，民众才会有畏惧。武威既明已形成，法令不必再重复。怠倦不勤以困辱，罚罪有过以惩处，杀戮犯禁以震慑。君主意志坚不动，异端邪说乃恐惧。改邪归正有变

化，令往民移归法制。效法上天遍施德，模仿大地无偏私。参于日月照大地，不违季节顺四时。取悦民众在施爱，拥有民众在废私。招徕远人在修近，避祸除怨正当时。准备长远在任贤，安高在乎讲同利。

【解 读】

本篇三百余字，是写在一块板上的法规要点，以当时国君为主体，制定的官员必读，是从维护君主集权政治的长远利益出发而概括的常规常法。其中提到国君对民众要“兼爱无遗”，实行“旦暮利之”的利民政策，对民众“用力不可以苦”，警告说：“用力苦则劳。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要求“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推崇“施爱废私”，正确处理人我关系的是非价值观，至今仍有积极借鉴意义。其中说“兼爱无遗”，“悦众在爱施”，“旦暮利之”，“安高在乎同利”，“备长在乎任贤”，渗透墨子“兼相爱，交相利”和“尚贤”观，写作时间在战国中期墨子思想大行之后。写作方式，为便诵读，文字凝练，讲究押韵，多用排比。如：“凡将立事，正彼天植，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治。”“参于日月，伍于四时。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

20. 版法解

【题 解】

《版法解》是对《版法》的详细解读。

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1]，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2]。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诉。事不尽应，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微贱者无所告诉，则下扰[3]。故曰："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注 释】

[1] 象：法象，效法，模拟，比照。

[2] 操持：把握。

[3] 扰：扰乱。

【译 文】

所谓“法（法则）”，就是效法天地的方位，法象（模拟）四时的运行，以便治理天下。四时的运行，有寒冷，有暑热，圣人效法它，所以有文和武两手。天地的方位，有前后左右，圣人效法它，以建立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生长之事是文，收藏之事是武。所以，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效法它，以施行法令，以研治事理。举凡法度的事，把握不能不正。把握不正，则听狱治政不公。听狱治政不公，则治狱不尽合理，行事不尽得当。治狱不尽合理，则疏远微贱者，有苦无处诉。行事不尽得当，则功效利益不能尽举。功效利益不能尽举，则国家贫穷。疏远微贱者，有苦无处诉，则在下扰乱。所以说：“凡将立事，正彼天植（凡是君主想做事，第一就是正心志）。”

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则不私近亲，不蔽疏远[1]。不私近亲，不蔽疏远，则无遗利，无隐辞。无遗利，无隐辞[2]，则事无不举，物无遗者。欲见天心，明以风雨。故曰：“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治。”

万物尊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天者，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贵风雨者，为其莫不待风而动，待雨而濡也[3]。若使万物释天，而更有所受命，释风而更有所仰动，释雨而更有所仰濡，则无为尊天，而贵风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为其威立而令行也[4]。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为其威利之操[5]，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专在君，而有所分散，则君日益轻，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注 释】

[1] 孽：危害。

[2] 隐辞：隐藏在心无处诉的冤辞。

[3] 濡：浸渍，沾湿，滋润。

[4] 威：权威，权势。

[5] 利：利益，财利，钱财。

【译 文】

所谓“天植”，是指心（指君主天生根植的心，借为心志，心意，意志，动机，思想，意识）。天生根植的心正直，则不偏私近亲，不危害疏远。不偏私近亲，不危害疏远，则不流失财利，没有隐藏在心无处诉的冤辞。不流失财利，没有隐藏在心无处诉的冤辞，则做事能成功，财物不流失。欲知天生君主心，风霜雨露可比况。所以说：“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治（风雨天时不违背，远近高下得其治）。”

万物以天为尊，以风雨为贵。之所以以天为尊，因为万物莫不从天受命。之所以以风雨为贵，因为万物莫不待风被吹动，待雨被濡湿。若使万物放弃天而更换其他受命处，放弃风而仰仗他物来吹动，放弃雨而仰仗他物来濡湿，则无所谓“尊天，而贵风雨”。现在人君之所以位尊身安，因为其权威立，而令能行。其所以能立权威，行命令，是因为其权威利益的把握，莫不在君主之手。若使其权威利益的把握，不专在君主，而有所分散，则君主权威日益轻，而威势财利日益衰，走上侵夺暴乱凶险道。所以说：“三经既饬，君乃有国（三经既饬办齐备，保有国家不丢失）。”

乘夏方长，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仪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若背法弃令，而行怒喜[1]，祸乱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骤令而不行[2]，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芽。众之所忿，寡不能图。”

冬既闭藏，百事尽止，往事毕登，来事未起。方冬无事，

慎观终始，审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后难者，有始不足见，而终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举，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轻行之。人轻行之，则必困难成之事[3]。始不足见者，人轻弃之。人轻弃之，则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数困难成之事，而时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4]。是故明君审察事理，慎观终始，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谓之妄举。妄举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礼义也。夫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故曰："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凡人君者，欲众之亲上向意也[5]，欲其从事胜任也。而众者不爱则不亲，不教训则不向意。是故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训以导之。便其势，利其备，爱其力，而勿夺其时以利之。如此则众亲上向意，从事胜任矣。故曰："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向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顺，事有称量。人心逆，则人不用。失称量，则事不工[6]。事不工则伤，人不用则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质。"成事以质者，用称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故曰："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拂[7]，用力苦则劳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则事不工，事不工而数复之，故曰劳矣。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拂。怨起而不复反，众劳而不得息，则必有崩陁屠坏之心[8]。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

【注 释】

[1] 行怒喜：依凭喜怒感情行事。

[2] 骤：多次。

[3] 困：失去。

[4] 衰耗：衰败耗费。

[5] 向：趋向，顺从。

[6] 工：工艺精湛，精巧，成功，有效。

[7] 拂：违背，矛盾。

[8] 崩陁 zhī：塌毁，败坏。屠坏：破坏，败坏。

【译 文】

趁夏天白日正长，审慎治理刑罚赏赐。必须严明纲纪，陈设仪法，依理断事。心平气和，消除喜怒。若背弃法令，而依凭喜怒感情行事，会产生祸乱，危及上位。所以说："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骤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芽。众之所忿，寡不能图（不因喜欢给赏赐，不因恼怒动杀机。喜欢就赏怒就杀，民众起怨令乃废。政令多次行不通，民心就会向国外。民心向外结党徒，祸乃始萌不能治。众之所愤已激起，寡不能图是常事）。"

冬天已经封闭收藏，百事尽都终止，往事都已完毕，来事尚未起始。正值冬季无事，谨慎观察终始，详察事理。有的事情先易后难，有的事情开始没有充分预料，而终了却追悔莫及。这经常是利益之所以不举，而事情之所以困废的原因。有的事情先易后难，人就轻举妄动。人轻举妄动，则必困废难成之事。有的事情开始没有充分预料，人就轻易放弃。人轻易放弃，则必失追悔莫及之功。经常困废难成之事，经常丧失追悔莫及之功，是衰败耗费之道。所以明君详察事理，谨慎观察终始，做事必知其成果，有成果必知其效用，有效用必知其所生利害。做事不知其成果，有成果不知其效用，有效用不知其所生利害，叫作轻举妄动。轻举妄动，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所以说："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荐举所美观其终，废其所恶计其穷）。"

凡是人君，都想民众有礼义。民众无礼义，则上下混乱，贵贱相争。所以说："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赏赐敦厚以表彰，禄富有功以劝之。加官晋爵以美誉）。"凡是人君，都想民众亲

上，顺从君意，想让民众做事胜任。而对民众不爱，则不亲，不教导，则不顺从君意。所以明君普遍施爱以亲近民众，严明教训，以引导民众。要顺应其趋势，便利其器备，爱惜其劳力，不夺其农时，以利民。如此，则民众亲近君上，顺从君意，做事胜任。所以说："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向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兼爱无遗是君心。必先顺教以引导，万民趋向好风化。旦暮利之得民心，众乃胜任力竭尽）。"

治国之本有两条，第一是人二是事。人人都想被善用，做事定要工艺精。人有逆顺不相同，事有称量讲分寸。人心逆则人不用，失称量则事不精。事不精就有伤害，人不用则怨恨生。所以说："取人以己，成事以质（取用于人比自己，办事成功讲实际）。"所谓"成事以质（办事成功讲实际）"，就是善用称量讲分寸。所谓"取人以己（取用于人比自己）"，就是以"恕"行事。以"恕"行事，就是比照自己，对于自己所不安于接受，不要施加给别人。所以说："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嗇则拂，用力苦则劳矣（斟酌用财慎施报，明察称量讲分际。君主用财不吝嗇，征用民力不可苦。用财吝嗇人不顺，用力过苦民劳顿）。"怎么知道是如此？用力过苦事不精，事不精而多返工，所以说"用力过苦民劳顿"。用财吝嗇则不合人心，不合人心则民怨起。因为用财而生怨，所以就叫"有矛盾"。民怨起而不复反，民众劳而不得息，势必产生破坏心。所以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民众不足令乃辱，民众苦殃令不行。施与报赏不得当，祸乃始昌乱乃起。灾祸始昌君不寤，民众造反乃自图）。"

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仪。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1]，治辟则国乱。故曰："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凡民者，莫不恶罚而畏罪，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明刑罚以儆之。故曰："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能胜六攻，而立三器，则

国治。不肖之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不治。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无以劝民。

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畏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则人君无以自守也。然则明君奈何？明君不为六者变更号令，不为六者疑措斧钺[2]，不为六者益损禄赏。故曰："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载万民而兼有之，烛临万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时为主为质，以治天下。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安固而不动，故莫不生殖。圣人法之，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生[3]。得其职生，则莫不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日月之明无私，故莫不得光。圣人法之，以烛万民，故能审察，则无遗善，无隐奸。无遗善，无隐奸，则刑赏信必。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止。故曰："参于日月。"

四时之行，信必而著明[4]。圣人法之，以使万民，故不失时功。故曰："伍于四时。"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爱施俱行，则悦君臣，悦朋友，悦兄弟，悦父子。爱施所设，四固不能守。故曰："悦众在爱施。"

凡君所以有众者，爱施之德也。爱有所移，利有所并[5]，则不能尽有。故曰："有众在废私。"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

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饬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饬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6]，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故曰："召远在修近。"

闭祸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无怨也。凡祸乱之所生，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是以明君之事众也必经，使之必道，施报必当，出言必得，刑罚必理。如此则众无郁怨之心，无憾恨之意，如此则祸乱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闭祸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故曰："备长在乎任贤。"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7]。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注 释】

[1] 辟：通"躄"bì，两腿瘸，仆倒，指治理不灵。

[2] 疑：停止。措：施行。

[3] 职生：常生，恒产，常规生计，传统产业。

[4] 信必：信守如一，必定无疑。

[5] 并：兼并，吞并。

[6] 疏数：亲疏。

[7] 隳：毁坏。

【译 文】

凡是国家没法令，则民众不知如何做事。没有制度，则办事无准则。有法令而不公正，有制度而不明确，则治理不灵。治理不灵，则国家混乱。所以说："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法律公正制度明，罪杀不赦不宽恕。杀戮必信定执行，民众才

会有畏惧。武威既明已形成，法令不必再重复）。”凡是民众，无不厌恶惩罚，而畏惧治罪，所以人君严厉教导以明示，严明刑罚以警诫。所以说：“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怠倦不勤以困辱，罚罪有过以惩处，杀戮犯禁以震慑）。”

治理国家有三器，搞乱国家有六攻。圣明君王胜六攻，立三器，则国家治。不肖之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所以国不治。三器是什么？号令、斧钺加禄赏。六攻是什么？亲、贵、货、色、巧佞和玩好。三器作用何在？没号令无法使臣下，没斧钺无法威服众，没禄赏无法劝诱民。

六攻败处在哪里？答案是：虽然不听可得存，虽然犯禁可得免，虽然无功可得富。国有不听可得存，则号令不足以使下。虽然犯禁可得免，则斧钺不足以威服众。虽然无功可得富，则禄赏不足劝诱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服众，禄赏不足劝诱民，则人君无法自守位。圣明君王怎么样？圣明君王不为六者变号令，不为六者弃斧钺，不为六者增减禄赏。所以说：“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君主意志坚不动，异端邪说乃恐惧。改邪归正有变化，令往民移归法制）。”

凡为人君，覆载万民兼有之，烛临万族事使之。所以以天地日月四季为主宰，为根据，以治天下。天覆万物无例外，天德无处不存在。地载万物不抛弃，安固不动生动植。圣人效法天和地，覆载万民有恒产。得其恒产保民生，莫不为用有贡献。所以说：“法天合德，象地无亲（效法上天遍施德，模仿大地无偏私）。”日月光明无偏私，莫不得光不遗失。圣人效法照万民，所以能精明审察，不遗善行不隐奸。不遗善行不隐奸，刑赏信必得一贯。刑赏信必得一贯，劝勉善行制止奸。所以说：“参于日月（参于日月照大地）。”

四季更替有规律，信必著明终如一。圣人效法使万民，不失时功有效益。所以说：“伍于四时（不违季节顺四时）。”凡是民众，施之以爱则亲近，给予利益则归附。所以明君设置利益以招徕，彰明爱意表亲近。徒然施利而不爱，则民众归附而不亲。徒然施爱不给利，则民众亲近不归附。施爱给利能俱行，君臣、朋友、兄弟和父子，大家喜悦乐融融。施爱给利都设置，敌国四固不能守。所以说：“悦众在爱施（取悦民众在施爱）。”

凡是君王有民众，在于施爱讲德义。如果爱心有转移，民众利益被兼并，不能尽有失民意。所以说：“有众在废私（拥有民众在废私）。”施爱给利之德虽实行，而无偏私，内在品行不修，则不能朝会远方君主。所以矫正君臣上下之义，整饬父子兄弟夫妻之义，整饬男女之别，区别亲疏的

差别，使君行德，臣惠忠，父慈爱，子孝顺，兄爱弟，弟敬兄，礼义彰明。如此则近者亲密，远者归附。所以说：“召远在修近（招徕远人在修近）。”

所谓“闭祸在除怨”，不是说有了怨，才来清除，而是保持做事之地不生怨。凡祸乱之所生，是生于怨咎。怨咎所生，是生于非理。所以明君管理民众，必定有原则，役使必有道义，施与报赏必须恰当，说话必得体，刑罚必合理。如此民众无积怨之心，无憾恨之意，这样祸乱不发生，君位不危殆。所以说：“闭祸在除怨也（避祸除怨正当时）。”

人君所以能尊安，由于有贤良辅佐。辅佐贤良人君尊，国家安，人民治。没有贤佐则君卑，国家危，人民乱。所以说：“备长在乎任贤（准备长远在任贤）。”凡是人类，都是想得到利益，而厌恶祸害。所以跟天下同利者，天下扶持。独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算。被天下谋算，虽暂时站立，终必毁堕。为天下人所扶持，虽居高位不危殆。所以说：“安高在乎同利（安高在乎讲同利）。”

凡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1]，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此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谓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纣，士卒往者，人有书社。入殷之日，决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殷民大悦。此所谓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谓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长久。合德而兼覆之，则万物受命。象地无亲，无亲安固。无亲而兼载之，则诸生皆殖。参于日月，无私葆光。无私而兼照之，则美恶不隐。然则君子之为身，无好无恶然已乎？”

管子对曰：“不然。夫学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抚。故君子恶称人之恶，恶不忠而怨妒，恶不公议而名当称，恶不位下而位上，恶不亲外而内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灭，况人君乎？”

【注 释】

[1]《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尚贤下》:“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刘向《说苑·杂言》:“舜耕历山。”桓宽《盐铁论·贫富》:“舜耕历山。”王充《论衡·自纪》:“舜耕历山。”

【译 文】

凡是所谓“能以自己所没得到的利而利人”的,是舜。舜耕种在历山,制陶在河滨,打鱼在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都得利。这就是所谓“能以自己所没有得到的利而利人”。凡是所谓“能以自己所没占有而给予人”的,是武王。武王伐纣,士卒所往,人都设庙祭祀。入殷之日,武王大开巨桥粮仓,散发鹿台金钱,殷民大为喜悦。这就是所谓“能以自己所没占有而给予人”。

齐桓公对管子说:“现在您教我取法上天,合乎德义,永远坚持。合乎德义,兼覆万物,则万物受命。法象大地无私亲,无私亲则安稳牢固。无私亲,而兼载万物,则各种生命都繁殖。参于日月无私照,无私兼照不隐恶。然则君子之为身,无好无恶岂可乎?”

管子回答说:“不然。学习要能自变化(改造自身),学习要能自拍打(自我批评)。所以君子厌称人之恶,厌恶不忠而怨妒,恶不公议名当称,恶不位下而位上,恶不亲外自放纵。君子恐行这五点,小人放纵徒自灭,况乎人君例外乎?”

【解 读】

《版法解》是对《版法》的解读,本部分是对《版法解》的再解读。《版法解》对《版法》每句话,都有一篇小短文,对其解读发挥。读《版法解》对《版法》每句话的解读发挥,令人想起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对象研究和元研究方法。《版法》是对当时当权者常规常法的对象研究,《版法解》是对《版法》做对象之外、之上、之后的元研究。这种元研究,把《版法》对象研究的理论,提高到新的位阶。

拿《版法解》对《版法》最后一句话“安高在乎同利”的解读为例

说："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其中第一句指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对人类本性这一抽象哲学问题，做出哲学心性论（人性论，人性本质论，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概括。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这就为人类功利论奠定人性论的哲学基础，提供理论武器。

接着发挥"与天下同利"这一跟墨子"兼爱交利"同质的天下公共利益的世界观，再接着发挥"与天下同利"的效应效果："与天下同利"，则天下扶持拥戴，反之则招致天下谋划算计。招致天下谋划算计，虽然暂时站立，最终必然毁堕。而为天下扶持拥戴，则"虽高不危"，点出"安高在乎同利"的始发对象命题和论证结局。通观全篇，《版法解》对《版法》对象研究的元研究，确是新意迭出，境界非凡。

《版法解》后面，一反前面句解《版法》的写作体例，列举分析"舜耕历山"和"武王伐纣"两个典型事例，用分析典型事例的科学归纳法，论证"能以所不利利人"和"能以所不有予人"的政治伦理观，是"大公无私"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道德箴言的古代版本。

《版法解》最后，以管子对齐桓公问的方式说："夫学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抚。故君子恶称人之恶，恶不忠而怨妒，恶不公议而名当称，恶不位下而位上，恶不亲外而内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灭，况人君乎？"主旨是指出学习《版法》常规常法的目的，是"自化"和"自抚"，可引申解读为自我改造批评。学习的目的，是掌握武器，用来改造自己，改造世界。读《版法解》对《版法》解读发挥，令人想起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和创谓方法，可把《管子》本书的自我解读，跟当今世界的进步思潮联系接轨，融会贯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21. 五辅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谓六兴，七体，八经，五务，三度，此五者，可以辅弼国政也。"题名"五辅"，指德、义、礼、法、权等5项施政纲领。"辅"借为"布"：分布，铺开，公布，宣告。主旨同于前两篇《版法》和《版法解》。本篇把德、义、礼、法、权等5项施政纲领，细化为"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等29个要目。

"德有六兴。"指道德、德政有6种需兴办的大事。《说文》："兴，起也。"兴起，兴办，兴盛，兴旺。6种兴起：1. 厚利民生食衣住，劝民稼穑修墙屋。农业生产。2. 修路开市促物流，开发民利输积储。商品流通。3. 疏导水利清河道，铲除堵塞通津梁。水利建设。4. 轻征薄敛弛刑罚，赦罪宥过讲宽松。政风宽容。5. 养老慈幼恤鳏寡，问病吊丧救民急；6. 衣寒食饥济贫陋，资助乏绝赈困穷。社会福利。凡此六者德之兴，民得所欲为善政。

"义有七体。"指仁义有7种根本表现。体用是中国哲学基本范畴。"体"是本体，根本，内在，主要部分，本性，本质，准则；"用"是"体"的外在表现。仁义的7种根本表现，是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合宜、端正克制、节约俭省、敦厚淳朴与协调和睦。其对应效果，是奉养亲属、侍奉君上、推行礼节、避免刑戮、防备饥馑、戒备祸乱和防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国泰民安明于行。

"礼有八经。"指礼仪纲领有8种。指上下有仪，贵贱有分，长幼有等，

贫富有度。凡此八种礼之经，违反八种有效应。封建宗法受冲击，乱争背失国运倾。宗法礼仪得维护，封建社会得安宁。祸乱不生患不作，谨守礼仪有作用。

“法有五务。”指依法任用人力有5种任务：“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攻才，庶人耕农树艺。”完成5种任务，则有以下效果：事有条理不烦乱，举措及时不耽误，行动协调不失职，贤良人才可出现，财用充足有来源，心一意专功足观。所以说，任用人力必专注。

“权有三度。”指权衡任务的3个度量标准：天然时机、地理适宜和人事和顺。天时不对有水旱，地道不宜有饥馑，人道不顺有祸乱，三者之来政招致。审度时机来举事，举办大事动民众，民众发动动国力，国力发动动天下，天下动员功名成。民众必须知权衡，知道权衡举措得，举措得当民和睦，民众和睦功名立。权衡不能没标准。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1]，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2]。

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3]，仓廪实而囹圄空[4]，贤人进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谄谀[5]。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6]。于是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7]，下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是以一战而正诸侯。不能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朝廷凶而官府乱，公法废而私曲行，仓廪虚而囹圄实，贤人退而奸民进。其君子，上谄谀而下中正。其

士民，贵得利而贱武勇。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于是财用匮而食饮薪菜乏，上弥残苛而无解舍[8]，下愈愎鸷而不听从[9]，上下交引而不和同[10]。故处不安而动不威，战不胜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以此观之，则政不可不慎也。

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制坛宅[11]，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12]。发伏利[13]，输墝积[14]，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15]，此谓输之以财[16]。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17]，溃泥滞，通郁闭[18]，慎津梁[19]，此谓遗之以利[20]。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21]。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22]。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23]，赈疲露[24]，资乏绝，此谓赈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故曰，德不可不兴也。

民知德矣，而未知义，然后明行以导之义[25]。义有七体[26]。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27]，以行礼节。整齐撙诎[28]，以辟刑戮。纤啬省用[29]，以备饥馑。敦蒙纯固[30]，以备祸乱。和协辑睦[31]，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故曰，义不可不行也。

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饬八经以导之礼[32]。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仪，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仪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背，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背，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是故圣王饬此八礼，以导

其民。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33]。为人夫者，敦蒙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背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凌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

民知礼矣，而未知务，然后布法以任力[34]。任力有五务[35]。五务者何？曰：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36]，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攻才[37]，庶人耕农树艺。君择臣而任官，则事不烦乱。大夫任官辩事，则举措时[38]。官长任事守职，则动作和。士修身攻才，则贤良发[39]。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务也。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意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故曰，力不可不务也。

民知务矣，而未知权[40]，然后考三度以动之[41]。所谓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42]，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故曰，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此三者之来也，政召之[43]。曰：审时以举事[44]，以事动民，以民动国，以国动天下，天下动然后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权，然后举措得。举措得，则民和辑[45]。民和辑，则功名立矣。故曰，权不可不度也。

五经既布，然后逐奸民，诘诈伪[46]，屏谗慝[47]，而毋听淫辞，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树为淫辞，作为淫巧，以上诡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国动众以害民务者，其刑死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内失百姓，外失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国亏，社稷灭覆，身体危殆，非生于诡淫者[48]，未之尝

闻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声谄耳，淫观谄目，耳目之所好谄心，心之所好伤民，民伤而身不危者，未之尝闻也。曰：实圹虚[49]，垦田畴，修墙屋，则国家富。节饮食，撙衣服[50]，则财用足。举贤良，务功劳，布德惠，则贤人进。逐奸人，诘诈伪，去谗慝，则奸人止。备饥馑[51]，救灾害，振疲露[52]，则国家定。

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苛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农以劳矣，而天下饥者，其悦在珍怪。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绣。是故博带梨[53]，大袂裂[54]，文绣染[55]，刻镂削[56]，雕琢平[57]，关几而不征[58]，市廛而不税[59]。古之良工，不劳其智巧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守法者不生。

【注 释】

[1] 明名：盛名。

[2] 极：最。务于得人，不失人，是“天下之极”，天下之最，至高无上的最高原理，寓意“以人为本”。

[3] 私曲：偏私阿曲，邪门歪道。《韩非子·有度》：“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曲：偏斜不正，局部不全，弯曲不直。

[4] 囹圄：监狱。

[5] 上中正：崇尚公正正直。

[6] 恶饮食：厌恶大吃大喝。

[7] 解舍：释舍，宽免，免除。解：放，放开。舍：免，免除，舍弃。

[8] 残苛：残暴苛刻。

[9] 愎：任性，固执。鸷：凶猛的鸟，引申凶猛。

[10] 交引：交错取利，互相争利。

[11] 制坛宅：修造住宅。
[12] 厚其生：厚利民生。
[13] 发伏利：开发隐伏潜在的利益。
[14] 输墆积：输送贮积物产。
[15] 将宿：送迎，行止。《广雅·释诂》：“将，行也。宿，止也。”
[16] 输之以财：输送财物，促进物流。
[17] 决潘渚：开决回流浅滩。
[18] 通郁闭：打通河道堵塞。
[19] 慎津梁：慎设渡口桥梁。
[20] 遗之以利：遗利于民，为民兴利。
[21] 宽其政：政治宽松。
[22] 匡其急：救民危急。
[23] 匡贫窭：救助贫寒。
[24] 赈疲露：赈济疲陋（疲惫匮乏）。
[25] 明行以导之义：把道德德政明白见之于行动，以导向于仁义。
[26] 义有七体：仁义有七种根本表现。“体”和“用”相对，中国古典哲学范畴。体：本体，根本，内在，主要部分，本性，本质，准则。用：“体”的外在表现。
[27] 中正比宜：行为中正合宜。中正：正直，得当，合道。比：合。宜：适宜，合适。
[28] 撙诎：节制，克制，约束。
[29] 纤啬：节俭。
[30] 敦蒙纯固：敦厚淳朴。
[31] 辑睦：和睦。
[32] 饬：整饬，整顿。经：纲领，常规，基本原则。
[33] 比顺：和顺。
[34] 任力：任用人力，发挥人力作用。
[35] 务：事务，事情，致力，从事，追求。
[36] 辩事：辨明事业。
[37] 攻才：攻治才艺。
[38] 时：及时，合时。
[39] 发：现，表现，发现，显现。
[40] 权：权衡，衡量。

[41] 度：度量，标准，法度，法则，制度。

[42] 天祥：天时吉祥，风调雨顺。

[43] 召：招致，招引。

[44] 审时：审度时机。

[45] 和辑：和睦团结。

[46] 诘：诘问，查究。

[47] 屏 bǐng：除去，排除，摒弃。

[48] 谄淫：下文“淫声谄耳，淫观谄目”的省略。谄：奉承，讨好，喜悦。

[49] 实圹虚：移民垦荒，充实空旷无人之地。

[50] 撙：节省，限制。

[51] 备：防备，免除。

[52] 疲露：疲陋，疲惫匮乏。

[53] 博带梨：宽大衣带裁截小。梨：裁截，割断。

[54] 大袂裂：肥大衣袖改窄小。

[55] 文绣染：华丽服饰染单色。

[56] 刻镂削：刻镂图案刮削掉。

[57] 雕琢平：雕琢花纹磨平整。

[58] 关几而不征：关卡只检查不征税。几：通“讥”，检查，查看，查问。《霸形》：“关讥而不征。”《小匡》、《荀子·王制》、《王霸》、《国语·齐语》：“关市几而不正。”《孟子·梁惠王下》：“关市讥而不征。”《孟子·公孙丑上》、《礼记·王制》：“关讥而不征。”

[59] 市廛而不税：市场储物只统计不税敛。唐尹知章注：“廛：市中置物处。但籍知其数，不税敛。”廛：集市堆储货物的栈房，售货店铺。

【译 文】

古代圣王，之所以取得盛名广誉，丰功伟业，显赫天下，后世不忘，不是由于得人，未曾听说。暴君之所以丧失国家，危及社稷，颠覆宗庙，湮灭于天下，不是由于失人，未曾听说。现今有国土的君主，都想平安居处，动作有权威，战之能胜，防守坚固，从大说，想称王天下，从小说，想称霸诸侯，而不致力于得人，所以从轻说，兵败而地削，从重说，身死国灭。所以说，人不能不重视，这是天下最重要的问题。

得人之道，不如利人。利人之道，不如用模范政绩，作为引导教诲。

所以善执政，田地开垦而城邑殷实，朝廷安闲而官府清治，公法通行而邪曲废止，仓库实满而监狱空虚，贤人进用而奸民斥退，君子崇尚公正而鄙视阿谀，士民重视勇武而贱视得利，平民爱好耕农而厌恶大吃大喝，于是财用充足，而饮食薪柴蔬菜丰饶。所以君上必定宽厚而有所放松和减免，下级必然听从而无积怨，上下和谐统一而有礼义。所以居处平安，动作有权威，战之能胜，防守坚固。所以一战而匡正诸侯。不善执政，田地荒芜而城邑空虚，朝廷凶险而官府混乱，公法废弛而邪曲盛行，仓库空虚而监狱实满，贤人罢退而奸民进用，君子崇尚阿谀而鄙视公正，士民重视得利而贱视勇武，平民爱好大吃大喝而厌恶耕农，于是财用枯竭而饮食薪柴蔬菜匮乏，上级更为残暴苛刻而无所放松和减免，下级愈益固执凶猛而不听从，上下争利而不和谐统一。所以居处不安而动作无权威，战不能胜而防守不坚。所以从轻说，兵败而地削，从重说，身死而国灭。由此看来，执政不能不谨慎。

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什么叫六兴呢？回答是：开辟田地，修造住宅，精修种植园艺，劝勉士民，勉励耕作，修墙建屋，这叫厚利民生。开发隐伏潜在的利益，输送贮积物产，修筑道路，便利关市贸易，审慎送迎行止，这叫输送财物，促进物流。疏导积水，修通沟渠，开决回流浅滩，清理泥沙淤积，打通河道堵塞，慎设渡口桥梁，这叫遗利于民。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这叫政治宽松。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过问疾病，吊慰祸丧，这叫救民危急。冻寒给衣，饥渴给饮食，救助贫寒，赈济疲陋，资助乏绝，这叫赈救穷困。这六个方面，是德政的兴举。这六项普遍实行，则民众期待都得到。民众期待都得到，然后听从上级。听从上级，然后政事可办好。所以说，德政不可不兴举。

民众认知道德德政，而未知仁义，然后就把道德德政明白见之于行动，以导向于仁义。仁义有七种根本表现。哪七种根本表现呢？回答是：用孝悌慈惠，来奉养亲属。用恭敬忠信，来侍奉君上。用中正合宜，来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来避免刑戮。用节约俭省，来防备饥馑。用敦厚淳朴，来戒备祸乱。用协调和睦，来防备寇戎。这七个方面，就是仁义的根本。民众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睦协调。和睦协调，才能居处安宁。居处安宁，然后办事动作有威。动作有威，才可战之能胜，防守坚固。所以说，仁义不可不实行。

民众知道仁义，而不知礼，然后整顿八种纲领，以引导知礼。什么是

八种纲领呢？回答是：上下有礼仪，贵贱有分别，长幼有等差，贫富有法度。凡此八种，是礼的纲领。所以，上下无礼仪则乱，贵贱无分别则争，长幼无等差则背离，贫富无法度则无节制。上下乱，贵贱争，长幼背离，贫富无节制，而国不乱，未曾听闻。所以圣王整顿这八种礼，以引导民众。八个方面都各得其宜，则人君公正无私，人臣忠信而不结党，为父慈惠以教子，为子严守孝悌，为兄宽厚以教诲，为弟和顺以恭敬，为夫敦厚淳朴，为妻贞节以劝勉。这样，下不犯上，臣不杀君，贱不超贵，少不欺长，远近新旧无隔阂，小不越大，不以淫逸毁正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人必知礼后恭敬，恭敬然后能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逾越，少长贵贱不逾越，乱事不生患不作。所以说，礼仪不可不谨守。

民众知道礼，而未知任务，然后依法任用人力。任用人力有五种任务。哪五种任务？回答是：君主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明事业，官长任事守职责，士人修身攻才艺，平民农耕治园艺。君主择臣而任官，事有条理不烦乱。大夫任官明事业，举措及时不耽误。官长任事守职责，行动协调不失职。士人修身攻才艺，贤良人才可出现。平民农耕治园艺，财用充足有来源。所以说，凡此五者力之务，民必知务心可一，心一然后意志专，心一意专功足观。所以说，不可不务是人力。

民众知道任务，而未知权衡，然后考察三个度量标准行动。什么是三个度量标准？回答是：上考度天然时机，下考度地理适宜，中考度人事和顺，这就是所谓三个度量标准。所以说，天时不对有水旱，地道不宜有饥馑，人道不顺有祸乱，三者之来政招致。所以说，审度时机来举事，举办大事动民众，民众发动动国力，国力发动动天下，天下动员功名成。所以民众必须知权衡，知道权衡举措得，举措得当民和睦，民众和睦功名立。所以说，权衡不能没标准。

五项纲领既已实施，然后驱逐奸民，查究伪诈，摒除谗言邪恶，而不听淫词诡辩，不制作淫奢奇物。若民众有淫行邪性，设立淫词诡辩，制造淫奢奇物，以便往上谄媚君上，而往下惑乱百姓，转移国风，煽动民众，以伤害民众业务，判刑处死流放。所以说，凡人君内失百姓，外失诸侯，兵败地削，名声扫地，国家亏害，社稷覆灭，自身危殆，不是生于淫乱声色，未曾听闻。怎么知道是如此？回答是：淫乱声音悦耳，淫乱观赏悦目，耳目所好乱心，心所好伤民，民伤而身不危殆，未曾听闻。移民垦荒，开垦田地，修筑墙屋，则国家富裕。节约饮食，节制衣服，则财用充足。推举贤良，重视功劳，广布德惠，则贤人进用。驱逐奸民，查究伪

诈，摒除谗言邪恶，则奸人止息。防备饥馑，救助灾害，赈济疲惫匮乏，则国家安定。

圣明君王的任务，在于加强农业基础，去除奢侈无用之物，然后民众可富。荐举贤人，任用有能，而民众可治。减轻税敛，不苛取于民，以忠爱相待，而民众可亲。这三点是成就王霸之业的大事。事情有根本，而仁义是关键。现今工匠已够巧，民众备用不足的原因，在于喜爱奢侈玩好。农民已够劳苦，天下人饥饿的原因，在于喜爱珍怪食品。女工已够巧，天下人受冻的原因，在于喜爱华丽服饰。所以把宽大衣带裁截小，肥大衣袖改窄小，华丽服饰染单色，刻镂图案刮削掉，雕琢花纹磨平整，关卡只检查不征税，市场储物只统计不税敛。古代优秀工匠不用巧制造奢侈和玩好。奢侈无用的物品，守法之民不生产。

【解 读】

本题“五辅”，把德、义、礼、法、权等5项施政纲领，细化为“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等29个要目，共计规定34个基本的政治伦理概念，展示上升时期先进封建理论家系统的政治伦理学体系和实践纲领，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建构今日政治伦理学体系和实践的方向，颇有启迪。

22. 法禁

【题 解】

题名“法禁”，指建立国家统一法律，禁绝各种违法现象。篇中假托古圣先王，列举18种“圣王之禁”，逐一批判，主张用统一立法禁止，目的是巩固集权的封建统治。

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1]，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强而治矣。君一置其仪[2]，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背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3]，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财厚博惠以私亲于民者，正经而自正矣[4]。圣王既殁，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为国本，则大臣之缀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5]。君不能审立其法，以为下制，则百姓之立私理而径于利者必众矣[6]。

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7]："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8]，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士以为己党，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成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

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9]，圣王之禁也。其身毋任于上者[10]，圣王之禁也。进则受禄于君，退则藏禄于室，毋事治职，但力事属，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私行者，圣王之禁也。修行则不以亲为本[11]，治事则不以官为主，举毋能进毋功者，圣王之禁也。交人则以为己赐，举人则以为己劳，仕人则与分其禄者，圣王之禁也。交于利通而获于贫穷[12]，轻取于其民，而重致于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于民者，圣王之禁也。

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13]，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圣王之禁也。拂世以为行[14]，非上以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者，圣王之禁也。饰于贫穷，而废于勤劳，权于贫贱，身无职事，家无常生[15]，列上下之间，议言为民者，圣王之禁也。壶士以为己资[16]，修甲以为己本[17]，贼臣之养[18]，私必死[19]，然后矢矫以深与上为市者[20]，圣王之禁也。审饰小节以示民，时言大事以动上，远交以逾群，假爵以临朝者[21]，圣王之禁也。

卑身杂处，隐行僻倚[22]，侧入迎远，遁上而遁民者，圣王之禁也。诡俗异礼，大言法行，难其所为，而高自措者，圣

王之禁也。守委闲居[23]，博分以致众[24]，勤身遂行，悦人以货财，济人以买誉，其身甚静，而使人求者，圣王之禁也。行僻而坚[25]，言诡而辩[26]，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以朋党为友，以蔽恶为仁，以数变为智，以重敛为忠，以遂忿为勇者，圣王之禁也。锢国之本，其身务诳于上，深附于诸侯者，圣王之禁也。

圣王之身，治世之时，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诡俗异礼，以自见于国。莫敢布惠缓行，修上下之交，以和亲于民。故莫敢超等逾官，渔利苏功[27]，以取顺其君。圣王之治民也，进则使无由得其所利，退则使无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乐其群，务其职，荣其名，而后止矣。故逾其官而离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职者，必使有耻。是故圣王之教民也，以仁措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绝而定[28]，静而治，安而尊，举措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

【注 释】

[1] 毋假：专于君主，不假借他人。

[2] 一置其仪：统一立法。一：集中统一，君主专制。置：设置，设立。仪：仪法，法律，法度。

[3] 上：指大臣。唐尹知章注：“上谓权臣。”

[4] 正经：整顿法规。自正：自我矫正。

[5] 缀下而射人心：拉拢臣下而收罗人心。缀：连缀，聚合。射：射取，猎取，收罗。

[6] 径于利：邪门歪道图私利。径：小路，引申为邪行捷径。唐尹知章注：“径，谓邪行以趋疾也。”

[7]《泰誓》：《尚书》篇名。今本《尚书·泰誓上》：“受（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8] 比权重：联合权势。比：比附，勾结。

[9] 深索于民：深重索取搜刮民众。

[10] 毋任于上：不担任上级职事，约指退隐不仕之士。《立政九败解》：“退静隐伏，窟穴就山，非世间上，轻爵禄而贱有司。”

[11] 修行：修养德行。

[12] 交于利通而获于贫穷：结交仕途顺利官运亨通者，收揽获取穷人心。

[13] 列：爵位排列的等级。

[14] 拂：违背。

[15] 常生：恒产，产业。

[16] 壶士：供养游士。

[17] 修甲：制备兵甲。

[18] 贼臣之养：贼臣是养，豢养贼臣。之：是。

[19] 私必死：私养敢死侠士。

[20] 矢：直。矫：强硬。以深与上为市：深重要挟上级，跟上级做交易，要求上级满足自己的无理要求。郭沫若释：“言畜养私士者有所恃，强直不让，因以深入要挟，使所求必得也。”

[21] 假爵以临朝：假借高贵的爵位，以威临挟持朝廷。

[22] 僻倚：邪僻不正。

[23] 守委：坐守积蓄。

[24] 博分以致众：广分财物以罗致民众。

[25] 行僻而坚：行为邪僻而坚守。

[26] 言诡而辩：言论诡异而狡辩。把诡辩的言辞，说得头头是道。

[27] 渔利苏功：非法牟利，攫取功绩。

[28] 绝而定：坚决而镇定。绝：根绝，截断，喻坚决。

【译 文】

法制不容私议，则民众不互相营私。刑杀不容宽赦，则民众不忽于为善。授爵赐禄之权不假借他人，则臣下不犯上作乱。这三事掌握在官府就成法，施行于国则成风俗，其余不勉强，就得到治理。君主统一立法，则百官守其法。上面公开宣布制度，则下面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统一，则下面违法，而另立私理者必然增多。所以人行其私理，废弃上级法制，而宣导其见解，所以下级跟官法对立，大臣跟君主争权，国家危险必从这里开始。从前圣王治民不是这样，废弃上级法制，必受惩处。厚施

财物，博施恩惠，收揽民心者，因整顿公法，而自我矫正。圣王既死，后继者衰，做人君而不能知立君之道，并以此为立国根本，则大臣拉拢臣下，而收罗人心者必多。君主不能审定立法，以此为下面规范，则百姓自立私理，而邪门歪道图私利者必多。

从前圣王治理人才，不看重他的博学，希望他能和同一致而听令。《泰誓》说："殷纣王有臣亿万人，也有亿万条心。周武王有臣三千人而一心。"纣王因亿万条心而亡，武王因一心存。治国之君，如不能同一人心，统一国威，整齐士义，把上面的治理贯彻为下面的法度，则虽然地广民众，还不能安国。君主失道，则大臣联合权势，在国中互相抬举，小臣必徇私利而趋就。举用国士作为私党，利用公法谋取私利，在君前则互相推崇，在民间则互相吹捧，各图己便，忘掉国家，以扩张地盘，聚结同党，上以蒙蔽国君，下以搜刮民众，这都是削弱君主，祸乱国家之道，是国家的危险。

祸乱国家正道，变易国家常规，封赐赏禄恣意妄为，是圣王之禁。独擅国权，深重索取民众，是圣王之禁。不肯担任上级职事，是圣王之禁。进朝廷领受君主俸禄，退回家室积藏俸禄，不尽力于治国的职事，只努力经营部属，私用国家官吏，私决君主大事，弃人不当，而私自行事，是圣王之禁。修养德行不以事亲行孝为本，治理职事不以奉公为主，举荐无能无功者，是圣王之禁。把结交人才作为自己恩赐，推荐人才作为自己功劳，用人则分取其俸禄，是圣王之禁。结交权利亨通的人，而收揽获取穷人心，轻易搜刮民众，而重求于其君，削弱上级，以亲附下级，枉法以收买民心，是圣王之禁。

享用跟身份不相称，家庭财富超过其爵位等级，俸禄寡少，而财产甚多，是圣王之禁。违背当世以为行动，靠非议上级猎取名声，经常反对上级法制，以在国内聚徒成群，是圣王之禁。粉饰贫穷，而废弃勤劳，权且安于贫贱，身无正当职事，家无恒产，位列于上下之间，空口说为民众，是圣王之禁。供养游士为己资，制备兵甲为己本，豢养贼臣，私养敢死侠士，然后强直不让，深重要挟上级，跟上级做交易，要求上级满足自己的无理要求，是圣王之禁。修饰小节招人看，辄言大事惊国君，广泛结交以超群，仗恃高爵以临朝，是圣王之禁。

卑身杂处于人群，隐行邪僻在暗中，偷渡外国迎外奸，既骗上级又骗民，是圣王之禁。诡异习俗反常礼，言语行为太夸张，夸其所为自抬高，是圣王之禁。坐守积蓄以闲居，博分财物招徕人，殷勤行事顺人意，收买

人心用货财，沽名钓誉接济人，其身甚静使人求，是圣王之禁。行为邪僻而坚定，言论诡异而狡辩，方术错谬而繁多，纵容邪恶而辩护，是圣王之禁。结交朋党当朋友，隐蔽罪恶当仁慈，投机善变当智慧，横征暴敛当忠心，发泄私愤当勇敢，是圣王之禁。堵塞国家之根本，做事都为骗国君，深附诸侯求外援，是圣王之禁。

圣王之身处治世，讲德行必立标准，讲道义必有准则。士人不敢诡异习俗反常礼，以自我表现在国内。不敢布施小惠，缓行公法，修好上下以亲民。不敢超越等级，非法牟利以媚君。圣王治民，向上爬使他无法得利，卸责任使他无法避罚，必使人返回安其位，乐处其群，尽职尽责，博得美名而后止。所以说，超越职权离其群，必定使其有害。不能任事失其职，必使有耻受指责。圣王教民，用仁爱措置，用究责驱使，修好其能，致其成功而后止。所以说，坚决而镇定，安静而治理，举措而不改，是圣王之道。

【解 读】

本篇以托古改制为号召，主张和同人心，引证《尚书·泰誓》，比较殷纣王和周武王两个正反案例的差别说："'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颇有人文科学的深刻意涵。所列举的18种"圣王之禁"，目的是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其第16种"行僻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等关键词，在先秦两汉著作中被多次移植变形，作为诛杀激进改革派少正卯和最早民间律师邓析的罪状。《荀子·宥坐》说："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与刘向《说苑·指武》、徐幹《中论·核辩》、《孔子家语·始诛》所说相同。从今日更为宽容的历史评价标准看，这是排斥异己，无限上纲，是狭隘的派性观点作怪。

23. 重令

【题 解】

题名“重令”，意即重视法令。本篇开宗明义提出：“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说：“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要求做到“唯令是视”，提倡以法治国，法治为先。

凡君国之重器[1]，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嬉[2]。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

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背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3]，百吏奚不嬉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

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损者毋罪，则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则巧佞之人[4]，将以此成私为交。比周之人[5]，将以此阿党取与[6]。贪利之人，将以此收货聚财。懦弱之人，将以此阿贵富事便辟[7]。伐矜之人[8]，将以此买誉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9]，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乱，不可得也。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10]，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11]，谓之逆[12]。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纂组相稚也[13]，谓之逆。万乘藏兵之国，卒不能野战应敌，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稚也[14]，谓之逆。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15]，而群臣必通外请谒[16]，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稚也，谓之逆。

朝有经臣[17]，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18]，犯难罹患而不辞死[19]。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20]。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何谓国之经俗？所好恶不违于上，所贵贱不逆于令。毋上拂之事[21]，毋下比之说[22]。毋侈泰之养[23]，毋逾等之服[24]。谨于乡里之行，而不逆于本朝之事者，国之经俗也。何谓民之经产？畜长树艺[25]，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故曰，朝不贵经臣，则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国不服经俗，则臣下不顺，而上令难行。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则大臣不和。臣下不顺，上令难行，则应难不捷[26]。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三者见一焉，则敌国制之矣。

故国不虚重，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于官[27]，受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28]，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阵士不死制[29]，卒士不轻敌[30]，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31]，兵有与分争[32]，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33]，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正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

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措于斧钺[34]，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正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注 释】

[1] 君：君临，统治（作动词用）。重器：重要工具。

[2] 嬉：嬉戏，轻视，玩忽，不当回事。

[3] 恣：恣意，肆意，放纵。

[4] 巧佞：乖巧谗佞。

[5] 比周：勾连帮派。

[6] 阿党取与：迎合同党，争取同盟。与：结交，亲附。

[7] 阿贵富事便辟：逢迎富贵，趋奉君侧小臣。

[8] 伐矜：骄傲自夸。

[9] 衢：道路。

[10] 末生：末业，奢侈品生产。

[11] 相稚：相互轻视，夸耀。

[12] 逆：逆反，相反，抵触，违背。《管子》重农，以农为本，视奢侈品生产为末业。姑译“不干正经事”。

[13] 纂组：华丽彩带。

[14] 分役：承担兵役。

[15] 行制：执行命令。

[16] 通外：私通外国。请谒：请托拜见。

[17] 经：正经，正当，正常，经常，标准，准则，根本，常道，常理，法制，治理。

[18] 尚得：以“得”为上，计较得失。

[19] 犯难罹患：遭遇困难祸患。

[20] 侈：超过。

[21] 上拂：拂上，违背上级。拂：违背。

[22] 下比：比下，勾结下级。比：勾结，顺从，和顺。

[23] 侈泰：奢侈。

[24] 逾等之服：超越等级的服用待遇。

[25] 畜长树艺：饲养牲畜，种植果蔬。

[26] 应难不捷：应对危难不能取胜。

[27] 能不通于官：能人不能进入官府。

[28] 动静：举止。诡于时变：违反时势变化，不能与时俱进。

[29] 死制：死于军令。

[30] 轻敌：指在战略上、整体上藐视敌人，非指战术上、局部上轻敌盲动。

[31] 威有与两立：在国威上有与之并列的国家。

[32] 兵有与分争：在兵力上有与之抗争的军队。

[33] 至则反：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尽头，必向相反方向转化。至：到极点，到尽头。

[34] 疑措：犹豫实行，不坚持实行。

【译 文】

治国手段是重令。法令重则君尊贵，君尊贵则国家安。法令轻则君卑贱，君卑贱则国家危。安国在于尊君主，尊君在于行法令，行法令在严刑罚。罚严令行百官恐。罚不严厉令不行，百官玩忽轻法令。明君察于治民本，根本最要是法令。删减法令要处死，增添法令要处死，不行法令要处死，滞留法令要处死，不从令者要处死。五者处死而无赦，唯令是视不敢轻。尊重法令下畏恐。

如若君上昏不明，法令虽然自上出，是否可行下面定。违背上令算威风，恣意妄为私利行，百官都会轻法令。法令虽然自上出，是否可行下面

定，国君权威坠基层。国君权威坠基层，求上无危不可能。滞留法令算无罪，教民对法不恭敬。令出不行算无罪，施行法令算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令。国君法令一发出，是否可行百官定，君权下分不集中。增删法令算无罪，则是教民走邪径。如果这样走下去，乖巧谗佞私交行。比周之人将借机，勾连帮派结同盟。贪利之人有机会，收货聚财贿赂行。懦弱之人阿贵富，君侧小臣被逢迎。伐矜之人将自夸，沽名钓誉买虚名。所以国君令一出，示人邪途五路通，如此而求上无危，下面无乱不可能。

粮食不足事末业，民众必有饥饿色，雕文刻镂相夸饰，这叫不干正经事。布帛不足制衣服，衣服无度没节制，民众必有冻寒伤，美衣锦绣相夸饰，这叫不干正经事。万乘藏兵号大国，野战应敌卒不能，社稷必有危亡患，武士争相逃兵役，这叫不干正经事。予爵不论人能力，给禄不论人功绩，武士不肯为国死，群臣通外走后门，好取权道善投机，行事便辟结小臣，贵富荣华相夸饰，这叫不干正经事。

朝廷要有正经臣，国家要有正经俗，农产是民正经产。朝有经臣是何意？按照能力受官职，不骗上级是原则。谨守法令以治国，结党营私要禁止。竭尽能力不谋私，遭遇患难不怕死。量功受禄不越级，按照能力给待遇。无功不能骗奖赏，朝之经臣有模样。国有经俗是何意？所好所恶不违上，所贵所贱不逆令。做事不能抗上级，勾结下级要禁止。奢侈生活要禁绝，逾等服用要放弃。乡里之行要谨慎，本朝之事不违逆，国之经俗这就是。民有经产是何意？饲养牲畜种好地，不误农时种嘉谷，力农垦草禁末事，民有经产这就是。朝廷不贵正经臣，君侧小臣得进用，无功虚取高俸禄，奸邪得行不上通。国家不习正经俗，臣下不顺令难行。民众不务正经产，仓廪空虚无财用。君侧小臣得进用，无功虚取高俸禄，奸邪得行不上通，大臣不和臣不顺，上级命令难推行，要是打仗不能胜。仓廪空虚无财用，国防难守容易攻。仓廪空虚财不足，国家无法以固守。三种情况现一种，敌国控制国不宁。

国家不会凭空强，兵阵不会凭空胜，民众不会凭空用，法令不会凭空行。国家强大待兵胜，凡兵取胜待民用，凡民被用待令行，凡令推行待亲守。禁令不制服亲贵，惩罚不加君侧臣，法禁不诛罪行重，而只加害疏远者，庆赏不施卑贱者，而求法令之必行，这是不可能办到。能人不能进官府，禄赏不符其功绩，号令违逆民众心，举止不能与时进，有功之人不必赏，有罪之人不必诛，法令必然不能行，禁令必然不能止，上级不能使下级，而求民众必被用，这是不可能办到。将帅不能有威严，民心必然不专

一，战士必然不死令，士卒对敌不藐视，而求兵阵必取胜，这是不可能办到。内守城池不能坚，对外攻伐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服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家必强盛，这是不可能办到。德惠不能加弱小，威望不能信大国，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称霸于诸侯，这是不可能办到。国威有与并立者，兵力有与抗争者，德惠不能怀远国，号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称王于天下，这是不可能办到。

土地广大国家富，人民众多兵力强，称霸称王的根本，然而危亡以为邻。天道之数有规律，人心之变有遵循。天道之数的规律：事物发展到极点，走向反面是必然；事物发展到极盛，走向衰亡是必然。人心之变有遵循：富富有余则骄傲，骄傲自大则慢怠。所谓骄傲骄诸侯，骄诸侯者失于外。所谓慢怠慢人民，慢待人民民乱内。骄诸侯者失于外，慢待人民民乱内，这是天道盛则衰，危亡时刻就到来。国土虽大不兼并，国土虽大不抢夺。人口虽多不慢怠，人口虽多不傲下。国家虽富不奢侈，国家虽富不纵欲。兵虽强不轻诸侯，兵虽强大不侮辱。兴师动众用兵力，必为天下正经理。匡正天下有根本，称霸称王有宗主。

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有六种。圣明君王胜其攻，治国之器不过三，保有国家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治国之器虽有三，本有天下而败亡。治国之器哪三种？号令刑罚和禄赏。败亡原因哪六种？亲贵货色前四种，巧佞玩好后两种。治国三器有何用？借助号令以使下，仰仗刑罚以威众，依靠禄赏以劝民。败亡六因有何用？不听君令可得存，虽然犯禁可得免，虽然毋功可得富。国有不听可得存，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可得以免，刑罚不足以威众。无功而可以得富，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刑罚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民众不为君效力。民众不为君效力，征战不能得胜利。征战不能得胜利，防守必然不坚固。防守必然不坚固，敌国制之必败亡。然则先王怎么办？不为六者变号令，不为六者弃刑罚，不为六者改禄赏。这样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同力，众寡同力则战胜，防守必然可坚固。不用并兼和抢夺，天下正治可实现，匡正天下有正道。

【解 读】

本篇提倡以法治国，法治为先，是杰出的法哲学论文，抽象概括出一般哲学原理，对理解现今科学哲学有重要启示借鉴价值。如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

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利与害、福与祸、富强与危亡为邻、为伴，互相转化。“至则反，盛则衰”，是“物极必反”、“对立转化”的一般哲学原理，“有余则骄，骄则缓怠”，是一般生活哲学原理，有极其深刻的科学哲学内涵，可引为鉴戒。

24. 法法

【题 解】

题名“法法”，意指“以法行法”，即用法律的手段推行法律。“法法”概念，前一“法”，指用“法”的手段。借用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元数学纲领的语言，这个“法”是属于“元”（后设 meta-）的层次。后一“法”，指“法”的对象，是属于“对象”（object）的层次。篇中开宗明义：“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即不用“法”的手段推行法度，则国事无常规。对象“法”（object，法律，法令，法度，法制）不用“法”（后设 meta-）的手段推行，则“令”（法令，政令，命令）不能贯彻。本篇既重视立法，即设置创立“法”（对象 object，法律，法令，法度，法制），又重视“以法行法”，即用“法”（后设 meta-）的手段推行“法”（对象 object，法律，法令，法度，法制）。篇中说：“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法法”概念，前一“法”，相当于“正方圆”的“规矩”（准则）；后一“法”，相当于为规矩所纠正的“方圆”（对象）。这是现今“以法治国”命题的渊源，是“以法行法”命题的肇端。

不法法[1]，则事毋常。法不法[2]，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3]。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4]，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5]，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6]，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7]。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警[8]。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早禁之。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9]。毋赦者，痤疽之砭石也[10]。文有三宥[11]，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

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措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志，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不竭[12]，数也[13]。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14]。国毋怪诞，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15]，措仪画制[16]，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戮，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纷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夫倨傲易令，措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17]，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18]，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时而王不难矣[19]。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20]。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

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信必，此正民之经也[21]。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22]，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智者，有道者，不与人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

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23]，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24]，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情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25]，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26]，正也[27]。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28]。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辩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29]。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为之媒。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知也。六者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违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士焉。德行未成于身而违古，卑人也。事无资[30]，遇时而简其业者[31]，

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32]。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33]。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私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34]，此所谓擅也[35]。动与静此所患也[36]。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诚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37]。不为君欲

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注 释】

[1] 法法：用法的手段推行法律。第一个“法”指用“法”的手段，第二个“法”指法律，法令，法度，法制。

[2] 法不法：对象“法”（object，法律，法令，法度，法制）不用“法”（后设 meta-）的手段推行。

[3] 修令者不审：审修法令者不审慎周密。如法令的宽严繁简，语义含混等，足以影响法令推行，应承担责任。

[4] 禁胜于身：用法律禁令制胜管控君主自身。要求君主以身作则，率先遵从法律禁令。唐尹知章注：“身从禁也。”

[5] 索：搜索，访查，寻找。

[6] 几：隐微。

[7] 内：亲近，亲信。

[8] 警：警戒，警惕。

[9] 委：抛弃，舍弃。辔：缰绳。

[10] 痤疽：痤疮痈疽。砭石：用石针扎刺医病。

[11] 宥：宽宥，宽容，饶恕。

[12] 不竭：不肯竭尽全力。

[13] 数：规律，必然性，道，理。

[14] 私议自贵：私自乱议，妄自尊大。

[15] 倨傲易令：傲慢不恭，私改法令。

[16] 措仪画制：臣民自行立法定制。

[17] 轩冕：古代卿大夫的乘车礼帽，有等级差别。

[18] 守：保守，保持。服：衣服车马等待遇享受。

[19] 胥时：待时。胥：通“须”，等待。《君臣上》：“须令而动也。”

[20] 砥滞：积压不通。

[21] 经：规范，准则。

[22] 下拟：向下降等。

[23] 蔽：蒙蔽。
[24] 期年：整年。
[25] 亲戚：父母至亲。
[26] 政：政治。
[27] 正：规正，纠正，矫正，匡正。
[28] 命：性命，命运。
[29] 难：敬慎。
[30] 资：资本，本钱，基本，基础。
[31] 简：简慢，怠慢，轻忽，忽视。
[32] 已：停止，终止，终结。
[33] 诬：诬枉，欺骗，造假。
[34] 务积：专事积储。
[35] 擅：专擅。君专擅治国，民专擅积储。
[36] 动与静此所患也：唐尹知章注："动静失宜，则患生也。"
[37] 戚：亲近。

【译 文】

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无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法令不能贯彻。法令不能推行，则是因为法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推行，则是因为审修法令者不够审慎周密。审修法令者足够审慎周密，而不能贯彻，则是因为赏罚轻。赏罚重，而不能推行，则是因为赏罚不信实。赏罚信实，而不能贯彻，则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用法律禁令制胜管控君主自身，君主以身作则，率先守法，则法令能够推行于民众。

得知贤才而不举用，要失败。得知善事而不访查，要失败。发现能人而不任使，要失败。亲近人而不坚定，要失败。共同谋划而疏离，要失败。想陷人于危而不能办到，要失败。废黜之人而再起用，要失败。事可为而不为，要失败。富足而不施舍，要失败。机要而不能保密，要失败。君主行事不周密，则正言直行的人危殆。正言直行的人危殆，则君主孤立无亲。君主孤立无亲，则臣下结党成群。使君主孤立无亲，臣下结党成群，罪过不在臣下，而在君主。

民无重罪，是因为过失不大。民无大过，是因为君主不随意赦免。君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这是逐渐积累所生成。所以说，赦令出，则民众

不警惕。恩惠行，则过失日益增多。恩惠宽赦加于民，而监狱虽满，杀戮虽多，奸邪不能制止。所以说邪恶不如早禁。凡行宽赦，得小利而有大害，所以积久而不胜其祸。不宽赦，有小害而得大利，所以积久而不胜其福。所以宽赦，好比驾驭奔马而舍弃缰绳。不宽赦，好比痤疮痈疽得医治。文的一手有三宥，武的一手无一赦。所谓惠，就是多赦，先易后难，积久而不胜其祸。所谓法，先难后易，积久而不胜其福。所以惠，是民之仇敌。法，是民之父母。最佳选项，是“以制制度”：用法制控制行为的度量界限。第二等选项，是有过失尚能追正，这样虽有过失，也不严重。赦免过失，遗忘善事，则民众不能劝勉。有过不赦，有善不忘，是励众之道的巧妙运用。所以说明君善断。

君对民有三种欲求。三种欲求不节制，则上位危殆。三种欲求是什么？求取禁止和命令。求取一定想得到，禁止一定想落实，命令一定想推行。求取过多所得寡，制止过多难落实，命令过多行者寡。求而不得威日损，禁而不止刑罚侮，令而不行下凌上。所以从来没有多求能多得，没有多禁能多止，没有多令能多行。所以说上苛下不听，下不听而强加刑罚，君上就被众人谋。君上而被众人谋，虽想无危办不到。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迁，刑法已行又移动，赏赐虽重民不劝，杀戮虽多民不怕。所以说上级意志不坚定，下级必然有疑心。国无常经和常法，民众不肯尽全力，理数规律必然性。

如果明君在上位，谁敢私议自尊贵。国无怪诞无杂俗，没有异礼没私议。傲慢改令自立制，作议肇事尽诛罚。强者易折锐者挫，坚者易破有深意。引来绳墨定曲直，绳以诛戮行法律，万民心服皆从上，推之而往建功业，引之而来好梦成。私立异说自尊贵，纷然争论避罪责，君令自此行不通。私议成立主道卑，傲慢改令自立制，变易风俗着奇装，异服怪说犹树立。权臣不行君主令，下级不合众乡里，变更法制恣意为，易国成俗好标新，名叫不服管之民。不服管控之民众，逃到法度准绳外，逃越法度受诛罚。贤者吃饭靠能力，斗士吃饭靠战功。贤者吃饭靠能力，君上尊贵民服从。斗士吃饭靠战功，士卒轻患而傲敌。君上尊贵民服从，士卒轻患而傲敌。两者设立于国家，天下得治君主安。

爵位不尊，俸禄不重，不为他赴难冒险，因为他的道术不足以求人为他这样做。所以先王制轩冕，用来辨明贵贱，不求美丽。设爵禄，是用来保持其待遇，不求观看。使君子吃饭靠道术，小人吃饭靠劳力。使君子吃饭靠道术，则君主尊严，民众顺从。小人吃饭靠劳力，财物丰富奉养足。

君主尊严，民众顺从，财物丰富，奉养充足，四者齐备，不难待时而称王。

明君建宗庙，足以设祭祀，不求美观。修宫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湿寒暑，不求广大。雕饰刻镂，足以辨别贵贱，不求观看。农夫不误季节，百工匠不误功效，商人不误得利，民众不闲游，财货无积压。所以节俭是正道。

法令没公布，而民众偶然做到，就给赏，则是君上错赏。君上错赏，则功臣埋怨。功臣埋怨，而愚民胡作非为。愚民胡作非为，则是大乱的根源。法令没公布，就给予惩罚，则是君主错罚。君主错罚，则民众轻生。民众轻生，则暴人兴，朋党起，而乱贼发作。法令已公布，而赏不兑现，则是叫民众不劝勉，不行令，不为国死节。民众不劝勉，不行令，不为国死节，则战不能胜，守不能固。战不能胜，守不能固，则国不安。法令已公布，罚不兑现，则是叫民众不听从法令。人民不听从法令，则强人兴。强人兴，则君主地位危险。法律制度必须遵从治国之道，号令必须严明，赏罚必须信实，这是引导民众的规范。

凡是大国的君主地位高，小国的君主地位低。为什么大国君主地位高？回答是：被他使用的民众多。为什么小国君主地位低？回答是：被他使用的民众少。既然被他使用的民众多则地位高，被他使用的民众少则地位低，则君主怎能不想有更多民众为己所用？怎样才能使民众多为己用？回答是：法立令行，则民众被用者多。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众被用者少。所以，法能成立，令能行者多，而所废弃者少，则民不非议。民不非议，则听从。法能成立，令能行者，跟其所废弃者均等，则国无常法。国无常法，则民妄行。法能成立，令能行者少，而所废弃者多，则民不听从。民不听从，则暴人兴起，而奸邪发作。

考察君上之所以爱民，是为用而爱。为了爱民的缘故，不怕毁坏削减法令，则是失去所谓爱民的意义。单从“爱民”的观点出发来用民，则民众不被用，道理明显。最会用民者，可用杀戮、危害、劳苦、饥渴等方法。用民者把这种方法，推行到极点，而民众没有考虑到是害己，是因为明王在上，道术法制通行全国，民众都能舍弃所爱，而行所恶。所以善用民，轩冕赏赐不降等，而斧钺惩罚不加严。则贤人劝勉，而暴人止息。贤人劝勉，而暴人止息，则功成名就。踏白刃，披矢石，赴汤蹈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律尽止。引导而使用，民众不敢转移力量。推动而往战，民众不敢爱惜生命。不敢转移力量，然后有功。不敢爱惜生命，然后

无敌。进无敌，退有功，于是三军之众，都能保全首领，父母妻子在国内完好安居。民众不曾跟他谋划开始，而可跟乐享成功。仁者，智者，有道者，不跟人谋划开始。

国没有因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者，必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丧失德行，国内官职、法制、政教有失误，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失误，所以地削而国危。国家没有因为大和侥幸而功成名就者，必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具有德行。国内官职、法制、政教有得，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得，然后功成名就。既然如此，治国怎能无正道？人怎能不用贤？得正道而引导，得贤人而使用，将大可期待兴利除害。期待兴利除害，亟须以身作则，而国君为甚。伤害，必先起因于法令的失误。君主法令失误，会受蒙蔽。已受蒙蔽，会被劫制。已受劫制，会被杀。

凡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有权势。所以君主失权势，则被臣下控制。权势在下，君主被臣下控制。权势在上，臣下由君主控制。所以君臣地位颠倒，是因权势在下。臣下得权势一年，臣虽不忠，君主不能夺权。儿子得权势一年，子虽不孝，父亲不能制服。所以《春秋》记载，有臣杀君，有子杀父。所以说，堂上可以比百里还远，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门庭可以比万里还远。现在步行一天，百里通情。堂上有事，十天君不知，这叫比百里还远。步行十天，千里通情。堂下有事，一月君不知，这叫比千里还远。步行百天，万里通情。门庭有事，一年君不知，这叫比万里还远。所以，情况进而不出，叫“灭”（湮灭）。情况出而不进，叫“绝”（断绝）。情况上报，不达君主，叫“侵”（侵夺）。情况下达，中途停止，叫“壅”（壅塞）。有“灭”（湮灭）、“绝”（断绝）、“侵”（侵夺）和“壅”（壅塞）问题的国君，并不是杜绝封守其门户，而是因为政令有所不行。所以说，法令重于国宝，社稷先于至亲，法度重于民众，威权贵于爵禄。所以不可因为重视国宝而轻视号令，不可因为重视至亲而轻视社稷，不可因为爱民而曲解法律，不可因为重视爵禄而分散威权。所以说权势不能给予人。

政的定义就是正。正是正定万物命。圣人精德立中正，显明正道治国政。矫正过头补不及，过头不及都非正。过头不及都非正，伤害国家效均等。勇敢不义伤兵阵，仁而违法伤其正。军队之败不义生，法度侵蚀不正生。辩不务正成诡辩，行而非善为邪行。言必务正合道理，不苟为辩言归正。行必思善行善意，不苟为难行归正。

规矩是为方圆正。虽有巧目和利手，不如规矩方圆正。巧匠虽能造规

矩，废弃规矩不能正。圣人虽能定法制，废弃法律国不正。虽有明智和高行，背法而治国不正。废弃规矩正方圆，虽有圣人行不通。

有种说法，凡君主的德行威严，不是独能尽贤于人。说他是君主，所以尊崇他，不敢计较其德行的高尚卑贱。因为他有生杀大权，比司命神还厉害。他有使人贫富，使之互相供养的大权。有使人贵贱，使之互相臣属的大权。君主握这六点治其臣，臣下看此六点事其君。君臣会合，靠这六点为媒介。六点在臣一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在子一年，子虽不孝，父不能夺。《春秋》记载，有臣杀君，有子杀父，就因得此六点，而君父不知。六者在臣则主蔽，君主蒙蔽则失令。令入不出叫“蔽”，令出不入叫“壅”，令出不行叫“牵”，令入受阻叫“瑕”。牵瑕蔽壅俱在君，不因封门堵窗户，而因有令不能行。这种情况会出现，贤人不至忠不用。君主不可不重令，令是君主聚宝瓶。

有种说法，贤人不至叫“蔽”（蒙蔽），忠臣不用叫“塞”（堵塞），令而不行叫“障”（障碍），禁而不止叫“逆”（违逆）。“蔽”（蒙蔽）、“塞”（堵塞）、“障”（障碍）、“逆”（违逆）俱在君，不因封门堵窗户，而因贤者之不至，君主有令不能行。

凡是民众听上级，不是听从空口说，而是因为情所好。上级好勇民轻死，上级好仁民轻财。凡是上级有所好，民必甚焉都跟从。明君知民必听上，确立法制治自己，树立礼仪以自正。上级不以身作则，下面民众不服从。如果民众不服法，不死军制国必乱。是以君主若有道，精修制度行法令。以身作则先民众，树立典范靠躬行。

凡评论人有要领。骄傲之人无伟人。骄傲之人是自满，自满之人是空虚。有了自满和空虚，在物为制受局限。骄矜傲慢细之属，骄傲不能成伟人。论人违古无高士，不知古道轻其功，骄傲自满无智士。德行未成而违古，背弃先王是卑人。事无根底轻其业，一事无成是愚人。钓名之人无贤士，钓利之君无王主。贤人行事忘其名，王主行道忘其功。贤人之行王主道，行道正直不能停。

明君公心以治世，忠臣直进以尽能。明君不偏其所爱，忠臣正直不欺骗。君主不以私对国，大臣不冒充有能。行此道者未大治，正民之经有准则。臣以诬能爱欺骗，国君办事有私心，功成名就古今无。臣以诬能爱欺骗，人之易知能识破。揣度先王虞舜贤，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就是治狱官，后稷为官管农田。四者都是大贤人，尚专一能以事君。今之大臣好诬能，服侍任官爱欺骗，胡说皆兼四贤能，一专多能多益善。功名不立

自此观，谎言骗局易拆穿。列尊禄重无不受，势利官大无不从。以此事君不信实，都是诬能篡利臣。世无君主出公心，则无直进忠正臣。君主无能识真假，则无成功正直臣。三代相授夏商周，安得二世而独占。

劳民伤财兵最烈，危国伤君兵更速。四种祸患很明显，古今莫之能废除。兵当废除而不废，古今迷惑不能除。兵不当废而欲废，也是迷惑犯错误。废和不废两错误，为害国家在一处。黄帝唐虞帝业隆，资有天下在一人，当此之时兵不除。现今德业有不及，天下不顺不太平，而求废兵太糊涂。明君心里有盘算，知所专擅知所患。君主专擅是治国，知其所患是备战。民众专擅务积蓄，国富民强靠积储。动静失宜祸患生，防患未然是所宜。明君审其所专擅，备其所患防未然。

猛君不免于外难，弱君不免于内乱。猛毅君主轻杀人，轻杀道正者不安。如若道正者不安，才能之臣出国门。本国虚实彼尽知，为敌谋我有外难。所以说猛君不免于外难。懦弱君主惜诛罚，姑息诛罚有过错，行邪道者不改邪。行邪道者不改邪，群臣比周朋党结。群臣比周朋党结，蔽美扬恶爱行邪。蔽美扬恶爱行邪，内乱发生从此起。所以说弱君不免于内乱。明君不为至亲危害其社稷，社稷重于亲。不为私欲变法令，法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威权，威权重于宝。不为爱民害法度，爱法甚于民。

【解 读】

本篇从元法学角度，深刻论证“以法治国”和“以法行法”的命题，蕴涵“对象”法（object）和“元”法（后设 meta-）二分的意谓，值得用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方法做更深层次的解读。本篇从法哲学角度，提升一般哲学的命题和原理。如从日常法律现象，概括提升一般哲学的命题和原理说：“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体现“物极必反”、“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精髓。篇中说：“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其中部分命题：“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属于一般哲学或纯哲学命题，具有普遍广泛的应用价值。正即正确，正确是把握事物质和量的界限范围，即事物质的规定性，而纠正“过”（过分，过度）与“不及”（不足量，亏欠）两种偏向，属于存在论、本体论、本质论、辩证法和方法论的范畴。篇中说：“故言有辩而非务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包含中国古代辩论术、逻辑学的思维规范。

25. 霸形

【题 解】

题名“霸形”，唐尹知章题解：“陈霸言之形容。”意即陈述称霸之言的形容，主题词是霸言，即图谋称霸的言论。篇中内容是齐桓公跟管仲对话，陈述齐国图霸的理论和实践。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二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对。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 盍不当言[1]，寡人其有向乎? 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

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 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

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2]。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3]，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4]，孤幼不刑，泽梁时纵[5]，关讥而不征[6]，市书而不赋[7]，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此其后，宋伐杞，狄伐邢、卫，桓公不救，裸体纫胸称疾[8]。召管仲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子曰："诺。"于是令之悬钟磬之环，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群臣进谏曰："宋伐杞，狄伐邢、卫，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又疾病，姑乐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邻国也，子无事焉。"

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间[9]，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向对之，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悬，屏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

桓公曰："寡人以伐钟磬之悬，屏歌舞之乐矣，请问所始于国，将为何行？"管子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臣请以庆。臣闻之，诸侯争于强者，勿与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处哉？"于是桓公曰："诺。"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

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

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则令固始行于天下矣。

此其后，楚人攻宋、郑。烧薰熯焚郑地[10]，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墝[11]，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曰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贤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

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对曰："不可。楚人攻宋、郑，烧薰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思人众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齐也。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楚取宋、郑而不知禁，是失宋、郑也。禁之，则是又不信于楚也。智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举也。"桓公曰："善。然则若何?"管子对曰："请兴兵而南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郑城与宋水为请。楚若许，则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许，则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

于是遂兴兵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嫡子，无置妾以为妻。"因以郑城与宋水为请于楚，楚人不许。遂退七十里而舍[12]。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13]。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楚，逾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返位已霸。修钟磬而复乐。管子曰："此臣之所谓乐也。"

【注 释】

[1] 当言：直言，直截了当说。

[2] 削方墨笔：削平书写方板，准备墨笔伺候。

[3] 门朝：门庭。

[4] 税者百一钟：收获百钟，纳税一钟。税率百分之一。钟：容量单位。

[5] 泽梁：水流中用石筑成拦水捕鱼的堰。《礼记·王制》郑玄注："梁，绝水取鱼者。"《荀子·王制》杨倞注："石绝水为梁，所以取鱼也。"

[6] 关讥而不征：关卡只检查不征税。讥：检查，查看，查问。

[7] 市书而不赋：市场只登记不收税。

[8] 纫胸：包扎胸部，表有病。

[9] 笱虡：悬钟磬架，横梁为笱，立柱为虡。

[10] 烧薶熯焚：焚烧，火攻。

[11] 垝 guǐ：倒塌的墙。

[12] 舍：休息，驻扎。

[13] 隳：毁坏。

【译 文】

桓公端坐君位，管仲、隰朋进见。站立一会儿，有两只鸿雁飞过。桓

公叹息说："仲父，您看鸿雁时而南来北往，不论四方多远，愿到哪，就到哪，是不是因为有翅膀的缘故，所以才能把意向通达于天下？"管仲、隰朋没回答。桓公说："两位为什么不回答？"管子回答说："君有霸王之心，而我不是霸王之臣，所以不敢回答。"桓公说："仲父何必这样？何不直言，寡人好有个方向？寡人有仲父，像鸿雁有翅膀，像过河有船只。仲父不发一言教导寡人，寡人虽有两耳，又怎么听到道理，而得到法度？"

管子回答说："君要想成霸王，举大事吗？则必须从根本做起。"桓公移动身体，离开席位，拱手发问说："敢问什么叫根本？"管子回答说："齐国百姓，是您的根本。人很怕饥饿，而税敛重。人很怕死罪，而刑政严。人很怕过劳，而君上举事不时。您若能轻征赋税，则人不怕饥饿。宽缓刑政，则人不怕死罪。按时举事，则人不怕过劳。"桓公说："我听到仲父说这三点，听懂了，不敢独自专听，我要举荐给先君。"于是命令百官有司，削好木板，备好墨笔。第二天，全体都在太庙门庭朝见，为百官确定法令。使纳税者交税百分之一，孤幼不处刑，水泽捕鱼按时开，关卡只检查不征税，市场只登记不收税，近处示以忠信，远处示以礼义。实行几年，而民众归附如流水。

此后，宋国攻伐杞国，狄人攻伐邢国和卫国，桓公不救，裸体裹胸称病。召见管仲说："我有千年食品，而无百年寿命，现有疾病，姑且行乐吧！"管子说："好。"于是下令悬挂钟磬，陈设歌舞吹竽鼓瑟音乐，每天杀牛数十头，连续几十天。群臣进谏说："宋国伐杞，狄人伐邢、卫，君不能不救。"桓公说："我有千年食品，而无百年寿命，现在有病，姑且行乐吧！而且他们没攻我的国家，是伐邻国，你们无事。"

宋国已攻取杞国，狄人已攻下邢、卫。桓公起身，盘桓在钟磬行间，管子跟从，到大钟西侧，桓公面南站立，管仲北向对站，大钟轰鸣。桓公看着管仲说："快乐吗，仲父？"管子回答说："我把这叫作悲哀，不是快乐。据我所知，古人说钟磬之乐不是这样。言出于口，而命令能通行于天下。游乐于钟磬之间，而无四境兵革之忧。现在君上的情况是，言出于口，而命令不能通行于天下。游乐于钟磬之间，而有四境兵革之忧。我把这叫作悲哀，不是快乐。"桓公说："好。"于是砍断钟磬的悬环，屏除歌舞音乐，宫中空虚无人。

桓公说："我已经砍断钟磬的悬环，屏除歌舞音乐，请问国事开始做什么？"管子回答说："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不救，我请为您庆幸。据我所知，诸侯争强时，不与其分强。现在您何不安定三国君主的居处？"

桓公说："好。"于是命令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缘陵封给杞国。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夷仪封给邢国。以车五百乘，士卒五千人，把楚丘封给卫国。

桓公说："我已经安下三国君主的居处，现在还要做什么?"管子回答说："据我所知，诸侯贪利时，不与其分利。君何不送虎豹皮和花锦，出使诸侯国，叫诸侯国用素帛、鹿皮回报?"桓公说："好。"于是用虎豹皮和花锦，出使诸侯国，诸侯国用素帛和鹿皮回报。则齐国的命令就开始通行天下。

此后，楚国攻伐宋国和郑国。火烧郑地，使郑国城池破坏得不堪重建，房屋烧毁，不能修复。使男女丧偶，屋室如鸟巢鼠洞。拦截宋国农田，从两侧堵塞两条河水，使水不能东流，东山西面，水深没墙，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楚国想吞并宋、郑而害怕齐国，寻思人众兵强，能加害于己，必是齐国。于是楚王在国内发令说："我在诸侯国君中称其为明的，莫如桓公。在人臣中称其为贤的，莫如管仲。称明其君，称贤其臣，我愿意侍奉。谁能替我交好齐国，我不吝惜给予封君的称号。"于是楚国贤士，都怀抱重宝币帛侍奉齐国。桓公左右，无不接受其重宝币帛。

于是桓公召见管仲说："我听说，你对人好，人也对你好。现在楚王对我已是太好了，我不修好，将不合道理。仲父何不就跟楚国交好?"管子回答说："不可。楚人攻伐宋国和郑国，火烧郑地，使城坏不堪重建，屋毁不可复修。使男女丧偶，居室如鸟巢鼠洞。拦截宋国农田，从两旁堵塞两条河流，使水不得东流，结果东山西面，水深没墙，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楚国要吞并宋国和郑国，寻思人众兵强，而能加害于己，必是齐国。这是想用文的一手胜齐，而用武的一手取宋、郑。楚国取宋、郑，而不予禁止，是失去宋国和郑国。禁止，则又失信于楚国。智慧失误于国内，兵众被困于国外，不是好办法。"桓公说："好。那怎样办?"管子回答说："请兴兵而南下保全宋、郑，而下令说：'不要反攻楚国，我将与楚王相遇。'到相遇地方，就提出郑城和宋水的问题。楚国若答应，等于我们用文的一手命令楚国。楚国若不答应，则用武力命令。"桓公说："好。"

于是便兴兵南下保全宋国和郑国，跟楚王相遇在召陵地方，桓公在相遇处下令说："不准囤积粮食，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擅自废除嫡子，不准立妾为妻。"同时提出郑城与宋水问题，质问楚国。楚国没同意。遂退七十里屯驻军队。命令军队在郑国南边筑城，立百代城。说："从此处往北到黄河，由郑国自己建立城郭。"而楚国不敢拆毁。东面开放宋国田

地，从两面疏通两条河流，使水向东流。楚国没敢堵塞。于是南伐楚国，越过方城，渡过汝水，奔向汶山，南进而召见楚、越国君。而且西伐秦国，北伐狄人，东面保全晋公于南部，北伐孤竹，回程保全燕公。兵车会集诸侯六次，乘车会集诸侯三次，共九次会集诸侯，桓公返位已成霸业。修治钟磬再宴乐。管子说："这才是我所说的快乐。"

【解 读】

本篇陈述管仲建议齐桓公称霸的言论，最值得关注如下对话。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这里蕴涵"人本"的概念和命题。下篇《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王"是桓、管数十年朝思暮想的宏伟梦想理念，目标战略，而得以成功实现，塑造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齐国称霸，仰仗"以人为本"。"霸王"的梦想实现，得益于"以人为本"的手段高明。如今中华民族面临新时代，新课题，要实现伟大复兴，振兴中华的梦想，亟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古圣先贤"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粹。

26. 霸言

【题 解】

题名“霸言”，唐尹知章题解：“谓此言足以成霸道。”篇中开宗明义说：“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王残之，戮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用哲理性语言，概括描述霸王之业的形势和规模，阐述齐国成霸的理论与实践，意涵精深。

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王残之，戮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夫王者有所独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天下有事，则

圣王利也。国危，则圣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

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屈，有所伸，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夫兵幸于权[1]，权幸于地。故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2]，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钧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

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型天下之心[3]。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4]，物利之谓也。夫使国常无患，而名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若失主不然，轻予人政，而重予人马。轻予人军，而重予人玉。重宫门之营，而轻四境之守，所以削也。

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此三者，圣人之所则也。圣人畏微，而愚人畏明。圣人之憎恶也内，愚人之憎恶也外。圣人将动必知，愚人至危勿辞。圣人能捕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绝坚而攻国，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标，全近而攻远，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

下。令行诸侯而不拂，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夫明王为天下正，理也。按强助弱[5]，御暴止贪，存亡定危，继绝世，此天下之所载也，诸侯之所与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智盖天下，断最一世，才振四海，王之佐也。

千乘之国得其守，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万乘之国失其守，国非其国也。天下皆治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合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己独易，国非其国也。此三者，亡国之征也。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治者，复弱。众而不治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故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将如贤，而非贤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正，命曰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贵而不臣，非其卿也。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

夫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狭而下粗，国小而都大者弑。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治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治，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

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

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6]，列不攘贤，贤不齿第择众[7]，是贪大物也，是以王之形大也。夫先王之争天下也以方正，其立之也以整齐，其理之也以平易。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及。四封之内，以政使之。诸侯之会，以权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远而不听者，以刑危之。贰而伐之[8]，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满，德也。

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伐之，骥必疲矣。强最一代，而天下攻之，国必弱矣。强国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强。小国得之也以制节，其失之也以离强。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尝有先能作难，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无不败者也。

夫欲臣伐君，征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夫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时。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战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

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

夫抟国不在敦古[9]，治世不在善故[10]，霸王不在成曲。夫举失而国危，形过而权倒，谋易而祸及[11]，计得而强信，功得而名从，权重而令行，固其数也。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形，争权。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谋也。令国一轻一重者，形也。令兵一进一退者，权也。故精于谋，则人主之愿可得，而令可行也。精于形，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御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12]，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世之所谋，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归，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邻国之所不亲也。权动所恶，而实寡归者强[13]。擅破一国，强在后世者王。擅破一国，强在邻国者亡。

【注 释】

[1] 幸：胜。

[2] 大数：大计。

[3] 型：型范，规范。

[4] 术术：广大丰盛。术：道路。

[5] 按：抑，抑制。

[6] 最：极，极端，偏激，片面。

[7] 齿第：年齿等第。

[8] 贰：背叛。

[9] 敦古：厚古。

[10] 善故：精通旧事。

[11] 易：轻率。

[12] 齐：剪除。

[13] 实：果实，利益。

【译 文】

称霸称王之形势：模仿上天效大地，教化世人改朝代，创立天下之法制，分列诸侯之等次，四海宾服都归属，乘时匡正普天下。大国能够使之小，曲国能够使之正，强国能够使之弱，重国能够使之轻。兼并乱国惩暴王，罪当诛戮降位列，维护其民治其国。国家丰盛叫作霸，兼正诸侯叫作王。能称王者有独明。德同之国不攻取，道同之国不称王。争天下者威易暴，本是王者正常事。做人君者必有道，称王霸者合于时。国修而邻国无道，促成霸王有资本。国之存也邻有分，国之亡也邻有分。邻国有事邻国得，邻国有事邻国失，天下有事圣王利。国家方危圣人智。先王之所能成王，利用邻国举不当。邻国举事有不当，邻敌得意可利用。

想要用权于天下，必先施德于诸侯。先王有取必有予，有所屈方有所伸，方能用权于天下。有兵胜于有权势，有权胜于有土地。诸侯之能得地利，总有权力相跟从。权去然后失地利。争天下者先争人，明大计者能得人，精小计者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天下之半者霸。圣王卑礼待贤士，天下之贤被任用。均分禄职以钧众，天下之众被臣属。贵为天子富天下，世人普遍不说贪，就是因为大计存。

使用天下之财物，谋利天下之众人。显明威势以震慑，天下之权得合并。遂德之行得施行，缔结诸侯来亲附。奸佞之罪得惩治，天下之心有范型。借助天下之兵威，以广明王之征伐。攻下逆乱的国家，赏赐有功之劳臣。圣贤德望被封树，明王之行得彰明，天下百姓得安定。古先圣王取天下，术术大德称丰盛，以物利人被称颂。国常无患名利并，世人普遍称神圣。国在危亡得保全，世人普遍称明圣。先王师法是神圣，其所赏者是明圣。一言说对能保国，不听圣言而国亡，如此称颂大圣言。骏马宝玉明王轻，政权军队明王重。失主跟这正相反，重视人马轻人政，看重宝玉轻人军。宫门营治甚看重，四境之守却看轻，国家削弱由此生。

权者神圣之资本，独明天下之利器，独断微密之营垒。明断圣人之所则。圣人畏惧微细事，愚人畏惧明如火。圣人憎恶内心邪，愚人憎恶邪外露。圣人必知将萌动，愚人至危犹不知。圣人善能捕时机，不能违时失良机。智者善谋会计划，不如当时抓时机，精于时机功效多。谋事优柔则困惑，举事无备则废弛。所以圣王务预备，慎守时机不疏忽。有所准备待时机，抢抓时机举大事，时机一到而举兵。断绝坚壁攻敌国，攻破大城制其地，根本雄厚目标小，保全近国攻远敌，利用大国牵小国，利用强国使弱国，以众击寡易取胜，德利百姓威天下。令行诸侯无阻碍，近必服从远听

命。明王是为天下正，合理正当人必服。抑强助弱止暴贪，保全亡国定危局，继承绝世安遗民，天下拥戴诸侯亲，百姓称利人心稳，所以天下乐推以为王。智盖天下断一世，才震四海王者佐。

千乘之国得其守，诸侯可得而臣服，天下可得而拥有。万乘之国失其守，国非其国变无有。天下皆治己独乱，国非其国变无有。诸侯皆合己独孤，国非其国变无有。邻国据险己独无，国非其国变无有。三者本是亡国征。国大政小国也小，国小政大国益大。大而不为可变小，强国不治可变弱，人众不治可变少，贵而无礼变卑贱，权重过度可变轻，家富骄肆可变贫。观国首先看君主，观军首先看将帅，观备首先看农业。国君似明而不明，将领似贤而不贤，民众似耕而不耕。三守丧失国非国。地大不耕叫土满，人众不治叫人满，兵威不正叫武满。三满不止国非国。地大不耕非其地，卿贵不臣非其卿，人众不亲非其人。

无地求富有忧伤，无德称王有危殆，施薄求厚会孤立。上级权小下权重，国小城大将被弒。君主尊贵臣卑贱，君上有威下恭敬，令行人服治之至。假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能得治理。假使一国有两君，一国不能得治理。假使一家有两父，一家不能得治理。法令不高不得行，法令不专人不听。尧舜管辖之人民，不是天生好治理。桀纣管辖之人民，不是天生要作乱。治乱根源在君上。霸王之业有始基，以人为本第一义。本治国家得巩固，本乱国家陷危机。君上圣明下恭敬，政事平易人心安，战士练好兵胜敌，使用能臣百事理，亲近仁人君不危，任用贤人诸侯服。

称霸称王之形势：道德仁义得优胜，智慧谋略得优胜，兵卒攻战得优胜，地理形势得优胜，动作有为得优胜，才能称王得天下。善用国家机器者，借其大国之重势，因势利导削诸侯。借其强国之权威，因势利导弱诸侯。借其重国之形势，因势利导轻诸侯。如果天下强国众，合强攻弱以图霸。如果天下强国少，合小攻大以图王。如果天下强国众，奢言王势愚人智。如果天下强国少，施行霸道败事谋。神圣审视天下形，动静之时认知明，先后机宜审视清，祸福之门认知明。如果天下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利。如果天下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亡。如果天下战国众，后举可以成霸名。如果天下战国少，先举大事可成王。

王心方正不偏激，列爵众贤不攘弃，年齿等第无所忌，这是争取取最大利，王业形势大无比。先王争雄以方正，先王立世以整齐，先王理国以平易。立政出令用人道，施与爵禄用地道，兴举大事用天道。所以先王事征伐，征伐忤逆不伐顺，征伐险恶不伐易，征伐过头不及免。四境之内以

政使，诸侯聚会以权致，近而不服以地患，远而不听以刑危。征伐背叛是用武，服而赦免是用文。文武兼备是有德。

轻重强弱有形势，诸侯联合则强盛，孤家寡人则削弱。骐骥之材百马伐，骥必疲矣不敌众。强最一代天下攻，国必弱矣不敌众。强国得益在容小，强国失误在恃强。小国得益在折节，小国失误在离强。无论国家小和大，谋略筹算在胸中。无论国家强与弱，都有形势有环境。征服近国威远国，这是保持王国形。联合小国以攻大，这是保持敌国形。借力负海攻负海，这是保持中国形。折节事强以避罪，这是保持小国形。自从往古以至今，未曾有先能作难，违时易形立功名。凡是经常先作难，违背时机易形势，都会失败不留情。

以臣伐君征四海，不可以兵独攻取。必须先定大谋虑，地形占据必有利，权衡利弊亲盟国，视时而动择时机，王者之术须牢记。先王征伐有样板，举兵必须合正义，用兵必须如暴风，看清形势知可否，量知实力可进攻，审知时机攻必取。先王征伐有榜样，必先战斗而后攻，进攻得利后取地。所以善于进攻者，预料我众攻敌众，预料粮食攻敌食，预料器备攻敌备。调动我众攻敌众，敌众有余暂不攻。调动军粮攻敌粮，敌粮多存暂不攻。调动器备攻敌备，敌备有余暂不攻。避开实力攻敌虚，避开坚强攻敌弱，避开难攻攻敌易。

掌国不在崇古道，治世不在尊往事，霸王不在仿旧例。举措失当国危险，错过形势权倾蔽，谋事轻率灾祸及，计划得宜伸强力，功得必然随名誉，权重命令推行易，本来都是必然律。争强之国先争谋，竞争形势争权利。君主喜怒在谋略，国家轻重在形势，军队进退在权力。精于谋略愿可得，命令可行梦可即。精于形势取大国，强国之兵向无敌。精于权力兵可齐，诸侯之君可朝己。神圣概念有定义：天下形势须明晰，世之所谋须明晰，兵之所攻须明晰，地之所归须明晰，令之所加须明晰。攻伐所憎利归己，邻国不亲受孤立。威权侵犯所恶国，利少归己强可期。专破一国强后世，可成王业大无比。专破一国邻国强，就要败亡势所必。

【解 读】

本篇用哲理性语言，概括描述霸王之业的形势、规模，阐述齐国成霸的理论实践。“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这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格言警句异曲同工。篇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是人本概念、命题的明确

提出。“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必先定谋虑”，“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这是强调谋略重要。“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伐之，骥必疲矣。强最一代，而天下攻之，国必弱矣。”“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这是古代兵法经典名句，反映战争战略战术一般规律，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应用价值。

27. 戒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所以陈戒桓公。"题名"戒"是会意字，小篆字形上面"戈"，下面就像两只手，"两手持戈"表戒备，本义是警戒戒备，引申为告诫警告，这个意思后作"诫"。《荀子·成相》："观往事，以自戒。"贾谊《治安策》："前车覆，后车诫。"前车翻覆后车戒。说"戒"和"诫"都可以，古字通用不分别。《易·系辞上》朱熹解："肃然警惕之谓戒。"《广韵》："戒，慎也，具也，备也，警也。"《论语·季氏》载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姑且用诗来吟咏：本篇题名就叫戒，通篇内容是劝诫。劝诫勿忘百姓苦，桓公出游有劝诫。自身修养不可忽，近有德而戒远色。使民以时要遵守，宽刑薄敛行仁德。善处诸侯结外交，江、黄归楚善楚国。易牙、竖刁和开方，君边佞臣必祸国。铺展情节讲故事，深谋远虑管仲诫。

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由转斛[1]，南至琅邪[2]。司马曰[3]，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管仲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4]，谓之游。秋出，补人之

不足者，谓之夕[5]。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6]，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7]。先王有游夕之业于人，无荒亡之行于身。”

桓公退，再拜命曰：“宝法也！”管仲复于桓公曰：“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位而贵者性也[8]。公亦固情谨声，以严尊性，此谓道之荣。”桓公退再拜：“请若此言[9]！”管仲复于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而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速以此言者教寡人。”

管仲对曰：“滋味动静[10]，性之养也。好恶喜怒哀乐，性之变也。聪明当物，性之德也。是故圣人齐滋味，而时动静，御正六气之变[11]，禁止声色之淫，邪行亡乎体，违言不存口[12]，静然定生，圣也。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13]，义故七十而致政[14]。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15]。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16]，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动，四时运，下而万物化。君不动，政令陈，下而万功成。心不动，四肢耳目使，而万物情。寡交多亲，谓之知人。寡事成功，谓之知用。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多言而不当，不如其寡也。博学而不自反，必有邪。孝悌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度也。内不考孝悌，外不正忠信，释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

桓公明日弋在廪，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脱鈌而迎之曰[17]：“今夫鸿鹄，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时，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于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于天下，非皆二子之忧也？”桓公再言，二子不对。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

不对乎?”管仲对曰:“今夫人患劳,而上使不时。人患饥,而上重敛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远有德,虽鸿鹄之有翼,济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将若君何?”桓公蹴然逡遁[18]。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盖人有患劳,而上使之以时,则人不患劳也。人患饥,而上薄敛焉,则人不患饥矣。人患死,而上宽刑焉,则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远有色,则四封之内视君,其犹父母邪!四方之外归君,其犹流水乎!”公辍射,援绥而乘[19],自御,管仲为左,隰朋参乘[20]。

斋三日,进二子于祖宫[21],再拜顿首曰:“孤之闻二子之言也,耳加聪而视加明,于孤不敢独听之,荐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顿首曰:“如君之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于是管仲与桓公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22]。关几而不征[23],市正而不布[24]。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征也。”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25],譬若市人。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遂南伐楚,附方城。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馈[26]。中妇诸子谓宫人[27]:“盍不出从乎?君将有行。”宫人皆出从。公怒曰:“孰谓我有行者?”宫人曰:“贱妾闻之中妇诸子。”公召中妇诸子曰:“汝焉闻吾有行也?”对曰:“妾人闻之,君外舍,而不鼎馈,非有内忧,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馈,君非有内忧也,妾是以知君之将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与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语女:吾欲致诸侯,而不至,为之奈何?”中妇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为人持接也[28],未尝得人之布织也,意者更容不审耶[29]?”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圣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管仲寝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讳也,

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将安移之?”管仲未对。桓公曰：“鲍叔之为人何如?”管子对曰：“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30]，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曰：“然则孰可?”管仲对曰：“隰朋可。朋之为人，好上识而下问[31]。臣闻之，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国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则朋乎！且朋之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门，居公门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举齐国之币，渥路家五十室[32]，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

公又问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犹能以国宁乎?”管仲对曰：“君请蘧已乎[33]！鲍叔牙之为人也好直，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宁戚之为人也能事，孙宿之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则其不以国宁，何也?”对曰：“鲍叔之为人好直，而不能以国屈。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国屈。宁戚之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孙宿之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闻之，消息盈虚[34]，与百姓屈伸，然后能以国宁无已者，朋其可乎？朋之为人也，动必量力，举必量技。”言终，喟然而叹曰：“天之生朋，以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

管仲曰：“夫江、黄之国近于楚，为臣死乎，君必归之楚而寄之。君不归，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则不可。救之，则乱自此始矣。”桓公曰：“诺。”管仲又言曰：“东郭有狗嗺嗺[35]，旦暮欲啮，我枷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爱，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嗺嗺，旦暮欲啮，我枷而不使也。今夫竖刁，其身之不爱，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嗺嗺，旦暮欲啮，我枷而不使也。今夫卫公子开方，去其千

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愿也：得于君者，是将欲过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诺。”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

桓公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五味不至，于是乎复反易牙。宫中乱，复反竖刁。利言卑辞不在侧，复反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邻。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与卫公子内与竖刁，因共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故公死六十七日不殓，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诸侯以伐齐，战于甗[36]，大败齐师，杀公子无亏，立孝公而还。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注 释】

[1] 转斛：山名，指芝罘，三面临海，山东烟台北。

[2] 琅邪：琅琊，山东东南。

[3] 司马：中央军官名，管理国家军赋、军训和军演，执行军法。此处指大司马王子城父。《小匡》：“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

[4] 原：原察，推原，察原，察本，寻本，寻根，考察，推究，了解。唐尹知章注：“原，察也。”不本：无本经营，生产困难。《轻重丁》：“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

[5] 夕：意同“豫”，出游，游乐，君王秋日出巡。意指出游关注人民生产生活。《晏子·内篇》：“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

[6] 师行：人马出行。粮食其民：消费人民粮食。

[7] 荒：享乐过度。《逸周书·谥法》：“好乐怠政曰荒。”

[8] 无位而贵者性：无地位而尊贵者是心性。类似谜语的表达式。

[9] 若：顺从。《尔雅·释名》：“若，顺也。”

[10] 滋味动静：饮食作息。滋味：饮食。动：活动。静：休息。

[11] 御正：驾驭规正，控制。六气：好、恶、喜、怒、哀、乐。

[12] 违：违背，背理。

[13] 不代王：不取代天下为王。
[14] 致政：还政，交出政务。七十不致政，贪政不义。
[15] 慑意：恐惧之意，惧色。
[16] 疾：疾速，竭力。
[17] 釬：臂上铠甲。
[18] 蹴然：恭敬貌。逡遁：想进不进，迟疑不决。
[19] 援绥：援引车绳。
[20] 参乘：陪乘。
[21] 祖宫：祖庙。
[22] 参宥而后弊：三次宽宥赦免，而后判罪。弊：判决，决定，断定。
[23] 关几而不征：关卡只检查不征税。
[24] 市正而不布：市场设官管理不征税。正：官长。布：钱。
[25] 草封：垦草堆积如封土。泽盐：泽边制盐。
[26] 鼎馈：列鼎饮宴。
[27] 中妇诸子：宫中女官，君妾。
[28] 不为人持接：不服务于人。
[29] 意者更容不审：桓公意料这件事，难道还容有不清楚。
[30] 恶恶：厌恶邪恶。已甚：太甚，太过分。
[31] 上识而下问：识见远大，虚心下问。
[32] 渥路家：救济路边乞讨的穷困之家。渥：沾润，救济。
[33] 蒦 huò：量度，衡量。《说文》："蒦，度也。"
[34] 消息盈虚：消长盈亏。消息：消减增长。息：滋长。
[35] 嗌嗌 ái：狗露齿欲咬。
[36] 鄫 yǎn：古地名，在今山东济南历城。

【译 文】

桓公将巡游东部，问管仲说："我出游，想起于芝罘，南到琅琊。司马说，要像先王出游一样，这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先王出游，春天外出，调查农事经营的困难，叫作游。秋天外出，补助人生活困难者，叫作夕。人马出行，吃喝民众者，叫作亡。乐而忘返，叫作荒。先王对人民有游夕之业，却身无荒亡之行。"

桓公退后，再次拜谢说："这是宝贵的法度!"管仲又对桓公说："没

羽翼能飞者是语声，没根底能巩固者是人情，没地位而尊贵者是人性。您应巩固人情，谨慎语声，严守尊贵的人性，这叫道的荣华。”桓公退后，再次拜谢说：“谨遵此言！”管仲又对桓公说：“任重莫如身，途畏莫如口，期远莫如年。以重任走畏途，达远期，只有君子才能做到。”桓公退后，再次拜谢说：“您快把这话的意思教给我。”

管仲回答说：“饮食作息，是人性的保养。好恶喜怒哀乐，是人性的变通。聪明处事，是人性的德能。所以圣人调节饮食，按时作息，控制好恶喜怒哀乐六气的变通，禁止声色过度，身无邪行，口无背理之言，静然安定人性，叫作圣。仁从内心发出，义从身外实行。仁，所以不以天下谋私利。义，所以不以天下钓虚名。仁，所以不取代人为王。义，所以七十而还政。所以圣人以道德为上，以事功为下，尊贵道德，贱视物利。道德在身，所以不被物利迷惑。所以身在草屋，而无惧色。为王治天下，而无骄色。这才可为天下王。所谓王者之德，是君王不从上面拨动，而民知自动快做。不特意告诉，就知道。不特意作为，而成功。不特意召唤，而自来。这就叫作王者之德。所以天不动，四时运行，万物变化。君不动，政令发布，万事成功。心不动，四肢耳目用，而得万物之情。交游少而亲者多，叫知人。少做事而功成，叫知用。听一言而通万物，叫知道。话多而不当，不如话少。博学而不自知，必然偏离方向。孝悌是仁之祖，忠信是交之度。内不讲孝悌，外不讲忠信，丢掉孝悌忠信这四项基本原则，而背诵条文，是忘记自身。”

第二天桓公在粮仓附近射鸟，管仲、隰朋朝见。桓公望见二人，收弓脱铠迎上说：“看那些鸿鹄，春天北飞，秋天南去，不失时机，是因有羽翼，能畅意飞天下吧？现在我不得意于天下，难道不也是二位的忧虑？”桓公又说一遍，二人没回答。桓公说：“我既说了，二位怎么不回答？”管仲回答说：“现在人民忧患劳苦，而君上不时使民。人民忧患饥饿，而君上加重赋敛。人民忧患死亡，而君上急于用刑。而又近女色，远离有德，虽像鸿鹄有翼，过河有舟，对君有何用？”桓公谦恭，局促不知所措。管仲说：“从前先王治理人民，见人民忧患劳苦，君上就限时役使，则人不忧患劳苦。见人民忧患饥饿，君上就薄收赋敛，则人民不忧患饥饿。见人民忧患死亡，君上就宽缓用刑，则人民不忧患死亡。亲近有德，而远离女色，则四境之内见君主，就像见父母！四境之外归君主，就像流水！”桓公停止射鸟，引绳上车，亲自驾车，管仲坐在左边，隰朋陪乘在右边。

桓公斋戒三天，把管仲、隰朋接进祖庙，顿首拜谢说：“我听到二人

的话，耳更聪，目更明，我不敢独听，推荐给先祖。”管仲、隰朋顿首拜谢说：“有像您这样的君王，这不是我们的话，是君王的教导。”于是管仲与桓公宣誓下令说：“老弱不处刑，三次宽赦再治罪。关卡只检查不征税，市场设官管理不征税。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开放不征税。”垦草成封，就泽制盐者，蜂拥而至，热闹得像集市。三年教练人民，四年选贤为长官，五年征发车乘。于是南伐楚国，逼近方城。北伐山戎，取冬葱、胡豆，传布天下。果然三次匡扶天子，九次聚合诸侯成霸。

桓公在外住，而不列鼎饮宴。女官对宫女们说：“你们还不出来侍从么？君王将要出行。”宫女们都出来侍从桓公。桓公发怒说：“谁说我将要出行？”宫女们说：“我们听自女官。”桓公召女官说：“你怎么知道我将要出行？”回答说：“据我所知，您在外住，而不列鼎饮宴，没有内忧，必有外患。今君在外住，而不列鼎饮宴，君主没有内忧，我所以知君将要出行。”桓公说：“好。这本来不是我要说给你的，但你的话却说到这里，所以我就告诉你吧：我想召集诸侯，而人家不来，怎么办？”女官说：“譬如我不为别人服务，别人不会给我布料做衣服，桓公意料这件事，难道还容有不清楚吗？”第二天管仲朝见，桓公告诉他。管仲说：“这是圣人之言，君必须照办。”

管仲卧病，桓公去慰问说：“仲父病重，若不可讳言，不幸而此病不愈，国家大政我将转托给谁？”管仲没回答。桓公说：“鲍叔为人怎样？”管仲回答说：“鲍叔是君子，千辆兵车的大国，不合道理送给他，都不会接受。但是不可托以国政。他为人好善，但憎恶恶人太过分，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说：“那么谁行？”管仲回答说：“隰朋行。隰朋为人，识见远大，虚心下问。我听说，给人恩德叫仁，给人财物叫良。用善事胜人，不能服人。用善事养人，没有不服人的。治国有有所不管的政务，治家有有所不知的家事，这只有隰朋能做到。而且隰朋为人，在家门不忘公门，在公门不忘家门。事君没二心，也不忘自身。他用齐国的钱，救济过路难民五十多户，受惠者不知是他。称得上大仁的，就是隰朋。”

桓公又问说：“不幸失去仲父，几位大夫还能使国家安宁吗？”管仲回答说：“请您衡量一下本国吧！鲍叔牙为人好直，宾胥无为人好善，宁戚为人能干，孙宿为人能说。”桓公说：“这四人谁能只用一个？现在我全都使用，还不能使国家安宁，是何缘故？”回答说：“鲍叔为人好直，但不能为国家牺牲其好直。宾胥无为人好善，但不能为国家牺牲其好善。宁戚为人能干，但不能适可而止。孙宿为人能说，但不能取信以后就及时沉默。

我听说，根据消长盈亏，跟百姓共屈伸，然后能使国家安宁长久，还不是隰朋才行吗？隰朋为人，行动必量力，举动必量技。”管仲说完，叹气说：“天生隰朋，是为我作舌的，我身死，舌还能活着吗？”

管仲说：“江、黄两国近于楚，我死，您一定要把它们归还给楚国。您如不归还，楚国一定要吞并。他吞并，我不救，则不可。要救，则祸乱就从此开始。”桓公说：“好。”管仲又说：“东城一只狗，早晚想咬人，我枷住不让它咬。现在易牙，儿子不爱，怎能爱君？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又说：“北城一只狗，早晚想咬人，我枷住不让它咬。现在竖刁，自身不爱，怎能爱君？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又说：“西城一只狗，早晚想咬人，我枷住不让它咬。现在卫公子开方，弃掉千乘之国的太子身份，臣事于您，他的愿望是：从您身上得到的，将远超过一个千乘的国家。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死，死后十个月，隰朋也死。

桓公免去易牙、竖刁和卫公子开方。吃东西五味不佳，于是把易牙召回来。宫中乱，又召回竖刁。甜言蜜语不在侧，又召回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国力，外不计国交，征伐四邻。桓公死，六子都求立为君。易牙和开方勾结竖刁，共杀百官，拥立公子无亏。桓公死后六十七天没入殓，九个月没葬。齐孝公出奔宋国，宋襄公率诸侯伐齐，战于甗地，大败齐军，杀公子无亏，立齐孝公而回。宋襄公立十三年，齐桓公立四十二年。

【解 读】

在管仲告诫齐桓公的故事情节和众多话语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管仲的高风亮节、道德境界和治国安邦、治理民众的指导思想、政策措施，特别是其顾全大局、立足久长、深谋远虑、人文关怀的言辞话语，最为引人注目，启迪当今。

28. 君臣上

【题 解】

题名“君臣上”，论述君臣的不同性质、分工、功能和作用，是对当时封建社会结构和本质规定的哲学思考。

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1]，而不言其中[2]。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3]，而不言其外[4]。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权度不一，则循义者惑[5]。民有疑惑贰豫之心，而上不能匡[6]，则百姓之与间[7]，犹揭表而令之止也[8]。是故能象其道于国家[9]，加之于百姓，而足以饬官化下者[10]：明君也。能上尽言于主，下致力于民，而足以循义从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11]，下敦其业[12]，上下相睎[13]，若望参表[14]，则邪者可知也。

吏啬夫任事，民啬夫任教[15]。教在百姓，论在不挠[16]，赏在信诚，体之以君臣，其成也以守战[17]。如此，则民啬夫之事究矣[18]。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19]，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20]，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如此，则吏啬夫之事

究矣。民啬夫成教，吏啬夫成律之后，则虽有敦悫忠信者不得缮也[21]，而戏豫怠傲者不得败也。如此，则人君之事究矣。是故为人君者因其业，乘其事，而稽之以度[22]。有善者，赏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23]。有过者，罚之以废亡之辱，戮死之刑，而民不疾也[24]。杀生不违，而民莫遗其亲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25]。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位。然则上之畜下不妄[26]，而下之事上不虚矣。上之畜下不妄，则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虚，则循义从令者审也[27]。上明下审，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旷其产，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务德，而下之人守节[28]。义礼成型于上[29]，而善下通于民，则百姓上归亲于主，而下尽力于农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30]，农愚，商工愿[31]，则上下体而外内别也[32]，民生因而三族制也[33]。

夫为人君者，荫德于人者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为人臣者，受任而处之以敬。布政有均，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以劳受禄，则民不幸生。刑罚不颇，则下无怨心。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是故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百姓之力也，须令而动者也。是故君人也者，无贵如其言。人臣也者，无爱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毕矣。是故主画之[34]，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则又有符节、印玺、典法、策籍以相揆也[35]。此明公道而灭奸伪之术也。

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为

人臣者，上共专于上[36]，则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37]，而不言智能聪明：智能聪明者，下之职也。所以用智能聪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则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于赏，而不忍于刑，是国无法也。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38]，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顺事治，国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聪明，而善人举，奸伪诛，视听者众也。

是以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39]，而官诸生之职者也。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举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官不胜任，奔走而奉其败事，不可胜救也。而国未尝乏于胜任之士，上之明适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审知胜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贤材遂，百姓治：治乱在主而已矣。

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下及上之事谓之胜。为上而矫[40]，悖也。为下而胜[41]，逆也。国家有悖逆反忤之行[42]，有土主民者失其纪也。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公道不违，则是私道不违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浸久而不知，奸心得无积乎？奸心之积也，其大者有侵逼杀上之祸，其小者有比周内争之乱。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国无常法也。主德不立，则妇人能伺其意。国无常法，则大臣敢侵其势。大臣假于女之能，以窥主情。妇人嬖宠假于男之智，以援外权。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43]，兵乱内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征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44]，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衡以揆其官[45]，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衣服衮冕[46]，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47]。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教者，众共奸之[48]，则为上者逸矣。

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准制，戈兵一度，书同名[49]，车同轨，此至正也。众顺独逆[50]，众正独僻[51]，此犹夜有求而得火也，奸伪之人，无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52]。是故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庆之于天子。大夫有善，纳之于君。民有善，本于父，庆之于长老。此道法之所从来，是治本也。是故岁一言者[53]，君也。时省者[54]，相也。月稽者，官也。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于父兄之间，听其言于君臣之义，而官论其德能而待之。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为常具以给之。相总要，诸官谋士，量实议美[55]，匡请所疑。而君发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阶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余日，而官胜其任。时令不淫，而百姓肃给。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职也。

道者，成人之生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56]，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试也。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非兹则无以理民，非兹则无以生财。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国，其道临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诸民，其所恶者能除诸民。所欲者能得诸

民，故贤材遂。所恶者能除诸民，故奸伪省。如冶之于金，陶之于埴[57]，制在工也。

是故将与之，惠厚不能供。将杀之，严威不能振。严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声实有间也[58]。有善者不留其赏，故民不私其利。有过者不宿其罚[59]，故民不疾其威。威罚之制，无逾于民，则人归亲于上矣。如天雨然，泽下尺，生上尺[60]。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收之于民者也。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61]，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然则民不便为非矣。

虽有明君，百步之外，听而不闻。间之堵墙，窥而不见也。而名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纳其忠也[62]。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乃任之以事。贤人之臣其主也，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乃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于正，则百姓男女皆与治焉。

【注 释】

[1] 修：整治，治理，研究，学习。官上之道：处于百官之上，管理百官的道理。

[2] 中：即下所说“官中之事”，指百官之中，百官官职范围内的具体政务。不言其中：指君主不包办代替百官职权范围内的具体事务。

[3] 比：会意字，从二匕，匕亦声，甲骨文字形像两人步调一致比肩行，跟“从”字同形，只是方向相反。《说文》：“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本义亲密、并列，引申比较、和谐。

[4] 不言其外：指百官不超越本职，去干预本职以外的事。

[5] 权度不一，则循义者惑：指君臣的权利法度不统一，关系混乱，则按合宜的原则办事者（奉公守法者）迷惑。循：遵循。义：指合宜的原则。循义者：指按合宜原则办事者，奉公守法者。

[6] 匡：匡正，纠正。

[7] 间：间隔，隔阂，疏离，疏远。

[8] 犹揭表而令之止：就像高举标牌而下令停止。表：标示，告示，标志，标牌。唐尹知章注："揭，举也。表，谓以木为标，有所告示也。"

[9] 象其道于国家：把为君之道形象化，在国家树立起来。象：形象，效法。唐尹知章注："象，法也。谓能本道而立法。"

[10] 饬官化下：整饬百官，教化民众，治官化民。饬：整饬，整治。化：教化，转化，变化。

[11] 上惠其道：君主依照为君道。惠：依照，顺从。

[12] 下敦其业：臣民敦敬尽其职。敦：敦敬，勉励，谨守。

[13] 睎：观望，观察，观测，测量。《说文》："睎，望也。"形声字，从目，希声。本义远望。

[14] 若望参表：就像观望测时仪。参：参望，检测，测量。表：木表，木制标杆，日晷，测时仪。

[15] 民嗇夫：与前句"吏嗇夫"均指官名。唐尹知章注："吏嗇夫，谓检束群吏之官也，如督邮之比也。民嗇夫，亦谓检束百姓之官也。"尹注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民"为"人"。

[16] 挠：枉曲，指枉法行私。

[17] 成：成效，成果，成就。

[18] 究：穷，极，终结，完成，结束。

[19] 訾程事律：计量规章，办事法律。訾：计量。程：程式，规程，规章。律：法律，律令，规律，定律。

[20] 法辟：法度刑律。辟：法，刑。《说文》："辟，法也。"文劾：文书劾奏，向君主检举弹劾人罪。唐尹知章注："辟，刑也。文劾，言据文而举劾。"

[21] 悫：诚实，谨慎。缮：修缮，增补。

[22] 稽之以度：按法度考核。稽：考核，考查。

[23] 慕：妒忌。

[24] 疾：嫉恨。

[25] 常事：固定职责。

[26] 畜：养活，发给俸禄。
[27] 审：审慎。
[28] 守节：谨守节度不妄为。
[29] 成型：形成规范。型：典型，典范。
[30] 廉：廉直。
[31] 愿：诚实，敬谨。
[32] 体：体统，本体，实体，本质规定性，状貌。
[33] 民生因而三族制：民众生活有依靠，农、商、工三族群有定制。因：因依，依靠。三族：农、商、工三族群。唐尹知章注："三族，谓农、商、工也。言因上下有体，内外有别，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制：定制，规制，制度。
[34] 画：出谋划策。
[35] 揆：管理，度量，考察。
[36] 上共专于上：向上共分君主专有的权限。
[37] 莅：莅临，领导。
[38] 下比：在下面相互勾结。
[39] 坐：掌握。
[40] 矫：拂，违背。
[41] 胜：欺凌。
[42] 忤：背逆，违反。
[43] 外：疏远，废弃。
[44] 五官：五种官职，大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大谏。
[45] 衡：纠察。唐尹知章注："衡，谓纠察之官，得人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衡，曰五衡。"
[46] 衮冕：衮衣和冕，古代君王的礼服、礼冠。
[47] 体法而立：依法执政。立：莅政，临政。
[48] 众共奸之：众人共同加罪。唐尹知章注："众离教为奸而罪之也。"
[49] 名：文字。
[50] 逆：违背，背离。
[51] 僻：邪僻，偏邪。
[52] 一：统一。
[53] 一言：问事一次。

[54] 时：四时。
[55] 量实议美：衡量实际，议论美善。
[56] 执要：掌握枢要（道）。
[57] 埴：黏土。
[58] 声实有间：名实不副有间隙。间：间隙，指名实不副。
[59] 宿：搁置，拖延。
[60] 泽下尺，生上尺：天上能降一尺雨，大地禾苗长一尺。唐尹知章注："泽从上降，润有一尺，则苗从下生，上引一尺。犹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
[61] 稽：稽留，受阻。
[62] 纳：给予，进献，奉献。

【译 文】

君主修习为君道，不做百官分内事。大臣做好分内事，不乱干涉分外事。君主不明为君道，受令做事生疑惑。君臣权限不清晰，奉公守法生疑惑。民有疑惑犹豫心，君上不能匡其迷，百姓与君生间距，就像明白出告示，下令百姓都停止。君臣之道高高举，树立于国都明晰，加之百姓都熟悉，整饬百官化民习：这个就叫作明君。对上尽言于君主，对下为民尽心力，奉公守法听君令：这个就叫作忠臣。君主坚守为君道，臣民敦敬尽其职，上下相睎慎观察，就像观望测时仪，明白易知有规矩，奸邪可知无所匿。

吏嗇夫担任督察，民嗇夫担任教化。民嗇夫有何职责？教化面向众百姓，论罪应当不枉法，行赏应当务信诚，君臣之道尽践履，守国作战有成绩：民嗇夫职责完毕。吏嗇夫有何职责？掌握规章和法律，审议法度和刑律，权衡斗斛和劾奏，不以私意来论议，全拿事实做根据：吏嗇夫职责完毕。民嗇夫之教令成，吏嗇夫之律令成，即使忠厚老实人，不得修缮和补充；轻浮怠惰邪恶人，不得败坏而不用：君主职责就完毕。君主根据其权责，按照法度来考核。成绩美善给赏赐，排列官爵给尊位，赏赐良田和厚禄，民众不会有嫉妒。若有罪过在其身，罚以撤职和查办，判以死辱之刑戮，民众不会有怨恶。杀生不违合法度，民众不会遗亲属：全靠君上有明法，全靠臣下有常务。

天体自然有常象，大地物产有常形，人文伦类有常礼。一经设立不轻更，这个叫作三常规。兼有三常而统一，这个就是人君道。划分岗位和专

职，这个就是人臣事。君主疏失君主道，不能保有其国家。人臣疏失其职事，不能保有其官位。君养臣下不虚妄，臣下事君不虚伪。君养臣下不虚妄，立法定制显而明。臣下事君不虚伪，奉公守法事慎为。上明下审同心德，代代相接有伦序。君主不失其威势，臣下不旷其事业，不相侵夺守和谐。君上务求合君德，臣下务求守气节。义礼成型在君上，美善下通在于民，百姓上归亲于主，在下尽力事于农。君主之德是英明，辅相之德是诚信，五官之德是肃敬，士人之德是廉直，农人之德是愚朴，商工之德是谨厚，上下有体内外别，民众生活有因依，农商工族定制立。

君主恩德庇护人，大臣仰仗君生活。君主量功足俸禄，大臣受任尽职务。百官施政要均平，民众产业能自足，民众富裕国家富。按劳授禄民尽力，刑罚不偏怨心无。名分要正职分明，民众不疑治国道。道是君上导民众，道德楷模出于君，制令传布有辅相，事业裁定由官吏，百姓尽管出力量，等待命令而行动。君主语言最贵重，大臣才力最珍重。君主语言传于下，大臣才力事君上，君臣之道全厘清。君主出谋而划策，宰相遵守而执行。宰相出谋而划策，官吏遵守而执行。官吏出谋而划策，民众出力被役使。考察管理有程序：符节印玺和典法，文书册籍档案库。这些法术大有用，消除奸伪公道明。

为君之道做何事？评选人才量能力，考虑德行而举用。为臣之道做何事？专心一意谨守职，不以为劳尽其事。君主干预官中事，百官有司不任事。大臣共分君主权，君主失威无权势。有道之君做何事？端正道德导民众，不言智能和聪明：智能聪明下之职。为君之道做何事？调动臣下积极性，用其才智和聪明。君上明白为君道，臣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复合兼容为一体。

知人善任是人君，事必躬亲是臣下。君主躬亲则不公，君主不公爱行赏，不忍用刑国无法。治国如果无法制，民众结党相勾结，虚伪巧诈成其私。法制行之有常规，民不分散而上合，全心全意献忠诚。君主不讲智与能，顺道事治解国难，本是大臣任内事。君主不讲究聪明，却能使善人得用，奸伪邪行被诛罚，这是因为视听众。

君主掌握万事原，管理众人之职事。选拔贤良论人才，依照法度来对待。举用人才得其人，坐而治国收其福，好处无穷不胜收。如果官吏不胜任，奔走补救其败事，败事无穷不胜救。国家不乏胜任士，只是君主不明知，明君审知胜任臣。为君之道掌握好，贤才得用百姓治：国家治乱在君主。

君主自身正德本，官吏作用像耳目，接受德本来制约。君主立身民教化，君主正德官得治。治好官吏教化民，枢要关键在君主。君子不强求民众。君上干预臣下事，起个名字叫作矫，矫的意思就是拂，拂的意思是违背，违背为君的道理。臣下干预君上事，起个名字叫作胜，胜的意思就是凌，臣下欺凌国之君。为上而矫是悖逆，为下而胜是忤逆。悖逆反忤盛于国，有土治民君失纪。区别上下叫别交，区分君臣叫正分，别交正分叫作理，顺理不失叫作道，道德规范一确定，民众就有规可循。有道之君善设法，不用私心设障碍。无道之君设法制，舍弃法制而行私。君主弃法而行私，大臣援私以为公。公道偷换为私道，行公道而托其私。若是日久而不知，奸心积累成邪恶。奸心积累小变大，大者侵逼祸君主，小者结党生祸乱。此其所以成事实，主德不立国无法。君主德行不确立，妇人就能伺其意。如果国家无常法，大臣胆敢侵其势。大臣假借君女宠，窥伺主情巧利用。妇人嬖宠借男智，借助外援争君宠。废夫人而危太子，兵乱内作召外寇，危君之征害无穷。

是故有道之君主，上设五官以治民，民众不敢越轨行。下有五衡以纠察，官吏不敢违法度。朝有制度和礼仪，尊奉君主之位势，衣服冠冕合礼制，君主依法而治政。君主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持之以久成常规。若有犯俗离教者，众人共同罪非之，君上安逸事轻松。

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主，儿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兄，这是最顺秩序经。衡石称重要统一，斗斛量度要统一，丈尺标准要统一，兵器规格要统一，书写文字要相同，车辙宽窄要相同，这是最正规范经。众人都顺己独逆，众人都正己独偏，就像夜视得明火，奸伪之人无所隐，所以先王一民心。天子有善归于天，诸侯有善归天子，大夫有善归于君，民众有善本于父，归功长辈和老辈。这是道法所从来，也是治国的根本。按年考察是君主，四季考察是辅相，按月考核是百官，庶人竭尽四肢力，勤修耕农以待令。百姓量力于父兄，听其言于君臣义，官论德能而待举。大夫做好分内事，不言其外乱干预。相备法制供依据，相总枢要官谋事，量实议美匡所疑。君用法瑞以稽考，站在三层台阶上，南面而受相报告。是以君上有余暇，百官胜任其职务。四时政令不耽误，百姓严肃交税赋。个中原因在何处？唯此君上有法制，下有分职尽其事。

道是人生所从出，道非由人而产生。圣王明君善知道，圣王明君说明

道。所以治民有常道，生财有道有常法。道是万物之枢要。君主执要而待之，下有奸心不敢试。道的存在在虚处，知道人在则道通，知道人亡则道塞。无道无法理民众，无道无法生财富。民众得治财货育，其福归于上得道。君重道法轻其国。明君治理一国家，用道治理一国家。圣王治理普天下，用道治理普天下。大者称王普天下，小者君主治一国，其道临之一于道。其所欲者得诸民，其所恶者除于民。其所欲者得诸民，选贤举才得任用。其所恶者除于民，肃清奸伪民安生。就像冶炼用金属，就像制陶用黏土，制作技艺在于工。

如果君主要行赏，赏赐过厚不能供。如果君主要行杀，诛杀过严不能振。诛杀过严不能振，赏赐过厚不能供，名实不副有隙缝。有善不要留其赏，民众不会争私利。有过不延迟惩罚，民众不怨其刑威。赏罚制定合民意，民众归附亲于上。就像天上下时雨：天上降下雨一尺，禾苗向上长一尺。

君主授人以官职，君主自己不居官。君主给人以职事，君主自己不任事。独立行事无人评，这是君主的位势。古圣先王在天下，民众比德称神明。先王善合民之见，别而听之则为愚，合而听之则为圣。虽有汤武之盛德，需要综合众人言。英明君主顺人心，英明君主察民情，发于众心之所聚。命令发出不受阻；刑罚设置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一体。正因与民为一体，善于用国保卫国，善于用民保卫民，于是民众不为非。

即便是圣君明主，百步之外听不见。如果隔上一堵墙，也是照样看不见。既然被称为明君，必然善用其臣下，臣下善进其忠诚。信以继信善继善，四海之内可得治。因此明君用其下，全面认知其短长，了解能力之限度，然后才能任以事。贤人侍奉其君主，全面认知己短长，认知身力所不逮，才能量力受官职。君上以此养臣下，臣下以此事君上，上下都能期于正，百姓男女皆得治。

【解 读】

本篇论述君臣不同的性质、分工、功能和作用，体现对当时封建社会人际结构和本质规定的深刻哲学思考。篇中说：“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君上明道，臣下守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这是分析，而君臣上下又“复合为一体”，这是综合。总体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篇中说：“先王善收之于民者也。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

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这是对杰出人物古圣先王和广大人民群众关系的正确揭示和哲学概括。先王善于向人民收集意见。“别而听之”，是只听一面、局部的片面性，所以说是“愚”见。“合而听之”，是兼听两面、全局的辩证法，所以说是“圣”明。“别”：分别，单独，一面，局部。“合”：合并，兼顾，两面，全局。这是辩证思维方法论和范畴论的经典规定，具有杰出的科学人文思想，值得继承发扬和借鉴。篇中说：“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准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这是秦始皇建立统一中华帝国的舆论准备和思想文化前提。

29. 君臣下

【题 解】

题名“君臣下”，承接上篇，继续从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历史和哲学的广阔视野，思考君臣关系与君臣之道。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1]，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返道矣。名物处[2]，黭非分[3]，则赏罚行矣。上下设[4]，民生体[5]，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6]。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

至赏则匮，至罚则虐[7]。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8]，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9]。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是故明君饬食饮吊伤之礼[10]，而物属之者也[11]。是故厉之以八政[12]，旌之以衣服[13]，富之以国廪，贵之以王禁[14]，则民亲君可用也。民

用，则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15]。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矣。有道之国，发号出令，而夫妇尽归亲于上矣[16]。布法出宪，而贤人烈士尽功能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17]，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治斧钺者不敢攘刑[18]，治轩冕者不敢攘赏[19]，隤然若一父之子[20]，若一家之实，义礼明也。

夫下不戴其上[21]，臣不戴其君，则贤人不来。贤人不来，则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则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则君危[22]，论侵则有功者危[23]，令侵则官危[24]，刑侵则百姓危[25]。而明君者，审禁淫侵者也[26]。上无淫侵之论，则下无冀幸之心矣[27]。

为人君者，背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言以谄上，谓之腾[28]。乱至则虐，腾至则背。四者有一至，败，敌人谋之。则故施舍优游以济乱[29]，则百姓悦。选贤遂材，而礼孝悌，则奸伪止。约淫逸[30]，别男女，则通乱隔。贵贱有义，伦等不逾[31]，则有功者劝。国有常式[32]，故法不隐[33]，则下无怨心。此五者，兴德匡过[34]，存国定民之道也。

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国所有也，民所君也[35]，有国君民，而使民所恶制之[36]。此一过也。民有三务[37]，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此君人者二过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禄，治大官，背其官，遗其事，穆君之色，从其欲，阿而胜之[38]，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39]，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40]，易则乱[41]，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昔

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42]。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43]，不敢试也，此正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44]。"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45]。伏寇在侧者，沉拟得民之道也[46]。微谋之泄也，狡妇袭主之情[47]，而资游慝也[48]。沉拟之得民也者，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也[49]。明君在上，便辟不能伺其意[50]，刑罚亟近也[51]。大臣不能侵其势，比党者诛[52]，明也。为人君者，能远谗谄，废比党，淫悖行食之徒无爵列于朝者[53]，此止诈拘奸，厚国存身之道也。

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54]。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威惠迁于下，则为人上者危矣。贤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财力之贡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贤不肖，而可成党于下。又能以民之财力，上啖其主[55]，而可以为劳于上，兼上下以环其私[56]，爵制而不可加，则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赏而夺之惠者也。先其君以恶者，侵其刑而夺之威者也。讹言于外者，胁其君者也。郁令而不出者[57]，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58]，而上不知也，则国之危，可坐而待也。

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质，穷者从，此数之因也[59]。是故始于患者[60]，不与其事。亲其事者，不规其道[61]。是以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百姓劳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62]，则礼制立矣。是故以民役上[63]，以力役明，以形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进退，而形道滔迁[64]。进退者主制，滔迁者主劳。主劳者方[65]，主制者圆[66]。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者固，固则信。君以利和[67]，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68]。

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

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诸己，知得诸民，从其理也。知失诸民，退而修诸己，返其本也。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于人者少，故民轻给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69]上注者，纪天时[70]，务民力。下注者，发地利，足财用也。故能饬大义[71]，审时节，上以礼神明，下以义辅佐者，明君之道。能据法而不阿[72]，上以匡主之过，下以赈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则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73]，愚而易塞。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也。威无势也无所立，事无为也无所生。若此，则国平而奸省矣。君子食于道，则义审而礼明。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虽有偏卒之大夫[74]，不敢有幸心，则上无危矣。齐民食于力则作本，作本者众，农以听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时也。故民迁则流之[75]，民流通则迁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唯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决之则君子行于礼，塞之则小人笃于农。君子行于礼，则上尊而民顺。小民笃于农，则财厚而备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备足，四者备体，顷时而王不难矣。

四肢六道[76]，身之体也。四正五官[77]，国之体也。四肢不通，六道不达，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乱。是故国君聘妻于异姓，设为侄娣、命妇、宫女[78]，尽有法制，所以治其内也。明男女之别，昭嫌疑之节，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通，谗慝不生。妇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诸臣子弟无宫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御奸，昭公威私也。明立女宠后，不以胄子[79]，伤义。礼私爱欢，势不并论。爵位虽尊，礼无

不行。嫡为都佼[80]，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然则兄弟无间隙，谗人不敢作矣。

故其立相也，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参伍相得而周举之[81]，尊势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无谏死之忌，而聚立者无郁怨之心。如此则国平，而民无慝矣。其选贤遂材也，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掩劳，不以年伤[82]。如此，则上无困，而民不幸生矣。

国之所以乱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内有拟妻之妾[83]，此宫乱也。庶有拟嫡之子，此家乱也。朝有拟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84]。四者无别[85]，主失其体。群官朋党，以怀其私，则失族矣。国之机臣，阴约闭谋以相待也，则失援矣。失族于内，失援于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听，官必忠信以敬。故曰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中民之乱[86]，有小人之乱。五者一作，则为人上者危矣。宫中乱曰妒纷[87]，兄弟乱曰党偏[88]，大臣乱曰称术[89]，中民乱曰訾谆[90]，小民乱曰财匮。财匮生薄[91]，訾谆生慢，称术、党偏、妒纷生变。

故正名稽拟[92]，刑杀亟近[93]，则内定矣。顺大臣以功[94]，顺中民以行，顺小民以务，则国丰矣。审天时，物地性[95]，以辑民力[96]。禁淫务，劝农功，以职其无事，则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数，下十伍以征[97]。近其选升[98]，以固其意。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官之以其能，及年而举，则士返行矣。称德度功，劝其所能，乃稽之以众讽[99]，乃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则士返于情矣[100]。

【注 释】

[1] 妃：配偶。

[2] 名物处：辨别名称和事物。处：处理，辨别。
[3] 是非分：分清是非。是非：是非。
[4] 上下设：排列上下。设：设立，排列，排定。
[5] 民生体：以民生为主体（根本），以民为本。体：主体，根本。
[6] 民体以为国：由于以民为本体才成为国家。
[7] 至赏则匮，至罚则虐：奖赏至滥则匮乏，诛罚至滥则暴虐。
[8] 居处之教：日常教化。居处：居住处所，指日常，平日。
[9] 居治：日常（平日）治理。
[10] 饬食饮吊伤之礼：整饬饮食吊丧的礼节。饬：整饬，整顿，整齐，整治，修整，修治。《说文》："饬，致坚也。从人从力，食声。"《玉篇》："饬，谨貌。"《广韵》："饬，整备也。"《周礼·天官·大宰》"百工饬化八材"疏："饬，勤也。"吊伤：吊丧祭祀。唐尹知章注："伤，谓丧祭也。"
[11] 物属之：分类归属处置。
[12] 八政：八种官职政事，指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
[13] 旌：表彰。
[14] 王禁：国家法禁。
[15] 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天下用君王之道引导，则天下来归。天下不用君王之道引导，则天下不来归。
[16] 夫妇：泛指男女。
[17] 束布之罚：一束布的处罚，形容轻罚。
[18] 攘：抢夺，偷窃。
[19] 治轩冕者：指主管行赏者。轩冕：大夫以上官吏享用的车子和冠服。
[20] 隤然：顺从貌。
[21] 戴：尊奉，拥戴，爱戴。
[22] 德侵：指侵夺君主行德施惠之权。
[23] 论侵：指侵夺君主论功行赏之权。
[24] 令侵：指侵夺君主发号施令之权。
[25] 刑侵：指侵夺君主刑罚诛讨之权。
[26] 审：审慎，谨慎，慎重。
[27] 冀幸：侥幸。
[28] 腾：腾凌，凌驾，跋扈。

[29] 优游：宽容大度。济：止。
[30] 约：约束，制止。
[31] 逾：逾越，超越。
[32] 常式：常法，常规，程式。
[33] 故法：成法。
[34] 匡过：匡正过失，改正错误。
[35] 国所有也，民所君也：国家归君主所有，人民归君主统治。
[36] 使民所恶制之：使用民众所厌恶的官吏统治国家。制：统治，管理。
[37] 三务：春、夏、秋三季的农事。
[38] 胜：克制，控制。
[39] 牧：管理，统治，治理。
[40] 四守：指上文“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群臣尽智竭力”四种职守本分。守：职守。
[41] 易：疏忽，放弃。
[42] 违非索辩以根之：对违法乱纪详加辨别，追根究底。
[43] 躁作：轻举妄动。
[44] 伏寇：潜伏暗藏的贼寇。
[45] 微谋：隐微机密之谋。
[46] 沉拟得民之道：“阴险伪装得民心”之谓。沉拟：沉潜假装，阴险伪装。道：道说，称谓。
[47] 狡妇袭主之情：狡猾宠扫刺探君主内情。
[48] 资游慝：资助游荡暗藏的贼寇。
[49] 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从前受到贵宠，后来沦为低贱的人，愿意驱策奔走当前驱。驱：驱使，前驱，驱策奔走。
[50] 便辟：宠臣内侍。
[51] 亟：急，先。
[52] 比党：勾结私党。
[53] 淫悖行食之徒：淫乱悖谬游食之辈。行食：专业的游说辩论之士。
[54] 中央之人：君主左右大臣。
[55] 啖：食，指诱惑，引诱。
[56] 环其私：营其私。环：环绕，围绕，经营。

[57] 郁：扣压，阻隔。

[58] 四者一作：四者一起发作。“四者”指上文“夺之惠”、“夺之威”、“胁其君”和“幽其君”。一：一起，全部，全，皆，都，全称量词。作：发生，发生。

[59] 数：天数，天命，命定，规律性，必然性。

[60] 患：忧患，指谋划。

[61] 规：掌管。

[62] 分素：分定，职分确定。

[63] 役：役使，服务。

[64] 滔迂：流通和迂缓，比喻劳动时身体的俯仰屈伸。

[65] 方：方正。

[66] 圆：圆通，圆融。

[67] 和：协调制衡。

[68] 邪：偏差。

[69] 唐尹知章注：“上注，谓注意于天。”“下注，谓注意于下地。”

[70] 纪：掌握。

[71] 饬：整饬。

[72] 阿：偏袒，迎合，阿谀逢迎。

[73] 愿：老实。

[74] 偏卒：兵车士卒的编制单位。《左传·成公九年》杜注引《司马法》：“百人为卒，车九乘为小偏，十五乘为大偏。”

[75] 迂：闭塞，保守。

[76] 六道：耳、目、口、鼻前后阴。

[77] 四正：君臣父子。五官：大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和大司谏五种官职。

[78] 侄娣：国君娶妻，随妻从嫁的妻侄女和妻妹。命妇：有封号妇女，指妃嫔。

[79] 明立女宠后，不以胄子：明立女宠之子为后，不立嫡长子。

[80] 嫡为都佼：嫡长子地位高尚显赫。嫡：嫡长子。都：地位高尚。佼：地位显赫。

[81] 参伍相得而周举之：考核比较都合适，然后举用任职事。参伍：参验比较。参：参考。伍：伍偶，配伍，比较。相得：相当，合适，符合。周：周遍，全面。举：举用。

[82] 不以年伤：不因年资受伤害。唐尹知章注："有德者超于上列，使在有功劳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劳。苟有德，虽年未至，而亦将用之，不以年少为之伤也。"

[83] 拟：僭拟，越位逾等，假装模拟，以下拟上，争夺权位的阴谋诡计。"拟妻之妾"、"拟嫡之子"、"拟相之臣"和"正名稽拟"的"拟"字义同。

[84] 众：众官，百官。

[85] 四者无别：指妻妾、嫡庶、相臣、有能无能四种混乱无分别。唐尹知章注："无别，谓妻妾嫡庶等不分别也。"

[86] 中民：指众官，百官。

[87] 妒纷：嫉妒纷乱。唐尹知章注："言积妒纷然所以乱。"

[88] 党偏：结党营私。

[89] 称术：喜用权术。称：称举，喜好。

[90] 訾谆：恶意诽谤。訾：多言。谆：憎恶，愤怒，诋毁。

[91] 财匮生薄：物资匮乏生薄德。《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墨子·七患》："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

[92] 正名稽拟：正定妻妾、嫡庶、相臣等名分，堕妻妾的嫌疑。稽：稽查，稽考，考察，辨别。

[93] 刑杀亟近：诛杀奸诈近处起（从近处开始，以近处为急为先）。亟：急，先。

[94] 顺大臣以功：按功排列大臣序。顺：次第，排序。

[95] 物地性：考察土地性质。物：物色，考察。

[96] 辑：协调，聚集。

[97] 下十伍以征：下到什伍居民组，征集人才供选用。十伍：居民基层组织。《管子·立政》："十家为什，五家为伍。"

[98] 近其选升：拉近缩短选升期。选升：选拔升迁。

[99] 乃稽之以众讽：指舆论，意见，议论。

[100] 士返于情：士人复归于诚实。情：诚实。

【译 文】

君臣上下古无分，夫妻匹配古未有，杂处群居如野兽，都以强力相征伐。智者欺诈老实人，强者凌辱弱势者，老幼孤独不得安。赖有智者出世

间，假借众力禁强虐，暴人于是得制止。兴利除害为民众，正民之德民师之。道术德行出贤人，义理兆形于民心，民众复归于正道。辨别名称和事物，分清是非行赏罚。排列上下分等级，民生为本为主体，国都乡邑得确立。国之所以为国家，以民为本为主体。君之所以为君主，掌握赏罚成为君。

奖赏至滥则匮乏，诛罚至滥则暴虐。财力匮乏法令虐，这样就会失其民。明君审慎平日教，民众平时就得治，如果出战能取胜，如果守城能固守。奖赏过重上不给，诛罚暴虐下不信。明君整饬生死礼，分类归属善处置。勉励于八种政事，表彰于衣服装饰，富之以国库财力，贵之以国家法禁，则民亲君而可用。民众亲君而可用，天下可致可归附。导之以道天下至，不导以道则不至。就像水波涌浪起，极尽摇荡而复下，其势固然是规律。德之以怀被感化，威之以畏被震慑，天下归之势必至。有道之国发号令，男女尽归亲于上。颁布法律出宪令，贤人烈士尽其能，建功立业为君上。千里赏罚尽可知，即使处罚一束布，一亩赋税之征收，尽可知晓可掌控。主管刑杀不私刑，主管赏赐不私赏，国家管理趋简易，顺从就像一父子，明白就像一家室，原因就在义礼明。

下级不尊奉上级，大臣不尊奉君主，则贤人不会来归。贤人如果不来归，则百姓不会被用。百姓如果不被用，天下不至不归附。侵夺君主施惠权，君主危殆权分散；侵夺君主行赏权，有功危殆人心乱；侵夺君主施令权，官吏危殆令不严；侵夺君主刑罚权，百姓危殆不服管。过分侵夺明君禁，君主威势不可侵。淫侵之论上无有，下无侥幸投机心。

身为一国的君主，背道弃法好行私，这个就叫国之乱。身为掌权之大臣，变故易常施巧言，花言巧语以媚君，这个就叫瞎折腾。乱至极点则暴虐，腾至极点则背叛。乱腾虐背四有一，必然失败遭敌算。施舍宽容止祸乱，百姓喜悦得安全。选拔贤者用人才，礼敬孝悌止奸伪。禁绝淫逸别男女，淫乱私通被隔绝。贵贱有义不逾等，有功者劝受鼓励。国有常法有规范，成法不隐下无怨。以上五点有要义，振兴道德匡过失，存国定民有道理。

君主可能有大过，大臣可能有大罪。国家为君主所有，民众为君主治理，君主有国又有民，官吏为民所厌恶。这是君主第一过。农事三季春夏秋，不布其民失农时，民非其民疏管理。民非其民疏管理，守城作战必有失。这是君主第二过。作为大臣有大罪，受君高爵和重禄，担当国家大官职，背弃职守弃职事，逢迎君主的脸色，顺从君主的私欲，阿谀奉承制君

主，这是大臣之大罪。君主有过不改正，有过不改叫作倒。大臣有罪不诛罚，有罪不诛叫作乱。作为君主是倒君，作为大臣是乱臣，国家之衰坐而待。有道君主掌国本，辅相掌握国之要，大夫执法理群臣，群臣竭力事君主。四种职守得则治，疏忽放弃则国乱，必须明设而守固。圣王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事无巨细皆谨慎，违法乱纪要追根。于是轻举妄动者，奸邪诈伪之恶人，不敢以身来试法，这是治民之正道。

古有二言讲得好："小心墙上有耳朵，小心身边藏贼寇。"所谓墙上有耳朵，是说密谋会外泄。所谓身边藏贼寇，是说伪装得民心。机密谋划会外泄，狡妇偷窃君内情，转手资助暗藏贼。阴险伪装得民心，前贵后贱为之驱。圣明君主执国政，宠臣不能伺其意，因为刑罚先亲近。大臣不能侵君势，勾结私党罪当诛，明白宣示不含糊。君主疏远谗佞人，废止拉帮结私党，淫乱悖谬游食辈，不能混入爵位列，这是止诈拘奸邪，厚国存身之大道。

君主统治众臣民，通过中央之大臣。中央左右之大臣，群臣中间参与者。君主制令布于民，必须经由中央臣。中央左右之大臣，缓办命令改急办，急办可以取威权。急办命令改缓办，缓办可以表惠民。君主威权和恩惠，迁移中央之大臣，君主危殆必降临。告知君主贤不肖，必定经由中央臣。地方财力献君主，必定经由中央臣。中央左右之大臣，颠倒贤人和不肖，而可在下结私党。用民财力诱君主，而可在上邀功劳，兼取上下成其私，官爵法制遭侵蚀，君主危殆必降临。先于君主来行赏，侵占君主行赏权，夺取君主惠民权。先于君主来行罚，侵夺君主行刑权，夺取君主威民权。错谬讹言流于外，这个就叫胁其君。扣压命令不发出，这个就叫幽其君。惠威胁幽同发生，君主不知被蒙蔽，国之危殆坐而待。

神圣的人称王者，仁智的人为君主，威武勇敢做官长，这是天道和人情。依据天道和人情，通显的人为主体，卑穷的人为跟从，此数之因规律性。主管谋划不做事，亲身做事不论道。君主谋划不劳作，百姓劳作不谋划。君臣上下职分定，礼制建立有根据。民众役使于君上，亲用劳力事贤明，亲用形体事心灵，此物之理必然性。心的功能管进退，形体功能管动静。管进退的制号令，管动静的主劳动。主管劳动善方正，制号令者善圆融。圆的事物运转灵，运转灵者能变通，能变通者促和谐。方的事物易固执，易固执者能坚定，能坚定者重信诚。君主用利来调和，大臣守节讲信从，上下无邪得圆融。君主在上施仁政，大臣在下守信诚，上下之礼由此生。

君主住在国都内，就像心灵在身体。道德规范树于上，百姓在下受教化。戒慎之心形于内，容貌严肃动于外。正是表明君主德。智慧得之于自己，智慧得之于民众，智慧拥有从其理。如果智慧失诸民，就要退而修诸己，这叫返本修己身。多求于己德行立，少求于人民乐予。君主向上关注天，大臣向下关注地。关注天者掌天时，根据天时用民力。关注地者开地利，地利发挥财用足。明君之道饬大义，详审时节用民力，向上之礼敬神明，向下以义御大臣，明君之道于此立。忠臣据法而不阿，向上匡正君主过，向下赈民之困乏，这是忠臣之所行。

明君在上忠臣佐，整治人民用政刑，衣食之利为牵引，民众朴实易使用，民众愚昧易掌控。君子吃饭靠论道，小人吃饭靠劳动，社会分工是天经。君子无势威不立，小人无事生产废。君子小人各尽力，国家安平奸不生。君子吃饭靠论道，义理详备礼制明。义理详备礼制明，伦理次第不逾等。虽有掌兵士大夫，不敢作乱存侥幸，君上无危享太平。平民吃饭靠劳动，从事本业务耕农，从事本业人口众，忠诚勤勉听命令。所以明君治当世，民制于上受管控，就像草木制于时。民众保守则开通，过分开通就收拢。开决疏通则流行，堵塞收拢则叫停。唯有明君能开决，唯有明君能堵塞。开决君子行于礼，堵塞小人笃于农。行礼上尊而民顺，笃农财厚而备足。君上尊贵而民顺，财物丰厚而备足，四者全都备齐全，顷时而王大功成。

四肢六道身之体，四正五官国之体。四肢不通不灵活，六道不达失通畅，这个就叫体失调。四正不正乱了套，五官不官失其职，这个就叫国家乱。国君聘妻于异姓，侄娣命妇和宫女，尽有法制治宫中。男女明确有分别，嫌疑之节回避明。宫中宫外不私通，谗慝不生奸不生。妇言不及官中事，诸臣子弟无宫交，彰明德义御奸邪，昭公灭私秩序明。明立女宠子为后，不立嫡长大义伤。优礼私爱众庶子，势不并论不及长。庶子爵位虽尊贵，礼无不行不失义。嫡长地位最显赫，美好衣服来装饰，文采旗帜为旌表，所以重威立嫡长。如此兄弟无嫌隙，谗人不敢妄作为。

君主设立贤辅相，陈列功绩察品德，论定劳绩明法度，考核比较都合适，然后举用任职事，尊重权势表信任。臣下进谏不怕死，聚立观望无怨心，国家太平民无邪。选拔贤能用人才，德行优良就入列，无德之人入另册。选贤举能以就官，无能之辈入另册。品德为先看劳绩，不因年资受局限。如此君上无困窘，民众不会求侥幸。

国所以乱有四因，其所以亡有二因。拟妻之妾宫内有，这是宫中妻妾

乱。庶子起而争自立，这是国君家中乱。宠臣争夺辅相位，这是国朝相臣乱。任用众官无能辈，这是朝中百官乱。以上四乱不拨正，君主体统丢失尽。群官朋党怀其私，这是君主失族亲。机臣阴谋害君主，这是君主失众援。内失族亲外失援，这是灭亡两原因。正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令必听，官必忠信以肃敬。所以君主有五乱。第一乃是宫中乱：拟妻之妾宫内有，这是宫中妻妾乱。第二乃是兄弟乱：庶子起而争自立，这是国君家中乱。第三乃是大臣乱：宠臣争夺辅相位，这是国朝相臣乱。第四乃是中民乱：任用众官无能辈，这是朝中百官乱。第五乃是小人乱。五种混乱同发作，为人上者必危险。宫中混乱因嫉妒，兄弟混乱因偏心，大臣混乱因权术，中民混乱因诽谤，小民混乱因穷困。物资匮乏生薄德，诽议不满生傲慢，权术偏心和嫉妒，综合作用生动乱。

正定等级和名分，稽查僭拟越等级。要想宫内得安定，诛杀奸诈近处起。按功排列大臣序，按德排列百官序，按劳排列小民序，目的是为国富裕。详细观察天时节，大地性质细物色，目的是为尽民力。奢侈物品要禁绝，劝勉农功励耕织，无业之民有事做，小民治理大可期。上级核定用人数，下到基层广征集。拉近缩短选升期，坚定士人志与意。乡里建树为人师，学术文化遂普及。依据才能授官职，及到年限就荐举，士人复归修德义。衡量德行计功绩，劝其所能尽其力，参稽众人好评语，社稷重任慎托予，士人复归重诚实。

【解 读】

本篇继续论述君臣的不同性质、分工、功能和作用，体现封建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是对于社会普遍问题的深刻哲学思考。如说“民生体”，即以民生为主体，为根本，以民为本。“体”即主体，根本。又说“民体以为国”，即由于以民为本体，才成其为国家。又如说“财匮生薄”，即物资匮乏生薄德。《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墨子·七患》说：“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这是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君臣》的哲理精义，可见一斑，值得借鉴。

30. 小称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称，举也。小举其过，则当权而改之。"辅相管仲，略微列举国君齐桓公的过错，规劝忠告，促其改正。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之常情，古已有之。作者假托管仲之言，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富含哲理，启迪良多。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1]，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2]。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操名从人，无不强也。操名去人，无不弱也。虽有天子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则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在于身者孰为利？气与目为利。圣人得利而托焉，故民重而名遂。我亦托焉，圣人托可好，我托可恶，以来美名，又可得乎？我托可恶，爱且不能为我能也。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3]，盛怨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我且恶面而盛

怨气焉，怨气见于面，恶言出于口，去恶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恶人之有余忌也[4]。是以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5]，虚者实之。”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称身之过者，强也。治身之节者，慧也。不以不善归人者，仁也。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纣不然，有善则反之于身，有过则归之于民。归之于民则民怒，反之于身则身骄。往怒民，来骄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惧声以感耳，惧气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6]，故绳可得断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7]。造父有以感辔策，故速兽可及，远道可致。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在于既善[8]，所以感之也。”

管子曰：“修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以相逆也，则不失于人矣。尝试多怨争利，相为不逊，则不得其身。大哉！恭逊、敬爱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丧。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损也。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9]，以及禽兽昆虫，皆待此而为治乱。泽之身则荣，去之身则辱。审行之身毋怠[10]，虽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审去之身，虽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恶。故之身者，使之爱恶。名者，使之荣辱。此其变名物也[11]，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12]，若不可讳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13]？”管仲对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且谒之[14]，虽然，君犹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于寡人，寡人敢不从乎？”管仲摄衣冠起，对曰：“臣愿君之远易

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烝婴儿之未尝，于是烝其首子而献之公[15]。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喜内而妒，竖刁自刑而为公治内。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子开方事公，十五年不归视其亲，齐、卫之间，不容数日之行。人情非不爱其亲也，于亲之不爱，将何有于公？臣闻之，务伪不久，盖虚不长。其生不良者，其死必不终。”桓公曰：“善。”

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废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16]，逐易牙而味不至，逐竖刁而宫中乱，逐公子开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圣人固有悖乎！”乃复四子者。处期年，四子作难，围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妇人，遂从窦入[17]，得至公所。公曰：“吾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不可得，其故何也？”妇人对曰：“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分齐国，途十日不通矣。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18]，食将不得矣。”公曰：“嗟兹乎！圣人之言长乎哉！死者无知则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乃援素幦以裹首而绝[19]。死十一日，虫出于户，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阳门之扇[20]。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虫出户而不收者，以不终用贤也。

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饮酣，桓公谓鲍叔牙曰：“何不起为寡人祝乎？”鲍叔牙捧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国之社稷必不危矣。”

【注 释】

[1] 丹青：丹砂和青臒，可作颜料。丹：丹砂，朱砂。青：青臒，空青。

[2] 过命：错误评价。

[3] 毛嫱、西施：春秋末年美女名。当时管仲已死，这些议论是假托管仲之口。毛嫱是越王句践爱姬。句践命乐师教西施歌舞仪态，过三年，进献吴王夫差，夫差沉溺西施美色，荒朝政，后句践趁机灭吴。

[4] 余忌：更多缺陷。忌：禁忌，忌讳，缺陷。

[5] 洫：疏泄。

[6] 斤欘：斧头，斧柄。

[7] 彀：弓拉满。

[8] 既：尽。

[9] 中国：京师，京都。诸夏：全中国。蛮夷：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

[10] 审：果真，确实。

[11] 变名物：改变名称和物质实体。

[12] 病病：形容病重。

[13] 诏：告。

[14] 固且谒之：本来有话将要禀告。固：本来，副词。且：将要，快要，副词，时间模态词。谒：禀告。

[15] 烝：同“蒸”，后作“蒸”。《说文》：“烝，火气上行也。”形声字，从火丞声，本义火气上行，用蒸汽加热。《韩非子·难一》：“易牙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尝，易牙烝其子首而进之。”作“子首”，不作“首子”。

[16] 苛病：精神错乱病。

[17] 窦：孔穴，孔洞，窟窿。

[18] 书社：二十五家为一社，书社人姓名于册，借指一定数量土地人口。

[19] 幭：手帕，头巾。

[20] 葬以阳门之扇：用南门的门板埋葬。

【译 文】

管子说：“祸患在于身不善，不怕别人不知己。丹青深山民知取，美珠深渊民知取。所以我有错误行，民众不会有误评。民众观察很清楚，不可逃遁为不善。所以我若有善行，民众立马赞誉我。如果我有错误行，民众立马批评我。民众毁誉有定评，无须回家问亲人，所以先王敬畏民。持

有善名从人民，无不强盛有本根。持有恶名背人民，无不衰弱成寡人。虽有天子诸侯位，民皆嫌恶而离去，则弃其地而出走，所以先王畏人民。人身何者最灵敏？耳朵眼睛最灵敏。圣人得民而寄托，人民倚重名声遂。我也假托靠人民，圣人托民而行善，我则托民以行恶，行恶而想求美名，南辕北辙不可行。我则托民以行恶，爱我不能给美名。毛嫱西施天下美，满脸怨气不算美。我且恶面盛怨气，满脸怨气现于面，恶言秽语出于口，饱藏恶意求美名，恶名岂能换美名。甚矣民众耳目聪，百姓恶人有余忌。所以过长要截短，过短续长才得宜。过满就要放流泄，虚者实之人满意。”

管子说：“善罪自身民不罪，不能罪身民罪之。称身之过人强盛，修身节操有智慧，与人为善有仁义。圣王有过归于己，有善就会归于民。有过归己自身惧，有善归民则民喜。行善于民得民喜，反过于身自警惧，圣王治民靠此理。夏桀殷纣正相反，有善全都归自己，有过推诿归于民。诿过于民则民怒，善归于己则自骄。诿过于民得民怒，反善于身则身骄，桀纣失身因在此。明王惧声以感耳，明王惧气以感目，明王靠此得天下，怎能不慎不警惕？工匠敬业感斤斧，依靠绳墨断木料。后羿敬业感弓矢，张弓能够中标的。造父敬业感辔鞭，能追速兽至远道。天下本来无常乱，天下本来无常治。不善人在则混乱，善人在上则治理。治理全在人行善，内外尽善动天地。”

管子说：“恭逊敬爱和谦让，除怨无争相对待，不失人心得和谐。尝试多怨和争利，互相不逊不和谐，自身难保必失败。大哉恭逊敬爱道，吉事可依主祭祀，凶事可依居丧哀。治理天下无须增，治理一人无须减。行之诸夏和蛮夷，以及禽兽和昆虫，都可以此得治理。润泽于身则荣耀，去之于身则受辱。慎行践履勿懈怠，夷貉之民化为爱。自身懈怠遭轻忽，兄弟父母化为恶。行之于身有爱恶，行之于名有荣辱。名物变化如天地，先王把这称为道。”

管仲有病，桓公前往慰问说：“仲父病重，如不讳言这病治不好，仲父有什么话告我？”管仲回答说：“您即使不来问我，我本来有话将要禀告，不过，怕您做不到。”桓公说：“仲父命我往东，我就往东。命我往西，我就往西。仲父命于我，我敢不听从？”管仲整衣帽起身回答说：“我希望您远离易牙、竖刁、堂巫和公子开方。易牙用烹调侍候您，您说唯有蒸婴儿没尝，于是蒸其首子献给您。人情无不爱其子女，对儿子不爱，能爱您？您喜女色而忌妒，竖刁自宫而为您管理内宫。人情无不爱其身，对自身不爱，能爱您？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不回家探亲，齐、卫间，不

用几天行程就到。人情无不爱双亲，对双亲不爱，能爱您？我听说，弄虚作假不持久，掩盖虚伪不长远。其生不良善，其死不善终。”桓公说：“好。”

管仲死，葬毕，桓公憎恶这四人，废其官职。驱逐堂巫怪病起，驱逐易牙味不佳，驱逐竖刁内宫乱，驱逐开方朝不治。桓公说：“哎！圣人难免有错吧！”于是重新起用四人。过一年，四人发难，把桓公围困一屋不得出。有一妇人，从墙洞钻入，到桓公处所。桓公说：“我饥饿想吃，口渴想喝水，都不可得，是何缘故？”妇人回答说：“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瓜分齐国，道路已十天不通。公子开方已把七百书社土地人口送给卫国，没有食物。”桓公说：“哎呀！圣人之言真高明！死者无知则已，若有知，我有何脸见仲父于地下！”拿头巾裹头而死。死十一天，蛆虫从门缝爬出，才知桓公死，葬以门板。齐桓公之所以死十一天，蛆虫出户无人收，因为最终没用贤。

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一起喝酒，喝到高兴，桓公对鲍叔说：“何不起身向我祝酒？”鲍叔捧杯而起说：“希望您不忘流亡在莒国，希望管仲不忘被绑在鲁国，希望宁戚不忘喂牛在车下。”桓公离席再拜说：“我跟两位大夫能不忘您的话，国家社稷必不危。”

【解 读】

篇首载管子说：“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称身之过者，强也。治身之节者，慧也。不以不善归人者，仁也。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议论贯串深刻的民本论思想，对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借鉴意义。

篇末一段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共饮，桓公对鲍叔说：“何不起身向我祝酒？”鲍叔捧杯而起说：“希望您不忘流亡在莒国……”婉转规劝桓公居安思危，忠告不要乐而忘忧，桓公离席再拜说：“我跟两位大夫能不忘您的话，国家社稷必不危。”可惜恰因一代英主，春秋一霸齐桓公的自身局限，没躬行管仲的临终遗言，远离易牙、竖

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

管仲死葬毕，桓公一度憎恶这四人，废其官职。可悲可笑可叹的竟是：驱逐堂巫怪病起，驱逐易牙味不佳，驱逐竖刁内宫乱，驱逐开方朝不治。桓公先是怀疑“圣人之言固有悖”，重新起用四人。四人发难起政变，瓜分齐国路不通，桓公围困不得出，饥渴无食苦难熬，被迫觉悟“圣人之言真高明”，悔之晚矣饿到死，蛆虫爬出人方知，葬以门板无仪式。结论是“不终用贤”，画龙点睛有余音。

31. 四称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谓称有道之君，无道之君，有道之臣，无道之臣，以戒桓公。"题名"四称"，意即称说正反两面四种类型的君臣。"称"：称举，述说。唐尹知章《小称》题解："称，举也。"本篇用正反两面比较对照的方法，概括有道无道四种类型君臣的性质和特点，树立四面镜子，规鉴警诫齐桓公。本篇"四称"，行文四段。每段伊始，由齐桓公给管仲提出问题和要求，让管仲说明某类君臣，目的都说是"吾亦鉴焉"（我将以之为借鉴）。每段之末的压轴戏，都是齐桓公为管仲陈述捧场叫好的赞语"善哉"！

桓公问于管子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诸侯四邻之义，仲父不当尽语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之所能与所不能，尽在君所矣，君胡又辱令[1]？"桓公又问曰："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邻诸侯之义，仲父不当尽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

大臣，收聚以德，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饬，形正明察，四时不忒[2]，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授其币帛，以怀其德，昭授其令，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已语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当尽语我昔者无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3]，既宣识美道[4]，又何以闻恶为？”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缁缘缁[5]，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缘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语我其善，而不语我其恶，吾岂知善之为善也？”管子对曰：“夷吾闻之徐伯曰，昔者无道之君，大其宫室，高其台榭，良臣不使，谗贼是舍[6]，有国不治，借人为图，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譬若野兽，无所就处[7]，不修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譬若生狂，众所怨诅，希不灭亡。进其俳优[8]，繁其钟鼓，流于博簺[9]，戏其工瞽[10]，诛其良臣，敖其妇女[11]，撩猎毕弋[12]，暴遇诸父[13]，驰骋无度，戏乐笑语，式政既辏[14]，刑罚则烈，内削其民，以为功伐[15]，譬犹漏釜[16]，岂能无竭。此亦可谓昔者无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已语我昔者有道之君与昔者无道之君矣，仲父不当尽语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质为臣[17]，不宾事左右，君知则仕，不知则已，若有事，必图国家，遍其发挥，循其祖德，辩其顺逆，推育贤人，谗慝不作[18]，事君有义，使下有礼，贵贱相亲，若兄若弟，忠于国家，上下得体，居处则思，语言则谋，动作则事[19]，居国则富，处军则克，临难据事，虽死不悔，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临官则治，酒食则辞，不谤其君，不毁其辞，君若有

过，进谏不疑，君若有忧，则臣服之[20]。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以语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当尽语我昔者无道之臣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无道之臣，委质为臣，宾事左右，执说以进，不蕲亡己[21]，遂进不退，假宠鬻贵[22]，尊其货贿[23]，卑其爵位，进曰辅之，退曰不可，以败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处，以攻贤者，见贵若货，见贱若过，贪于货贿，竞于酒食，不与善人，唯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谗贼与通，不弥人争[24]，唯趣人讼[25]，沉湎于酒，行义不从，不修先故，变易国常，擅创为令，迷惑其君，生夺之政，保贵宠矜[26]，迁损善士，辅援货人，入则乘等[27]，出则党骈[28]，货贿相入，酒食相亲，俱乱其君，君若有祸，各奉其身。此亦谓昔者无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注 释】

[1] 胡又辱令：何必再让我辱承君令，发表意见。

[2] 忒：失误，差错。

[3] 宣通：明通，开通。

[4] 宣识美道：明察美好的道理。宣识：明识，明确认知，明察。

[5] 以缁缘缁：用黑色给黑色衣服沿边。缁：黑色。

[6] 谗贼是舍：唯有对谗贼留止亲近。舍：房舍，止息，留止，留处。

[7] 就处：归宿。

[8] 俳优：艺人，演滑稽戏杂耍，以乐舞谐戏为业。

[9] 博簺：赌博游戏。

[10] 工瞽：乐人，乐官。

[11] 敖：调戏。《广雅·释诂》：“敖，戏也。”

[12] 撩猎毕弋：日夜田猎，游猎无休。撩：夜里打猎。毕弋：泛指

打猎。毕：捕兽用网。弋：射鸟用系绳箭。

[13] 诸父：天子对同姓诸侯，诸侯对同姓大夫称父，多数叫诸父。

[14] 式政既辏：施政既然偏误。式政：用政，行政，施政。既：已经，既然。辏：弯曲，歪曲，偏差。

[15] 以为功伐：自我伐功（夸功），自以为功。唐尹知章注："反以削生为伐功也。"

[16] 漏釜：漏锅。

[17] 委质：委身下拜表示恭敬奉承。质：形体。委：曲，弯曲。《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委质"孔颖达疏："质，形体也。拜则屈膝而委身体于地，以明敬奉之也。"

[18] 谗慝：谗人，坏人，谗佞为害的人。

[19] 事：干正事，做正事。《墨子·贵义》："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荀子·正名》："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20] 服：服侍，服役，承担。

[21] 不蕲亡己：不肯忘掉自己。蕲：求，祈求。

[22] 假宠鬻贵：依靠君主宠信，贩卖高贵身份。鬻：卖。

[23] 货贿：财货贿赂。

[24] 不弥人争：不消弭人争斗。弥：同"弭"，平息，停止，排解。《说文》："弥，弛弓也。"

[25] 唯趣人讼：专门促成人争讼。

[26] 保贵宠矜：保住高贵地位，宠爱矜夸习气。

[27] 乘等：凌越等级。乘：凌越。

[28] 党骈：结党相连。唐尹知章注："党骈，朋党而骈并。"

【译 文】

桓公问管子说："我幼弱昏愚，不通跟诸侯四邻交接之义，仲父不应当尽量告诉我从前有道之君的表现吗？我可作借鉴。"管子回答说："我的能和不能，您全都知道，您为什么还让我说？"桓公又问管子说："仲父，我幼弱昏愚，不通跟诸侯四邻交接之义，仲父不应当尽量告诉我从前有道之君的表现吗？我想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徐伯说，从前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先故大臣，以德收聚，使其大富，巩固武官，发挥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行仁义，上下整饬，行政明察，四时不

误，民亦无忧，五谷丰登，内外协调，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授其币帛，以德怀柔，昭授其令，以为规范。这就可以叫作从前的有道之君。”桓公说：“讲得好！”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说从前的有道之君，不应该给我说从前的无道之君吗？我可作借鉴。”管子回答说：“像您这样美好而明通，既已明察美好的道理，又何必再听恶事呢？”桓公说：“怎么能这样说呢？用黑色给黑衣服沿边，我怎么知道它美？用白色给白衣服沿边，我怎么知道它好？您已对我说其善，而没对我说其恶，我岂能认知善为什么是善？”管子回答说：“我听徐伯说，从前的无道之君，大造宫室，高筑台榭，不用良臣，只留贼臣，有国不治，靠人献谋，政令不善，黑如暗夜，就像野兽，无所归宿，不循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犹如发狂，众所怨恨，咒其快亡，招徕俳优，钟鼓喧嚷，热衷赌博，玩赏工瞽，诛杀良臣，调戏妇女，游猎无休，暴待诸父，策马驰骋，戏乐笑语，施政既误，刑罚更酷，内削其民，自夸有功，犹如锅漏，必然漏光。这就可以叫作从前的无道之君。”桓公说：“讲得好！”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说从前的有道之君和古代的无道之君，您不应该给我说从前的有道之臣吗？我可作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徐伯说，从前的有道之臣，委质屈身为臣下，不事君侧宠爱臣，君若相知就做官，君若不知就退身，如果有事图国家，遍其发挥讲义利，遵循祖德承传统，明辨顺逆分是非，推育贤人掌国是，谗慝不作树正风，侍奉国君有仁义，使用下级有礼仪，贵贱相亲倡和睦，若兄若弟讲孝悌，忠于国家为社稷，上下左右都得体，居处则思虑长远，语言则谋教正理，动作则事为民利，居国则富靠生产，处军则克谋胜敌，临难据事尽所能，虽死不悔无遗虑，近君为拂补不足，远君为辅添助力，义以与交明大义，廉以与处树正气，临官则治尽职责，酒食则辞扬正气，不谤其君为羽翼，不毁其辞有善意，君若有过不隐讳，进而劝谏不怀疑，君若有忧敢承担，则臣服之尽心力。这就可以叫作从前的有道之臣。”桓公说：“讲得好！”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说从前的有道之臣，不应该给我说从前的无道之臣吗？我可作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徐伯说，从前的无道之臣，委质屈身为臣下，专事君侧宠爱臣，偏执邪说以求进，一己私利记在心，只想求进不知退，利用君宠鬻高贵，尊重货财轻爵位，进朝言己能辅弼，退而私议不辅君，由彼不肖致君败，诿过于君说无干，纠结不仁杂群居，攻击贤人使坏心，遇见贵人如求货，遇见贱人像路过，贪于货贿不知耻，竞

于酒食贪宴饮，不与善人深结交，唯其所事亲小人，倨傲不恭失礼仪，不友善士友恶人，谗贼与通结朋党，不弥人争使坏心，唯趣人讼乱世人，沉湎于酒醉醺醺，行义不从利熏心，不修先故背传统，变易国常法不遵，擅创为令随心欲，迷惑其君蒙骗人，生夺之政谋篡权，保贵宠矜无廉心，迁损善士害好人，辅助支援货贿人，入则乘等越等次，出则结党朋党连，货贿相入贪成风，酒食相亲不认人，俱乱其君成祸源，君若有祸奉其身，诿过于君保自身。这就可以叫作从前的无道之臣。”桓公说：“讲得好!”

【解 读】

本篇四大段，每段说明一类君臣，酷似《诗经》语言，用四言诗句，概括一类君臣的普遍特征，全面深刻，古今对比，人情世故，是非界限，善恶类别，无不贯通。齐桓公“吾亦鉴焉”的目的要求，对当今社会同样具有借鉴警诫的现实价值。

32. 正

【题 解】

本篇题名为“正”，意指纠正，改正，匡正。篇中颇为强调“正人先正己，正民先正身”的积极意涵。

制断五刑[1]，各当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正之，服之，胜之，饬之[2]，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如四时之不忒[3]，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宗一[4]，阴阳同度，曰道。刑以弊之[5]，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养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令之以终其欲，毋使民径[6]。遏之以绝其志意，毋使民幸[7]。养之以化其恶[8]，必自身始。明之以察其性，必循其理。致刑[9]，其民用心以敬[10]。致政，其民服信以听。致德，其民和平以静。致道，其民附而不争[11]。罪人当名曰刑，出令当时曰政，当故不改曰法[12]，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13]。

立常行政[14]，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政衡一静[15]，能守慎乎？废私立公，能举人乎？临政官民[16]，能后其身乎[17]？能服信，此谓正纪。能日新，此谓行理。守慎正名，伪诈自止。举人无私[18]，臣德咸道[19]。能后其身，上佐天子。

【注 释】

[1] 五刑：五种不同的刑律刑罚。“五刑”一指甲兵、斧钺、刀锯、钻凿、鞭扑。《国语·鲁语上》“五刑”韦昭注：“五刑，甲兵、斧钺、刀锯、钻凿、鞭扑也。”二指野刑、军刑、乡刑、官刑、国刑等五种治理百姓的法律。《周礼·秋官·大司冠》：“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贾公彦疏：“此五刑与寻常正五刑墨、劓之等别。刑亦法也，此五法者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者。”三指五种轻重不同的刑罚。秦以前为墨、劓、刖（刖）、宫、大辟（杀）。《书·舜典》：“五刑有服。”孔传：“五刑：墨、劓、刖、宫、大辟。”

[2] 饬：整治。

[3] 不忒：无差错。

[4] 万物宗一：万物归一。宗：根本。

[5] 弊：裁断，判决，决定。

[6] 径：邪路。

[7] 遏之以绝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心存侥幸。唐尹知章注：“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幸：侥幸。

[8] 化：变化，改变。

[9] 致：达，施加。

[10] 用心以敬：尽心于敬谨。

[11] 附：亲附。

[12] 故：成规，旧例。

[13] 会民所聚曰道：合民所宜叫作道。唐尹知章注：“聚，谓众所宜也。能令众宜，道之谓也。”

[14] 立常行政：建立法规行政事。

[15] 政衡一静：政情平稳都安定。
[16] 临政官民：莅临政事管民众。
[17] 后其身：先人后己。
[18] 举：推举，推荐。
[19] 臣德咸道：臣德就将都合道。咸：全，都，普遍，全称量词。

【译 文】

五种刑律都制定，按照刑律定罪名，如果罪名合刑律，罪人不会生怨恨，善人不惊能适应，这个名词叫作刑。规服控制加整治，必严其令民服从，这个名词叫作政。就像四时无差错，就像星辰不变更，如日如夜相连续，如阴如阳像转递，如日如月交替明，这个名词叫作法。爱护生育加养成，利民大德天下亲，这个名词叫作德。不施恩也不结怨，无所爱也无所恶，万物归本宗于一，阴阳交替归于度，这个名词叫作道。运用刑律以裁断，运用政权行命令，运用法律来遏制，运用仁德以教养，运用道理来启发。运用刑律以裁断，不要错伤民生命。命令人们终其欲，不使民众走邪路。用法正民之志意，不使民心存侥幸。教养人民改恶行，一定要从自身始。明示人民察性情，必循其理归于道。推行刑律守法规，其民用心以持敬。推行政令不例外，其民服信以听从。推行仁德宽以缓，其民和平以安静。普遍行道顾大局，其民归附而不争。判罪合律叫作刑，出令合时叫作政，成规不改叫作法，爱民无私叫作德，合民所宜叫作道。

建立法规行政事，能够取信于民吗？中正和平以慎敬，能够日新其德吗？政情平稳都安定，能够保持谨慎吗？废私立公顾大局，能够举荐贤人吗？莅临政事管民众，能够先人后己吗？能够服信讲诚实，这就叫作正纲纪。能够日新其德行，这叫行理不苟然。保持谨慎正名分，伪诈自止无邪行。举荐贤人无偏私，臣德就将都合道。能够先人而后已，上佐天子正诸侯。

【解 读】

本篇名“正”，下分两段，第一段讲正民，第二段讲正君，两段都讲先从自身做起，正人先正己，正民先正身。如说：“养之以化其恶，必自身始。”“临政官民，能后其身乎？”“能后其身，上佐天子。”其中“必自身始”、“能后其身”的要求，有现代感和现实针对性，可资借鉴。

33. 任法

【题 解】

题名“任法”是何意？依靠法度来治理。主张百事依法动，全民守法无特例。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术而不任说[1]，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逸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术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

圣君则不然，守道要，处逸乐，驰骋弋猎，钟鼓竽瑟，宫中之乐，无禁御也。不思不虑，不忧不图，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2]。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囷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群臣无诈伪，百官无奸邪，奇术技艺之人莫敢高言猛行以过其情[3]，以愚其主矣。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4]。犹

金之在炉，恣冶之所以铸[5]。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6]。

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7]："国法废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8]，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9]，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法焉[10]，故曰法。

古之法也，世无请谒任举之人[11]，无闻识博学辩说之士，无伟服[12]，无奇行，皆囊于法以事其主[13]。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然故堪材习士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14]，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15]，珍怪奇物不能惑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宝用也。

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堪材习士闻识博学之士能以其智乱法惑上，众强富贵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邻国诸侯能以其权置子立相[16]，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财以禄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国之治，不可得也。

圣君则不然，卿相不得剪公禄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亲爱[17]，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辏以事其主[18]，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故主有三术：夫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置仪设法以度量断者，上主也。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背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者，中主也。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背其公法，损其正心，专听其大臣者，危主也。故为人主者，不重爱人，不重恶人。重爱曰失德，重恶曰失威。威德皆失，则主危也。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借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故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贵不能威[19]，富不能赂[20]，贱不能事[21]，近不能亲[22]，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23]。故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而失君则不然，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是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挟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则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夫日侵而产怨，此失君之所循也。

凡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适其意，顾臣而行，离法而听贵臣，此所谓贵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求焉，主离法而听之，此所谓富而赂之也。贱人以服约卑敬悲色告诉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贱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亲爱有求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谓近而亲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请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美而淫之也。

治世则不然，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24]，其赏赐人者不德也[25]。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胸以听于上[26]。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治，从此产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职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

【注 释】

[1] 术：办法，政策。

[2] 垂拱而天下治：垂衣拱手天下治。唐尹知章注：“但任法术则事简，故身不劳寿命长，而天下自理也。”

[3] 过其情：指言过其实。

[4] 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如黏土在模具，唯任陶工制陶器。埴：黏土。埏：揉黏土，借指制陶模型，模具。陶：陶工，制陶工匠。

[5] 犹金之在炉，恣冶之所以铸：犹如金属在炼炉，任凭冶工铸金器。冶：冶工，冶炼工匠。

[6] 民安其法：民众习惯守法律。

[7]《周书》：周朝官方文书。今本《尚书》无此处所语。

[8] 道法：守法。唐尹知章注："道：从。"

[9] 法者不可不恒：法律不可不永远坚持。

[10] 法：效法，守法。

[11] 请谒任举：请托保举。唐尹知章注："任，保也。以法取人，则无请谒之保举。"

[12] 伟服：越理违制穿奇装。

[13] 囊：用袋盛物，包罗，包括。

[14] 堪材：有才能的人。

[15] 离：背离，违背。唐尹知章注："离，犹违也。"

[16] 置子立相：废弃太子立辅相。唐尹知章注："邻国恃权，能废置君之子，援立国相。"

[17] 辟：引用，招人做官。

[18] 辐辏：车轮车条向车轴聚集，比喻群臣向君主集中。

[19] 贵不能威：贵臣不能威君主。

[20] 富不能赂：富人不能行贿赂。

[21] 贱不能事：贱者不能事谄媚。

[22] 近不能亲：近者恃亲须禁绝。

[23]《版法》："植固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字句略同。

[24] 杀戮人者不怨：唐尹知章注："杀当其罪，故不怨。"

[25] 赏赐人者不德：唐尹知章注："以功受赏，故不德于君。"

[26] 皆虚其胸以听于上：都会虚心听君上。

【译 文】

圣君靠法不靠智，依靠法术不靠说，依靠公法不偏私，依靠大道不小气，然后身安天下治。失国之君不如此，舍弃法度靠智谋，故民舍事而好誉。舍弃法术靠口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弃公法好偏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弃大道眼光小，君上劳烦百姓惑，社稷不治终失国。

圣明君主不如此，守住道要关键处，容有空闲处逸乐，驰骋弋猎在田

野，轰鸣钟鼓奏竽瑟，宫中娱乐无禁御。不思不虑不忧图，有利身体便形躯，颐养寿命享天年，垂衣拱手天下治。若有君主用其道，不靠心计不劳意，不自费力土地辟，仓廪自实蓄积富，甲兵自强军力足，群臣忠实无诈伪，百官守法无奸邪，奇术技艺无狂人，莫敢胡言说假话，以过其情愚其主。

从前帝尧治天下，犹如黏土在模具，唯任陶工制陶器。犹如金属在炼炉，任凭冶工铸金器。民众招之就会来，民众挥之就会去，役使民众能成事，禁令发出能制止。尧的治理有方法，善明法禁而已矣。黄帝治理更新奇，民众不招就会来，不用推动就会去，不用役使就成事，不发禁令就停止。黄帝治理有方法，制定法律不改变，民众习惯守法律。

仁义礼乐出于法，先圣一民就靠法。周朝官方文书说："国法废弛不统一，有国之君一不祥。民众不服不守法，有国之君二不祥。国法频改以管民，有国之君三不祥。群臣不用礼法教，有国之君四不祥。百官理事背法制，有国之君五不祥。"所以说，法制应该永坚持，存亡治乱所以出，圣君用法为仪则。君臣贵贱都守法，统一标准叫作法。

古时法治创盛世，世无请谒任保举，无人卖弄博学与辩说，无人违制穿奇装，无人越理为邪行，皆囊于法事其主。明王坚持有两点：明确法度而坚持，禁民行私而管束，这是君主永坚持。法律一民以使下，私行侵法以乱主。圣君设法而固守，博学之人不可乱，众强富贵不能侵，信近亲爱不能离，珍怪奇物不能惑，万物百事依法动。法者天下之至道，圣君宝用不离法。

现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不能守。博学恃智以乱法，众强恃威以犯法，诸侯弃子立辅相，大臣以私附百姓，剪公财以禄私士。如是而求法之行，国家治理不可得。

圣君明王则不然，不得剪公禄其私，不得辟其所亲爱，圣君明法而固守，群臣辐辏以事主，百姓服法以从事。对法态度有三类：生法，守法，法于法。生法就是生成法，生成法律是君主。守法就是遵守法，遵守法律是臣下。法于法即统一法，统一守法是民众。君臣上下和贵贱，毫无例外皆从法，大治天下全靠法。

所爱之人不私赏，所恶之人不私罚，制定法律以法断，这是上主的办法。所爱之人而私赏，所恶之人而私罚，违背大臣离左右，办事专以其心断，这是中主的办法。臣有所爱而私赏，臣有所恶而私罚，背其公法损正心，专门听信其大臣，这是危主的办法。人主不重爱恶人，应该重视是守

法。注重私爱失大德，注重私恶失君威。威德皆失则主危。

圣明君王所操六：生杀富贫加贵贱。如此六者称权柄，主之所操如握柄。主之所处有四位：文武威德叫四位，如此四位主所处。所操权柄借给人，这个就叫夺权柄。所处之位借给人，这个就叫失权位。夺去权柄失地位，而求令行不可得。制定法度不公平，发布政令不完备，导致夺柄和失位。有为枉法失法度，有为毁令令不行，圣君明王所以禁。贵臣不能威君主，富人不能行贿赂，贱者不能事谄媚，近者恃亲须禁绝，靓男美女不能淫。君主意志坚不动，异端邪说乃恐惧。改邪归正有变化，令往民移归法制。圣王明君设度量，圣王明君置仪法，犹如天地之坚定，犹如列星之稳固，犹如日月之光明，犹如四时之信实，命令往布民听从。失国之君则不然，法度刚下又废除，命令发出又收回，歪曲公法就私意，毁坏政令令不全。贵臣于是威君主，富人于是行贿赂，贱者于是事谄媚，近者恃亲以要君，靓男美女淫不止。如此五者不禁身，群臣挟私幸其主，奸佞侥幸而得逞，君主权柄遭侵蚀。奸佞侥幸不得逞，怨恨日产如丛生。君主权柄遭侵蚀，怨恨日产如丛生，失国之君路不通。

君主不得用其法，正确意图不贯彻，看臣脸色而行事，背离法度听贵臣，这叫贵者威逼君。富人金玉侍奉君，非法要求得满足，君主离法听权臣，这叫富人行贿赂。贱者一副可怜相，驯顺屈服敬君主，君主离法而听从，贱者讨好君屈服。近者恃亲求其主，君主离法而听从，近臣亲昵君屈服。美人巧言媚君主，色相媚态托于君，君主离法而听从，美色迷惑君屈服。

治世情况则不然，不分亲疏和远近，不分贵贱和美恶，一切用法来判断。杀当其罪人不怨，因功受赏不德君。凡事都以法制行，犹如天地之无私，所以官吏无私论，士人学者无私议，民无私说乱纷纷，都会虚心听君上。君上必以公正论，统一用法来制断，故任天下不费劲。

今日乱君则不然，有私视故有不见，有私听故有不闻，有私虑故有不知，私心壅蔽失位道。上舍公法听私说，群臣设私教于国，群党比周立其私，请谒任举乱公法，用尽心机骗君主。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盛，国之公法日益损，国之不治从此生。

君臣关系像天地，民众好比众物象。各立其职待君令，群臣不得立其私。谨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不惩罚。不是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至死。所以下级事上级，犹如回响之应声。臣下侍奉国之主，犹如影像之随形。上级命令下随应，君主行事臣遵从，治世之道循规程。非主之令而行

动，若有功利给赏赐，这是教人妄举动。遵主之令而行之，若有伤败而惩罚，这是教民背法度。群臣百姓虑利害，而以私心办事情，法制败毁令不行。

【解 读】

本篇提倡百事依法，全民守法，以法治国，可资借鉴。

34. 明法

【题 解】

题名“明法”，意指修明法度，明确阐发“以法治国”命题。主张“动无非法”，一切行动按法度。提出“政不二门”，倡导中央集权，政治统一，政出一门。

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1]，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2]。夫尊君卑臣，非亲也，以势胜也。百官论职[3]，非惠也，刑罚必也。故君臣共道则乱[4]，专授则失[5]。夫国有四亡：令不出谓之灭[6]，出而道留谓之壅[7]，下情不上通谓之塞[8]，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9]。故夫灭、侵、塞、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10]，所以禁过而外私也[11]。威不两措[12]，政不二门[13]。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今主释法以誉进能[14]，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15]。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然则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比周以相伪也[16]，是忘主死交[17]，以进其与[18]。故交众者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十至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百虑其家，不一图国。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19]。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20]。此之谓国无人。

国无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与家务相益[21]，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22]，而不任国。小臣持禄养交[23]，不以官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而不可蔽[24]，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25]。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注 释】

[1] 主道明：君主之道明盛。

[2] 臣术胜：臣下私术胜君道。

[3] 百官论职：百官尽职。

[4] 君臣共道则乱：君臣混淆则国乱。《明法解》：“故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则乱。’”

[5] 专授则失：君权送人则失国。《明法解》：“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专授则失。’”

[6] 令不出谓之灭：令发不出叫作灭。

[7] 出而道留谓之壅：令出道留叫作壅。

[8] 下情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不通叫作塞。

[9] 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下情道止叫作侵。

[10] 动无非法：行动不能违反法。

[11] 禁过而外私：禁止过错排私心。

[12] 威不两措：威不两置。唐尹知章注：“臣行君威为两置。”

[13] 政不二门：政令不从二门出。唐尹知章注：“臣出政，是为二门也。”

[14] 释法以誉进能：放弃法度用虚名，按照虚名选用人。

[15] 民务交而不求用：民务结交不求功。

[16] 比周以相伪：结党营私以造假。

[17] 忘主死交：遗忘君主结死党。

[18] 进其与：引进举荐其党与。与：交往，交好，党与，朋党。《说文》：“与，党与也。”《八观》：“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战国策》“以合齐与强楚”注：“与，党与也。”

[19] 属数虽众，非以尊君：部属虽众非尊君。唐尹知章注：“所属之数，虽曰众多，无不党私，非以尊君也。”

[20] 百官虽具，非以任国：唐尹知章注：“各务私，故不任国事。”

[21] 家与家务相益：私家务求相帮助。

[22] 大臣务相贵：大臣务求相抬举。

[23] 持禄养交：利用俸禄行私交。

[24] 能而不可蔽：贤能不可被掩蔽。《韩非子·有度》：“能者不可蔽。”

[25] 诽者不能退：诽谤不能罢免人。唐尹知章注：“有功，虽诽之，而不能退也。”诽：诽谤。

【译 文】

治国要求君道明，国家混乱臣术胜。尊君卑臣不为亲，而是君主威势胜。百官尽职非恩惠，而是由于刑罚逼。君臣混淆则国乱，君权送人则失国。国法灭亡有四因：令发不出叫作灭，发出道留叫作壅，下情不通叫作塞，下情道止叫作侵。灭侵塞壅之所生，法度未立所造成。

先王治国有道术：不在法外费心机，不在法内行小惠。行动不能违反法，禁止过错排私心。臣行君威叫两置，政令不从二门出。以法治国是何意？一切都按法运作。苟有法度来裁断，不可取巧搞欺诈。苟有权衡来称量，不可缺斤而少两。苟有寻丈精计数，不可差尺而短寸。

今日君主则不然，放弃法度用虚名，臣下离上下结党。苟信朋党而任官，民务结交不求功。官之失治是何因？君按虚名给赏赐，根据诽谤给惩罚。喜赏恶罚不肖徒，背离公道行私术。结党营私以造假，遗忘君主结死党，引进举荐其党与。结交甚众党与多，朝廷内外成朋党，必有大奸骗君主。忠臣无罪遭冤死，邪臣无功而发迹。所死非罪起非功，人臣重私而轻公。十次奔走私家门，一次不愿到朝廷。百般考虑其私家，一次不图报国家。部属虽众非尊君，百官虽具非任国，这就叫作国无人。

这里所说国无人，不是朝廷无大臣。私家之间力相助，不务尊君目无君。大臣务求相抬举，不肯为国多费心。利用俸禄行私交，不以官职为正事，官事不办失其职。先王治国则不然，用法选人不自举，用法量功不自度。贤能不能被掩蔽，败类不能自粉饰。夸奖虚名不能进，诽谤不能罢免人。君臣界限区分明，界限分明易治理。君主虽不亲身为，依法办事就齐备。

【解 读】

本篇是杰出的法哲学论文，言简意赅，令人深思。如说：“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紧扣主题“明法”，倡言修明法度，论述“以法治国”理念，主张“动无非法”，一切行动按法度。提出“威不两措，政不二门”，倡导集权，政治统一。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为当今“以法治国”的借鉴。

35. 明法解

【题 解】

题名“明法解”，是对《明法》的逐句解说，完整周详，恰当准确。解释中渗透明睿犀利的法理哲思，值得仔细领略玩味。

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得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1]，境内明辨而不相逾越[2]。此之谓治国。故《明法》曰：“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明法者[3]，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术者，下之所以侵上乱主也。故法废而私行，则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群党而成朋。如此则主弱而臣强，此之谓乱国。故《明法》曰：“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

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亲也，以势胜也。"

明主之治也，悬爵禄以劝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无奸者，非以爱主也，欲以受爵禄，而避罚也。故《明法》曰："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处卑贱，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职，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则乱。"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谨事主者，以欲生而恶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恶死，则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杀之柄，专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尝有也。故治乱不以法断，而决于重臣。生杀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专授则失。"

凡为主而不得行其令，废法而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夺，令不得出，群臣弗为用，百姓弗为使，境内之众不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如此者，灭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不出谓之灭。"

明主之道，卑贱不待尊贵而见，大臣不因左右而进。百官条通[4]，群臣显见。有罚者主见其罪，有赏者主知其功。见知不悖，赏罚不差。有不蔽之术，故无壅遏之患。乱主则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远隔闭而不得闻。如此者，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谓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为奸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则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间，而使美

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贱得言贵，故奸人不敢欺。乱主则不然。听无术数，断事不以参伍[5]。故无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专国，主明蔽而聪塞，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是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故《明法》曰："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明主之治国也，案其当宜，行其正理。故其当赏者，群臣不得辞也。其当罚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赏功诛罪，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为也。故《明法》曰："不为惠于法之内。"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

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群臣并进，策之以数，则私无所立。故《明法》曰："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故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门守其户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势也。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明法》曰："威不两措，政不二门。"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措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恶利也，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人知事权衡之无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权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

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故《明法》曰："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实，故群臣以虚誉进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则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务多其交，而不为主用。故《明法》曰："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

乱主不察臣之功劳，誉众者，则赏之。不审其罪过，毁众者，则罚之。如此者，则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故功多而无赏，则臣不务尽力。行正而有罚，则贤圣无从竭能。行货财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肖而位尊[6]，则民背公法而趋有势。如此，则悫愿之人失其职[7]，而廉洁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无私，则奸臣不得其利焉，此奸臣之所务伤也。人主不参验其罪过，以无实之言诛之，则人臣不能无事贵重，而求推誉，以避刑罚而受禄赏焉。故《明法》曰："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奸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则相为候望于主[8]，下则买誉于民。誉其党而使主尊之，毁不与者而使主废之。其所利害者，主听而行之。如此，则群臣皆忘主，而趋私交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伪也，是忘主死交，以进其与。"

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国无明法，则百姓轻为非。是故奸邪之人用国事，则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则奸人为之视听者多矣。虽有不义，主无从知之。故《明法》曰："交众

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主明于度数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奸邪之臣知法术明之必治也，治则奸臣困，而法术之士显。是故邪之所务事者，使法无明，主无悟，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则奸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与奸邪不两进之势也。奸邪在主之侧者，不能勿恶也。唯恶之，则必候主间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故《明法》曰：“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恶也。失天下，灭宗庙，人主莫不恶也。忠臣之欲明法术，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恶者。奸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则忠臣无从进其公正之术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乱主之行爵禄也，不以法令案功劳。其行刑罚也，不以法令案罪过。而听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赏，主为赏之。臣欲有所罚，主为罚之。废其公法，专听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务其党，重臣而忘其主，趋重臣之门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乱主则不然。故群臣处官位，受厚禄，莫务治国者，期于管国之重而擅其利，牧渔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明主在上位，则境内之众，尽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职致治，以安国家。乱主则不然。虽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虽有圣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国也。故

属数虽众，不得进也。百官虽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无其实。故《明法》曰："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

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务尊主，而不敢顾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审，故大臣各处其位，而不敢相贵。乱主则不然。法制废而不行，故群臣得务益其家。君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得务相贵。如此者，非朝臣少也，众不为用也。故《明法》曰："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也。"

人主之张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诛盗贼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则爵尊而禄厚。其所任官者小，则爵卑而禄薄。爵禄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乱主之司也，处尊位，受厚禄，养所与交，而不以官为务。如此者，则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故官失职。"

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法不自举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凡所谓功者，安主上，利万民者也。夫破军杀将，战胜攻取，使主无危亡之忧，而百姓无死虏之患，此军士之所以为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内，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万民欢尽其力，而奉养其主，此吏之所以为功也。匡主之过，救主之失，明理义以道其主，主无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有功者赏，

乱治者诛，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与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功充其言则赏，不充其言则诛。故言智能者，必有见功而后举之。言恶败者，必有见过而后废之。如此则士上通，而莫之能妒。不肖者困废，而莫之能举。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罚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如此则群臣之举无功者，不敢进也。毁无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杀，主之分也。悬令仰制[9]，臣之分也。威势尊显，主之分也。卑贱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听从，臣之分也。故君臣相与，高下之处也，如天之与地也。其分画之不同也，如白之与黑也。故君臣之间明别，则主尊臣卑。如此，则下之从上也，如响之应声。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随形。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以令则行，以禁则止，以求则得。此之谓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

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者效其计[10]，能者进其功。以前言督后事，所效当则赏之，不当则诛之，张官任吏治民，案法试课成功。守法而法之[11]，身无烦劳而分职[12]。故《明法》曰："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注 释】

[1] 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孤寡老弱不失其经常供养。《尔雅》："职，常也。"

[2] 境内明辨而不相逾越：国内尊卑等次明确辨别，不相逾越超等。

[3] 明法：明确的法律，跟“私术”对立。

[4] 百官条通：百官联系条条通。条通：畅达。

[5] 参伍：比较参考，交互错杂，比较验证。《易·系辞上》：“参伍以变。”《韩非子·八经》：“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史记·太史公自序》：“参伍不失。”

[6] 寄托：委托，托付，委任。

[7] 悫愿：谨慎老实，谨慎善良。《八观》：“故形势不得为非，则奸邪之人悫愿。”

[8] 上则相为候望于主：在上互相窥伺君。候望：伺望，侦察，窥伺。

[9] 悬令仰制：尊崇法令重法制。

[10] 效：献。

[11] 守法而法之：遵守法度用法治。

[12] 分职：分职尽责。

【译 文】

明主有术不可欺，明审法禁不可犯，察于分职不可乱。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压制贱，近者不得阻碍远，孤寡老弱常供养，不相逾越等次辨。这样叫作治国家。所以《明法》说：“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治国要求君道明）。”

明法作用是什么？上之一民而使下。私术危害是什么？下之侵上乱君主。法度废而私术行，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群党而成朋。君主削弱贼臣强，这样叫作乱国家。所以《明法》说：“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国家混乱臣术胜）。”

明主在上势必治，群臣不敢生是非。群臣不敢欺君主，不是出于爱君主，是因畏惧主威势。百姓之所争为用，不是出于爱君主，是因畏惧主法令。必胜之数明主操，必用之民得治理。明主处于必尊势，必服之臣被制服。君主令行则禁止，君主尊贵而臣卑。所以《明法》说：“尊君卑臣，非亲也，以势胜也（尊君卑臣不为亲，而是君主威势胜）。”

明主之治有法术：高悬爵禄以劝民，民见有利被役使。设立刑罚以威下，下畏于上被统治。无爵禄无以劝民，无刑罚无以威众。人臣行理奉君命，目的不是爱君主，而是就利以避害。百官奉法无奸邪，目的不是爱君

主，欲受爵禄而避罚。所以《明法》说："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百官尽职非恩惠，而是由于刑罚逼）。"

若问主道是什么？专擅生杀处威势，令行禁止权柄操，君操权柄御群臣。若问臣道是什么？身处卑贱奉主令，坚守本任治分职。主行臣道则国乱，臣行主道则国危。上下无分等次乱，君臣混淆乱之本。所以《明法》说："君臣共道则乱（君臣混淆则国乱）。"

人臣畏恐谨事主，是因欲生而恶死。假如人类不如此（欲生恶死），人类不可得而制。生杀权柄专大臣，主上不危未曾有。治乱不以法度断，决于重臣说了算。君主不操生杀柄，生杀权柄在群下。君主成了寄生主。人主威势给予人，必有劫杀之祸患。专以法制给予人，国家必有乱亡祸。这是亡主走邪路。所以《明法》说："专授则失（君权送人则失国）。"

君主不得行其令，废弃法度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夺，政策法令发不出，群臣阁僚弗为用，人民百姓弗为使，境内之众不控制，国非其国民非民。这是灭主走邪路。所以《明法》说："令不出谓之灭（令发不出叫作灭）。"

明主治国有道术：君见卑贱很容易，不待尊贵来引见。大臣进用很顺利，不靠左右来推荐。百官联系条条通，群臣功过显易见。有罚者主见其罪，有赏者主知其功。见闻认知不悖谬，赏罚不差都恰当。君有道术防壅蔽，壅遏之患能防止。乱国君主则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远隔闭不得闻。这是壅主走邪路。所以《明法》说："令出而留谓之壅（发出道留叫作壅）。"

若有人臣专君权，就会弄权而为奸。若有人臣揽君权，君主命令不得行，下情上通不可能。奸臣隔于君臣间，美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无从悟。这是塞主走邪路。所以《明法》说："下情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不通叫作塞）。"

圣明君主有道术：兼听独断多门户，群臣之道有新风，下级可以说上级，贱人可以说贵人，所以奸人不敢欺。乱国君主则不然：听话没有好方法，断事不能参伍比。无能之士能上通，邪枉之臣能专国，君主明蔽而聪塞，忠臣欲谏不得进。这是侵主走邪路。所以《明法》说："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下情道止叫作侵）。"

人主治国靠什么？都有法令和赏罚。法令分明赏罚当，则主尊显奸不生。赏罚不当法令逆，群臣立私而壅塞，奸臣朋党而劫杀。所以《明法》说："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灭侵塞壅之所生，法度未立

所造成）。”

试问法度是什么？控制天下禁奸邪，统治海内奉宗庙。试问私意是什么？生乱长奸害公正，壅蔽失正而危亡。法度得行则国治，私意得行则国乱。心爱无功不能赏，心憎无罪不能罚。按照法度验得失，无关法度不留意。所以《明法》说：“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先王治国有道术：不在法外费心机）。”

根据适当的原则，执行正确的道理。当赏群臣不得辞，当罚群臣不敢避。赏功罚罪为什么？兴利除害为天下。草茅不除害禾谷，盗贼弗诛伤良民。舍弃公法行私惠，利奸邪而长暴乱。行私惠而赏无功，使民偷幸望于上。行私惠而赦有罪，使民轻上易为非。舍弃公法用私惠，圣明君主决不为。所以《明法》说：“不为惠于法之内（不在法内行小惠）。”

人主都想用其民。法度建立而令行，民众才能被使用。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贫者欲夺富者财，然而不敢惧犯法。强者能够暴夺弱，然而不敢畏法诛。百官之事按以法，奸邪就不会产生。暴慢之人诛以刑，祸乱之事不兴起。群臣并进按法制，私术邪行无以立。所以《明法》说：“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行动不能违反法，禁止过错排私心）。”

人主制臣靠什么？人主制臣靠威势。威势在下臣制主，威势在上主制臣。若是君主失威势，令不行而禁不止，所欲不得憎屡至，并非塞门守其户，贼臣也能蒙君主。君主独立保威势，群臣畏敬不侵主。法政单独出于主，天下服德而听从。威势给臣令不行，法政臣出民不听。所以明主治天下，威势单独在于主，威势不与臣共有。法政单独制于主，不从臣出民听从。所以《明法》说：“威不两措，政不二门（臣行君威叫两置，政令不从二门出）。”

圣明君主有道术：统一度量立仪则，坚守法制令天下，命令发布而民从。法是天下之程式，法是万事之仪则，官吏民之所悬命。所以明主治天下，合乎法度给奖赏，违反法度受诛罚。按照法律诛罪责，民众就死而不怨。按照法律量功劳，则民受赏不感恩。以法办事有丰功。所以《明法》说：“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以法治国是何意？一切都按法运作）。”

明主用法来控制，群臣治理皆方正，不敢为非行奸邪。百姓知主从事法，所以遇有吏所使，符合法律则民从，违反法律则民止。民众按法论官吏，按法与上办实事。诈伪不得欺其主，嫉妒不得用贼心，谗谀不得施其巧，千里不敢擅为非。所以《明法》说：“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苟有法度来裁断，不可取巧搞欺诈)。”

权衡作用是什么？用来计算轻重数。权衡不被人侍奉，不是人心恶得利，是权不能创造数，衡也不能创造重。侍奉权衡知无益，权衡不被人侍奉。明主在上大有益，官僚不得歪曲法，府吏不得行其私。民知事吏之无益，不用财货去行贿。权衡平正而待物，奸诈不得行其私。所以《明法》说：“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苟有权衡来称量，不可缺斤而少两)。”

尺寸寻丈有何用？精确衡量长短数。苟用尺寸量短长，万次量度万无失。苟用尺寸量短长，富贵众强不增长，贫贱卑辱不减短。尺寸公平而无偏，奸诈之人不能误。所以《明法》说：“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苟有寻丈精计数，不可差尺而短寸)。”

试问国家何以乱？废实情而用虚名。圣明君主之听言，言者求真而务实，赞誉试之以官职。言而无实受诛罚，吏而乱官受诛罚。虚言空说不敢进，不肖不敢受官职。乱国君主则不然：听言而不察其实，群臣虚誉进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愚污之吏在朝廷。群臣相推以美名，互相假借自夸功，务多其交结死党，偏偏不为君主用。所以《明法》说：“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放弃法度用虚名，臣下离上下结党。苟信朋党而任官，民务结交不求功)。”

乱主执政有悖谬：臣之功劳不明察，夸誉人多就行赏。臣下罪错不详察，诽谤人多就处罚。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劳苦功高而无赏，臣下不会尽全力。行为正直而有罚，贤圣无从竭其能。行贿赂而得爵禄，恶浊之人进官府。不肖之人处尊位，民背公法趋有势。善良之人失其职，廉洁之吏失其治。所以《明法》说：“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官之失治是何因？君按虚名给赏赐，根据诽谤给惩罚)。”

官吏行法而无私，奸臣不能得到利，奸臣诬陷好官吏。人主不能辨诬陷，以言无实而诛罚，人臣无奈事权贵，以求推誉博虚名，以避刑罚受禄赏。所以《明法》说：“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喜赏恶罚不肖徒，背离公道行私术)。”

奸臣败坏其君主，积渐积微积量变，使主迷惑不自知。在上互相窥伺君，在下买誉于其民。誉其党与使主尊，毁不与者使主废。其所利害主听行。群臣忘主趋私交。所以《明法》说：“比周以相伪也，是忘主死交，以进其与（结党营私以造假，遗忘君主结死党，引进举荐其党与)。”

君无谋略群臣欺，国无明法民为非，奸邪之人用国事，群臣欲利仰奸

邪。奸人耳目为之多，虽有不义主不知。所以《明法》说："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结交甚众党与多，朝廷内外成朋党，必有大奸骗君主）。"

所谓忠臣意为何？务明法术治奸邪，日夜佐主明道理，明于度数治天下。奸邪之臣也知道：法术明则奸必治，奸必治则奸臣困，法术之士得显荣。是故邪之所务事：务使法度不修明，君主暗昧不觉悟，自己贼心得所欲。方正之臣得进用，奸邪之臣则困伤。方正奸邪不两立，势不两立必相斗。奸邪在主之身侧，必然憎恶害忠臣。奸臣时刻窥伺君，乘机离间害忠臣。人主不察信谗言，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所以《明法》说："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忠臣无罪遭冤死，邪臣无功而发迹）。"

人主所欲是什么？富贵尊显有天下，令行禁止无人敌。人主所恶是什么？蒙蔽欺骗务侵凌，天下丧失宗庙灭。忠臣所欲是什么？修明法术明法度，致君所欲除君恶。奸臣所欲是什么？专擅君权以私危，忠臣无从行公正。所以《明法》说："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所死非罪起非功，人臣重私而轻公）。"

乱国之主行爵禄，不按法度查功劳。乱国之主处刑罚，不按法度查罪过。偏听偏信重臣言，重臣要想重赏谁，君主立刻就重赏。重臣要想重罚谁，君主立刻就重罚。废其公法无法度，专听重臣坏意图。群臣皆务其私党，重臣遗忘其君主。群臣务趋重臣门，群臣无意到朝廷。所以《明法》说："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十次奔走私家门，一次不愿到朝廷）。"

明主怎样治臣下？明于分职督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位，不胜其任遭废免。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尽分职。乱国之主则不然：群臣皆处其官位，莫务治国受厚禄，期望掌握国之重，专擅其利以自肥，鱼肉其民独富家。所以《明法》说："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百般考虑其私家，一次不图报国家）。"

假如明主在上位，众人尽力以奉主，百官尽职安国家。乱国之主则不然：虽有勇力大臣私，勇力之士非奉主。虽有圣智大臣私，圣智之士非治国。部属虽众不得进，百官虽具不得制。人主有名而无实。所以《明法》说："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部属虽众非尊君，百官虽具非任国，这就叫作国无人）。"

明主治世怎么样？使下尽力守法分，群臣尊主不顾家。君主臣下界限

明，上级下级地位审，大臣各自处其位，不敢相贵互吹捧。乱国之主则不然：法制废弃而不行，群臣得务益其家。君主臣下无界限，上级下级无分别，群臣相贵互吹捧。并非朝臣数量少，朝臣虽众不为用。所以《明法》说："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也（这里所说国无人，不是朝廷无大臣。私家之间力相助，不务尊君目无君。大臣务求相抬举，不肯为国多费心）。"

人主设官置百吏，非为尊身而厚禄。使之尊奉君主法，使之躬行君主令，治理百姓诛盗贼。如果所任官位高，爵位尊而俸禄厚。如果所任官位低，爵位卑而俸禄薄。使吏治官靠爵禄。乱国之主治官吏：身处尊位受厚禄，培植党羽结私交，不以官职为本务。官失其能失其职。所以《明法》说："小臣持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故官失职（利用俸禄行私交，不以官职为正事，官事不办失其职）。"

明主怎样择贤人？说勇敢试之以军，说智慧试之以官。试军有功则举荐，试官事治则举用。战斗功绩定勇怯，官职治理定愚智。勇怯愚智之立现，犹如白黑判分明。乱国之主则不然：听人言说不试验，言语虚妄得进用。任用人才不试官，不肖进用不困难。明主以法按其言，言论必将求其实。以官任身课其功。专任法度不自举。所以《明法》说："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先王治国则不然，用法选人不自举）。"

安主利民谓之功。军士之功是什么？破军杀将战能胜，使主无危亡之忧，百姓无死虏之患。百吏之功是什么？奉行主法治境内，强者不能凌弱小，人众不能暴人少，万民欢欣尽其力，奉养其主各尽能。大臣之功是什么？匡主之过救主失，昌明理义导其主，君主尽无邪僻行，蔽欺之患无以生。明主之治有法术：明辨分职课功劳，有功者赏乱者诛，诛赏所加各得宜，君主不用自干预。所以《明法》说："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用法量功不自度）。"

明君治国有法术：分清是非察实情，万事都用法衡量。合于法度则实行，不合法度则制止。言功相符则赏赐，言不当功则诛罚。说智说能必见功，言功相符而后举。说恶说败必见过，真恶真败而后废。士人上通无人妒，不肖困废莫能举。所以《明法》说："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贤能不能被掩蔽，败类不能自粉饰）。"

明主治国有道术：立民所欲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立民所恶禁其邪，故为刑罚以畏之。查按其功而行赏，查按其罪而行罚。夸誉无功不敢进，诽谤无罪不能退。所以《明法》说："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夸奖虚名不能进，诽谤不能罢免人）。”

控制群臣擅生杀，这是君主之本分。尊崇法令重法制，这是臣下之本分。保持威势保尊显，这是君主之本分。身处卑贱谨畏敬，这是臣下之本分。法令能行禁能止，这是君主之本分。尊奉法律听命令，这是臣下之本分。君臣相与高下处，犹如上天之与地。君臣分画之不同，犹如白色异于黑。君臣之间须明别，主尊臣卑不易位。下级必须从上级，犹如回响之应声。臣下应该效君主，犹如影像之随形。上级命令下响应，君主行事臣服从。有令则行禁则止，以求则得大功成。这个就叫容易治。所以《明法》说：“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君臣界限区分明，界限分明易治理）。”

明主操术任臣下，群臣尽力效其能，进其长技献所长。智者竭智献良策，能者尽能献其功。君以前言督后事，贡献恰当则赏赐，贡献不当则诛罚，张官任吏治其民，按法试课看成功。遵守法度用法治，身无烦劳而分职。所以《明法》说：“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君主虽不亲身为，依法办事就齐备）。”

【解 读】

题名“明法解”，在解释《明法》“以法治国”理念的同时，渗透犀利的法哲学思想，哲理明睿，哲思深邃。如说：“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措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推论架构是：因为“法”是“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这是演绎推论正确的大前提。所以说：“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即“以法治国”，都依法办事，就达到完美的境界。这是演绎推论正确的结论。《明法解》全篇解释，详细周到，准确恰当，言简意赅，可资借鉴。本篇写作方法和论述逻辑，是正反对照法，如“明主”与“乱主”并举，从比较中说明问题，论点鲜明，论述透彻。

36. 正世

【题 解】

题名“正世”，意即匡正当世。论述调查社会，建立法度的处理原则。

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1]，必先观国政[2]，料事务[3]，察民俗[4]，本治乱之所生[5]，知得失之所在[6]，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疲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疲则不能毋堕倪[7]。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8]，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9]，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10]。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

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慝[11]，万民敦悫[12]，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

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13]，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4]。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15]。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

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16]。事行不必同[17]，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18]，而实合于伤民[19]。此二者不可不察也[20]。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21]。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保。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立齐也[22]，不慕古[23]，不留今[24]，与时变[25]，与俗化[26]。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27]。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28]，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注 释】

[1] 调：调节，调治，调理，调整。

[2] 观：观察。

[3] 料：计算，统计。

[4] 察：查看，审察，仔细看。

[5] 本：追本溯源，追查根源来源。

[6] 知：认知，知识，理性认识。

[7] 堕倪：唐尹知章注：“倪，傲也。谓疲堕而傲纵也。”

[8] 简禁而轻罪：无视禁令，看轻刑罪。简：简慢。

[9] 廉：考察，查访。唐尹知章注：“廉，察也。”

[10] 胜：保持优胜，压倒优势，制服对方以取胜。

[11] 法不繁慝：法度不利奸邪长。繁：繁殖，繁多，滋长。

[12] 敦悫：厚道诚实。《荀子·王霸》：“商贾敦悫无诈。”

[13] 迹行：事迹行动，功业行迹。

[14] 因俗而动：根据风俗而行动。《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

[15] 戾：暴戾。

[16] 致利除害：兴利除害。致：招致，招引，引来，引至。

[17] 事行：事迹行动，功业行迹。同上文“迹行”。

[18] 有爱人之心：有爱人的动机。

[19] 实合于伤民：实际恰是伤民（效果）。

[20] 此二者：唐尹知章注：“二者谓爱人与伤民。”

[21] 齐：适中，中正，整齐，不齐而齐，掌握政策缓急适中。《说文》：“齐，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清段玉裁注：“禾麦随地之高下为高下，似不齐而实齐，参差其上者，盖明其不齐而齐也，引伸为凡齐等之义。”《正韵》：“齐，无偏颇也。”《尔雅·释言》：“齐，中也。”

[22] 立齐：确立适中无偏之道，掌握政策适中，不急不缓。

[23] 不慕古：不崇古，不一味仰慕崇拜古代，不厚古薄今。

[24] 不留今：不滞留今天，保守不前，满足现状。留：滞留，停留，停止。唐尹知章注：“留，谓守常不变。”

[25] 与时变：与时俱进，随时变化。哲学命题。

[26] 与俗化：适应风俗而变化。参见上文“察民俗”，“因俗而动”。《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

[27] 教：教育，教诲，教导，教训，教授。《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释名》：“教，效也，下所法效也。”《广韵》：“教，教训也。”《玉篇》：“教，教令也。”化：变化，改变，改易，性质形态异化，教化，德化。《荀子·正名》：“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说文》：“化，教行也。”《增韵》：“凡以道业诲人谓之教。躬行于上，风动于下，谓之化。”《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礼·乐记》：“化民成俗。”《韵会》：“天地阴阳运行，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万物生息则为化。”教化：教育感化，政教风化。

[28] 以礼义之文教：用礼义的道理教化。文：文化，文教，文德，文理，美德，义理，美善。

【译 文】

欲想正世调天下，必先调查和研究：观察国政料事务，细察民风和民俗，追本治乱之所生，认知得失之所在，然后着手做事情。法度可立治可行。万民不和国不安，失非在上过在下。假如君主行逆施，治国不讲治国道，诛罚刑杀不依理，重收赋税竭民财，急征徭役疲民力，民财枯竭生侵夺，民力疲困必轻慢。民已侵夺和轻慢，再用刑法来诛罚，诛罚越重乱愈起。民陷劳苦和穷困，无视禁令和刑罪，这就叫作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万民无所托其命。假如君主轻刑政，轻徭薄赋宽行政，民躁行私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争，则是过失在下边。假如过失在下边，君不明察而改变，暴人不胜乱不止。暴人不胜乱不止，君主势伤威日衰。作为君主莫贵胜，所谓胜者是何意？法立令行之谓胜。法度成立政令行，群臣奉法守职能。百官都有常法依，法度不利奸滋生。万民厚道又诚实，安心生产务耕农，节俭勤劳财物丰。赏赐必足使民众，威势必足以制胜，恩威并施下民从。

古之明君非一君，设置奖赏有薄厚，设立法禁有轻重，功业行迹不必同，并非故意要相反，都因随时而变动，根据风俗而行动。民众急躁行邪僻，设置奖赏必厚重，实行法禁必厚重。圣人厚赏非过分，设立重禁非暴戾。赏薄民众有不利，禁轻邪人不畏惧。赏薄民众有不利，想要使民民不使。禁轻邪人不畏惧，想要禁邪邪不止。陈法出令民不从，赏不足劝民不用，罚不足畏暴人兴。民服威杀然后从，得见利益后听用，治理然后走正路，安居乐业然后静。盗贼不胜乱不止，强者劫弱众暴寡，天下所忧万民患。忧患不除民不安，民不安居民望绝。

最大利益是治理，最大危害是混乱。为天下兴利除害，五帝三王立功名，显于后世人称颂。事迹行动不必同，理想目标都相同。民众贪利行浮躁，如果刑诛罚罪轻，罪过不举不得惩，如此则是长淫乱，有利邪僻多滋生。爱人动机虽然好，助长淫僻实伤民。爱人伤民两点论，不可不察细思忖。盗贼不胜良民危，法禁不立奸邪繁。当务之急最要紧，治理最贵得适中。制民过急民困迫，民众困迫则穷急，民穷急窘失保障。制民过缓则放纵，民众放纵则淫邪，民众淫邪则行私，民众行私则背公，背离大公则难用。治世之所未建立，适中之道没确立。适中不得治难行，不可不察适中理。圣人明于治乱道，习于人事之终始，圣人治民期利民。圣人确立适中道：慕古崇古要避免，滞留当今不可取，与时俱进随时变，适应风俗大而化。治人之道莫贵胜。保持优胜君道立，君道树立下服从。下服从故教化成。万民心服又体从，才可教以礼和义，治人不可不体察。

【解 读】

本篇是优秀的社会哲学论文，其闪光亮点是治国治世的应用哲学原则。第一，社会哲学认识论：调查研究第一务。如说：“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其中“观”、“料”、“察”、“本”、“知”五个动词均指调查研究而言，规定为“必先”，即必须放第一位，然后才能立法行治，实现“正世调天下”的欲念、理想和愿望。第二，社会哲学方法论：其一是为政提倡两点论。治政最贵得适中，过急过缓片面性。如说：“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保。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立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其二是与时俱进防僵化，因俗而动共变化。如说：“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些闪光命题，跟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和吕不韦的社会哲学论点，彼此呼应，若合符节，是当时社会哲学的高峰。

37. 治国

【题 解】

题名“治国”，即治理国家。着重论述发展农业，增产粮食对治国的重要意义。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1]，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2]，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3]，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4]，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5]，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6]。

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7]，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8]。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9]，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10]。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11]。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12]，厮舆之事[13]，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14]，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15]，河汝之间[16]，早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17]，四种而五获[18]。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鬻子者[19]，上无术以均之也[20]。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21]，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22]。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23]，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24]。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25]。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26]：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

【注 释】

[1] 民富则安乡重家：民富则安于乡里重视家园。安：安心，安定。

[2] 民贫则危乡轻家：民贫则不安于乡里轻视家园。危：忧惧，不安于。

[3] 七十九代之君：约指历代君主。

[4] 末作文巧：泛指奢侈品生产。古代以农为本，非农业生产叫末作。文巧：奇技淫巧，奢侈品生产。

[5] 游食：指从事非农业生产，到处游走吃饭。

[6] 一日作而五日食：唐尹知章注："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

[7] 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农业生产按一年收获一次计算，每月投入劳动，收获不足，岁末计算有余。

[8] 民倍贷以给上之征：农业生产一年收获一次，国家征税不定时，迫使农民借高利贷以供给上级征税。倍贷：借一还二的高利贷。唐尹知章注："倍贷，谓借一还二也。"

[9] 泽：雨水润泽。

[10] 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粮商买卖粮食，秋季买入出价五，春季卖出要价十，农民被迫亏损一倍，相当于再借一次"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束：指"十"，等于"五"的两倍。

[11] 四：四组情况：第一，"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第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第三，"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第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

[12] 粟十一：征收田赋取粮食收成的十分之一。

[13] 厮舆：析薪（劈柴）和驾车劳役。

[14] 一民养四主：一个农民养四个债主。唐尹知章注："四主，即上四倍贷也。"

[15] 嵩山：属伏牛山系，河南西部，登封西北，东依郑汴，西临洛阳，南临颍水、箕山，北邻黄河、洛水，地处中原。《诗经》称"嵩高"。有名句"嵩高惟岳，峻极于天"。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嵩山为"天地之中"，称中岳嵩山。

[16] 河汝之间：黄河、汝水间，河南中部。

[17] 蕃熟：生长成熟。

[18] 四种而五获：唐尹知章注：“四种，谓四时皆种。五获，谓五谷皆宜，而有所获。”

[19] 鬻子：卖儿女。《墨子·经说下》：“若鬻子。”

[20] 上无术以均之：君上没办法让“农士商工四民”收入均衡。均：均衡。

[21] 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叫农、士、商、工四民互相交换其技能操作。

[22] 民作一而得均：设想农夫专一务农，加强劳动强度，收入可跟士商工均衡。

[23] 粟生而死者霸：粟米生产和消费相平成霸业。死：消灭，消失，借指年产粟米恰够消费，吃光用尽。

[24] 归：归属，归聚。

[25] 三徙成国：三次迁徙成国家。舜的传说。土地肥力限制，古代种粮屡迁，换地游耕，有利农业发展。

[26] 寄生之君：即将灭亡的国君。唐尹知章注：“谓暂寄为生，不能长久。”

【译 文】

治国之道先富民。民众富裕则易治，民众贫穷则难治。怎样知道是如此？安乡重家因民富，尊敬君上惧犯罪，敬上畏罪则易治。危乡轻家因民贫，敢于凌上敢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治国常富乱国贫，善为国者先富民，先富民者然后治。

历代君主法不一，号令不同王天下，其中原因是什么？必是国富而粟多。富国多粟生于农，所以先王都重农。国之急者禁末作，禁民末作无游食，民无游食则必农。民事农业则田垦，田地垦殖则粟多，粟米盛多则国富。国家富裕则兵强，兵力强大则战胜，战之能胜则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和富国，都是由于粟米多，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务本作。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劳作五日食。农夫终岁苦劳作，不足自食吃饱肚。民舍本事事末作。民舍本事事末作，田地荒荒而国贫。

农业收入月不足，按年计算才有余。官府征税急如火，没有定时急催促，农民借贷应征赋。耕田锄草有季节，雨水润泽不必足，农民借贷浇地亩。商人秋籴粮价“五”，春粜粮价变成“十”，农民成倍被掠夺。劈柴驾车服劳役，关市租税府征粟，一年四季加起来，又是一项高利贷。前后征

掠总相加，成倍索取达四组。一个农民四债主，被逼无奈逃税赋，离乡背井逃远处。即使发现被处刑，外逃迁徙止不住。个中原因是什么？粟少民众无积储。

嵩山之东河汝间，早生晚杀五谷熟，四季能种五谷获。中年亩产二石粟，一夫为粟二百石。如今仓虚民无积，农夫被迫卖儿女，君上无术以均衡。先王曾经有设想：农士商工换工种，终岁之利无相过，专一务农求均衡。专一务农则田垦，专一务农奸不生。田地垦殖则粟多，粟米盛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国富民治王道成。

不生粟米国要亡，粟生够吃而成霸，粟生有余而成王。粟米为民所归趋，粟米财富所归趋，粟米土地所归趋，粟多天下物尽至。虞舜一徙成乡邑，二次迁徙成都城，三次迁徙成国家。舜非严刑罚重禁，民众归之如流水，离开虞舜必受害，跟着虞舜必得利。兴利除害善为民，天下之民归先王。兴利就是利农事，除害就是禁害农。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家富，国富则民安乡居，则虽改变其风习，驱众移民任调离，至于杀之民不恶，务粟重农有功绩。上不利农则粟少，粟米寡少则人贫，人民贫穷则轻家，轻视家乡则易去，易去上令不能行，上令一旦不能行，禁令不能必禁止，禁令不能必禁止，战不必胜守不固。令不必行禁不止，战不必胜守不固，这个就叫寄生君，暂寄为生不长久。这是由于不利农，粟米寡少成危害。粟是君王根本事，粟是人主最大务，粟是召人宽大道，粟是治国光明路。

【解 读】

本篇是优秀的论证重农治国主题的政经哲学论文，言简意赅，逻辑清晰。论证方法多用正反比较和连锁推理。如第一段：“（论题）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论据，正反比较）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论证，连锁推理，正反比较）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归纳论题，证毕）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典型的正反比较，连锁推理：“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正，连锁推理）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反，连锁推理）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

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典型的连锁推理：“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连锁推理是演绎推理，反映事物的因果必然联系，有推演的逻辑必然性，论据充分，富有说服力。

38. 封禅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原篇无。今以司马迁《封禅书》所载管子言以补之。"本篇记载齐桓公和管仲关于封禅的对话，管仲劝止桓公封禅。封禅：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在泰山上筑土为坛，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辟场祭地，报地之德，称禅。《史记·封禅书》："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

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1]，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2]，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3]，禅云云[4]。伏羲封泰山[5]，禅云云。神农封泰山[6]，禅云云。炎帝封泰山[7]，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8]。颛顼封泰山[9]，禅云云。帝喾封泰山[10]，禅云云。尧封泰山[11]，禅云云。舜封泰山[12]，禅云云。禹封泰山[13]，禅会稽[14]。汤封泰山[15]，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16]，禅社首[17]。皆受命然后得封禅[18]。"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19]，过孤竹[20]。西伐大夏[21]，涉流沙[22]，束马悬车[23]，上卑耳

之山[24]。南伐至召陵[25]，登熊耳山[26]，以望江汉[27]。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28]。江淮之间，一茅三脊[29]，所以为藉也[30]。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31]，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注 释】

[1] 葵丘：春秋宋地，在今河南兰考。《左传·僖公九年》：“秋，齐侯（桓公）盟诸侯于葵丘。”

[2] 泰山：五岳之一，东岳，又叫岱山，岱宗，在今山东中部，壮丽雄伟。《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梁父：泰山下一座小山，在今山东新泰南。

[3] 无怀氏：唐尹知章注：“古之王者，在伏羲前。”

[4] 云云：泰山下一座小山，在今山东泰安东南。

[5] 伏羲：神话传说人物，古帝，即太昊，亦作伏戏、皇羲、宓牺、包牺。

[6] 神农：传说古帝王名，始教民务农，故称神农氏。

[7] 炎帝：黄河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原居西北高原姜水流域（今陕西岐山东），后到中原地区，曾与黄帝部落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大战，战败后两部落结盟，结合成中原各族主干，炎帝与黄帝并称中原各族共同祖先。

[8] 亭亭：泰山下一小山，在今山东泰安南。

[9] 颛顼 zhuān xū：传说五帝之一，上古帝王，号高阳氏，相传为黄帝孙，居帝丘（今商丘）。

[10] 帝喾 kù：传说古帝王名，五帝之一，高辛氏。《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11] 尧：传说古皇帝陶唐氏，初封陶，后徙唐，史称唐尧。

[12] 舜：传说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有虞氏，史称虞舜，因四岳推举，尧命摄政，尧去世后继位，咨询四岳，挑选贤人治民事，选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

[13] 禹：传说远古夏部落领袖，夏代第一个君主，鲧之子，夏禹遭九年水灾，治水有功。

[14] 会稽 kuài jī：山名，在今浙江绍兴东南，又名防山、茅山，禹更名为会稽，传夏禹大会诸侯于此计功，故名。

[15] 汤：商朝开国君主，史称商汤，灭夏桀，建商朝，前 1617—前 1588 年在位三十年，前十七年为夏朝商国诸侯，后十三年是商朝君主。

[16] 周成王：姬诵，前 1042—前 1021 年在位，武王子，西周第二位君主，谥号成王。年幼继位，周公辅政，平定内乱，营洛邑，与其子康王誉成康之治。

[17] 社首：山名，在今山东泰安西南。

[18] 受命：假托承受天命。

[19] 山戎：古代北方民族，也叫北戎，居于今河北东部。

[20] 孤竹：商周时小国，在今河北卢龙。

[21] 大夏：古国名。

[22] 流沙：西域地区，沙漠风吹沙流。

[23] 束马悬车：束缚战马，吊挂兵车。

[24] 卑耳：山名，在今山西平陆。

[25] 召陵：春秋时楚地，在今河南漯河东部。

[26] 熊耳：山名。

[27] 江汉：长江，汉水。

[28] 盛：盛在祭器中的禾黍。

[29] 一茅三脊：有三条脊梗的茅草，青茅，灵茅。

[30] 藉：草垫。草席垫褥供坐卧。

[31] 鸱枭 chī xiāo：鸱鸮，猫头鹰。

【译 文】

桓公已成霸业，在葵丘会盟诸侯，想要举行祭祀天地的封禅大典。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祭天、禅梁父山祭地的有七十二家，而我记得十二家。过去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

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都是承受天命，然后举行封禅大典。”桓公说：“我北伐山戎，过孤竹国。西伐大夏，涉流沙，束战马，悬兵车，登卑耳山。南伐到召陵，登熊耳山，以望长江、汉水。跟诸侯国兵车之会三次，乘车之会六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各国诸侯没有违抗。这同古时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有什么不同?”管仲看到不能用道理说服桓公，因而只好举出事实说：“古时举行封禅大典的国家，盛在祭器里的，是鄗山上的黍和北里长的禾。铺在地上作垫席的，是江淮之间特产三脊茅草。东海送来比目鱼，西海送来比翼鸟。不召而自至的有十五种。现在凤凰、麒麟不来，象征祥瑞的嘉谷不生，然而蓬蒿杂草繁茂，猫头鹰屡至，而想举行封禅大典，恐怕不应该吧!”于是桓公作罢。

【解 读】

本篇记载齐桓公和管仲关于封禅的对话，管仲劝止桓公封禅，从中可体会管仲之贤和桓公之智。

39. 小问

【题 解】

问：询问，咨询，追问，追究。《说文》：“问，讯也。”小：微，细，稍，略，相对于著，大，巨，深。《说文》：“小，物之微也。”《玉篇》“小，细也。”《易·系辞》：“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左传·襄三十一年》：“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本篇用问答体（桓公问，管仲答），杂记成篇。“小”是委婉谦辞。桓公所问问题，有乘马飞奔等小事，但并非都是小事，更有富国强兵、治世安民等大事，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由浅入深。

桓公问管子曰：“治而不乱，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对曰：“明分任职，则治而不乱，明而不蔽矣。”公曰：“请问富国奈何?”管子对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公又问曰：“吾欲行广仁大义，以利天下，奚为而可?”管子对曰：“诛暴禁非，存亡继绝，而赦无罪，则仁广而义大矣。”公曰：“吾闻之也，夫诛暴禁非，而赦无罪者，必有战胜之器，攻取之数，而后能诛暴禁非，而赦无罪。请问战胜之器。”管子对

曰："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

公曰："攻取之数何如？"管子对曰："毁其备，散其积，夺之食，则无固城矣。"公曰："然则取士若何？"管子对曰："嘉而礼之[1]，厚而无欺，则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对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2]。"公曰："来工若何？"管子对曰："三倍，不远千里[3]。"桓公曰："吾已知战胜之器，攻取之数矣。请问行军袭邑，举措而知先后[4]，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对曰："用货，察图。"公曰："野战必胜若何？"管子对曰："以奇。"

公曰："吾欲遍知天下若何？"管子对曰："小若吾不识，则天下不足识也。"公曰："守战，远见，有患。夫民不必死，则不可与出乎守战之难。不必信，则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战。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暗也[5]。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对曰："明三本[6]。"公曰："何谓三本？"管子对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质。"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故国父母坟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禄，尊也。妻子，质也。三者备，然后大其威，厉其意，则民必死，而不我欺也。"

桓公问治民于管子。管子对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优之以德[7]，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为其寡也？"管仲对曰："夫寡非有国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赅焉[8]，何为其寡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不优以德，则民多怨。惧之以罪，则民多诈。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鸷距[9]。故圣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

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管仲对曰："质

信极仁，严以有礼，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请闻其说。”管仲对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语曰，释命不渝[10]，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外正，严也。质信以让，礼也。”

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对曰：“有时先政，有时先德。飘风暴雨不为人害，涸旱不为民患，百川导，年谷熟，籴贷贱[11]，禽兽与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当此时也，民富且骄。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禁薮泽，先之以事，随之以刑，儆之以礼乐，以振其淫[12]。此谓先之以政。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籴贷贵，民疾疫。当此时也，民贫且疲。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供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疲。此谓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对曰：“公当召叔牙而问焉。”鲍叔至，公又问焉。鲍叔对曰：“公当召宾胥无而问焉。”宾胥无趋而进，公又问焉。宾胥无对曰：“古之王者，其君丰[13]，其臣杀[14]。今君之臣丰。”公逡巡[15]，穆然远立。三子遂徐行而进。公曰：“昔者大王贤[16]，王季贤[17]，文王贤，武王贤。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辅成王而治天下，仅能制于四海之内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观之，则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胜民，为之奈何？”管仲对曰：“此非人君之言也。胜民为易。夫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胜民，则使有司疏狱[18]，而谒有罪者赏[19]，数省而严诛，若此，则民胜矣。虽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

畏公而不见亲，祸亟及于身，虽能不咎[20]，则人持莫之试也[21]，危哉，君之国岌乎[22]。”

【注 释】

[1] 嘉：嘉奖，赞美。

[2] 不可为数：不限制固定数目，价值五分给六分，价值九分给十分，收买精品出高价。

[3] 三倍，不远千里：给出三倍好工钱，不远千里而到来。

[4] 举措而知先后：举动预知先和后。

[5] 三暗：指防守、出战和知外敌三种暗昧。唐尹知章注：“苟不死不信，则守暗、战暗、外暗，故曰三暗。”不死不信：不肯效死不守信。

[6] 三本：三项根本措施，指下文所说“固、尊、质”三项保证“使民必死必信”的根本措施。

[7] 优：优待，优厚。

[8] 赅：齐备，完备。

[9] 蹇距：踟蹰。唐尹知章注：“蹇，疑也。距，止也。其役烦，则疑而止也。”

[10] 释命不渝：宁肯舍命不食言。释：舍弃。渝：改变，违背，指食言。

[11] 籴贷贱：指粮价低。籴贷：买粮借粮。

[12] 儆之以礼乐，以振其淫：用礼乐警诫，以消除淫邪。儆：警诫。振：消除。

[13] 丰：德丰，德高。

[14] 杀：杀减，德望差。

[15] 逡巡：退却貌。

[16] 大王：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

[17] 王季：周文王之父季历。

[18] 疏狱：分条疏记监狱规定。

[19] 谒有罪者赏：揭发有罪者给赏。

[20] 咎：归咎。

[21] 持莫之试：观望不前不为用。

[22] 岌乎：不安貌，危险貌。

【译 文】

桓公问管仲说："怎样做到治而不乱，明察而不受蒙蔽?"管仲回答说："明确分工，委任专职，则治而不乱，明察而不受蒙蔽。"桓公说："请问怎样富国?"管仲回答说："努力种地，动合于时，则国必富。"桓公又问说："我想实行广仁大义，以利于天下，怎么办才好?"管仲回答说："惩罚暴国，禁止恶行，使覆亡之国复存，斩绝之嗣得续，赦免无辜，则仁广义大。"桓公说："我听说过，惩罚暴国，禁止恶行，赦免无罪，一定要有战胜敌人的武器，攻取敌人的策略，而后才能做到惩暴禁恶，而赦免无罪。请问胜敌武器。"管仲说："选取天下豪杰，汇聚天下精品，招来天下好工匠，则有胜敌武器。"

桓公说："攻取敌人的策略如何?"管仲回答说："摧毁敌人器备，消散敌人积蓄，夺取敌人粮食，则无坚固城池可守。"桓公说："那么如何选取豪杰之士?"管仲回答说："嘉美而礼敬，优待而无欺，则天下豪杰之士自来。"桓公说："汇聚天下的精品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不限制固定数目：价值五分给六分，价值九分给十分。收买精品出高价。"桓公说："招来天下好工匠怎么办?"管仲回答说："给出三倍好工钱，不远千里而到来。"桓公说："我已知胜敌武器，攻取敌人的策略，请问行军袭邑，举动而知先后次序，不失地利，怎么办?"管仲回答说："用货财收买耳目，明察敌方地图。"桓公说："怎样保证野战必胜?"管仲回答说："用奇兵。"

桓公说："我想普遍知天下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局部不认知，则天下不认知。"桓公说："防守攻战无远见，三者都有可忧患。民众若无为国死难的决心，就不能跟其共赴防守攻战之难。民众若无坚守信用的德行，就不能靠其侦察敌情。依靠不肯为国死难的民众，而求其能防守攻战。依靠无坚守信用德行的民众，而求其侦察敌情。这是用兵三种暗昧。使民众有为国死难的决心，坚守信用的德行，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明确三项根本措施。"桓公说："什么是三项根本措施?"管仲回答说："所谓三项根本措施，一是固（固守），二是尊（尊显），三是质（人质）。"桓公说："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故国父母祖坟在，这是决心固守家园的根据。给予田宅爵禄，这是尊显的条件。妻子儿女住保宫（保护居住），这是变相作人质。三者齐备，然后张大其声威，激励其意志，则民众就有

为国死难的决心，而不会欺骗我们。”

桓公问管仲怎样治民。管仲回答说：“凡治理人民，一必知其疾苦，二要厚施德惠，三不用刑罚恐吓，四不用强力钳制。谨慎对待这四点，足以治民。”桓公说：“我看很好，但是人民寡少，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人民寡少，不是有国者的祸患。从前天子立在中央，地方千里，具备上述四条，何必怕人民寡少？治理人民，不知其疾苦，则人民忌恨。不厚施德惠，则人民多怨。用刑罚恐吓，则人民多欺诈。用强力钳制，则去者不肯回，来者裹足不前。所以圣王治理人民，不在乎人口多少。”

桓公说：“好，既然如此，又怎样实行?”管仲回答说：“诚信而极仁，严肃而有礼，谨慎对待这四点，就可以实行。”桓公说：“请问道理何在?”管仲问答说：“守信，人民就相信。行仁政，人民就怀德。严肃，人民就敬畏。有礼，人民就赞美。常语说，宁肯舍命不食言，就是信。自己不想要的，不强加于人，就是仁。内心坚定，仪表端正，就是严。诚信而谦让，就是礼。”

桓公说：“好！治民应当先做何事?”管仲问答说：“有时先施以政，有时先施以德。在没有狂风暴雨为害的年景，在没有干旱天灾的时候，百河通畅，年谷丰熟，粮价低，禽兽与人同吃粮食，民众没有疾病瘟疫。这时，民众富有且自豪。治民者应该大量收购丰年的产品，以充实粮库，禁止薮泽采伐捕捞，先抓好政事，随之以刑法，用礼乐劝诫，以消除淫邪。这就叫作先施以政。如果遇上狂风暴雨为民害，干旱为民患，年谷不熟，荒年粮价高，民罹疾病瘟疫。这时，民众穷困且疲惫。治民者开放粮库、山林、薮泽，以供应财物。不先讲政事，先讲宽厚，消除民众疲困。这就叫作先施以德。丰年收聚产品，不夺民财。荒年施与财物，不失有德。上富下足，这是圣王的大好事。”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成霸，依靠众大臣之功，已经成霸。现在我又想成王，可以么?”管仲回答说：“您应当召鲍叔牙问。”鲍叔到，桓公又问。鲍叔回答说：“您应当召见宾胥无问。”宾胥无快步而进，桓公又问。宾胥无回答说：“古代王者，君德高，臣德低，现在您的臣高。”桓公逡巡后退，肃然离开座位。三人遂慢慢走上前去。桓公说：“从前周的大王贤明，王季贤明，文王贤明，武王贤明。武王伐殷取胜，七年而死，周公旦辅佐成王治天下，仅能控制四海之内。现在我的儿子不如我，我又不如诸位。由此看来，我不能成王是注定了。”

桓公说：“我想制服人民，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这不是人君所当

说的话。制服人民容易。但制服人民这个办法，不是统治天下的正当办法。您想要制服人民，就使官吏分条写好刑律，再确定揭发有罪者有赏，不断审查，而严于诛杀，这样，民众就被制服。然而制服人民这个办法，不是统治天下的正当办法。使民众怕您而不亲近，灾祸很快就会来到自身。虽然人们可能不归咎于您，就是观望不前，不肯出力，也是很危险的，您的国家将很不安全。”

桓公观于厩，问厩吏[1]曰：“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对，管仲对曰：“夷吾尝为圉人矣，附马栈最难[2]。先附曲木[3]，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附，直木无所施矣[4]。先附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附，曲木亦无所施矣。”

桓公谓管仲曰：“吾欲伐大国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对曰：“先爱四封之内[5]，然后可以恶境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后可以危邻之敌国。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后有废也。必有利也，然后有害也。”

桓公践位，令衅社塞祷[6]。祝鬼已疵献胙[7]。祝曰：“除君苛疾，与若之多虚而少实。”桓公不悦，瞋目而视祝鬼已疵。祝鬼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与君之若贤。”桓公怒，将诛之，而未也。以复管仲，管仲于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桓公乘马，虎望见之而伏。桓公问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马，虎望见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对曰：“意者君乘驳马而盘桓[8]，迎日而驰乎?”公曰：“然。”管仲对曰：“此驳象也[9]。驳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将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对曰：“臣与其使者言，三辱其君[10]，颜色不变。臣使官无满其礼三强[11]，其使者争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12]，三月观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

德乎?”隰朋对曰:“夫粟,内甲以处[13],中有圈城[14],外有兵刃[15]。未敢自恃,自命曰粟[16],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恂恂乎何其孺子也[17]!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油油乎滋俯[18],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19]。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注 释】

[1] 厩吏:圉人,养马官。

[2] 附马栈:并排立木,互相依附,构制养马的栅栏。以“附马栈”比喻用人难。贤者求贤,不屑者求不屑,两者不能并存。

[3] 曲木:弯曲不直的木材,比喻邪曲之人,不屑者。

[4] 直木:比喻正直之士。

[5] 四封:四境。

[6] 衅社:血祭土神。社:土神。塞祷:祭祀祷告。

[7] 祝:祝史,官名,以言告神祈福。鬼已疵:人名。

[8] 驳马:毛色不纯马。盘桓:徘旋。

[9] 驳:兽名,传说似马,能吃虎豹。《说文》:“驳:兽,如马,倨牙,食虎豹。从马交声。”

[10] 辱:羞辱。

[11] 强 qiǎng:通“襁”,钱串。《玉篇》:“襁,钱贯也。”

[12] 放春:春游。

[13] 甲:甲胄,用粟外谷皮比喻。

[14] 圈城:围城,用粟粒外壳比喻。

[15] 兵刃:武器,用谷粒外芒比喻。

[16] 粟:粮食,微粒。

[17] 恂恂:柔顺貌。

[18] 油油:和悦恭敬貌。滋俯:益加俯首向根,比喻君子不忘本。滋:增益,增多,益加,更加。俯:屈身,俯首,低头。

[19] 禾:谷,庄稼,引申为和同,和谐。《说文》:“禾,嘉谷也,二

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尚书序》孔传：“异亩同颖，天下和同之象。”《淮南子》高诱注：“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张衡《思玄赋》：“嘉禾垂颖而顾本。”

【译 文】

桓公视察马厩，问厩吏说：“管理马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回答，管仲回答说：“我也曾当过养马官，最难的事，是并排立木，筑马圈。先立曲木，曲木又跟曲木配，曲木已并排立好，直木就无法使用。先立直木，直木又跟直木配，直木已并排立好，曲木也就无法使用。”

桓公对管仲说：“我想征伐不服从命令的大国，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先爱四境之内，然后才可以憎恶境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之家，然后才可以加害相邻的敌国。因此，先代明王一定要先有所立，然后才有所废。一定先兴利，然后除害。”

桓公登位为君，令血祭社神祈祷。祝史皂已疵献祭肉。祈祷说：“请除掉国君烦苛的毛病和国君的多虚少实。”桓公不高兴，怒视祝史皂已疵。祝史皂已疵斟酒祈祷说：“还请除掉国君的似贤非贤。”桓公发怒，将杀，而未杀。把此事告知管仲，管仲于是知道桓公可以成霸。

桓公骑马，虎见而躲藏。桓公问管仲说：“现在我骑马，虎见不敢行，是何原因?”管仲回答说：“您是骑着杂毛色的马盘旋，迎着太阳奔跑吧?”桓公说：“是。”管仲回答说：“这是驳兽的形象。驳兽吃虎豹，所以虎就疑心了。”

楚国伐莒国，莒国国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桓公将援救，管仲说：“您不要去救。”桓公说：“为什么?”管仲回答说：“我同莒国的使臣谈话，三次侮辱他的国君，他都面不改色。我叫官员扣减送给他的赠礼，只给三串钱，使臣以死相争。有这样使臣的莒国之君，是小人，您不要去救。”桓公果然没有出救，而莒国灭亡。

桓公春游，三月天在田野观赏。桓公说：“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回答说：“粟粒，身在甲胄之内，中层有圈城维护，外有尖锐的兵刃。不敢自恃强大，谦虚地自称为粟粒。这也许可跟君子之德相比吧!”管仲说：“禾苗，开始年少，柔顺像孺子。到壮年，庄重像士人。成熟，和悦地愈来愈俯首向根，多么像君子！天下有它就安定，没它就危险，所以叫作禾(适中，和谐)。这可跟君子之德相比!”桓公说：“好。”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阖然止[1]，瞠然视，援弓将射，引而未敢发也，谓左右曰："见是前人乎？"左右对曰："不见也。"公曰："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见人长尺而人物具焉[2]：冠，右祛衣[3]，走马前疾[4]。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岂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对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神见。且走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从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赞水者曰[5]："从左方涉，其深及冠；从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济。"桓公立拜管仲于马前曰："仲父之圣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6]。"管仲对曰："夷吾闻之，圣人先知无形。今已有形，而后知之，臣非圣也，善承教也。"

桓公使管仲求宁戚，宁戚应之曰："浩浩乎[7]。"管仲不知，至中食而虑之。婢子曰："公何虑？"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贱贱。昔者吴干战[8]，未逴不得入军门[9]。国子摘其齿，遂入，为干国多。百里奚[10]，秦国之饭牛者也，穆公举而相之[11]，遂霸诸侯。由是观之，贱岂可贱，少岂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宁戚，宁戚应我曰：'浩浩乎。'吾不识。"婢子曰："《诗》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鱼[12]，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宁子其欲室乎[13]？"

桓公与管仲阖门而谋伐莒，未发也，而已闻于国矣。桓公怒谓管仲曰："寡人与仲父阖门而谋伐莒，未发也，而已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执席食以视上者，必彼是邪？"于是乃令之复役，毋复相代。少焉，东郭邮至。桓公令傧者延而上，与之分级而立，问焉，曰："子言伐莒者乎？"东郭邮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东

郭邮对曰："臣闻之，君子善谋，而小人善意[14]，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东郭邮曰："夫欣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夫渊然清静者，缞绖之色也[15]。漻然丰满，而手足拇动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视二君之在台上也，口开而不阖，是言莒也。举手而指，势当莒也。且臣观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于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谓乎！子其坐，寡人与子同之。"

客或欲见齐桓公，请仕上官，授禄千钟。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闻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对曰："臣闻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注 释】

[1] 阚然止：突然停立。

[2] 人物具：具有人行为方式。具：具备，具有。

[3] 祛：撩起。

[4] 走马前疾：在马前快跑。疾：快速。

[5] 赞水：引导涉水。赞：引导。

[6] 抵罪：当有罪。抵：当。

[7] 浩浩：水盛大貌。下文引《诗》的开头。

[8] 干：古国名，又作"邗"，春秋晚期为吴王夫差所灭，成为吴邑，地在今江苏扬州东北。

[9] 未龀：乳齿未脱。

[10] 百里奚：春秋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辅佐秦穆公称霸，奠定秦并六国大一统的基础。唐李白诗："秦穆五羊皮，买死百里奚。"秦穆公用一个奴隶的市价五张黑公羊皮从楚国换来百里奚，因此人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羖 gǔ：黑公羊皮。

[11] 穆公：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

[12] 育育：活泼自如。

[13] 室：娶妻成家。

[14] 意：意料，臆测，测度，推测，猜测，猜想，料想。

[15] 缞绖：丧服。

【译 文】

桓公北伐孤竹国，离卑耳溪十里，突然停止，惊视前方，拉弓将射，引而未发，对左右说："见到前面这个人吗?"左右回答说："没见。"桓公说："事情怕要不成吧！我太迷惑不解。现在我看见一个人，身高一尺，人的行为方式都有：戴冠，右手撩衣，在马前快跑。事情怕要不成吧！我太迷惑不解。怎么会有人像这样子?"管仲回答说："我听说登山之神有叫俞儿的，身高一尺，而人的行为方式都有。霸王之君兴起，而登山之神出现。在马前快跑，表示前有道路。撩衣，表示前面有水。右手撩衣，表示可从右边涉水。"到卑耳溪，有涉水向导说："从左边涉水，其深没顶。从右边涉水，其深至膝。若从右过，大获成功。"桓公立刻在马前拜管仲说："仲父的圣明，以至于此，我久当有罪。"管仲回答说："我听说，圣人先知于事物无形之前。现在事物已成形，然后我才知道，我不是圣人，是善于接受圣人的教导。"

桓公派管仲征求宁戚意见，宁戚答复说："浩浩乎。"管仲不知其意，到吃中饭时还考虑。婢女说："您考虑什么?"管仲说："非你能知。"婢女说："您不要小看少年人，不要贱视卑贱者。从前吴国跟干国打仗，规定没有脱乳齿的少年，不得进军门作战。国子拔掉牙齿，进入军门，为干国多有战功。百里奚是秦国养牛的，秦穆公举为宰相，便称霸诸侯。由此可见，贱者岂可贱视，少年岂可小看?"管仲说："好。桓公派我征求宁戚意见，宁戚答复说：'浩浩乎。'我不理解。"婢女说："《诗》里说：'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浩浩然大水，育育然白鱼。没有室家，我何处安居)?'宁戚想娶妻成家吧。"

桓公跟管仲闭门计划伐莒，还没有行动，已经传闻于外。桓公怒对管仲说："我同仲父闭门谋伐莒，没有行动，就已经传闻于外，是什么原因?"管仲说："国中必有圣人。"桓公说："是的。杂役人员中，有一个执席而食，同时往上看的，一定是他吧?"于是便让他继续服役，不得轮换。不久，东郭邮来到。桓公让礼宾官请他上来，同他分级而立，询问他说："你是说出伐莒的人么?"东郭邮说："是！是我。"桓公说："我未曾说出伐莒，而你说伐莒，是什么原因?"东郭邮回答说："我听说过，君子善谋划，而小人善推测，这是我的推测。"桓公说："您怎样推测?"东郭邮说：

“欣然喜乐，是鸣钟击鼓奏乐的颜色。深沉清静，是居丧带孝的颜色。形貌清澈丰满，而手足拇指有动作，是发动战争的颜色。那天，我看你们两位在台上的情况：口开而不合，是说的‘莒’。举手指划，方向对着莒国。而且我观察小国诸侯，不肯服从，唯有莒国。由此我认为是伐莒。”桓公说：“好呵！从细微断大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您请坐下来，让我来同您共同谋事。”

有一个人要求见齐桓公，请求让他做大官，授禄千钟。桓公告诉管仲。管仲说：“可以给他。”这人听到之后说：“我不干了。”桓公说：“为什么?”回答说：“我听说依靠他人意见用人，不用的时候，也还是听信他人。所以，我不干了。”

【解 读】

篇名“小问”，无论所问问题的小大，管仲和婢女、杂役人等的回答，都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由浅入深。如婢女对管仲说：“公其毋少少，毋贱贱。”列举干国少年摘齿入军门，为国多立大功。秦国之饭牛者百里奚辅佐秦穆公霸诸侯，奠定灭六国、统一中华的根基等典型事例，归纳结论说：“由是观之，贱岂可贱，少岂可少哉?”管仲欣然首肯。“日之役者”（平日杂役）和东郭邮从些微现象，“以微射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由浅入深），臆测齐将“伐莒”，被管仲誉为“国必有圣人”，桓公也请东郭邮坐下，跟他共谋国事。由此可窥见本篇新颖的人文精神，可资借鉴。

40. 七臣七主

【题 解】

题名“七臣七主”。论述七种君主：信主，惠主，侵主，荒主，劳主，振主，亡主；“六过一是”：信主为是（对，正，当），其余为过（谬，误，错）。七种臣下：法臣，饰臣，侵臣，谄臣，愚臣，奸臣，乱臣；“六过一是”：法臣为是（对，正，当），其余为过（谬，误，错）。正反比较，是非对照，发表主张，引申结论。

或以平虚请论七主之道[1]，得六过一是[2]，以还自镜[3]，以知得失[4]。以绳七臣，得六过一是。呼呜美哉！盛事矣[5]。

【注 释】

[1] 或：有人。平虚：平心静气。七主之道：七种君主的为君之道。

[2] 六过一是：六种有过，一种为是（对，正，当）。

[3] 以还自镜：以返身作为自我鉴戒。自镜：自我鉴戒，自己照镜。

[4] 以知得失：总结认知得失。

[5] 盛事：美盛之事，大好事，对评价“七臣七主”之举的赞叹。

【译 文】

有人平心静气评论七种君主的为君之道，归纳为“六过一是”，即六种有过，一种为是（对，正，当），以返身作为自我鉴戒，总结认知得失。同时衡量七种大臣，有“六过一是”。做法好啊！此乃一大盛事！

信主：任势守数以为常[1]，周听近远以续明[2]。稽要审则法令固[3]，赏罚必则下服度[4]。不备待而德和[5]，则民返素也。故主娱而安[6]，吏肃而严，民朴而亲，官无邪吏，朝无奸臣，下无侵争，世无刑民。

惠主[7]：丰赏厚赐以竭藏，赦奸纵过以伤法。藏竭则主权衰，法伤则奸门开。故曰泰则反败矣[8]。

侵主[9]：好恶反法以自伤，喜决难知以塞明[10]。从狙而好小察[11]，事无常而法令曳[12]。不悟，则国失势。

荒主[13]：目伸五色[14]，耳常五声[15]，四邻不计[16]，司声不听[17]，则臣下恣行，而国权大倾。不悟，则所恶及身。

劳主[18]：不明分职，上下相干，臣主同则。刑振以丰[19]，丰振以刻。去之而乱，临之而殆，则后世何得？

震主[20]：喜怒无度，严诛无赦，臣下震恐，不知所措，则人反其故[21]。不悟，则法数日衰而国失固。

亡主：不通人情以质疑，故臣下无信。尽自治其事则事多，多则昏，昏则缓急俱置。不悟，则余力自失，见所不善而罚。

【注 释】

[1] 信主：诚信圣明好君主。“是”（对，正，当）的正面典型。任势守数以为常：顺势守法为常规。任：顺应，适应。数：方法，规律，必然性，道理，事理。常：常规，常法。

[2] 周听近远以续明：遍知远近以明察。周：周遍，普遍，周全，全

面。唐尹知章注："远近之事，周而听之，则其明不绝。"

[3] 稽要审则法令固：统计明审法令稳。稽：计算，统计，考核。要：账簿，统计报表。审：明审，清楚。

[4] 赏罚必则下服度：赏罚坚决则下守法。必：坚决，坚定。服度：服从法度。

[5] 备待：待备，警戒，戒备。

[6] 娱：欢娱，逸乐。

[7] 惠主：施惠过度的失主。惠本不是贬义词，施惠过度则失误，惠主不算好君主。

[8] 泰则反败：太过则反败，物极则必反，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

[9] 侵主：侵害法度的失主。

[10] 喜决难知以塞明：妄决难知以害明。

[11] 从狙而好小察：喜欢窥伺小聪明。狙：窥伺。

[12] 曳：拖拉，疲沓，废弛。

[13] 荒主：荒乱荒唐的失主。

[14] 目伸五色：眼睛放恣迷五色。唐尹知章注："伸，放恣也。"

[15] 耳常五声：耳朵常听淫浪声。

[16] 四邻不计：辅臣意见不考虑。

[17] 司声不听：谏官诤言不听取。司声：负责听察民情之官，谏官。

[18] 劳主：劳而无功烦劳主。唐尹知章注："言失任臣之理，劳而无功，故曰劳主。"

[19] 丰：多收、重收赋税。

[20] 震主：威严震人叫震主。

[21] 故：巧谋诡诈。

【译 文】

信主（诚信的君主）：顺势守法为常规，遍知远近以明察。统计明审法令稳，赏罚坚决下守法。不待戒备而德和，民众返素归真实。君主欢娱而安定，官吏敬肃而严谨，民众朴素而亲睦，官府不容邪僻吏，朝廷没有奸邪臣，下无侵争讲和气，世无刑民有秩序。

惠主（施惠过度的失主）：丰厚赏赐竭国库，赦奸纵过伤法度。国库枯竭君权衰，伤害法度奸门开。太过反败是规律。

侵主（侵害法度的失主）：行恶违法以自伤，妄决难知以害明。喜欢

窥伺小聪明，事无常规法废弛。如不觉悟国失势。

荒主（荒乱荒唐的失主）：眼睛放恣迷五色，耳朵常听淫浪声，辅臣意见不考虑，谏官诤言不听取，臣下恣行妄意为，国权大倾势旁落。荒主如果不觉悟，危害恶果必及身。

劳主（劳而无功烦劳主）：不明分职责不清，上下相干事相扰，臣主同则理不明。严刑罚以重赋敛，重赋敛使刑罚严。改变现状陷混乱，维持统治陷衰败，试问后世何所得？

震主（威严震人叫震主）：喜怒无常动发威，严刑诛罚不宽赦，臣下震恐不知措，人反其故谋巧诈。震主如果不觉悟，法数日衰国失固。

亡主（亡国之君叫亡主）：不近人情疑臣下，故对臣下不信任。自治其事则事多，事多不治则昏愦，昏愦缓急一把抓。亡国之君不觉悟，余力自失全消耗，见所不善施滥罚。

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1]。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菜，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2]。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死与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恶也，然而为之者何也？从主之所欲也。而况愉乐音声之化乎？

夫男不田，女不织布，工技力于无用，而欲土地之毛[3]，仓库满实，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则人不足，人不足则逆气生[4]，逆气生则令不行。然强敌发而起，虽善者不能存。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纣是也。诛贤忠，近谗贼之士而贵妇人，好杀而不勇，好富而忘贫。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圃不足处[5]，驰车千驷不足乘[6]，材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百姓疲乏，君子无尸[7]，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为周氏之擒。此营于物而失其情者也，偷于淫乐而忘后患者也[8]。故设用无度国家踣[9]，举事不时，必受其灾。

夫仓库非虚空也，商宦非虚坏也，法令非虚乱也，国家非虚亡也。彼时有春秋，岁有赈凶[10]，政有急缓。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11]。岁有赈凶，故民有羡不足[12]。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13]，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贫富之不齐，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14]。

夫亡国踣家者，非无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岁雷旱，非无雨露也，其燥湿非其时也。乱世烦政，非无法令也，其所诛赏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无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术也。故明主有六务四禁。六务者何也？一曰节用，二曰贤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诛[15]，五曰天时，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16]，祼大衍[17]，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18]。

故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飘屋折树，暴火焚地焦草。天冬雷，地冬霆[19]，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菹多螣蟆[20]，山多虫蚊。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生。故曰台榭相望者，亡国之虏也[21]。驰车充国者，追寇之马也。羽剑珠饰者[22]，斩生之斧也。文采纂组者[23]，燔功之窑也。明王知其然，故远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则人主道备矣。

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24]。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5]。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伸，不可以求直[26]。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故人主失守则

危，臣吏失守则乱。罪决于吏则治，权断于主则威，民信其法则亲。是故明王审法慎权，下上有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夫上好本[27]，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上多喜善赏，不随其功，则士不为用。数出重法，而不核其罪[28]，则奸不为止。明王知其然，故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则往，召则来，如坠重于高，如渎水于地。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友、百姓无怨于上矣。

【注 释】

[1] 道：从，自。

[2] 靡：侈靡，指从事奢侈品生产。

[3] 毛：地面所生五谷草木。唐尹知章注："毛，谓嘉苗。"成语有"不毛之地"。

[4] 逆气：反抗上级的心气。唐尹知章注："不足则怨怒，故逆上之气生。"

[5] 瑶台玉圃：美玉装潢，雕饰华丽的楼台园圃。

[6] 驷：四马之车。

[7] 君子无尸：官吏无职不理事。尸：执掌，主持。

[8] 偷：苟且，偷懒。

[9] 踣：前倒，败亡。

[10] 赈：富裕。与凶相对。《尔雅》："赈，富也。"

[11] 轻重：指粮食价格高低。政府征税愈急，农民卖粮价格愈低。

[12] 羡：有余，余剩。

[13] 调淫：调整物价高低。淫：过度。

[14] 道：从，自。

[15] 必：坚决。

[16] 无割大陵：不要掘徙大丘陵。割大陵：掘徙大丘陵，类似古代愚公移山的故事，现代大寨战天斗地搬大山。唐尹知章注："割，谓掘徙

之也。”大陵：大丘陵。

[17] 裸：赤体，借指烧尽。衍：沼泽。唐尹知章注：“裸谓焚烧，令荡然俱尽。”

[18] 五藏：五谷的收藏。

[19] 天冬雷，地冬霆：冬天打雷地震动，自然现象反常。霆：震动。唐尹知章注：“霆，震。”

[20] 菹：草泽。螣 téng：传说能飞的腾蛇。《说文》：“螣，神蛇也。”《尔雅·释鱼》：“螣，螣蛇。”疏：“蛇似龙者也，名螣，一名螣蛇，能兴云雾，而游其中也。”《荀子·劝学》：“螣蛇无足而飞。”一说指蝗。《诗·小雅》：“去其螟螣。”传：“食叶曰螣。”蟆：蛤蟆。

[21] 亡国之庑：亡国的廊房。比喻词。庑：廊屋，廊房。以下“追寇之马”、“斩生之斧”、“燔功之窑”三比喻词同。

[22] 羽：指箭。

[23] 文采：华丽衣服。纂组：赤色绶带，泛指精美织锦。

[24] 知：主持，执掌。

[25] 吏：治理。

[26] 绳不伸，不可以求直：绳不伸张拉紧，则不可以作为求直的标准。

[27] 本：根本，指道德。

[28] 核：审核，审查。

【译 文】

一人治乱在其心，一国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一人出。主好本则民垦草，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工匠巧，主好文采女工靡。楚王爱好人小腰，美人节食饿肚皮。吴王爱好耍利剑，国士轻死不要命。死跟不食人共恶，人争为之是何故？跟从人主之所欲。愉乐音声更如此。

男不耕田女不织，工匠技巧力无用，土地之毛不可得，仓库满实不可得。土地不毛人不足，人不足则逆气生，逆气生则令不行。然则强敌发而起，虽有善者不能存。典型事例是什么？昔者殷纣是一例。诛杀贤忠近谗贼，一心宠爱贵妇人，好杀不求真勇敢，好富忘记贫穷人。驰猎无穷废农事，鼓乐无厌好淫声，瑶台玉圃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材女乐舞三千人，钟石丝竹音不绝。百姓疲乏无生计，官吏无职不理事，最终没有人拥护，人人都有反抗心，殷纣遭遇周武王，遂为周氏之所擒。试问教训是什

么？迷于享受失人情，苟图淫乐忘后患。耗费无度国家亡，举事不时必受灾。

仓库空虚有原因，商宦败坏有原因，法令混乱有原因，国家覆亡有原因。时令季节有春秋，年岁收获有丰歉，政策法令有急缓。政策法令有急缓，物有轻重价贵贱。年岁收获有丰歉，民有富裕有不足。年岁收获有丰歉，谷有贵贱价不一。上级调控不及时，游商得以赚大钱。百姓无心种田地，贫富不齐由此起。城郭不守被攻掠，兵士不用由此始。

亡国败家非无土，其所事者非其功。凶岁雷旱非无雨，而是燥湿不合时。乱世烦政非无法，其所诛赏非其人。暴主昏君有心腹，其所取舍非其术。所以明主有六务，所以明主有四禁。试问六务是什么？第一就叫节用度，第二就叫务贤佐，第三就叫明法度，第四就叫法必诛，第五就叫合天时，第六就叫因地宜。试问四禁是什么？春天不要大杀伐，不要掘徙大丘陵，不要焚烧大沼泽，不要砍伐大树木，不要削平大山头，不放大火烧秸秆，不要诛杀名大臣，不要急征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不要阻塞大山谷，不要大兴土木工，不要射鸟滥捕兽。秋天不要赦过错，免罪缓刑不要做。冬天不要赏爵禄，不要伤害五谷藏。

春政不禁不生长，夏政不禁谷不成，秋政不禁不胜邪，冬政不禁气不藏。如果四者都存在，阴阳不和失条理，风雨不时遭灾变。大水漂州流邑里，大风飘屋折树干，暴火焚地焦草原。冬天闻雷地震动，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季节乱，宜死者生奇事生，宜蛰者鸣怪事现。菹多螣蟆野虫乱，山多虫蚊令人烦。六畜不蕃牛羊死，民多夭死疾役缠。国贫法乱无秩序，逆气下生民心怨。故曰台榭相望者，亡国之庐荆棘现。驰马游车市充斥，引寇车马生寇乱。宝珠装饰箭和剑，斩生之斧自相残。华丽衣饰织锦带，燔功之窑自离散。明王认知此其然，远离奸邪不近谗。舍此取彼明大道，人主道备换新天。

法的作用是什么？兴起功利威慑暴。律的作用是什么？明定本分止争端。令的作用是什么？命令人们知事端。法律政令是什么？治民规矩和绳墨。矩正方能画方形，绳直方能画直线。法令君臣所共立，权势人主所独守。人主失守则危险，臣吏失守则混乱。罪决于吏则治理，权断于主则威严，民信其法则亲近。明王审法又慎权，下上有分合法权。私弊兴起生于主。君上好德做榜样，端正之士立在前。如果君主好私利，诽谤吹捧立在前。不看功绩多行赏，士人不肯多贡献。苛重刑法不核罪，奸不为止罪人宽。明王知其所以然，必然之政有洞见，必胜之罚立在前。故民知其所必

就，而且知其所必去，推则往前召即来，就像高处坠重物，就像沟渎排水涝。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守法令，故旧百姓无怨上。

法臣[1]：法断名决[2]，无诽誉[3]。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呜呼美哉！名断言泽[4]。

饰臣[5]：克亲贵以为名[6]，恬爵禄以为高[7]。好名则无实，为高则不御。故记曰[8]："无实则无势，失辔则马焉制[9]？"

侵臣[10]：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交友而行私情。故私道行则法度侵，刑法繁则奸不禁，主严诛则失民心。

谄臣[11]：多造钟鼓，众饰妇女以昏上。故上昏则四邻不计[12]，而司声持禄[13]。是以谄臣贵而法臣贱，此之谓微孤[14]。

愚臣[15]：深罪厚罚以为行[16]，重赋敛，多聚道以为上[17]，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18]。故记称之曰愚忠谗贼，此之谓也[19]。

奸臣[20]：痛言人情以惊主[21]，开罪党以为侍除[22]。为侍除则罪不辜[23]，罪不辜则与侍居[24]。故善言可恶以自信[25]，而主失亲。

乱臣[26]：自伪辞功禄[27]，明为下请厚赏[28]。居为非母[29]，动为善栋[30]。以非买名[31]，以是伤上。而众人不知，之谓微攻[32]。

【注 释】

[1] 法臣：依法断事好臣僚。

[2] 法断名决：依法断案名副实。法：法度，法律。断：判断，裁断。名：刑法的名称。决：判决，裁决，决断。

[3] 无诽誉：指法臣依法断案，无诽谤和夸饰（过度赞誉）之词。

[4] 名断言泽：刑法名称判断准，判案言辞条理清。名、言是法官判词的表述（概念判断），断、泽是法官判词的评价（恰当正确）。泽：光泽，润泽。《说文》："泽，光润也。"《荀子·礼论》："顺非而泽。"即顺从错误，润饰光泽。

[5] 饰臣：虚伪粉饰坏臣僚。

[6] 克亲贵以为名：克制亲贵猎虚名。

[7] 恬爵禄以为高：漠视爵禄显清高。恬：恬淡，漠然。

[8] 故记：古书。《吕氏春秋·至忠》"臣之兄尝读故记曰"高诱注："故记，古书也。"

[9] 失辔则马焉制：马失缰绳怎控制？指大臣不服从君主驾驭，如马失辔难控制。辔：驭马嚼子和缰绳。

[10] 侵臣：侵害法度坏臣僚。唐尹知章注："枉法行事谓之侵。"

[11] 谄臣：谄媚君主坏臣僚。

[12] 四邻不计：辅臣意见不考虑。

[13] 司声持禄：谏官无事拿俸禄。司声：负责听察民情之官，谏官。持禄：无事尽管拿俸禄。

[14] 微孤：君主暗中陷孤独。

[15] 愚臣：愚忠谗贼坏臣僚。

[16] 深罪厚罚以为行：自认对百姓的重罪厚罚，是自己行动的功绩。

[17] 重赋敛，多聚道以为上：自认加重赋税，多多聚敛是为了君上。

[18] 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结果是自身见恶于人，而君主受人诽谤。

[19] 故记称之曰愚忠谗贼，此之谓也：古书说"愚忠谗贼（愚忠实际是谗贼）"，指的就是这意思。

[20] 奸臣：奸佞巧诈坏臣僚。

[21] 痛言人情以惊主：痛陈人情以惊主。

[22] 开罪党以为俦除：妄开罪党陷人罪，以为同党开路途。俦：同党。

[23] 为俦除则罪不辜：以为同党开路途，则罪不辜诬好人。

[24] 罪不辜则与俦居：罪好人跟同党处。

[25] 善言可恶以自信：善言人恶以自信，好让君主信自己。

[26] 乱臣：乱国伤上坏臣僚。

[27] 自伪辞功禄：自己虚伪辞功禄。

[28] 明为下请厚赏：明为下级请厚赏。

[29] 居为非母：居家是诽议（朝廷）祸首。

[30] 动为善栋：动为歌功的栋梁。

[31] 以非买名：诽议于人买虚名。

[32] 以是伤上，而众人不知，之谓微攻：附和错误伤君上，众人不知叫微攻：隐微暗中攻君主。用附和错误的伪善手段，对君上的“非”（错误）表示附和（肯定，同意，是），暗中侵害君上。微攻：暗中侵害。微：隐微，暗中，积渐，逐渐。唐尹知章注：“言为伪善渐攻于君。”

【译 文】

法臣（依法断事好臣僚）：依法断案名副实，没有诽谤和夸饰。君主守法君位安，大臣守法贿赂止，民众不敢为奸邪。呜呼美哉好样子！刑法名称判断准，判案言辞条理清。

饰臣（虚伪粉饰坏臣僚）：克制亲贵猎虚名，漠视爵禄显清高。好虚名而无实际，显示清高不服御。正如古书上所说：“大臣好名无实际，君主无势丧威势。大臣为高不服御，马失缰绳怎控制？”

侵臣（侵害法度坏臣僚）：好小察以毁法令，好交友而行私情。私道行则法度侵，刑法繁则奸不禁，主严诛则失民心。

谄臣（谄媚君主坏臣僚）：多办乐舞造钟鼓，多饰美女迷君主。君上昏庸不听劝，谏官无事拿俸禄。谄臣尊贵法臣贱，君主暗中陷孤独。

愚臣（愚忠谗贼坏臣僚）：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多聚以为上，使身见憎主受谤。古书说“愚忠谗贼（愚忠实际是谗贼）”，指的就是这意思。

奸臣（奸佞巧诈坏臣僚）：痛陈人情以惊主，妄开罪党陷人罪，以为同党开路途。以为同党开路途，则罪不辜诬好人，罪好人跟同党处。善言人恶以自信，好让君主信自己，而主失亲陷孤独。

乱臣（乱国伤上坏臣僚）：自己虚伪辞功禄，明为下级请厚赏。居家是诽议祸首，动为歌功的栋梁。诽议于人买虚名，附和错误伤君上。众人不知叫微攻：隐微暗中攻君主。

【解 读】

本篇的要害，是把君臣分为对和错两大类。用篇中概括的说法，叫“六过一是”，即君和臣都各有六种“过”（过错）和一种“是”（对）。君

主中的“信主”（诚信圣明好君主）为对，其余为错。臣僚中的“法臣”（依法断事好臣僚）为对，其余为错。把领导层和被领导层分为是非、对错、善恶的两种类型，古今一致可通用。以水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为今用。篇首开宗明义说：“或以平虚请论七主之道，得六过一是，以还自镜，以知得失。以绳七臣，得六过一是。呼呜美哉！盛事矣。”由衷赞叹有同感。篇中就“惠主”（施惠过度的失主）总结教训说：“泰则反败。”即太过反败，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辩证法是古今共同的思维方式。篇中说：“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伸，不可以求直。”这是《七法》范畴总论部分的补充，意义深邃有哲理。

41. 禁藏

【题 解】

题名“禁藏”，取自篇首二字。“禁”：禁止，克制。讲君主的自禁，自我克制，修己正身，服养有节，然后致力于以法治国，发展农业，导民致富，是一篇综合性的应用哲学政论文。

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万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1]，唯能以己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滥[2]，非爱冰也[3]。夏日之不炀[4]，非爱火也。为不适于身便于体也。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故先慎于己而后彼[5]，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

居民于其所乐[6]，事之于其所利[7]，赏之于其所善[8]，罚之于其所恶[9]，信之于其所余财[10]，功之于其所无诛[11]。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12]。有诛者，不必诛者也[13]。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14]。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奸多[15]。夫先易者后难[16]，先难而后易[17]，万物尽然。明王知

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者，非喜予而乐其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于以养老长幼，完活万民，莫明焉[18]。

夫不法法则治[19]。法者天下之仪也[20]，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21]。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主上视法严于亲戚，吏之举令敬于师长，民之承教重于神宝[22]。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均[23]，位虽高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虽厚不誉者多。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断刑而不当，斩虽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举措不当，众民不能成。不攻不备[24]，当命为愚人。

【注 释】

[1] 以此制彼：以禁制祸，禁私欲以防生祸。

[2] 滥：加冰于水。

[3] 爱：吝惜。

[4] 炀：以火烘物，烤火取暖。

[5] 先慎于己而后彼：指君主首先严格要求自身，而后要求他人。

[6] 居民于其所乐：民众居于其乐居，敦土不迁爱居所。唐尹知章注："居其所乐，则敦土而不迁。"居：居住。

[7] 事之于其所利：从事之于其所利，不劝自励尽全力。唐尹知章注："事其所利，则不劝而自励。"事：动词的使动用法，使之从事。

[8] 赏之于其所善：民众所善君给赏，悦而立功民向善。唐尹知章注："赏其所善，则皆悦而立功。"

[9] 罚之于其所恶：民众所恶君给罚，忌慎无犯民止恶。唐尹知章注："罚其所恶，则忌慎而无犯。"

[10] 信之于其所余财：保证余财不剥夺。信之：动词的使动用法，

使之相信，给予保证。

[11] 功之于其所无诛：致力百姓不被诛。唐尹知章注："必胜残息诛，然后可以为成功。"

[12] 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眼下百姓无诛者，有罪必诛好结果。辩证法：无诛起因于必诛，必诛导致后无诛。唐尹知章注："有罪必诛，故能息，所谓以刑止刑，以杀止杀也。"

[13] 有诛者，不必诛者也：眼下百姓有诛者，有罪不诛结恶果。唐尹知章注："有罪不必诛，故诛不息也。"

[14] 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有刑惩罚无人犯，导致无罪可刑杀，其法简易而民完全。唐尹知章注："刑兹无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无刑，若此者，其法简易，而民完全。"

[15] 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奸多：刑罚过宽人轻犯，导致有刑需诛杀，其刑繁漫奸人多。唐尹知章注："缓诛宥死，人则轻而犯之，故曰无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奸人多。"

[16] 先易者后难：指"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奸多"。"先易者"指"无刑"，"后难"指"有刑"。

[17] 先难而后易：指"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先难"指"有刑"，"后易"指"无刑"。

[18] 莫明焉：光明伟大，至高无上，表尊尚赞美。

[19] 不法法则治：不法之事行于法，不法之事归于治。辩证转化。唐尹知章注："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

[20] 法者天下之仪也：法是天下的仪则。仪：仪则，准则。

[21] 悬命：性命攸关。

[22] 神宝：神保。祭祖时代表祖先受祭的人。

[23] 均：公平。

[24] 攻：攻治，研习。备：完备，完善。

【译 文】

一个禁字藏在心，能够避祸万里外。能够以禁制止祸，唯能以己知人者。冬日不用冰求寒，非吝惜冰惜身体。夏不烤火以取暖，非吝惜火惜身体。都为适身便于体。明王不求美宫室，并非喜欢住小屋。不听钟鼓淫于乐，并非天生恶音乐。为其伤害正经事，妨害教化引错路。先慎于己而后彼，先律自身后律人。官亦慎内而后外，官府自治后治民。民亦务本而去

末，专心务农去末业。

民众居于其乐居，敦土不迁爱居所。从事之于其所利，不劝自励尽全力。民众所善君给赏，悦而立功民向善。民众所恶君给罚，忌慎无犯民止恶。保证余财不剥夺。致力百姓不被诛。眼下百姓无诛者，有罪必诛好结果。眼下百姓有诛者，有罪不诛结恶果。有刑惩罚无人犯，导致无罪可刑杀，其法简易民完全。刑罚过宽人轻犯，导致有刑需诛杀，其刑繁漫奸人多。先容易者后面难，先困难者而后易，万物尽然无例外。圣明君王知其然，故必诛杀而不赦，必赏赐而不迁者，非喜予而乐诛杀，所以为人兴功利，所以为人除贼害。养老长幼活万民，光明伟大高无比。

不法之事行于法，不法之事归于治。法是天下的仪则，决嫌疑而明是非，百姓性命之攸关。明王慎法严守法，不为亲贵易其法，官吏不敢危害法，民众不敢犯法禁。主上视法严于亲，吏之敬令胜师长，民之承教胜敬祖。所以法立而不用，所以刑设而不行。赏功制度不公平，位虽高为用者少。赦罪尺度不一致，德虽厚不誉者多。举事而不合时宜，力虽尽其功不成。断刑失误而不当，斩虽多其暴不禁。按照公法断狱讼，罪虽重下无怨气。按照私意断狱讼，赏虽多士不为欢。执行法度不合理，民众就不会顺从。执法措施不得当，民众就不能成事。不攻法度法不备，应当命名愚蠢人。

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适车舆以实藏[1]，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本[2]，而用必赡，身必安矣。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夫众人者，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

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3]。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4]。行有进退，而力不能两也[5]。

故立身于中，养有节[6]。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7]，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8]。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故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穀[9]，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故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10]，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11]。故曰：誉不虚出，而患不独生，福不择家，祸不索人，此之谓也。能以所闻瞻察，则事必明矣。

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12]。故善者御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13]，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夙夜不出者[14]，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执利之在[15]，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注 释】

[1] 适：节制，合适，适中，合分寸。

[2] 本：指农业，本业。

[3] 情：情欲，欲求。等：均等，一致。

[4] 意：意志，愿望。

[5] 两：两相匹配适合。

[6] 立身于中，养有节：立身行事取适中，物质享受有节制。

[7] 游虞足以发欢欣：游乐足以发欢欣。游虞：游乐。

[8] 道记：标记。

[9] 耳目穀：耳聪目明。穀：美善。《尔雅·释诂》“穀，善也。”唐尹知章注：“穀，善也。谓聪明不亏。”

[10] 绝理：背离常理。自恐：自惧。唐尹知章注：“观绝理者致祸，故恐。”

[11] 隐：考度，省察。唐尹知章注：“隐，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当效之也。”

[12] 道：从，由。唐尹知章注：“道，从也。”

[13] 倍道兼行：速行，兼程而行，一日行两日路。唐尹知章注：“疾至则得利，故速行而不倦也。”

[14] 夙夜：昼夜。

[15] 执：掌握。

【译 文】

圣人行事有原则：能节宫室适车舆，充实国库之收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适衣服去玩好，尊奉农业事根本，而用必赡身必安。无益之事不能做，无补之费不花费，通币行礼事外交，盟国必多交必亲。众人行事营于物，苦其力而劳其心，困顿不堪用不足，大者可以失其国，小者可以危其身。

人之常情有规律：得其所欲则快乐，逢其所恶则忧虑，这是贵贱所同有。近者不能不追求，远离不能不遗忘，人情莫不是如此。人的好恶有不同，各行所欲安危异，贤与不肖能立见。物有多寡情不等，事有成败意不同，行有进退力不应。

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骸骨，衣衾足以朽血肉，坟墓足以树标记。无补之功不必作，无益之事不必为，意气安定不迷惑。意气感情不迷惑，耳聪目明衣食足。耳聪目明衣食足，侵掠争夺不萌生，怨恨愤怒不郁积，上下相亲和谐生，兵刃不用享安宁。身体合适行得宜，俭约恭敬礼义隆，其唯无福祸不来。骄傲侈泰绝事理，其唯无祸福不至。上观绝理以自恐，下观不及以自度。荣誉不会凭空出，忧患不会无故生，幸福不会选人家，灾祸不会自找人，说的就是这意思。能以见闻勤察省，则事必明认得清。

治乱根源从上始。善治国者能利害，御之以害牵以利。假如做到能利害，财富增加过错少。人之常情都如此，见利没有不追求，见害没有不躲

避。试看商人做买卖，一天要赶两天路，夜以继日不停歇，千里迢迢不嫌远，就是因为利在前。试看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敢冒险，就波逆流过险滩，乘危百里不嫌远，昼夜不出走泥丸，就是因为利在水。利之所在是目标，千仞之山也敢上，深渊之下也敢进。善治执利之所在，民众逐利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来，不烦不扰民自富。就像鸟儿之覆卵，无形无声自甘甜，唯见其成自圆满。

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1]，得人之心而为纪[2]，法令为维纲[3]，吏为网罟[4]，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5]，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铣耨以当剑戟[6]，披蓑以当铠襦[7]，菹笠以当盾橹[8]，故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攻战巧矣[9]。

当春三月，樵室燃灶[10]，钻燧易火[11]，抒井易水[12]，所以去兹毒也[13]。举春祭，赛疫祷[14]，以鱼为牲，以藻为酒[15]，相召，所以属亲戚也。毋杀畜生，毋拊卵[16]，毋伐木，毋夭英[17]，毋拊竿[18]，所以息百长也。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19]，与无赋[20]，所以劝弱民。发五政，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21]。

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悌，复贤力[22]，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贼。冬收五藏，聚万物，所以纳作民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财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

【注 释】

[1] 经：织物经线，借指得天时是治国之经（关键）。

[2] 纪：丝的头绪，开端，要领，关键，纲领，纲纪，法则，准则，

借指得人心是治国之经（关键）。《说文》：“纪，别丝也。”段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统与纪义互相足也。”“纪者，丝缕之数有纪也。此纪之本义也，引申之为凡经理之称。”“以罔罟喻为政，张之为纲，理之为纪。”“《史记》每帝为本纪，谓本其事而分别纪之也。”

［3］维纲：网罟的总纲绳，比喻法令是治国总纲。

［4］网罟：捕鱼鸟兽的工具，比喻官吏是治国网络。

［5］文武：军队的鼓和金。鼓是文：击鼓向前。金是武：鸣金收兵。借指赏赐是文：诱导，鼓励。诛罚是武：制止，阻止。

［6］推引铣耨以当剑戟：挥动大锄当剑戟，比喻义。铣耨：锄类工具，大锄和小锄。

［7］披蓑以当铠襦：身披蓑衣当铠甲。铠襦：铠甲和甲内衬衣。《说文》：“铠，甲也。”“襦，短衣也。”

［8］菹笠以当盾橹：头顶斗笠当盾牌。橹：大盾。

［9］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攻战巧：寓兵于农。平时当农民，战时是战士。耕器当战器，农业技巧转化为攻战技巧。

［10］樵室燃灶：点燃木柴灶火，熏烤房间。原作“萩室爇造”。“萩”通“樵”，“爇”即“燃”，“造”即“灶”。

［11］钻燧易火：钻燧取火，四季不同，改用不同木材。易：改易。

［12］抒井易水：淘井换水。抒井：淘井。

［13］兹毒：长毒，生毒。兹：通“滋”，滋生，繁殖。《说文》：“滋，益也。”

［14］赛：祭祀酬神。疚：疾病。

［15］以蘖为酒：把酒曲做成酒。蘖：酒曲。

［16］拊卵：击剥禽卵。唐尹知章注：“拊，谓击剥之也。”

［17］夭英：采摘初生花朵。夭：夭折。英：花朵。

［18］拊竿：折损竹笋芽。唐尹知章注：“竿，笋之初生也。”

［19］贷无种：贷放种子给无种子农户。

［20］与无赋：救助无力纳税者。

［21］建时功施生谷：不误农事建农功，施力为了五谷生。时功：农时之功。唐尹知章注：“谓及时立农功，施力为生谷。”

［22］复：免除徭役。

【译 文】

治理国家有根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是治国总纲，官吏是治国网络，居民什伍当军阵，赏赐诛罚当文武，缮修农具当军械，耕农操作当攻战，推引铣耨当剑戟，身披蓑衣当铠甲，头顶斗笠当盾牌，耕器完备战器具，农事精习攻战巧。

春季三月好时节，点燃灶火熏房间，钻燧取火换木料，淘井换水喝清水，目的为了去毒气。森林神庙举春祭，祈祷不生怪疾病，鲜鱼做成祭祀品，酒曲酿成好米酒，相召亲朋来聚餐，邻里乡亲增感情。不要屠杀众畜生，不打禽卵害鸟生，不要砍伐众树木，不要采摘众花朵，不要损伤竹笋芽，为的保养万物长。鳏寡孤独要救济，贷放种子给穷户，救助无力纳税者，为的劝勉弱势民。颁发政令理秩序，赦免轻罪劝改正，放出拘押穷苦民，调解纠纷解仇雠，不误农事建农功，施力为了五谷生。

夏季奖赏有德行，加官晋爵人升等，礼敬孝悌卓越人，免除徭役励耕农，为的劝功积极性。秋行五刑诛大罪，禁淫邪而止盗贼。冬收五藏聚万物，为的收纳民赋税。四时事备民功倍。春天讲仁夏讲忠，秋日急迫冬闭藏，顺天之时约地宜，忠人之和人欢畅，风雨时来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壮，国富兵强增实力，民众积财令能行，内无烦扰政安顺，外无强敌患不生。

夫动静顺然后和也[1]，不失其时然后富[2]，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国不虚富，民不虚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故国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乱。民多私利者，其国贫。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3]。赏罚莫若诚必[4]，使民信之。

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5]。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6]，民心可系于主[7]。

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8]，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9]，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10]，糠秕六畜当十石[11]，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12]，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夫锻钧者[13]，所以定多寡也。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户籍田结者[14]，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15]。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16]。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征伐者霸。而谋攻者五[17]，一曰视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内必衰也[18]。臣不用，其国可危。二曰视其阴所憎[19]，厚其货赂，得情可深，身内情外，其国可知。三曰听其淫乐，以旷其心[20]。遗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内。遗以谄臣文马，以蔽其外。外内蔽塞，可以成败。四曰必深亲之，如与之同生[21]。阴纳辩士[22]，使图其计。纳勇士，使高其气。纳人他国，使背其约，绝其使，拂其意，是必互斗。两国相敌，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谋，谨其忠臣，睽其所使[23]，令内不信，使有离意。离意不能合，必内自贼。忠臣已死，故政可夺。此五者，谋攻之道也。

【注 释】

[1] 动静顺然后和：举措得当国事和。动静顺：举措得当。动：行动。静：平静。和：协调。

[2] 时：农时。

[3] 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施德必须博而厚，使民以死来报效。博厚：广博深厚。

[4] 赏罚莫若诚必：赏罚必须诚而必。诚：真实。必：坚决，坚定。

[5] 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什”和“伍”都是居民基层组织。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什”有什长，“伍”有伍长，都是辅助管理居民的下级长官。

[6] 主政可往于民：君主政令行于民。往：去，到，通行于。

[7] 民心可系于主：民众心思系于君。系：牵系，联系。

[8] 富民有要：富裕人民有要领。要：要领。

[9] 岁兼美恶：考虑年景有美恶，好坏年景平均算。岁：年景，收成。

[10] 果蓏素食当十石：瓜果蔬菜当十石。蓏 luǒ：草本植物的果实。木实曰果，草实曰蓏。有核曰果，无核曰蓏。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果：桃李属。蓏：瓜瓠属。在草曰蓏。故“蓏”字从草。

[11] 秕：不饱满谷粒，瘪谷。

[12] 旁入奇利：额外收入其他利。

[13] 锲 zhuì：计数筹码。钧：古称圆规。《汉书·扬雄传》“带钩矩而佩衡兮”注：“钩，规也。”

[14] 田结：土地文书，土地登记簿册。

[15] 不訾：不齐，差别。

[16] 田备：田地充足。

[17] 谋攻者五：谋划攻敌有五事。

[18] 内必衰：亲近君王必衰减。内：亲近。

[19] 阴：暗中。

[20] 旷其心：荒旷其心灭其志。

[21] 如与之同生：亲密程度如兄弟。

[22] 阴纳辩士：暗招辩士入敌国。

[23] 睽其所使：挑拨离间其下属。睽：背离，挑拨。

【译 文】

举措得当国事和，不误农时然后富，严守法度然后治。国家不能凭空富，民众不能凭空治。治理才能得昌盛，动乱导致国灭亡，自古至今都如此。国多私勇其兵弱，吏多私智其法乱，民多私利其国贫。施德必须博而厚，使民以死来报效。赏罚必须诚而必，使民信之无疑义。

善治民者非城郭，依靠什伍来管理。伍中没有伍外人，里中没有里外户，本里没有里外家。逃亡者无处隐藏，迁徙者无处容身。不用强求被约束，不用召唤人自来。民众没有流亡意，官吏没有追逃忧。君主政令行于

民，民众心思系于君。

以法制民有譬喻：就像黏土制陶器，就像矿料来冶金。审察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有原因。民众趋利有比喻：犹如烈火就干燥，犹如水流高就低。民之所生在衣食，食之所生在水土。富裕人民有要领，人民吃饭有规律，三十亩地可足岁。好坏年景平均算，每亩获取一石粮，三十亩地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每人当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搞副业，未在其中有余钱，国有余藏民有食。锾钧用来定多寡，权衡用来视重轻，户籍田册知贫富。第一大事知其田，其田乃能知其人，田备然后可足民。

凡是据有天下者，靠人心取成帝业，靠事业取成王业，靠征战取成霸业。谋划攻敌有五事：第一查明其所爱，设法削减其权力，一人两心离其志，君主亲近必衰退。大臣不为君效力，其国可危以日计。第二查明其所憎，厚其货赂以收买，得知敌情可深刻，身居国内情通外，其国可知无隐匿。第三放纵其淫乐，荒旷其心灭其志。赠以竽瑟和美人，以塞其内迷其心。赠以谄臣和文马，以蔽其外塞其志。外内蔽塞定成败。第四明处表深亲，亲密程度如兄弟。暗招辩士入敌国，使图其计安内应。纳送勇士高其气。又派人到别国去，唆使别国背其约，断交反目拂其意，是必互斗战端起，两国相敌承其弊。第五深察其谋划，敬其忠臣离其使，令其不信有离意。分离之意不能合，必内相贼自残杀，忠臣已死政可夺。深谙以上这五点，谋攻之道知其然。

【解 读】

本篇要害在于强调治国者，必须从我做起，先己后人，先内后外。篇中说：“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修养的关键，是“立身于中，养有节”，即立身于中庸之道，适中适宜讲分寸，物质享受有节制，不搞贪腐不过分。篇中说：“故善者御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夙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把物质利益作为社会发展的最初动因，这是科学史观的萌芽。

42. 入国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谓始有国，入而行化。""入国"二字是题名，社会福利是内容。进入国内四处巡，五行九惠教化令。

入国四巡[1]，五行九惠之教[2]。一曰老老[3]，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4]，七曰通穷，八曰赈困[5]，九曰接绝。

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6]。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7]。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供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8]。此之谓老老。

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9]，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10]，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

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民死[11]，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12]。养

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瘠瘦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

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13]，不能自生者[14]，上收而养之疾馆[15]，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

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16]。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17]。此之谓合独。

所谓问病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民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18]。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19]，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

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通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

所谓赈困者，凡国、都皆有掌困。岁凶，佣人訾厉[20]，多死丧，弛刑罚，赦有罪，散仓粟以食之。此之谓赈困。

所谓接绝者，凡国、都皆有掌绝，士民死上事，死战事，使其知识、故人，受资于上而祠之[21]。此之谓接绝也。

【注 释】

[1] 入国四巡：进入国内四处巡。巡：巡查，寻访，调查。

[2] 五行九惠之教：五次重申九惠教。九惠之教：九种德惠之教。惠：德惠，恩惠，施惠，实惠，社会福利。

[3] 老老：敬老，养老。

[4] 问病：慰问病人。

[5] 赈困：赈济穷困。

[6] 掌老：掌管敬老事务之官。唐尹知章注：“谓置掌老之官。”

[7] 馈肉：政府馈赠的肉。唐尹知章注：“谓官馈之肉。”

[8] 求所嗜：唐尹知章注：“问老者何所欲，求访其所以嗜欲，而供也。”

[9] 妇征：向妇女征收布帛。

[10] 葆：保姆。

[11] 士民：百姓。

[12] 知识：熟人，老相识。故人：故旧，旧友，老友。

[13] 偏枯：半身不遂。握递：两手握而不伸。

[14] 自生：自理生活。

[15] 疾馆：政府设置收养残疾者之所。

[16] 掌媒：掌媒官，为鳏寡人做媒。

[17] 事：为国做事。唐尹知章注：“事谓供国之职役也。”

[18] 掌病以上令问之：掌病之官以君主的旨意慰问。上令：君主旨意。

[19] 行：巡行。

[20] 眚厉：疾病。唐尹知章注：“眚，疾也。厉，病也。”

[21] 祠：祭祀。

【译 文】

进入国内四处巡，五次重申九惠教。第一德惠叫老老，第二德惠叫慈幼，第三德惠叫恤孤，第四德惠叫养疾，第五德惠叫合独，第六德惠叫问病，第七德惠叫通穷，第八德惠叫赈困，第九德惠叫接绝。

试问老老是何意？国家都城有掌老。七十以上老年人，一子无征无劳役，三个月份给馈肉。八十以上老年人，二子无征无劳役，每个月份给馈肉。九十以上老年人，尽家无征无劳役，每日供给有酒肉。死了上级供棺椁。还要劝勉其子弟：精于膳食问所欲，求其所嗜任其好。这个就叫作老老。

试问慈幼是何意？国家都城有掌幼。士民有子子女小，子有幼弱不胜养，使其父母有拖累，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尽家没有征，五幼又给予保姆，政府授予二人食，能够独立而后止。这个就叫作慈幼。

试问恤孤是何意？国家都城有掌孤。士民百姓不幸死，子女孤幼无人养，不能自己养自己，托付熟人和同乡。养一孤一子无征，养二孤二子无

征，养三孤全家无征。掌孤之官勤询问，必知食饮饥寒身，身体瘠瘦哀怜之。这个就叫作恤孤。

试问养疾是何意？国家都城有养疾。聋盲喑哑瘸腿者，半身不遂手足病，生活不能自理者，上收而养之疾馆，衣服食品都供给，直到寿终而后止。这个就叫作养疾。

试问合独是何意？国家都城有掌媒。丈夫无妻就叫鳏，妇人无夫就叫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供国事。这个就叫作合独。

试问问病是何意？国家都城有掌病。士民百姓有疾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问，七十以上三日问，众庶百姓五日问。疾甚立即告上级，掌病亲身去慰问。掌病巡行于国中，询问疾病为专事。这个就叫作问病。

试问通穷是何意？国家都城有通穷。穷困夫妇无居处，宾客穷困绝粮食，乡党报告有奖赏，不报告者有惩罚。这个就叫作通穷。

试问赈困是何意？国家都城有掌困。假如人们遇凶岁，为人佣工多病丧，弛刑罚而赦有罪，散发仓粟以食之。这个就叫作赈困。

试问接绝是何意？国家都城有掌绝，士民百姓死上事，士民百姓死战事，使其知识故旧人，受资于上而祭祀。这个就叫作接绝。

【解 读】

本篇是当时政府关心社会福利的清单和社会建设的纲要，体现人文精神和人道关怀，对当今社会福利和社会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

43. 桓公问

【题 解】

题名“桓公问”，用桓、管问答形式，论述君王纳谏的制度和原则。

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1]，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2]？”对曰：“勿创勿作[3]，时至而随[4]。毋以私好恶害公正[5]，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6]，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7]，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8]，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9]，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10]，以观人诽也[11]。武王有灵台之复[12]，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13]。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纳于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而不忘焉。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14]。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注 释】

[1] 念：想要。

[2] 道：道理，道术，方法，办法。

[3] 勿创勿作：不刻意创造变革。

[4] 时至而随：时机到来随而行。

[5] 毋以私好恶害公正：不以私好害公正。

[6] 明台：传说黄帝听政之所，泛指古代帝王议政处。《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尧）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

[7] 衢室：筑室于街以听民言，泛指帝王议政处。

[8] 舜有告善之旌：舜有号召进谏的旌旗。告善：臣民进谏。

[9] 谏鼓：设于朝廷以供进谏者敲击之鼓。

[10] 总街：街道中央，听询民意场所。

[11] 诽：批评，非难，非议。

[12] 灵台：武王征询议政地。复：告白，回复，汇报。

[13] 啧室之议：众人聚议处。

[14] 东郭牙：齐国名臣。《小匡》载管仲说：“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跟此篇意合。

【译 文】

齐桓公问管仲说：“吾想有国而勿失，常得天下而不亡，为之有道是什么?”管仲回答说：“不刻意创造变革，时机到来随而行。不以私好害公正，调查民众之所恶，以便自身为鉴戒。黄帝立有明台议，由上观于贤者议。尧行衢室询问制，从下听取人民议。舜有号召进谏旗，君主不会受蒙蔽。禹立谏鼓于朝堂，准备人民击鼓谏。汤有总街大厅堂，可以搜集人非议。武王灵台报告制，贤人志士得进用。明王有国而勿失，常得天下而不亡。”桓公说：“吾欲仿效而为之，起个什么名称好?”管仲回答说：“名称叫啧室之议。法度简明而易行，刑罚审慎无人犯，政事简约而易从，索求寡而易满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可效法，广泛纳于啧室议。有司执事办事者，都以其事奉其职，不许遗忘有疏失。啧室之事大事情，请派东郭牙主管。此人能以正经事，争于君前讲原则。”桓公说：“好!”

【解 读】

篇中说："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纳于啧室之议。"古代圣明君王尚能有诚恳接受人民批评建议，以戒自身，改正缺点的理性明智之举，如今人民领导人更需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品德，以融洽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编　军事哲学

44. 兵法

【题 解】

题名“兵法”，通篇讲解用兵方法，重视权衡战争整体的利弊得失，探索战略决胜之道。

明一者皇[1]，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2]。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

《大度》之书曰[3]，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4]。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较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5]。因其民，则号制有法也。教器备利，则有制也[6]。法度审，则有守也。计数得，则有明也。治众有数，胜敌有理。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定宗庙，遂男女，官四

分[7]，则可以定威德，制法仪，出号令，然后可以一众治民。

兵无主，则不早知敌。野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8]，则下怨上。器械不巧，朝无政[9]，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故曰，早知敌，则独行[10]。有蓄积，则久而不匮[11]。器械巧，则伐而不拂[12]。赏罚明，则勇士劝也。

三官不谬，五教不乱，九章著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故能致远以术，总强以制[13]。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制兵也，所以偃兵也[14]。此之谓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耳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乌章则行陂[15]。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橐章则载食而驾[16]。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者，道也。卒乎无穷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也。故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伪诈不敢向。两者备施，则动静有功。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绝地不守[17]，恃固不支[18]，中处而无敌[19]，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无方，聚之不可计。教器备利，进退若雷电，而无所疑溃[20]。一气专定，则傍通而不疑。厉士利械，则涉难而不匮。进无所疑，退无所溃，敌乃为用。凌山坑，不待钩梯。历水谷，

不须舟楫。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实不独入，故莫之能止。实不独见，故莫之能敛[21]。无名之至尽，尽而不意，故丕能拟神[22]。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23]，谐辑以悉[24]，莫之能伤。定一至[25]，行二要[26]，总三权[27]，施四机[28]，发五教[29]，设六行[30]，论七数[31]，守八应[32]，审九章[33]，章十号。故能全胜大胜。

无守也[34]，故能守胜。数战则士疲，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疲民，则国安得无危？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35]。破大胜强，一之至也。乱之不以变，乘之不以诡，胜之不以诈，一之实也。近则用实，远则施号。力不可量，强不可度，气不可极，德不可测[36]，一之原也。众若时雨[37]，寡若飘风[38]，一之终也。

制敌，器之至也。用敌，教之尽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制敌。不能尽教者，不能用敌。不能用敌者穷，不能致器者困。速用兵[39]，则可以必胜。出入异途，则伤其敌。深入危之，则士自修[40]。士自修，则同心同力。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41]，若搏影[42]。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名之。

【注 释】

[1] 一：万物终极本原。《老子》第39章："万物得一以生。"

[2] 权：本义秤锤，秤，引申称量，衡量，权衡，权变，灵活，权术，谋略。

[3]《大度》：古佚书篇名。

[4] 计数：计算，筹算。

[5] 因：顺应。

[6] 制：节制，控制。

[7] 官四分：指士农工商四种职事分业尽责。官：官能，职事，职业。

[8] 常：常规，常法。

[9] 政：政令。

[10] 独行：独立行动，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

[11] 匮：匮乏，缺乏。

[12] 拂：违背，不顺，违逆，矛盾，抵触，挫折，困窘。

[13] 总强以制：以制度总领强国。

[14] 偃：停止，停息。

[15] 乌章：黑色徽章。

[16] 橐 gāo：古代车载盛物袋，收藏盔甲弓矢的器具，泛指袋。

[17] 绝地：极险恶无出路之地。

[18] 恃固不支：仰仗险固不能支持。

[19] 中处：处于可否之中，而能保持主动。

[20] 疑：停止，止息，滞留，停滞。溃：溃散。

[21] 敛：收敛，约束。

[22] 丕：大。拟神：比拟神灵。

[23] 辑：和睦。

[24] 悉：全，尽。

[25] 一至：见下文：“破大胜强，一之至也。”

[26] 二要：见上文：“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27] 三权：指上文“三官”（鼓、金、旗）之权。

[28] 四机：四种军事机要，敌情、敌将、敌政、敌士。

[29] 五教：指上文五种教育（教目耳足手心）。

[30] 六行：指《七法》中的六种行军作战方法（风雨之行、飞鸟之举、雷电之战、水旱之功、金城之守、一体之治）。

[31] 七数：指《七法》中的“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七个范畴。

[32] 八应：指《七法》中的“聚财、论工、制器、选士、政教、服习、遍知天下和明于机数”等八种应做的事。

[33] 九章：指九种徽章（日、月、龙、虎、乌、蛇、鹊、狼、橐章）。

[34] 无：虚词，无义。

[35] 一之：一战定局。

[36] 德：心意。《诗·卫风·氓》：“二三其德。”指变了心。成语有“同心同德”。

[37] 众若时雨：增兵密集如时雨。

[38] 寡若飘风：减兵迅捷如飘风。

[39] 速用兵：兵贵神速。

[40] 自修：自我戒备。

[41] 若据虚：像盘踞在空虚无人处。

[42] 若搏影：像跟影子搏斗。

【译 文】

探明万物终极本原者，成皇业。察知治道者，成帝业。通达德政者，成王业。谋略得当，决战取胜者，成霸业。所以兵战虽非最高道德的典范，然而可以辅助王业，成就霸业。现今用兵者不然，都是不知兵权之辈。所以举兵之日国内穷，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国败。这四点是用兵的祸患。四祸俱在，国无不危。

《大度》书说，举兵之日国内不穷，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怎么做到这四点？举兵之日国内不穷，是因为筹算得当。战而必胜，是因为法度严明。胜而不死，是因为教练有素，器械锐利，而敌人不敢较量。得地而国不败，是因为顺应其民众。顺应其民众，则号令制度有法可依。教练有素，器械锐利，则有控制能力。法度严明，则有所遵循。筹算得当，则有先见之明。治理兵众有术数，战胜敌国有道理。审察术数而知道理，审知器械而识胜理，明察道理而必胜敌。安定宗庙，养育儿女，士农工商四种职事分业尽责，则可以树威立德，制定仪法，发布号令，然后可以统一治理民众。

兵无主帅，则不能早知敌情。田野无官吏管理，则无粮草蓄积。官府无常法，则下级埋怨上级。器械不巧，朝廷无统一政令，赏罚不明，则民众轻视生产。所以说，早知敌情，则独立行动无人敌。有蓄积，则经久而不匮乏。器械巧，则攻伐顺利。赏罚分明，则勇士劝勉。

“三官”不误，“五教”整齐，“九章”彰明，则虽处极度危险之境而无害，虽处极度穷困之境而无难。所以能有术以行远，有能力以总控众强。“三官”是什么？第一是鼓，鼓是为了鼓动作战，为了发起，为了进

攻。第二是金，金是为了坐等，为了退兵，为了免战。第三是旗，旗是为了树立兵阵，为了节制兵卒，为了停战息兵。这叫作“三官”。有这“三官”之令，则兵法得用。“五教”是什么？第一是教练战士用眼，看清各种形色旗帜。第二是教练战士用耳，听清各种号令的声音。第三是教练战士用足，赶上进退的脚步。第四是教练战士用手，把握长短不等的利器。第五是教练战士用心，认知赏罚的诚信。“五教”全都熟习，而士卒逞勇拼搏。“九章”是什么？第一是举日章，则白日行军。第二是举月章，则夜里行军。第三是举龙章，则水里行军。第四是举虎章，则林木行军。第五是举乌章，则丘陵行军。第六是举蛇章，则草泽行军。第七是举鹊章，则陆路行军。第八是举狼章，则山间行军。第九是举袋章，则载食驾车。“九章”既定，则行止有序。

运用三官、五教和九章，开始没有起点，结束没有终点。开始没有起点，是道。结束没有终点，是德。道不能量，德不能数。所以不能量，则众强不能图谋算计我。不能数，则诈伪不敢来犯。两者兼施，则动止有效。走人不知的路，发兵出其不意。走人不知的路，所以不能抵御。发兵出其不意，所以不能应付。所以全胜而无害。根据权变而教练，按照利益而行动。教练和行动不拘常规。两者兼施，动乃有效。

器械制成，教练实施，追逐逃兵遁卒，犹如飘风凌厉，击刺冲杀，犹如雷电猛烈。绝地不能守，险固不能支，保持主动而无敌，令行不滞留。器械制成，教练实施，分散无定位，聚兵不能测。教练有素，器械锐利，进退如雷电，而没有停滞和溃散。精神专一，四出无阻。强兵利器，则遇危而不乱。进兵无阻碍，退兵不溃乱，敌乃为我所用。过山谷不用钩梯，经水沟不用船只。绝地开出人行路，依险固守可攻陷，独出独入不能阻。攻陷敌阵莫能止，大队兵马无敛束。没有名言能说尽，说尽反而非原意，所以说，伟大堪能比神灵。

积蓄治道，则民众和睦。培育仁德，则民众合作。和睦合作则能协调，协调则能一致，协调一致全做到，没人能伤。定于“一至”，实行“两要”，总揽“三权”，实施“四机”，发动“五教”，设立“六行”，讲论“七数”，坚守“八应”，慎用“九章”，彰明“十号”。所以能全胜大胜。

要固守，所以能以守取胜。频繁战斗则士疲，多次得胜则君骄，假如骄君使疲民，国家怎能不危险？所以至善选择是不战，其次一战而定局。击破大国胜强敌，一战定局成典范。乱敌不用多权变，乘敌不用诡计算，胜敌不用邪诈谋，一战定局靠实战。近则实战远施号，力不可量有余地，

强不可度有蔽掩，气不可极有基底，意不可测有权变，一战定局有根源。增兵密集如时雨，减兵迅捷如飘风，一战定局有终点。

制敌是器备精良的结果。使敌为我用，是教练有素的结果。不能发挥器备的效能，不能制敌。不能发挥教练的效果，不能使敌为我用。不能使敌为我用，将穷于应对。不能发挥器备的效能，将陷于困境。用兵神速可必胜，出入异途则伤敌。深入敌境致其危，则士自修有警惕。则士自修有警惕，同心同力共对敌。善用兵者致敌虚，敌在空虚没主意，捕风捉影像搏虚。无设无形善隐蔽，无不成功有谋虑。无形无为无形迹，无不可化有神力。此之谓道妙无比。若亡而存有实力，若后而先善择机。神威实存难形容，无以名状有深意。

【解 读】

本篇是杰出的军事学论文，涉及战略、战术、器备、训练，以及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机动性等精妙绝伦的军事哲学概括，升华提高，语言简练，生动有趣，富于哲理诗意。如文末归结说："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影。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名之。"对用兵之道的描述和战争规律的概括，活学活用老庄道家哲学的精华，渗透对战争规律的深刻理解。

45. 地图

【题 解】

“地图”是篇首的重要关键词，所以用为篇名。首句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凡军队主帅，必须首先详知军事地图，强调军事地图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凡兵主者[1]，必先审知地图。环辕之险[2]，滥车之水[3]，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4]，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5]，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6]，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7]。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人之众寡，士之精粗[8]，器之功苦[9]，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10]。知形不如知能[11]，知能不如知意[12]。故主兵必三具者也[13]，主明、相智、将能之谓三具。故将出令发士，期有日数矣。宿定所征伐之国[14]，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议成败，人主之任也[15]。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懈怠

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16]。缮器械，选练士[17]，为教服[18]，连什伍[19]，遍知天下，审御机数[20]，此兵主之事也[21]。

【注 释】

[1] 兵主：军中主帅。

[2] 环辕之险：险要道路，形如车辕而环曲。唐尹知章注："谓路形若辕，而又环曲。缑氏东南有环辕道是也。"

[3] 滥车：翻车。滥：泛滥。大水漫溢，使车翻覆。唐尹知章注："其水深渺能泛车。"

[4] 陵陆：山陵陆地。丘阜：丘陵。丘：小山。阜：土山。

[5] 苴草：枯草青草。

[6] 困殖：荒瘠地和可耕地。唐尹知章注："困谓其地硗埆，不可种艺。殖谓壤田可播殖者也。"

[7] 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国境线参差不齐，犬牙交错者了然于胸。唐尹知章注："藏，谓苞蕴在心。"

[8] 士之精粗：士兵素质优劣。

[9] 器之功苦：器备质量优劣。

[10] 知形：知道军事形势。唐尹知章注："形，谓兵之形。"

[11] 知能：知道发挥所能。运用宰相行政权力，调动全国人力物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为打赢战争服务。

[12] 知意：知道军事意图。

[13] 三具："主明、相智、将能"（君主圣明、宰相智慧、将帅有能）三者具备。

[14] 宿：事前，预先。唐尹知章注："宿，犹先也。"

[15] 人主之任：君主的任务。

[16] 相室之任：宰相的任务。

[17] 选练士：选拔经过训练的士卒。

[18] 为教服：实行教育演练。唐尹知章注："设教令，使士服习。"

[19] 连什伍：编连军队基层组织。唐尹知章注："使其什伍各相钩

连，有所统属。”

[20] 审御机数：准确把握战机，灵活运用战术。

[21] 兵主之事：军队将帅的任务。

【译 文】

凡军中主帅，必首先详知地图。盘旋险路，覆车大水，名山通谷，大川大河，山地陆地和丘陵所在，枯草青草，林木蒲苇茂密之处，道里远近，城郭大小，名城废邑，贫瘠地，可耕地，必须全面认知。地形出入交错，必须了然于胸。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先后得宜，不失地利，这都是熟知军事地图的常规。

人数多少，士兵素质，武器优劣，全面认知，这是“知形”（知道军事形势）。“知形”不如“知能”（知道发挥所能），知能不如“知意”（知道军事意图）。所以统兵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君主圣明、宰相智慧、将帅有能，叫作三个条件具备。所以将发出命令，派发士兵，都限定日期。锁定所伐之国，使群臣、大官、父兄、便辟左右都不能妄议成败，这是君主的任务。论功劳，行赏罚，不敢有私心，埋没贤才，动用财货，供给军需，使百吏严肃，不敢怠惰行邪，期待完成君令，是宰相的任务。修缮器械，选拔战士，实行教练，编制什伍，普遍认知天下大势，准确把握战机，灵活运用战术，这是将帅的任务。

【解 读】

本篇分两段，第一段从局部战术上，论述军队主帅详知地图的重要意义。第二段从整体战略上，论述军事学“三具”原则：“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三具者也，主明、相智、将能之谓三具。”“三具”原则的范畴次序如下。1. “主明”、“知意”：君主圣明，知道军事意图。具体任务：“出令发士，期有日数矣。宿定所征伐之国，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议成败。”发出命令，派发士兵，限定时间，锁定战争对象，整肃内外关系。2. “相智”、“知能”：宰相智慧，知道发挥所能。具体任务：“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懈怠行邪，以待君之令。”论功行赏，供应军需，整饬百官，以待君令。3. “将能”、“知形”：将帅有能，知道军事形势。“知形”定义：“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

者也。”全面认知人口众寡，士兵素质和武器优劣的形势。具体任务：“缮器械，选练士，为教服，连什伍，遍知天下，审御机数。”修缮军械，选择精兵，实行军训，整肃军制，遍知天下大局，准确把握战机，灵活运用战术。对《管子》军事学“三具”原则，进行现代科学研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汲取合理因素，有助于当今军事学战略学研究。

46. 参患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太强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参详强弱之中，自致于无患也。"本篇首句："凡人主者，猛毅则伐，懦弱则杀。"凡为人君，猛毅为人所伐，懦弱被人所杀。"太强"（猛毅）被人伐，"太弱"（懦弱）被人杀，两者都"有患"，必须参酌比较于"强弱之中"，酌取中道，则能自免于患。议论渗透辩证法合理思想，避免片面性谬误。

凡人主者，猛毅则伐[1]，懦弱则杀[2]。猛毅者何也？轻诛杀人之谓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诛杀人之谓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轻诛者杀不辜，而重诛者失有罪。故上杀不辜，则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则行邪者不变。道正者不安，则才能之人去亡[3]。行邪者不变，则群臣朋党[4]。才能之人去亡，则宜有外难。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杀也。

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僻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

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若夫世主则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诛暴，则地必亏矣。内不以刑，而欲禁邪，则国必乱矣。

故凡用兵之计[5]，三警当一至[6]，三至当一军[7]，三军当一战[8]。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9]。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今交刃接兵而后利之[10]，则战之自败者也。攻城围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11]，则攻之自拔者也。是以圣人小征而大匡[12]，不失天时，不空地利，用日维梦[13]，其数不出于计。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境。计未定而兵出于境，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

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倮者同实[14]。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者同实。将徒人，与残者同实。短兵待远矢，与坐而待死者同实。故凡兵有大论[15]，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故曰，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故一器盛[16]，往夫具[17]，而天下无战心。二器成，惊夫具[18]，而天下无守城。三器成，游夫具[19]，而天下无聚众。所谓无战心者，知战必不胜，故曰无战心。所谓无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无守城。所谓无聚众者，知众必散，故曰无聚众。

【注 释】

[1] 猛毅则伐：猛毅被人伐。其推论是：猛毅者轻诛杀人，杀不辜，道正者不安，才能之人逃亡，有外难，故被人伐。

[2] 懦弱则杀：懦弱被人杀。其推论是：懦弱者姑息杀人，失有罪，行邪者不变，群臣朋党，有内乱，故被人杀。

[3] 去亡：逃亡。

[4] 朋党：结党营私。

[5] 用兵之计：用兵计划。

[6] 三警当一至：三次警戒相当于一次出征。警：警戒，戒备，戒严。

[7] 三至当一军：三次出征相当于一次围困。

[8] 三军当一战：三次围困相当于一次交战。

[9] 十年之蓄积殚：十年蓄积被用尽。

[10] 交刃接兵而后利之：等到交接兵刃，才来加强国防。

[11] 析骸而爨：析断骸骨当柴烧。爨：烧火做饭。

[12] 匡：畏惧，警惕。

[13] 用日维梦：白天打仗，头天夜里计划好。

[14] 俴 jiàn：单衣无铠甲。

[15] 论：评定，考评。

[16] 一器盛：一种器备达到最高水平。盛：顶点，极点。

[17] 往夫：敢于出征的武夫。唐尹知章注："敢往之夫。"

[18] 惊夫：使敌人惊惧的武夫。唐尹知章注："惊敌之夫。"

[19] 游夫：游说善辩的说客。唐尹知章注："游务之夫。"

【译 文】

君主猛毅被人伐，君主懦弱被人杀。试问猛毅是何意？轻易杀人叫猛毅。试问懦弱是何意？姑息杀人叫懦弱。猛毅懦弱各有失。轻易杀人杀无罪，姑息杀人漏真凶。杀无罪君子不安，漏真凶奸邪不改。正人君子不安心，才能之人必逃亡。奸邪之人不改正，结党营私必出现。才能之人必逃亡，导致国家遭外患。结党营私必出现，导致国家遭内乱。君主猛毅被人伐，君主懦弱被人杀。

君主尊卑系于兵，国家安危系于兵。诛讨暴国必用兵，禁绝僻民必用刑。兵者对外以诛暴，兵者对内以禁邪。兵者尊主安国经，不可废弃就是兵。现时君主则不然，对外诛暴不用兵，土地必失国必空。对内禁邪不用刑，国家必乱奸邪生。

用兵之计有效应：三次警备当一征，三次出征当一围，三次围困当一战。一年军费十年蓄，一战军费累代功。交接兵刃才备战，战之自败不用攻。等到攻城围邑时，才知守方之顽强，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苦支

撑，只好不攻就退兵。圣人小征大警惕，把握天时和地利，准备白天去作战，头天夜里计划好，办法不出原计划。计划必须先定好，然后兴兵出于境。如果计划未先定，仓促兴兵出于境，战之必然自败退，攻之必然自毁兵。

得众而不得其心，跟独行者一个样。兵器不齐不锋利，跟没兵器一个样。铠甲不坚不严密，跟穿单衣一个样。弓弩发射不及远，跟短兵相接一样。弓弩发射不能中，跟没有箭一个样。射中敌人不能入，跟没箭头一个样。未经训练去作战，跟自相残杀一样。手持短兵对远矢，跟坐而待毙一样。所以用兵有考论：第一先论兵器备，第二考论其兵士，第三考论其将帅，第四考论其君主。器备滥恶不锐利，等于把兵送给人。士兵滥恶不可用，等于将帅送给人。将帅不知用兵众，等于君主送给人。君主不精于军事，等于把国送给人。一种武器属顶尖，敢往武夫无所惧，吓得天下没战心。两种武器属顶尖，惊敌武夫无所惧，惊动天下无守城。三种武器属顶尖，游士善辩无所惧，辩得天下无聚众。所谓天下没战心，因为知战必不胜，所以才说没战心。所谓天下无守城，因为知道城必拔，所以才说无守城。所谓天下无聚众，因为知道众必散，所以才说无聚众。

【解 读】

本篇是杰出的军事哲学论文，正反对照，多样参比，推论明晰，结论深刻。如说：“用日维梦，其数不出于计。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境。计未定而兵出于境，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论计划筹谋的重要性、超前性和预见性，是无数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概括，有规律性、规范性和经典性，是现代军事将帅的必读须知。

47. 制分

【题 解】

题名“制分”，意为控制天下的原理。制分的理论概念范畴，由浓缩简约“制天下有分”的语句命题而来。“制天下有分”，意为“控制天下有原理”，名词化为“控制天下的原理”。制：控制，制服，掌握，主管，管控。《说文》：“制，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清段玉裁注：“从刀未会意。‘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说‘从未’之意。‘未’下曰‘味’也。有滋味可裁断。故刀未为制。”分：原理，原则。《说文》：“分，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从“八”是分。从“刀”是以刀剖物，使之分开，一分为二，引申为分际，合适界限，分别，区别，限定，约束，管束，原则，原理。《荀子·荣辱》：“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流长矣，其蕴厚矣，其功盛遥远矣。”“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广之而可通也，虑之而可安也。”把“诗书礼乐之分”，跟“先王之道，仁义之统”相提并论，“分”跟“道”、“统”是同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可互训。说明本篇所论道理，对齐国实现梦想的霸王之业有重要意义，衬托其精言妙道，对当今世界有重要启迪。

凡兵之所以先争[1]，圣人贤士不为爱尊爵，道术智能不为爱官职，巧技勇力不为爱重禄，聪耳明目不为爱金财。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2]，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于甲子之朝而后胜也[3]，其前政多善矣。

故小征，千里遍知之。筑堵之墙，十人之聚，日五间之[4]。大征，遍知天下。日五间之，散金财用聪明也。故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兵不呼警[5]，不苟聚[6]，不妄行，不强进。呼警则敌人戒，苟聚则众不用，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坚则轫[7]，乘瑕则神[8]。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9]，而刀可以莫铁[10]，则刃游间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从。人事荒乱，以十破百。器备不行，以半击倍。故军争者不行于完城池[11]，有道者不行于无君[12]。故莫知其将至也，至而不可御。莫知其将去也，去而不可止。敌人虽众，不能止待。

治者所导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13]，然后能富。富者所导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14]，然后能强。强者所导胜也，而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胜者所导制也，而胜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后能制。是故治国有器[15]，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有理，制天下有分。

【注 释】

[1] 凡兵之所以先争：凡用兵要争取实现的先决条件。唐尹知章注：“谓欲用兵所当先而争为者。”

[2] 伯夷、叔齐：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商灭后，隐居首阳，不食周粟而死。

[3] 武王：周武王，周朝开国国君。甲子之朝：武王伐纣一战取胜

日，天文学家依据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期”，计算武王伐纣时间在前1046年1月20日早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日清晨）。

[4] 日五间之：一天侦察五次。间：间候，间谍，侦察刺探。

[5] 呼警：大声叫喊警戒。

[6] 苟聚：无事轻易聚集军队。唐尹知章注：“无事徒聚，众必不用，若周幽之伪烽也。”

[7] 攻坚则轫：攻坚则己受挫，敌更坚。轫：本义刹车木，车挡，销子，引申为刹车，牢固。唐尹知章注：“轫，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坚，则轫而难入。”

[8] 乘瑕则神：攻弱则神速取胜。瑕：瑕疵，缝隙，薄弱环节。唐尹知章注：“瑕，谓虚脆也。”“所乘既脆”，速“瓦解，故若神”。

[9] 屠牛坦：屠牛师，名坦。

[10] 莫铁：削铁。

[11] 完：坚固。

[12] 无君：国君死丧。

[13] 富之事：致富的事业，指生产。

[14] 强之数：强大的方法，办法。

[15] 器：器备，武器，军械，军备。

【译 文】

举凡用兵，先争取具备的条件是，圣人贤士不为贪图尊高的爵位，有道术智能的人不为贪图官职，有巧技勇力的人不为贪图优厚俸禄，聪耳明目不为贪图金钱财货。所以伯夷、叔齐不是饿死后才有名，因为以前行为注重修德。周武王不是在甲子那天才取胜，因为其前行政多善。

所以小征战，要遍知千里。一墙之隔，十人聚集，一天侦察五次。大征战，更需遍知天下。一天侦察五次，是散金财而用聪明。所以善用兵者，即使没有沟壑堡垒，也要有耳目侦探。兵不高呼警戒，士不草率聚集，不盲目行军，不勉强进发。高声呼警敌人戒，草率聚集众不用，盲目行军士卒困，勉强进发锐士挫。所以凡是用兵者，攻击坚强则受挫，攻击薄弱则速胜。攻击坚强瑕者坚，攻击薄弱坚者瑕。所以坚者暂时先稳住，薄弱环节先攻破。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屠刀锋利能削铁，游刃有余骨缝间。所以天道不顺，敌人穷屈不宜追。敌国人事现荒乱，以十破百如破

竹。敌人器备不锐利，以半击倍如卷席。所以军争不打坚固城，有道不打无国君。所以莫知我军将来到，来到敌人不可御。莫知我军将撤退，撤退没人能制止。敌人虽众无计施。

治理导致国家富，治理而富非必然，必知富国靠生产，生产必然使国富。富裕可使国强盛，富裕强盛非必然，必知强盛有理数，然后能强无人阻。强盛导致战可胜，强者能胜非必然，必知取胜有义理，正义必胜是正途。取胜可以制天下，胜者管控非必然，必知管控有原理，然后能制合理路。所以治国有器备，富国有事靠生产，国家强盛有理数，国家优胜有正理，控制天下有原理，本篇《制分》乃必读。

【解 读】

本篇最后一段共100余字，所用关键词共有12个，分别是：治，导，富，事，强，数，胜，理，制，分，国，器。这是实现齐国霸王梦理论的重要概念范畴。其中充满细密严谨，正反辩难的思辨分析论证，对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振兴中华的理想，颇有参考价值。前两段是实现齐国霸王梦理论的方法和手段，即文武、道义军事两手并重。本篇对兵法战术，有极其精辟经典的概括论述。如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则刃游间也。"这里共50余字的兵法箴言，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薄弱环节，各个歼灭敌人"正确战略战术的古代版本，是许多成功战例战术的总结升华，对当今正义战争的制胜之道，有极强的指导意义，是当今将帅的必读箴言和座右铭。

48. 势

【题 解】

题名“势”，指趋势，规律性。本篇是杰出的军事哲学论文，讲军事的趋势、规律性，如动武偃武伐无道，征伐时机和策略，言简意赅有诗意。

战而惧水[1]，此谓胆灭[2]。小事不从[3]，大事不吉。战而惧险[4]，此谓迷中[5]，纷其师众[6]。人既迷茫[7]，必其将亡之道。重静者比于尸[8]，重作者比于鬼[9]，重伸者比于距[10]，重屈者比于蹙[11]。夫静与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12]。知静之循[13]，居而自利。知作之从[14]，每动有功。故曰，无为者帝[15]，其此之谓矣。

逆节萌生[16]，天地未形[17]，先为之征[18]，其事乃不成，缪受其刑[19]。天因人[20]，圣人因天。天时不作勿为客[21]，人事不起勿为始[22]。慕和其众[23]，以修天地之从[24]。人先生之[25]，天地刑之，圣人成之[26]，则与天同极[27]。正静不争，动作不忒，素质不刘[28]，与地同极。未得天极，则隐于德[29]。

已得天极，则致其力。既成其功，顺守其踪[30]，人不能代[31]。

成功之道，赢缩为宝[32]。毋忘天极，究数而止[33]。事若未成，毋改其形[34]，毋失其始，静民观时[35]，待令而起[36]。故曰，循阴阳之踪，而道天地之常[37]。赢赢缩缩，因而为当。死死生生[38]，因天地之形。天地形之，圣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尽行之者有天下[39]。

故贤者诚信以仁之，慈惠以爱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40]，中静不刘[41]，裕德无求[42]，形于女色[43]。其所处者，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争，以待天下之溃作也[44]。故贤者安徐正静，柔节先定[45]，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守弱节而坚处之。故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秉时养人，先德后刑，顺于天，微度人。

善周者[46]，明不能见也[47]。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胜大周，则人无大周也[48]。大周胜大明，则人无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奋伸[49]。大明之祖，可以代天[50]。下索而不得，求之招摇之下[51]。兽厌走，而有伏网罟[52]。一偃一侧[53]，不然不得。大文三载[54]，而贵义与德。大武三载，而偃武与力[55]。

【注 释】

[1] 惧水：惧怕水险。

[2] 胆灭：灭胆，丧胆，没胆量，不勇敢。

[3] 从：顺。

[4] 惧险：惧怕险路。

[5] 迷中：内心迷惑，心中无数，不明智。

[6] 纷：纷乱，混乱。

[7] 既：尽。迷茫：迷惑，茫然，意乱神迷，模糊不清。

[8] 重静：用兵强调静止。

[9] 重作：用兵强调运动。

[10] 重伸：用兵强调扩展。距：鸡距，雄鸡脚趾。《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距，鸡附足骨，斗时所用刺之。”

[11] 重屈：用兵强调收缩。躄：跛脚，瘸腿。

[12] 度：标准。

[13] 循：遵循。

[14] 从：遵从。

[15] 无为者帝：无为而治成帝业。

[16] 逆节萌生：悖逆之事刚萌生（萌芽，露头，肇始）。害杀忠正，故为逆节。萌：兆。唐尹知章注：“言将为篡杀凶逆之节。”《国语·越语下》：前484年越王句践召范蠡而问说：“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骤谏其王，王怒而杀之，其可乎?”范蠡说：“逆节萌生，天地未形，而先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杂受其刑，王姑待之。”范蠡答话跟《管子·势》所说正同。

[17] 天地未形：天地尚无惩罚的表现。形：表现。

[18] 先为之征：过早发起征伐诛讨的战争。

[19] 缪受其刑：将迭受刑罚。缪：纠结，缭绕，缠绕。《国语·越语下》作“杂受其刑”。杂：俱。刑：害。

[20] 天因人：天因人事给祸福。因：根据。

[21] 天时不作勿为客：时机不到不进攻。客：讨伐进攻者。

[22] 人事不起勿为始：敌无人祸不起事。人事不起：敌方无人祸。勿为始：不先发制人进攻，不打第一枪。

[23] 慕和其众：慕求己方人众和，协调一致，同仇敌忾。

[24] 以修天地之从：争取天时和地利。从：跟随，随行，顺从，依从，听从，随从，到来。

[25] 人先生之：敌人先生大不义，显示我方正义性。

[26] 成：促成，完成。

[27] 同极：准则一致。

[28] 素质不刘：我方本心不杀戮。刘：杀戮。

[29] 隐于德：隐处修德。

[30] 顺守其踪：顺守成功的业绩。踪：踪迹，功业。

[31] 代：取代。

[32] 赢缩：屈伸进退。

[33] 究：穷究，尽。数：天数，天命，天则。

[34] 形：常形，常态。

[35] 静民：静养民力，休养生息。

[36] 待令而起：唐尹知章注："言事未成之时，但安静其人，谨候其时，待天命令，然后起而应也。"

[37] 道：服从。唐尹知章注："道，从也。"

[38] 死死生生：隐显，消失产生。唐尹知章注："死生，犹隐显也。圣人隐显，必因天地之形。"

[39] 尽行之者有天下：尽行天道得天下。尽行：全面实行。

[40] 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公布政令察民意。

[41] 中静不刘：内心安静不杀戮。刘：杀戮。

[42] 裕德无求：道德饶裕不求人。唐尹知章注："道德饶裕，无求于人。"

[43] 形于女色：安闲之形如女色。《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故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

[44] 溃：泉水喷涌，比喻动乱。

[45] 柔节先定：和柔克制先镇定。

[46] 周：周密，保密。

[47] 明：明察。

[48] 大明胜大周，则人无大周：我方高度明察胜过敌人高度保密，则敌人无高度保密可言。

[49] 奋伸：迅速推进。

[50] 代天：根据天的启示行事。

[51] 招摇：星辰名。比喻在下求索不得，就向上探索。

[52] 兽厌走，而有伏网罟：唐尹知章注："兽所以憎厌其走者，恐有伏网罟。故圣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祸故也。"厌：憎厌，憎恶，嫌弃。

[53] 一偃一侧：有卧倒，有倾斜，有反侧进退。唐尹知章注："偃侧，犹倚伏也。"倾斜隐伏。比喻不走直道走弯路，不走直线走曲线，不要僵化要灵活。

[54] 载：年。

[55] 偃武与力：停止武斗和暴力。偃：停止，停息。

【译 文】

作战怕水叫丧胆，小事大事不顺利。作战惧怕走险路，这叫心中不明智，足以纷乱众师徒。军人全都陷迷茫，必然走上灭亡路。用兵重静就像尸，用兵重动像鬼神，用兵重伸像鸡距，用兵重屈像跛足。动静主动时在主，时而却又在客位，贵在得度不偏颇。知静所循居自利，知动所从动有功。所以说，无为而治成帝业，说的就是这道理。

敌方悖逆刚发生，天地尚未表惩罚，先发制人往征伐，事情必然不成功，纠结缠绕受其刑。天给祸福因人事，圣人因天看天时。天时不到不进攻，敌无人祸不起事。慕和其众同敌忾，争取天时和地利。敌人先生大不义，天地不容给惩罚，圣人诛讨成义事，与天同极得天时。正静不争后发动，动作不忒无差错，我方本心不杀戮，与地同极得地利。不合天则退修德，已得天则尽实力。既成其功立伟业，顺守其功显业绩，人不能代功业立。

成功之道能屈伸，不忘天则尽天数。举事如果不成功，毋改其形保始基，静养民力待命起。遵循阴阳运行道，服从天地常法规。屈屈伸伸行为当，隐隐显显因天地。天地显形圣人成，小取能够得小利，大取能够得大利，尽行天道得天下。

贤者诚信而仁义，仁慈施惠而爱人，公布政令察民意，内心安静不杀戮，道德饶裕不求人，安闲之形如女色。柔安静乐以自处，奉行德政而不争，以待天下出动乱。故贤人安详平静，和柔克制先镇定，行事立足于不敢，建功立足于不能，奉守谦弱而坚持。不违天时待时机，不乱民功养国人，先德后刑顺天道，微度人心以行事。

善于保密明不见，善于明察密不保。高度明察胜保密，敌人则无密可保。高度保密胜明察，敌人则无高明察。我军先有大保密，可以奋伸速进军。我军祖师大明察，可代替天发启示。如果在下索不得，求之招摇向上探。野兽憎厌大奔跑，恐怕前有网罟伏。一偃一侧有进退，不用直道取天下。大文三载重义德，大武三载取天下，才能息武和暴力。

【解 读】

本篇用诗一般语言，讲述军事的趋势、规律性，铿锵有力。如说：“善周者，明不能见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胜大周，则人无大周也。大周胜大明，则人无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奋伸。大明之祖，可以

代天。下索而不得，求之招摇之下。兽厌走，而有伏网罟。一偃一侧，不然不得。大文三载，而贵义与德。大武三载，而偃武与力。”阐明敌我双方保密和明察的微妙辩证关系，动武偃武，文武并用。“兽厌走，而有伏网罟”唐尹知章注：“兽所以憎厌其走者，恐有伏网罟。故圣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一偃一侧，不然不得。”即有卧倒，有倾斜，有反侧，有进退，有弯曲，有隐伏，比喻战争不走直道走弯路，不走直线走曲线，不要僵化要灵活，大文三年武三年，而后才能停止动武和暴力，用战争消灭战争，意义深邃。

49. 九变

【题 解】

本篇是军事学论文，指出军人拼死守战，有九种思慕，即“九变”，无此九种思慕，则为“不信之人”、“不守之民”和“不战之卒”，将导致战争失败，是用兵之“三暗”。《说文》：“娈，慕也。”清段玉裁注说“娈”小篆为今之“恋”。《广韵》：“恋，慕也。”娈、恋为古今字。

凡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数以至焉[1]。曰，大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2]，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则州县乡党与宗族足怀乐也。不然，则上之教训习俗，慈爱之于民也厚，无所往而得之。不然，则山林泽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则地形险阻，易守而难攻也。不然，则罚严而可畏也。不然，则赏明而足劝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人也。不然，则有厚功于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知[3]。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4]，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5]。

【注 释】

[1] 凡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数以至焉：人民守战至于死，不对君自居有德，这有必然原因。数：必然之理。唐尹知章注："或守或战，虽复至死，不敢恃之德于上，则有数存焉于其间，故能至死也。"

[2] 亲戚：指父母。

[3] 知：了解敌情。

[4] 将：率领，指挥。

[5] 暗：昏庸，愚昧。

【译 文】

人民守战至于死，不对君自居有德，其中有必然原因。例如说，大者亲戚坟墓在，田宅富厚足以居，州县乡党宗族乐，君上之教训习俗，慈爱于民无处寻，山林泽谷利足生，地形易守险难攻，罚严可畏赏明劝，民众深怨于敌人，民有厚功于君上。人民守战至于死，以上数点是原因。现今有人不可信，君主却信这些人，仰仗他们知敌情。有人守城靠不住，君主却用这些人，仰仗他们固守城。有人临战无战意，将领却率这些人，还想侥幸战必胜。这是用兵三昏暗。

【解 读】

本篇数句同《墨子》。《墨子·备城门》："凡守围城之法，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修，守备缮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众以选，吏民和，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不然，父母坟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泽之饶足利。不然，地形之难攻而易守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而有大功于上。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则民亦不疑上矣，然后城可守。十四者无一，则虽善者不能守矣。"其中"不然，父母坟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泽之饶足利"，"不然，地形之难攻而易守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而有大功于上"，"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等，跟本篇酷似，是当时军事家对战争攻守形势分析的共同智慧和表达。本篇论列用兵"三暗"，有强烈针对性和批判性。《九变》和《小问》同现"三暗"词语，是作者的独创。

第四编　历史哲学

50. 大匡

【题 解】

唐尹知章题解："谓以大事匡君。"尹知章题解"匡君"取"匡正"义。题名"大匡"，内容是贤相管仲辅佐桓公图霸的历史档案。"匡"借指簿籍简册。"匡"本义是盛物的方形竹器，"筐"的古字。《说文》："匡，饭器也。"引申为纠正，匡正，方正，端正，帮助，辅助，辅佐。《玉篇》："匡，方正也。"《尔雅·释诂》："匡，方也。"《左传·襄公十四年》："过则匡之。"《诗·小雅》："王于出征，以匡王国。"传："匡，正也。""匡"是纠正不正和不平。《论语·宪问》载孔子称赞："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齐僖公生公子诸兒、公子纠、公子小白[1]。使鲍叔傅小白[2]，鲍叔辞，称疾不出。管仲与召忽往见之[3]，曰："何故不出？"鲍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辞，无出，吾权任子以死亡[4]，必免子。"鲍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庙者，

不让事，不旷闲[5]。将有国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则必不立矣。吾观小白，必不为后矣。”

管仲曰：“不然也。夫国人憎恶纠之母，以及纠之身，而怜小白之无母也。诸兒长而贱，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者，将无以也[6]。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7]，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下不幸降祸加殃于齐，纠虽得立，事将不济，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况与我齐国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8]，是吾义也。”

管仲曰：“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鲍叔曰：“然则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则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邀傅小白。鲍叔谓管仲曰：“何行？”管仲曰：“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君则不亲信，不亲信则言不听，言不听则社稷不定。大事君者无二心[9]。”鲍叔许诺。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適。僖公卒，以诸兒长，得为君，是为襄公。襄公立后，黜无知[10]。无知怒。公令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曰[11]：“瓜时而往[12]，及瓜时而来。”期戍[13]，公问不至[14]。请代，不许。故二人因公孙无知以作乱[15]。

鲁桓公夫人文姜，齐女也。公将如齐，与夫人偕行[16]。申俞谏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17]，谓之有礼。”公不听，遂以文姜会齐侯于泺。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文姜。文姜告齐侯，齐侯怒，飨公，使公子彭生乘鲁

侯胁之[18]，公薨于车。竖曼曰："贤者死忠以振疑[19]，百姓寓焉[20]。智者究理而长虑，身得免焉。今彭生贰于君[21]，无尽言，而谀行以戏我君，使我君失亲戚之礼，今又力成吾君之祸，以构二国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祸理属焉[22]。夫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亲，开容昏生[23]，无丑也[24]。岂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鲁若有诛，必以彭生为说。"

二月，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返，无所归咎，请以彭生除之。"齐人为杀彭生，以谢于鲁。五月，襄公田于贝丘[25]，见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下，伤足亡屨。返，诛屨于徒人费[26]，不得也，鞭之见血。费走而出，遇贼于门，胁而束之。费袒而示之背，贼信之，使费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孟阳代君寝于床，贼杀之，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27]，遂杀公，而立公孙无知也。

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九年[28]，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鲁人伐齐，纳公子纠。战于乾时，管仲射桓公中钩。鲁师败绩，桓公践位。于是劫鲁[29]，使鲁杀公子纠。桓公问于鲍叔曰："将何以定社稷？"鲍叔曰："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公曰："夷吾与召忽，吾贼也。"鲍叔乃告公其故图。公曰："然则可得乎？"鲍叔曰："若亟召，则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鲁施伯知夷吾为人之有慧也，其谋必将令鲁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则彼知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也，必将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将受鲁之政乎？其否也？"鲍叔对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纠也，为欲定齐国之社稷也，今受鲁之政，是弱齐也。夷吾之事君无二心，虽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乎？"鲍叔对

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也。其于君不如亲纠也，纠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齐之社稷，则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鲍叔曰："夫施伯之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及，恐注怨焉，必不杀也。"公曰："诺。"

施伯进对鲁君曰："管仲有慧，其事不济，今在鲁，君其致鲁之政焉。若受之，则齐可弱也。若不受，则杀之。杀之，以悦于齐也，与同怒，尚贤于已[30]。"君曰："诺。"鲁未及致政，而齐之使至，曰："夷吾与召忽也，寡人之贼也，今在鲁，寡人愿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与寡人贼比也。"鲁君问施伯，施伯曰："君与之。臣闻齐君惕而亟骄，虽得贤，庸必能用之乎？及齐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济也。夫管仲天下之大圣也，今彼返齐，天下皆向之，岂独鲁乎？今若杀之，此鲍叔之友也，鲍叔因此以作难，君必不能待也，不如与之。"鲁君乃遂束缚管仲与召忽。管仲谓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乎？吾不早死，将胥有所定也[31]。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虽然，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齐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闻之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

或曰[32]：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十二年[33]，襄公薨，公子纠践位。国人召小白。鲍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强武，虽国人召我，我犹不得入也。"鲍叔曰："管仲得行其知于国，国何为乱乎？召忽强武，岂能独图我哉？"小白曰："夫虽不得行其知，岂且不有焉乎？召忽虽不得众，其及岂不足以图我哉[34]？"鲍叔对曰："夫国之乱也，智人不得作内事，朋友不能相合谬[35]，而国乃

可图也。”乃命车驾，鲍叔御小白乘而出于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试也。”乃将下。鲍叔履其足曰：“事之济也，在此时。事若不济，老臣死之，公于犹之免也。”乃行至于邑郊，鲍叔令车二十乘先，十乘后。鲍叔乃告小白曰：“夫国是疑二三子[36]，莫认老臣。事之未济也，老臣是以塞道。”鲍叔乃誓曰：“事之济也，听我令。事之不济也，免公子者为上，死者为下，吾以五乘之实距路[37]。”鲍叔乃为前驱，遂入国，逐公子纠。管仲射小白，中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遂走鲁。桓公践位，鲁伐齐，纳公子纠而不能。

桓公元年，召管仲。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38]，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返，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39]：“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异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诸侯之间无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与百姓[40]，而藏其兵[41]。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公曰：“诺。”政未能有行也。

二年，弥乱[42]，桓公又告管仲曰：“欲缮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听，果为兵。桓公与宋夫人饮船中，夫人荡船而惧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公不听，果伐宋。诸侯兴兵而救宋，大败齐师。公怒，归告管仲曰：“请修兵革。吾士不练，吾兵不实，诸侯故敢救吾仇。内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齐国危矣。内夺民用，士

劝于勇，乱之本也。外犯诸侯，民多怨也。为义之士，不入齐国。安得无危?”鲍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

公不听，乃令四封之内修兵。关市之征侈之，公乃遂用以勇授禄[43]。鲍叔谓管仲曰：“异日者，公许子霸，今国弥乱，子将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悔，姑少胥其自及也。”鲍叔曰：“比其自及也，国无阙亡乎?”管仲曰：“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44]，乱乎尚可以待。外诸侯之佐，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争禄相刺，折领而刎颈者不绝。鲍叔谓管仲曰：“国死者众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诸侯之为义者莫肯入齐，齐之为义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爱之?”

公又内修兵。三年，桓公将伐鲁，曰：“鲁与寡人近，于是其救宋也疾，寡人且诛焉。”管仲曰：“不可。臣闻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辱，不辅其过[45]，则社稷安。勤于兵，忌于辱，辅其过，则社稷危。”公不听，兴师伐鲁，造于长勺[46]。鲁庄公兴师逆之[47]，大败之。桓公曰：“吾兵犹尚少，吾三围之[48]，安能御我?”

四年，修兵，同甲十万[49]，车五千乘。谓管仲曰：“吾士既练，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鲁。”管仲喟然叹曰：“齐国危矣。君不竞于德[50]，而竞于兵。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矣，吾欲发小兵以服大兵。内失吾众，诸侯设备，吾人设诈，国欲无危，得已乎?”公不听，果伐鲁。鲁不敢战，去国五十里而为之关。鲁请比于关内，以从于齐，齐亦毋复侵鲁。桓公许诺。鲁人请盟曰：“鲁小国也，固不带剑，今而带剑，是交兵闻于诸侯，君不如已。请去兵。”桓公曰：“诺。”乃令从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诸侯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鲁君，诸侯又加贪于君，后有事，小国弥坚，大国设备，非

齐国之利也。”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曰：“君必不去鲁，胡不用兵？曹刿之为人也，坚强以忌[51]，不可以约取也。”桓公不听，果与之遇。庄公自怀剑，曹刿亦怀剑。践坛，庄公抽剑其怀曰：“鲁之境去国五十里，亦无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52]：“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走君，曹刿抽剑，当两阶之间曰：“二君将改图，无有进者！”管仲曰：“君与地，以汶为境。”桓公许诺，以汶为境而归。桓公归，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御，避人，已过，弭师[53]。

五年，宋伐杞[54]。桓公谓管仲与鲍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无若诸侯何？夫杞，明王之后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对曰：“不可。臣闻内政之不修，外举义不信。君将外举义，以行先之，则诸侯可令附？”桓公曰：“于此不救，后无以伐宋。”管仲曰：“诸侯之君，不贪于土。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则多诈。夫诈密而后动者胜，诈则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则乱，内动则危于身。是以古之人闻先王之道者，不竞于兵。”桓公曰：“然则奚若？”管仲对曰：“以臣则不如令人以重币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问鲍叔曰：“奚若？”鲍叔曰：“公行夷吾之言。”

公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至于齐，桓公筑夷仪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卫，卫君出至于虚，桓公且封之，隰朋、宾胥无谏曰：“不可。三国所以亡者，绝以小[55]。今君祈封亡国，国尽若何？”桓公问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实[56]。君其行也。”公又问鲍叔，鲍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筑楚丘以封之，与车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卫，明年，桓公问管仲：“将何行？”管仲对曰：“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

侯矣。”君许诺。乃轻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既已，管仲又请曰：“问病。臣愿赏而无罚，五年，诸侯可令附。”公曰：“诺。”既行之，管仲又请曰：“诸侯之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桓公许诺，行之。管仲又请赏于国以及诸侯，君曰：“诺。”行之。管仲赏于国中，君赏于诸侯。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从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

公既行之，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聪明捷给，可令为东国[57]。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土。卫国之教，诡薄以利。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鲁邑之教，好艺而训于礼。季友之为人也，恭以精，博于礼，多小信，可游于鲁。楚国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曹孙博于教，而文巧于辞，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游于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则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诺。”乃游公子开方于卫，游季友于鲁，游曹孙于楚。五年，诸侯附。

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大侯车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千人。”诸侯皆许诺。齐车千乘，卒先至缘陵，战于后。故败狄。其车甲与货，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县分之，不践其国。北州侯莫来，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狄为无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国。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寡人请诛于北州之侯。”诸侯许诺。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遏山戎。顾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对曰：“君教诸侯为民聚食，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发。如此，则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余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齐，齐助之

发。既行之，公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对曰："君会其君臣父子[58]，则可以加政矣。"公曰："会之道奈何?"曰："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无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堤[59]，毋贮粟[60]，毋禁材[61]。行此卒岁，则始可以罚矣。"君乃布之于诸侯，诸侯许诺，受而行之。卒岁，吴人伐穀，桓公告诸侯未遍，诸侯之师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车千乘会诸侯于境，都师未至，吴人逃。诸侯皆罢。桓公归，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从今以往二年，嫡子不闻孝，不闻爱其弟，不闻敬老国良[62]，三者无一焉，可诛也。诸侯之臣及国事，三年不闻善，可罚也。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请事，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享国四十有二年[63]。

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录以粟[64]，案田而税[65]。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66]。

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67]，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国子为李，隰朋为东国，宾胥无为西土，弗郑为宅。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三十里置遽[68]，委焉，有司职之。凡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以委[69]。客与有司别契，至国入契费[70]。仪数而不当[71]，有罪。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士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贵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凡县吏进诸侯士而有善，观其能之大小以为之赏，有过无罪。令鲍叔进大夫，劝国家，得成而不悔[72]，为上举。从政，治为次。野与原，又多不废，起讼不骄，次之。劝国家，得成而悔。从政虽治而不能，野原又多发，起讼骄，行此三者为下。

令晏子进贵人之子，出不狂，处不华，而友有少长，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士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耕者浓浓用力，应于父兄，事贤多，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令高子进工贾，应于父兄，事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令国子以情断狱。三大夫既已选举，使县行之。管仲进而与言，上而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管仲告鲍叔曰："劝国家，不得成而悔，从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发，讼骄，凡三者，有罪无赦。"告晏子曰："贵人子处华，下交，好饮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不敬老而营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耕者出入不应于父兄，用力不浓，不事贤，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告高子曰："工贾出入不应父兄，承事不敬，而违老治诡，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于父兄无过，州里称之，吏进之，君用之。有善无赏，有过无罚。吏不进，废弃。于父兄无过，于州里莫称，吏进之，君用之。善，为上赏。不善，吏有罚。"君谓国子："凡贵贱之义，入与父俱，出与师俱，上与君俱。凡三者，遇贼不死，不知贼，则无赦。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禄可无敛，有罪可无赦[73]。"

【注 释】

[1] 齐僖公：齐庄公之子，前730—前698年在位共三十三年。生公子诸兒、公子纠、公子小白三子。传位于诸兒（齐襄公）。

[2] 鲍叔：鲍叔牙，齐国大夫，辅佐公子小白（桓公）得国，后荐管仲任齐相。傅：辅助，教导。

[3] 召忽：齐国大夫，跟管仲共辅公子纠。桓公即位，命鲁人杀公子纠，召忽死之。

[4] 任：担保。

[5] 旷闲：空闲。
[6] 无以：无人承担立国大事。以：用事，任事。
[7] 惕：性急。
[8] 济：废。
[9] 无二心：不可怀有二心。
[10] 黜：废除，免掉。
[11] 戍：军队驻守。
[12] 瓜时：瓜熟时。
[13] 期戍：驻守一整年。期：周年，一整年。
[14] 问：音讯，通知。
[15] 因：依赖，依靠。
[16] 偕行：偕同出行。
[17] 渎：轻慢，不敬。
[18] 胁之：撕裂两胁致死。胁：腋下肋骨部位。
[19] 振疑：消除疑惑。
[20] 寓：安定。
[21] 贰于君：仅次于国君。
[22] 祸：祸患，指鲁桓公致死之祸。
[23] 开容：开脱宽容。
[24] 无丑：无耻。
[25] 田：田猎，游猎。
[26] 诛屨于徒人费：向徒人费责取亡失的屨。诛：责问，索取。屨：麻葛鞋。徒人：役徒，供国君使令的侍从。费：人名。
[27] 户下：门下。户：单扇门。襄公藏在单扇门后，足露于门下。
[28] 九年：鲁庄公九年（前 685）。《左传·庄公九年》：“九年春，雍廪杀无知。”
[29] 劫：要挟，威逼，胁迫。
[30] 尚贤于已：比不杀更好。已：止，停止，指不杀。
[31] 胥：等待。
[32] 或曰：有人说。
[33] 十二年：指齐襄公在位十二年。
[34] 其及：指召忽同伙。
[35] 合缪：合作团结。缪：纠结。

[36] 二三子：一些人，指小白入国的随从。
[37] 实：实力，指兵车战士和器械。距路：拦路，挡路。
[38] 禄：掌管，掌握。
[39] 稽首：跪拜礼。
[40] 先与百姓：首先亲近百姓。
[41] 藏其兵：收敛军备。
[42] 弥乱：更乱。
[43] 以勇授禄：按照勇武授予官禄。
[44] 微为：暗中行事，稍作补救。
[45] 辅：增加，辅助，重复。
[46] 造：往，到。
[47] 逆：迎击，迎战，抗拒。
[48] 三围：以三倍兵力包围。
[49] 同：齐整。唐尹知章注："同甲，谓完坚齐等。"
[50] 竞：竞逐，竞争，尽力争取。
[51] 坚强以忌：坚强狠毒。
[52] 左揕桓公，右自承：左手举剑对桓公，右手比自己。揕：击刺。
[53] 自御，避人，已过，弭师：自己守御，不干涉别人，停止过分举动，息兵罢战。
[54] 杞：前 11 世纪周分封诸侯国，夏禹后裔，前 445 年为楚所灭。在今河南杞县。
[55] 绝以小：只以小，仅仅是因为小。
[56] 安：乃，于是。
[57] 为：治理，管理。
[58] 会：考核，考察。唐尹知章注："会，谓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
[59] 毋曲堤：不准到处筑堤。这里"曲"特指普遍，到处。
[60] 毋贮粟：不准囤积粮食。贮：贮存，囤积。
[61] 毋禁材：不准乱取禁伐的木材。
[62] 敬老国良：尊敬国家的良臣。
[63] 享国四十有二年：齐桓公在位四十二年（前 685—前 643）。
[64] 赋录以粟：征收租税按粮食计算。录：登记，记录。
[65] 案田而税：按田亩等次区别收税。《小匡》："相地而衰其征。"意同。

[66] 岁饥弛而税：待荒年年景缓解再收税。

[67] 君臣：君之臣。

[68] 置遽：设置驿站。遽：驿车，驿站。

[69] 食以委：用积存的物资食品招待来客。

[70] 入：交纳。

[71] 仪数：待客礼仪和收费数目。

[72] 得成而不悔：有功而无过。得成：指有功。不悔：无所悔恨，指无过。

[73] 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禄可无敛，有罪可无赦：判断刑狱，人情跟义理通融，义理跟禄位通融，使有禄位者可不加检束，有罪不赦免。禄可无敛：有禄位的可以胡作非为，不加收敛。敛：收敛，收束，约束，检束。

【译 文】

齐僖公生儿子：公子诸儿、纠和小白。僖公委派鲍叔辅佐小白，鲍叔推辞，称病不出。管仲和召忽看望鲍叔说："为什么不出来?"鲍叔说："先人讲过：'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现在国君是知道我不行，才让我辅佐小白。我知道这是抛弃我，我想不干。"召忽说："您若是坚决推辞不干，就不要出来，我权且保证说您要死了，就一定把您免掉。"鲍叔说："您能这样做，哪还有不免我的道理呢?"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辞让，不应该贪图空闲。将来继承君位，还不知道是谁。您还是出来干。"召忽说："不行。我们三人对齐国来说，好比鼎的三足，去其一，立不起来。我看小白，一定当不上君位继承人。"

管仲说："不对。全国人都憎恶公子纠的母亲，以至憎恶公子纠本人，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诸儿虽然居长，但品质卑贱，前途如何还说不定。能够安定齐国的，除了纠和小白两公子，将无人能担当。小白的为人，没有小聪明，性急但有远虑，不是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纠虽得立为君，将一事无成，不是您鲍叔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召忽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夺去纠的君位，虽得天下，我不愿活着。何况，参与我们齐国的政务，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

管仲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将受君命，奉国家，主持宗庙，岂能为纠而牺牲？我要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

我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来。我活对齐国有利，我死对齐国不利。”鲍叔说：“那么我该怎么办?”管仲说：“您出来接受命令就是。”鲍叔许诺，便出来接受任命，辅佐小白。鲍叔问管仲说：“怎么做呢?”管仲说：“为人臣，对君主不竭尽心力，就不能得到亲信。君主不亲信，则说话不灵。说话不灵，则国家不能安定。侍奉君主，不可存有二心。”鲍叔许诺。

齐僖公的同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受宠于齐僖公，衣服礼数跟嫡子一样。僖公死，诸兒最长，立为国君，即齐襄公。齐襄公立，废除无知的地位。无知恼怒。齐襄公派连称、管至父驻守葵丘说：“瓜熟时派去，明年瓜熟时回来。”驻守一周年，齐襄公通知不到。请求接替，不允许。二人依靠公孙无知作乱。

鲁桓公夫人文姜，是齐国女人。鲁桓公将去齐国，跟夫人同行。申俞谏止说：“这不好。女有夫家，男有妻室，双方不相混乱，叫有礼。”鲁桓公不听，带文姜跟齐侯在泺水相会。文姜私通齐侯，鲁桓公闻知，责备文姜。文姜告诉齐侯，齐侯发怒，宴请桓公时，派公子彭生扶鲁桓公上车，撕裂两胁，鲁桓公死在车上。齐国大夫竖曼说：“贤者死于忠诚，以消除疑惑，百姓安定。智者深究事理，而长远考虑，自身免祸。公子彭生仅次于国君，不忠谏，而阿谀逢迎，以戏弄国君，使国君失亲戚之礼，现在又尽力为国君闯大祸，构怨两国，彭生岂能免罪？闯祸原因，理归彭生。君上您因怒而造祸，不顾交恶于亲戚之国，宽容昏恶的彭生，无耻。岂是彭生一人能了的事吗？鲁国若兴兵问罪，必定追究彭生罪责。”

二月，鲁国通知齐国说：“我们国君敬畏齐君威望，不敢待在家里，而到齐国修好。完成外交之礼，没有生还，无所归咎，请用彭生来解除这个怨恨。”齐国于是杀了彭生，谢罪于鲁国。五月，齐襄公在贝丘打猎，见到野猪。侍从说：“这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发怒说：“彭生怎敢见我?”用箭射，这只野猪像人一样站着啼叫。襄公害怕，从车上坠下，伤脚丢鞋。回来，向侍从费要鞋，找不到，鞭打费见血。费跑出，在大门遇到叛贼，被捆绑。费脱掉衣服，展示被打伤的背，叛贼相信，让费先进去捉齐襄公，费把齐襄公藏起来，再出来，跟叛贼战斗，死在门里。石之纷如死在阶下。孟阳冒充齐襄公，躺在床，叛贼杀死他以后说：“不是国君，不像!”忽然在门下发现齐襄公的脚，杀齐襄公，而立公孙无知为国君。

鲍叔牙侍奉公子小白逃奔莒国，管夷吾和召忽侍奉公子纠逃奔鲁国。鲁庄公九年，齐国公孙无知虐待雍廪，雍廪杀公孙无知。齐桓公从莒先回

到齐国，鲁国伐齐，纳公子纠为君。战于乾时，管仲箭射桓公，射中带钩。鲁军打败，桓公即位为君。于是齐国要挟鲁国，要鲁国杀公子纠。桓公问鲍叔："将怎样安定国家?"鲍叔说："得到管仲和召忽，国家就安定。"齐桓公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仇人。"鲍叔把他们三人从前的谋划，告诉桓公。桓公说："那么，能得到他们吗?"鲍叔说："要快召回，就能得到，不快就得不到。因为鲁国的施伯知道管仲为人有智慧，他会谋划让鲁国把大政交给管仲。管仲如果接受，鲁国就知道如何削弱齐国。管仲如不接受，鲁国知道他将回齐国，就一定把他杀掉。"桓公说："管仲将接受鲁国政务吗？还是不肯接受?"鲍叔回答："不会接受。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安定齐国，若接受鲁国政务，就是削弱齐国。管仲对齐国没有二心，虽明知要死，也肯定不会接受。"桓公说："他对于我，也肯这样吗?"鲍叔回答说："不是为您，是为齐国先代君主。他对您，不如对公子纠更亲，对公子纠，他不肯死难，何况您呢？您若想安定齐国，就快把他接回来。"齐桓公说："恐怕时间来不及，怎么办?"鲍叔说："施伯的为人，聪敏然而怕事，您若及早去要，他害怕得罪齐国，一定不会杀。"桓公说："好。"

施伯对鲁君说："管仲有智谋，只是事业未成，现在鲁国，您应把鲁国大政委托给他。他若接受，就可以削弱齐国。若不接受，就杀他。杀他，以取悦于齐，跟齐同怒，比不杀他更好。"鲁君说："好。"鲁国还未及任用管仲为政，桓公使臣到来传达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叛贼，现在鲁国，我想要活着得到他们。如得不到，是鲁君您和我的叛贼站在一起。"鲁国问施伯，施伯说："您可以交还给他。我听说齐君性急，而极为骄傲，虽得贤才，就一定能任用吗？如果齐君真使用，管子的事业就成。管仲是天下的大圣人，现在回齐国执政，天下都将归向，岂独鲁国？现在若杀他，他是鲍叔的好友，鲍叔借此跟鲁国为难，您一定受不了，还不如交还齐国。"鲁君便把管仲、召忽捆起来。管仲对召忽说："您害怕么?"召忽说："怕什么？我不早死，是等待国家平定。现在既然平定，让您当齐国的左相，一定让我当齐国的右相。但是，杀我君而用我身，是再一次对我的侮辱。您作生臣，我作死臣。我召忽既已明知将得万乘大国的政务而自死，公子纠可说有死事的忠臣。您活着称霸诸侯，公子纠可说有生臣。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生名死名不能兼顾，德行不能虚得。您努力吧，死生各有其分。"于是上路而行，进入齐境，召忽自刎而死。管仲回到齐国。君子们听到说："召忽死，比活着好。管仲生，比殉死好。"

有人说：襄公二年，驱逐小白，小白逃入莒国。襄公在位十二年而死，公子纠即位。国人召小白回国。鲍叔说："还不回去吗?"小白说："不行。管仲有智，召忽强武，尽管国人召我，我还是进不去。"鲍叔说："如果管仲的智谋能够行于国，齐国为何会乱？召忽强武，岂能单独对付我们?"小白说："管仲虽然不得行其智，毕竟不是没有智。召忽虽不得众人支持，其党羽岂不足以图害我们?"鲍叔回答说："国家乱，智者无法搞好内政，朋友无法团结，国家可以夺到手。"于是命令车驾出发，鲍叔赶车，小白乘坐，离开莒国。小白说："管仲和召忽二人奉君令行事，我不可冒险。"就要下车。鲍叔用鞋挡小白的脚说："事如成功，就在此时。事如不成，就由我牺牲生命，您还是可以免死。"于是继续前进，到了城郊，鲍叔命令二十辆兵车在前，十辆在后。鲍叔对小白说："他们怀疑我们这些从人，但并不认识我。如果事情不成，我便在前面阻塞道路。"鲍叔宣誓说："事情成功，都听我的命令。事情如果不成，能使公子免祸者为上，死者为下，我用五辆兵车的车徒器械挡路。"鲍叔充当前驱，进入齐国，驱逐公子纠。管仲箭射小白，射中带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逃往鲁国。齐桓公即位，鲁国攻伐齐国，想立公子纠为君，没办到。

桓公元年，召管仲。管仲到，桓公问："国家能够安定吗?"管仲回答说："您建立霸王之业，国家就安定。不建立霸王之业，国家就不能安定。"桓公说："我不敢有那么大雄心，只求国家安定而已。"管仲再请，桓公说："不能。"管仲向桓公告辞说："君免我死，是我的幸运。然而我之所以不死于公子纠，是为了安定国家。国家不安定，我掌握齐国政事，而不死节于公子纠，我不敢。"于是走出，到大门，桓公召管仲。管仲返回，桓公流汗说："你坚持，就勉力图霸吧!"管仲再拜稽首，起而说："今天您同意完成霸业，我就秉承君命，立于相位。"便发布命令，使五官理政。过几天，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乘诸侯间无战事，稍微加强军备。"管仲说："不行。百姓生活困难，您应该先亲百姓，而收敛军备。与其厚于军队，不如厚于人民。齐国社稷尚未安定，您不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备，就将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众。"桓公说："好。"这件政事没能实行。

桓公二年，国愈乱，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又说："不行。"桓公不听，果然修治军备。桓公跟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宋夫人摇船，吓唬桓公。桓公怒，休宋夫人，宋国接受，改嫁蔡侯。第二年，桓公怒对管仲说："我想伐宋。"管仲说："不可以。我闻知内政不修，对外用兵不

会成功。”桓公不听，果然伐宋。诸侯兴兵救宋，大败齐军。桓公发怒，回来对管仲说：“请加强军备。我的战士没有训练，兵力不充实，各国诸侯敢救我的敌国。在国内加强军备!”管仲说：“不可以。齐国危险。国内夺取民用，劝勉兵士勇武，是乱国的根源。国外侵犯诸侯，各国人民多怨。行义之士，不到齐国。怎能没危险?”鲍叔说：“您一定要听纳夷吾的话。”

桓公不听，命令四境之内加强军备。增加关税和市场税，桓公按照勇武授予官禄。鲍叔对管仲说：“从前，桓公曾同意您兴举霸业，现在国家愈乱，您将怎么办?”管仲说：“我们的国君性急，其见解多有悔改，姑且等他自己觉悟。”鲍叔说：“等他自己觉悟，国家不就受损失了吗?”管仲说：“不会。国家政事，我在暗中办理，混乱还有时间挽救。国外诸侯的大臣，既没有赶得上我们二人的，便无人敢来侵犯我国。”到下一年，朝廷里争夺禄位，互相残杀，折颈断头的事不断发生。鲍叔对管仲说：“国家死人多，不是坏事吗?”管仲说：“怎么能是？那些人都是贪民。我所忧虑的，各诸侯国的义士不肯入齐，齐国的义士不肯做官。这才是我的忧患所在。像这样一些死者，我何用爱惜?”

桓公又在国内加强军备。桓公三年，将伐鲁国，说：“鲁国同我本来接近，所以他出兵救宋也快，我要讨伐他。”管仲说：“不可以。我听说有土之君，不勤于战争，不忌恨小辱，不重复过错，国家就能安定。勤于战争，忌恨小辱，重复过错，国家就要危险。”桓公不听，兴兵伐鲁到长勺。鲁庄公出兵抵抗，大败齐军。桓公说：“我的兵还是太少，我若以三倍的兵力包围，怎能阻挡?”

桓公四年，继续修治军备，齐整甲士十万，兵车五千乘。对管仲说：“我的战士已经训练，军队增多，我要征服鲁国。”管仲深叹说：“齐国危险。您不努力于德政，而努力于甲兵。天下各国，拥兵十万的不少，我们要发动小兵力，征服大兵力，国内脱离民众，国外诸侯戒备，我们只好行诈，国家想不危险，能办到吗?”桓公不听，果然伐鲁。鲁国不敢迎战，在离国都五十里处，设关防守。鲁国请求以关内侯的名分，服从齐国，齐国不再侵略鲁国。桓公许诺。鲁国约请会盟说：“鲁是小国，当然不带兵器，若带兵器开会，是以战争状态传闻于诸侯，您还不如作罢。这次会盟请都免带兵器。”桓公说：“可以。”使命令随员不带兵器。管仲说：“不行。诸侯忌恨您，您还是就此告退为好。您真借盟会削弱鲁国，诸侯又会把贪名加在您头上，以后的事，小国愈加顽抗，大国组织防备，对齐国不

利。”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止说：“您切不可去，鲁国人怎能不带兵器？曹刿为人，坚强狠毒，不能用盟约解决问题。”桓公不听，果然与鲁国相会。鲁庄公自己怀中带剑，曹判也怀中带剑。上坛，庄公从怀里抽剑说：“鲁国边境，离国都五十里，不过一死而已。”左手举剑对桓公，右手比自己说：“一同死了，我死在您面前！”管仲跑向桓公，曹刿抽剑，站在两个台阶之间说：“两位国君将改变原来计划，谁也不可进前！”管仲说：“君上请把土地归还给鲁国，以汶水为界！”桓公许诺，确定以汶水为界而回国。桓公回来，努力整顿政治，不再增加军备，自己守御，不干涉别人，停止过分举动，息兵罢战。

桓公五年，宋国伐杞国。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宋，我本想讨伐，无奈诸侯要救。杞国是圣明帝王之后。目前宋国攻伐，我想救，行吗?”管仲说：“不行。我闻知内政不修，向外举兵行义，无人信服。您现在将要对外举兵行义，以实行先外后内的办法，可令诸侯亲附吗?”桓公说：“此时不救，以后没有理由伐宋。”管仲说：“诸侯国君，不该贪得土地。贪地必勤于兵，勤于兵必困乏人民，人民困乏则君主多诈。欺诈机密，而后动兵，可以胜敌。对民行诈，不能取信于民。不信于民，则必然动乱。国内动乱，则危及自身。所以古人懂先王之道，不竞争于军事。”桓公说：“那么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依我之见，不如派人以重礼，去宋国交涉。交涉不成，您就收留杞君，并加封赐。”桓公问鲍叔说：“怎么样?”鲍叔说：“您按夷吾之言行事。”

桓公便派遣曹孙宿出使宋国。宋国不听，果然伐杞。桓公便修筑缘陵之城，封赐给杞君，送兵车百乘，甲士千人。翌年，狄人伐邢，邢国国君逃到齐国，桓公修筑夷仪之城，封赐邢君，送兵车百乘，甲士千人。再一年，狄人伐卫，卫国国君逃到虚地，桓公准备封赐，隰朋、宾胥无两人谏止说：“不行。三个国家之所以亡，只因为小。现在您只求封赐亡国，国土用尽怎么办?”桓公问管仲说：“怎么样?”管仲说：“您有行义之名，便可赢得实际好处。您应该干下去。”桓公又问鲍叔，鲍叔说：“您可按夷吾之言行事。”桓公修筑楚丘之城封赐，送兵车三百乘，甲士五千人。封赐卫国以后，过一年，桓公问管仲还应做什么事。管仲回答说：“您在国内修明政治，而劝勉人民，就可以取信诸侯。”桓公同意。于是减轻赋税，放宽关卡市场的征税，建立赋税与禄赏制度。实行以后，管仲又请求说：“要实行问病制度。我希望对国内外有赏而无罚，行五年，便可使诸侯亲附。”桓公说：“好。”实行以后，管仲又请求说：“在与各诸侯国礼问中，

齐国以豹皮送给小国，小国以鹿皮回报。齐国以马送给小国，小国以狗回报。”桓公同意，并实行。管仲又请求在国内外实行奖赏措施。桓公说：“好。”实行了。管仲负责在国中行赏，桓公则对诸侯行赏。凡诸侯国君做善事，以重礼祝贺。国内列士以下有做善事，送衣裳祝贺。凡诸侯大臣有谏诤君主而善，送玺慰问，以赞许他的言论。

桓公实行这些以后，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说：“隰朋聪明敏捷，可任命管理东方各国事务。宾胥无坚强而纯良，可任命管理西方各国事务。卫国政教，诡薄而好利。公子开方为人，聪慧而敏捷，不能持久，而喜欢创始，可以出使卫国。鲁国政教，好六艺而守礼。季友为人，恭谨而精纯，博闻而知礼，多行小信，可以出使鲁国。楚国政教，机巧文饰而好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曹孙博于政教，而巧于辞令，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以出使楚国。小国诸侯既已服从，大国诸侯既已亲附，能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开始向他们施加政令。”桓公说：“好。”于是派遣公子开方到卫国，派遣季友到鲁国，派遣曹孙到楚国出使。五年，诸侯亲附。

狄人征伐，桓公通告诸侯说：“请出兵救助被伐的国家。诸侯同意，大国出兵车二百乘，士卒二千。小国出兵车百乘，士卒一千。”诸侯都许诺。齐国出千乘兵车，士卒提前到缘陵，会战在全体到达以后。所以打败狄人。狄人车甲和物资，小诸侯国受领，大诸侯国就近，分狄人的县，不许践踏其都城。北州诸侯没到，桓公在召陵遇到南州诸侯说：“狄人无道，违犯天子之命，征伐小国。我们服从天子，敬顺天命，下令援救被伐国。北州之侯不到，上不听天子之令，下无礼于诸侯，我提请惩罚北州之侯。”诸侯同意。桓公于是北伐令支国，打下凶之山，取孤竹国，拦阻山戎。看着管仲发问说：“还要做些什么?”管仲回答说：“您教诸侯为人民积聚粮食，诸侯军备不足，您发兵相助。这样，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政令。”桓公便告示诸侯，一定要备足三年民食，用余力修治军队。军备不足，把情况报告齐国，齐国发兵相助。这件事办了以后，桓公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回答说：“您考察他们君臣父子的关系，就可以施加政令。”桓公问：“考察的办法如何?”回答说：“诸侯不准擅自立妾为妻，不准擅自诛杀大臣，没有为国立功，不准擅加禄赏，士与庶人不准擅自弃绝妻室，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囤积粮食，不准乱取禁伐的木材。行之一年，不服从，可处罚。”桓公公布于诸侯，诸侯同意，接受而实行。行一年，吴国征伐齐国的穀城，桓公没有普遍通告诸侯，诸侯军队都全部赶到，等待

桓公命令。桓公以兵车千乘，在国境接会诸侯，齐国大军未到，吴兵逃。诸侯罢兵。桓公回来问管仲说："还做什么事情?"管仲说："可以对各国诸侯施加政令。"还说："从今以后二年，诸侯嫡子不孝父母，不友爱兄弟，不敬国家良臣，三者无一，可诛。诸侯大臣办国事，三年不闻有善政，可罚。国君有过，大夫不谏止。士庶人有善，大夫不举荐。可罚。官吏闻知士庶人贤而孝悌，可赏。"桓公接受并实行这些建议，邻近齐国的诸侯，无不请求侍奉，兵车集会六次，乘车集会三次，享国四十二年。

桓公即位十九年，放宽关市征税，只取五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农业税用粮食数量计算，按土地等次区别征收。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成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年景饥荒情况缓解再收。

桓公派鲍叔考察官吏中表现好的人，派晏子考察非官吏和种田者中表现好的人，派高子考察工匠和商人中表现好的人，派国子管理讼狱，隰朋管理东方各国事务，宾胥无管理西方各国事务，弗郑管理住宅。凡是当官的住进宫廷，不当官与种田的住近城门，工匠与商人住近市场。每三十里路设置驿站，贮备食品，设官管理。凡诸侯跟齐国交涉办事，对从行官吏，派一人用车替他负载行装。若是住宿，派人替他喂马，用储备食品招待。来客与管理者各执契券，客至本国交契费。待客礼仪与收费数目不当，管理者有罪。凡庶人要与本乡交涉办事，官吏扣压不办，过七天，处囚禁。士有事要向上交涉，官吏扣压，过五天，处囚禁。贵人之子要向上交涉办事，官吏扣压，过三天，处囚禁。凡县吏引荐诸侯来齐国做事的士人，引荐得好，看所荐对象能力的大小，给予赏赐。引荐有过，不予罪罚。派鲍叔管理大夫的选拔，劝勉国事，有功无过，举为上等。从政，治绩属第二位。田野土地多不荒废，办案严肃不骄，属于其次。劝勉国事，有功而亦有过。从政，虽有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行此三者，属于下等。

派晏子管理贵人之子的选拔，外出不邪僻，居处不奢华，能友爱青年和长辈，举为上等。具备其中两条，属其次。具备其中一条，属下等。士，立身谦恭，敬重老人、官长，交游不失礼节，行此三者，举为上等。具备其中两条，属其次。具备其中一条，属下等。种田者，非常出力，顺于父兄，多服其劳，有此三者，举为上等。具备其中两条，属其次。具备其中一条，属下等。派高子管理工匠、商人的选拔，顺于父兄，事长养老，接受任务能严肃对待，有此三条，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

只有一条，属于下等。派国子按情节判断刑狱。三位大夫的选拔举荐工作做完以后，命令县去执行。管仲要进一步与被选拔举荐的人谈话，然后上报与国君见面，终年如此，由国君举用。管仲告知鲍叔说："劝勉国事，无功而有过。为政无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凡有此三条，有罪无赦。"告知晏子说："贵人之子，居处奢华，压制朋友，嗜好酒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规，不敬老人，营利谋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种田者，出入不顺于父兄，用力不勤，有事不服其劳，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告知高子说："工匠商人，出入不顺于父兄；接受任务不严肃对待；遗弃老人，行事诡诈。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是对父兄无过，州里称赞的人，官吏应该举荐，国君即行任用。做得好也无赏，有过也无罚。官吏应荐不荐，废除其职。对父兄无过，州里无人称赞，官吏举荐，国君使用。好的给上赏，不好的官吏受罚。"桓公告知国子说："凡贯彻贵贱的准则，在家跟父亲共同履行，出家跟师长共同履行，到上面跟国君共同履行。这三件受损害不以死捍卫，或有损害而不知，不赦其罪。判断刑狱，使人情与义理通融，使义理与禄位通融，有禄位者不检束，有罪无赦。"

【解 读】

从本篇可知，管仲怎样"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孔子赞语），以及怎样"以大事匡君"（唐尹知章题解）。从中可体会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之初，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结构原则，推动社会进步杰出人物的思想风貌、性格品质的众生相。抚今追昔，了解社会发展脉络哲理，中华民族融合历史。形象生动，趣味盎然。

51. 中匡

【题 解】

题名“中匡”，选录几则故事，用桓、管问答方式，讲为君之道和当时的政策措施，记载管仲辅佐桓公图霸，促进齐国发展的历史片段。

管仲会国用[1]，三分二在宾客[2]，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悦，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焉何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办军事矣，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则可乎？”对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钧[3]，无所抑而讼者[4]，成以束矢[5]。

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可乎？”对曰：“爱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境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仇敌之国。赐小国地，而后可以诛大国之不

道者。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对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问曰：“古之亡国其何失?”对曰：“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财委，而不计失百姓。计见亲，而不计见弃。三者之属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国家[6]，陨社稷者[7]，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

桓公谓管仲曰：“请致仲父其桓[8]。”公与管仲父而将饮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执爵[9]，夫人执尊[10]，觞三行[11]，管仲趋出[12]。公怒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寡人自以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鲍叔、隰朋趋而出，及管仲于途，曰：“公怒。”管仲返，入，背屏而立，公不与言。少进中庭，公不与言。少进，薄堂[13]，公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自以为脱于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对曰：“臣闻之，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14]：“寡人非敢自为偷也[15]，仲父年长，虽寡人亦衰矣，吾愿一朝安仲父也。”对曰：“臣闻壮者无怠，老者无偷，顺天之道，必以善终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猝[16]，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宾客之礼再拜送之。

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愿闻国君之信。”对曰：“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此国君之信。”公曰：“善。请问信安始而可。”对曰：“始于为身[17]，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公曰：“请问为身。”对曰：“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

长德，此为身也。”公曰：“请问为国。”对曰：“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公曰：“请问为天下。”对曰：“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18]，菀浊困滞者[19]，法度不忘，往行不饬[20]，而民游泄矣[21]，此为天下也。”

【注 释】

[1] 会 kuài：总计，统计，总计，会计（管理计算财务）。本义会合。《说文》：“会，合也。”段注：“凡曰会计者，谓合计之也。”《广雅·释诂》：“会，聚也。”焦循《孟子正义》：“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

[2] 宾客：外国来使。

[3] 金：金属。钧：重量单位，三十斤。

[4] 抑：枉屈。

[5] 成以束矢：罚一束箭了事。十二支箭为一束。

[6] 隳：毁坏。

[7] 陨：坠落，毁坏。

[8] 仲父：叔父，桓公对管仲的尊称。桓：盘桓，盘桓杯酒，宴饮。

[9] 爵：酒器。

[10] 尊：酒杯。

[11] 觞：酒杯，欢饮，进酒。

[12] 趋出：小步疾行退出，示恭敬。

[13] 薄堂：接近堂屋。

[14] 遽：匆忙，惊慌。

[15] 偷：苟且偷安。

[16] 猝：突然，出乎意外。

[17] 为身：治身，管理自身。

[18] 凌：欺凌，侵犯。

[19] 菀浊困滞：屈辱困窘。菀：屈。浊：辱。困：穷。滞：淹滞。

[20] 饬：督饬，约束。

[21] 游泄：和乐，优游，闲散自得。

【译 文】

管仲统计国家财政开支，三分之二用于国外宾客，三分之一用于国内。管仲惶恐而报告桓公。桓公说："您还至于这样吗？四邻宾客来者悦，出者誉，美名满天下。来者不悦，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土地可产粮，木材可生货。粮食用尽可再生，货物分散可再聚。治国家者名为重，钱财何必要在意？"管仲说："这是您的明鉴。"桓公说："人民大办军事，我想要诛伐无道大国，可以吗？"回答说："不可。盔甲兵器不够用，请减刑，增盔甲兵器。"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犯人用盔甲兵器赎罪。死罪用犀牛皮甲，外加一戟赎罪。刑罪用护胁的盾牌，外加一戟赎罪。有过失，罚金属三十斤。无冤屈而诉讼，罚一束箭了事。

桓公说："盔甲兵器够用，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吧？"回答说："施爱于四境之内，然后可排斥境外之不善者。安定卿大夫的家，然后可危害仇敌之国。赐予小国土地，然后可诛伐无道的大国。举用贤良，然后可取缔慢法鄙贱之民。因此，先王必先有所立，而后必有所废。必先有所利，而后必有所害。"桓公说："从前夏禹、商汤、周武王，既然杀其国君，现在谈仁义，必以三王为榜样，不知是什么缘故？"回答说："从前，禹平定天下，夏桀乱，汤放桀，安定禹功。汤平定天下，商纣乱，武王伐纣，安定汤功。况且以善征伐不善，从古到今没改变。您有何疑？"桓公又问："古代亡国者，有什么过失？"回答说："只考虑取得土地与财宝，而不考虑脱离诸侯。只考虑财物积累，而不考虑脱离百姓。只考虑被人所亲，而不考虑被人所弃。三条有一足以削，全都具有就灭亡。古代败坏国家，伤害社稷，不是专门故意而为之，必然是少有所乐，不知其陷于罪恶。"

桓公对管仲说："请仲父来饮宴！"桓公将设馆宴请管仲，挖新井柴草覆盖，斋戒十天召管仲。管仲到，桓公拿酒爵，夫人拿酒杯，酒过三巡，管仲小步疾行退出。桓公发怒说："我斋戒十天，宴请仲父，自以为够尽心，仲父不辞而出，是何缘故？"鲍叔、隰朋也小步疾行退出，追管仲于途中说："桓公发怒！"管仲返回，进院，背靠屏风而立，桓公不跟他说话。再往前走，到中庭，桓公不跟他说话。再往前走，接近堂屋，桓公说："我斋戒十天，宴请仲父，自以为脱罪。您不辞而出，不知其故。"管仲回答说："我闻知：'沉溺宴乐染忧患，厚于口味薄于德，怠慢听朝缓于政，有害国家危社稷。'我因此敢于走出。"桓公立刻下堂说："我非敢自为苟安，仲父年长，我也衰老，我希望安慰您。"管仲回答说："我闻知：

‘壮年不懈怠，老年不苟安，顺天道办事，定有好结果。’夏桀、商纣、周幽三王之失，不是一朝突然，您为什么苟安?”管仲走出，桓公以宾客之礼，再拜而送。

第二天管仲上朝，桓公说：“我想听怎样建立国君威信。”回答说：“人民爱戴邻国亲，天下信任国君威。”桓公说：“好。请问威信怎样立。”回答说：“开始在治身，其次在治国，最终治天下。”桓公说：“请问身怎样治。”回答说：“导治血气，以求寿长，谋远和德广，这就是治身。”桓公说：“请问国怎样治。”回答说：“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用死于王事者的子孙，薄税敛，轻刑罚，这是治国的大礼。”桓公说：“请问天下怎样治。”回答说：“法令推行不苛刻，刑罚精简不妄赦，官吏宽厚不迟慢，屈辱困窘法保护，往来行者无约束，人民和乐悠悠然，这样就是治天下。”

【解 读】

管仲辅佐桓公图霸，告诫桓公：“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壮者无怠，老者无偷，顺天之道，必以善终。”“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多有启发，可资借鉴。

52. 小匡

【题 解】

题名“小匡”，记述管仲相齐，辅佐桓公实现霸王梦的历史伟业。

桓公自莒返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仪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胃执桴[1]，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曰：“彼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返之，其为君亦犹是也。”公曰：“然则为之奈何?”鲍叔曰：“君使人请之鲁。”公曰：“施伯，鲁之谋臣也。彼知吾将用之，必不吾予也。”鲍叔曰：“君诏使者曰[2]：‘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愿请之以戮于群臣[3]。’鲁君必诺。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将致鲁之政。夷吾受之，

则鲁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返于齐。必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受乎?”鲍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无二心。”公曰：“其于寡人犹如是乎?”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与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庙，则亟请之，不然无及也。”

公乃使鲍叔行成[4]，曰：“公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鲁人为杀公子纠。又曰：“管仲，仇也，请受而甘心焉[5]。”鲁君许诺。施伯谓鲁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将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今齐求而得之，则必长为鲁国忧，君何不杀而受之其尸。”鲁君曰：“诺。”将杀管仲。鲍叔进曰：“杀之齐，是戮齐也。杀之鲁，是戮鲁也。弊邑寡君愿生得之，以殉于国，为群臣戮。若不生得，是君与寡君贼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谓也，使臣不能受命。”于是鲁君乃不杀，遂生束缚而柙以予齐[6]。鲍叔受而哭之，三举[7]。施伯从而笑之，谓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鲍叔之仁，不戮贤人，其智称贤以自成也。鲍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国，管仲、召忽奉公子纠后入，与鲁以战，能使鲁败，功足已。得天与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鲁惧，杀公子纠、召忽，囚管仲以予齐，鲍叔知无后事，必将勤管仲[8]，以劳其君愿，以显其功。众必予之有德。力死之功，犹尚可加也，显生之功将何如？是昭德以贰君也[9]，鲍叔之知，不是失也。”

至于堂阜之上，鲍叔祓而浴之三[10]。桓公亲迎之郊。管仲屈缨插衽[11]，使人操斧而立其后。公辞斧三，然后退之。公曰：“垂缨下衽，寡人将见。”管仲再拜稽首曰：“应公之赐，杀之黄泉，死且不朽。”公遂与归，礼之于庙，三酌而问为政焉，曰：“首先君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12]，田猎毕弋[13]，不听国政。卑圣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14]。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

戎士待陈妾之余。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吾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国，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15]，式券以相应[16]，比缀以书，原本穷末。劝之以庆赏，纠之以刑罚，分除其颠毛[17]，赐予以镇抚之，以为民终始。”

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谨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杀、生、贵、贱、贫、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帅。”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大夫。五属五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逸者。”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18]，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19]，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20]，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周处[21]，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22]，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周处，审其四时，权节其用[23]，备其械器，比耒耜枷芟[24]。及寒击

藁除田[25]，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26]。先雨耘耨[27]，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28]，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29]，别苗莠[30]，列疏数[31]。首戴苎蒲[32]，身服被襦[33]，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肢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34]，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农戚农[35]。今夫工群萃而周处，相良材[36]，审其四时，辨其功苦[37]，权节其用，论比计制[38]，断器尚完利[39]。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今夫商群萃而周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40]，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驾马，以周四方，料多少[41]，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42]。是以羽旄不求而至[43]，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相地而衰其征[44]，则民不移矣。正不旅旧，则民不惰[45]。山泽各以其时至，则民苟。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捞[46]，则牛马育。”

桓公又问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47]，其可乎？”管子对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公曰：“爱民之道奈何？”管子对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

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已亲，则何以使之乎?”管于对曰：“举财长工，以足民用。陈力尚贤，以劝民智。加刑无苛，以济百姓。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48]。此使民之道也。”

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征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对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战之事，则小国诸侯之臣有守御之备矣。然则难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

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49]，卒长则其制令[50]，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桓公曰：“善。”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帅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51]，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蒐[52]，振旅[53]。秋以田，曰狝[54]，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

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也。

正月之朝，乡长复事[55]，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56]，慈孝于父母，长悌闻于乡里者[57]，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58]。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59]，筋骨秀出于众者[60]，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庇，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61]，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维顺，端悫以待时使，使民恭敬以劝，其称谤言，则足以补官之不善政。"

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62]，以参其成功成事[63]。可立乃时[64]。设问国家之患而不穷，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65]。高子、国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疲士无伍，疲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故民皆勉为善。士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计。莫敢以终岁为议，皆有终身之功。

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于公。择其寡功者而谯之曰[66]："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独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训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

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悌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谓之下庇，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乎五属大夫退而修属，属退而修连，连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政成国安，以守则固，以战则强。封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若军令则吾既寄诸内政矣，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67]，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68]，小罪入以金钧分[69]，宥薄罪入以半钧，无挫抑而讼狱者[70]，正三禁之而不直[71]，则入一束矢以罚之。美金以铸戈剑矛戟[72]，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锄夷锯欘[73]，试诸木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可乎?”管仲对曰：“未可。治内者未具也，为外者未备也。”故使鲍叔牙为大谏[74]，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宁戚为田，隰朋为行[75]，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劳处鲁，卫开方处卫，匽尚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饰玩好，使出周游于四方，鬻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公曰：“外内定矣，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公曰：“亲之奈何?”管子对曰：“审

吾疆埸[76]，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币，以亟聘眺于诸侯[77]，以安四邻，则邻国亲我矣。”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常、潜，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堵[78]，环山于有牢[79]。”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对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台原姑与柒里，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堵，环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堵，环山于有牢。”四邻大亲。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阴[80]，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兵出。有教士三万人，革车八百乘。诸侯多淫乱，不服于天子。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蔡陵，陵蔡，割越地。南据宋、郑，征伐楚，济汝水，逾方地，望文山，使贡丝于周室。成周反胙于隆岳[81]，荆州诸侯莫不来服。中救晋公，擒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桴[82]，乘桴济河[83]，至于石枕。悬车束马，逾大行与卑耳之溪，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84]，以誓要于上下庶神[85]。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累[86]，兵不解翳[87]，弢无弓[88]，服无矢[89]，寝武事[90]，行文道，以朝天子。

葵丘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有事于文、武[91]，使宰孔致胙。”且有后命曰：“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毋下拜[92]。”桓公召管仲而谋，管仲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

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牁、长沙、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异于此乎?”管子对曰：“夫凤凰鸾鸟不降，而鹰隼鸱枭丰。庶神不格[93]，守龟不兆[94]，握粟而筮者屡中。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数臻[95]。五谷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并兴[96]。夫凤凰之文，前德义，后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97]，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98]。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颠蹶于下[99]，以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旗[100]。天子致命于桓公而不受，天下诸侯称顺焉[101]。

桓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102]，而二君弑死，国绝无后。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103]，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卫，卫人出旅于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系马三百匹[104]，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之诸侯知桓公之为己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

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使天下诸侯以疲马犬羊为币，齐以良马报。诸侯以缦帛鹿皮四介以为币[105]，齐以文锦虎豹皮报。诸侯之使垂橐而入[106]，捆载而归[107]。故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108]，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背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国诸侯之多与己也[109]，于是又大施惠焉，可为忧者为之忧，可为谋者为之谋，可为动者为之动。伐谭、莱而不有也[110]，诸侯称仁焉。

通齐国之鱼盐东莱[111]，使关市几而不征[112]，廛而不税[113]，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筑蔡、鄗陵、培夏、灵父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邶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

故行地滋远[114]，得人弥众，是何也？怀其文而畏其武。故杀无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御，武事立也。定三革[115]，偃五兵[116]，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117]，文事胜也。是故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附比。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于是裂广地以益狭地，损有财以与无财。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夫如是，居处则顺，出则有成功。不称动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

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此五子者荷功度义[118]，光德继法，昭于天下[119]，以遗后嗣，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裕，不可掩也。则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初，桓公郊迎管子而问焉，管仲辞让，然后对以参国伍鄙，立五乡以崇化，建五属以厉武，寄兵于政，因刑罚，备器械，加兵无道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说。于是斋戒十日，将相管仲。管仲曰："斧钺之人也，幸以获生，以属其腰领，臣之禄也。若知国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胜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许诺，再拜而受相。

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漠不见禽而后返。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

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则恶有不可者矣?”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120]，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异日请与吾子图之。”对曰：“时可将与夷吾，何待异日乎?”公曰：“奈何?”对曰：“公子举为人博闻而知礼，好学而辞逊，请使游于鲁，以结交焉。公子开方为人巧转而锐利，请使游于卫，以结交焉。曹孙宿其为人也小廉而苛怃，足恭而辞给[121]，正荆之则也，请使往游，以结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后退。

相三月，请论百官。公曰：“诺。”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娴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注 释】

[1] 介胄执桴：披甲戴盔，手持鼓槌。桴 fú：鼓槌。

[2] 诏：告诉。

[3] 戮于群臣：在群臣面前处死。

[4] 行成：议和，诸侯国间订立和议。

[5] 请受而甘心焉：请交我们处理才甘心。

[6] 柙：木笼，囚车。

[7] 三举：大声哭叫三次。

[8] 勤：帮助。

[9] 昭德以贰君：宣扬管仲之德，以使他立于相位。贰君：贰于君，为君之副贰，第二把手，指宰相。

[10] 祓 fú：古代用斋戒沐浴等方法除灾求福。

[11] 屈缨插衽：屈下帽缨，掩着衣襟。唐尹知章注："示将戮也。"表示将被处死。缨：冠缨，系在颌下的冠带。衽：衣襟。

[12] 湛乐：过度享乐。

[13] 毕弋：捕捉射取猎物。毕：捕捉禽兽的长柄网。弋：用绳系箭射取猎物。

[14] 陈：陈设，陈列。《广雅》："陈，列也。"《玉篇》："陈，布也。"

[15] 设象以为民纪：立典型以为规范。象：典型。民纪：规范。

[16] 式券以相应：备好表格以填写。

[17] 分除：剪除，剪掉。颠毛：头顶上的头发。

[18] 石民：比喻人民是国家的柱石。唐尹知章注："（士、农、工、商）四者国之本，犹柱之石也。"

[19] 咙 máng：语言杂乱。

[20] 闲燕：清净。

[21] 群萃而周处：相聚而集中。萃：聚集。周处：居住集中。周：密。

[22] 不肃而成：不严也能教好。肃：严，急。

[23] 权节：权衡调节，考虑安排。

[24] 耒耜枷芟：几种农具。耒耜：像犁的农具，翻土用。枷：连枷，用于脱粒。芟 shān：大镰刀，用于除草。

[25] 及寒击藁除田：到天冷除草整地。藁 gǎo：草。

[26] 耰 yōu：播种盖土护种子。

[27] 先雨耘耨 nòu：雨前除草松土。耘：耕耘，中耕。耨：除草。

[28] 枪刈：割草农具，镰刀类。耨锸：锄草农具，锄类。

[29] 脱衣就功：脱下衣服好干活。

[30] 别苗莠：分别禾苗和野草。莠：跟禾苗相似的野草。

[31] 列疏数：排列苗的疏密。疏数：稀疏和稠密。

[32] 苎蒲：苎麻、蒲草编织的草帽、草笠。

[33] 褓褕 bó shì：蓑衣，粗衣。
[34] 朴野而不慝：朴实无邪。慝：邪恶，奸诈。
[35] 敬农戚农：尊敬农民，爱农民。
[36] 相：观察，视察。
[37] 功苦：产品质量的优劣精粗。功：工，精良。苦：粗劣。
[38] 论比：评论等级。比：比类，等级。计制：考量规格。
[39] 断器：裁断器物。
[40] 监：监视，督查。
[41] 料：预料，计算，核算。
[42] 买贱鬻贵：贱买贵卖。鬻：卖。
[43] 羽旄：雉羽牦牛尾装饰的旗子。
[44] 相地而衰其征：视察土地等次，区别征收租税。衰：差别。
[45] 正不旅旧，则民不惰：施政不遗弃功臣故旧，人民就不会不敬。
[46] 捞：妄取，捞取，剥夺。
[47] 干时：求得行时。干：求取。
[48] 穷：困窘，无力，失效。
[49] 行伍：古代军队编制，军队代称。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行。
[50] 则：效法，根据。
[51] 中军：君王桓公亲率的主将之军。
[52] 蒐：春天打猎的名称。
[53] 振旅：回兵的军礼，训练回兵。
[54] 狝：秋天打猎的名称，训练出兵。
[55] 复：答复，回复，报告。
[56] 质仁：质性仁厚。
[57] 长：长辈善待晚辈。悌：晚辈善事长辈。
[58] 已于事而竣：完事退下。
[59] 拳勇：勇气。
[60] 秀出：优秀出众。
[61] 期而书伐以告：年终书面报告功绩。期：一整年。伐：功绩。
[62] 省相其质：仔细观察其素质。省相：察看，细看。
[63] 参：参考，参验，检验，核查。
[64] 可立乃时：如可举拔，就待时而用。
[65] 三选：乡长、官长和君主三次选拔。

[66] 谯 qiáo：通“诮”，责备，谴责。《广韵》：“谯，责也。”《增韵》：“谯，以辞相责也。”《广雅》：“谯，呵也。”

[67] 犀胁：犀牛皮制成的马具胁驱，放马胁外，便于骑乘驮运。

[68] 兰：兵器架。鞅革：革制胸甲，保护胸部，抵御箭矢。

[69] 金：金属。钧分：一钧半。分：一钧的一半。一钧是三十斤。

[70] 挫抑：挫折，冤屈。

[71] 正三禁之而不直：官长再三劝禁不成而理不直。

[72] 美金：青铜。

[73] 恶金：铁。夷：钩镰。欘：镬类。

[74] 大谏：谏诤官。

[75] 行：外交官。

[76] 疆埸：边境。

[77] 亟：屡次。眺 tiào：诸侯聘问见面礼。《说文》：“眺，诸侯三年大相聘曰眺。眺，视也。”《周礼·春官·典瑞》“以眺聘”郑玄注：“大夫众来曰眺，寡来曰聘。”

[78] 渠弥：小海。有堵：有围墙障守。

[79] 牢：栅栏。

[80] 岱阴：泰山以北。岱：泰山别名。

[81] 隆岳：比喻齐国国君齐桓公。

[82] 方舟：方船，并船。桴：竹木编舟，大叫筏，小叫桴。

[83] 济：渡。

[84] 饰牲：经装饰的祭祀用牲。

[85] 庶神：众神。

[86] 累：绳索。

[87] 翳：遮蔽，障蔽，掩蔽物。《广雅》：“翳，障也。”《广韵》：“翳，隐也，蔽也。”

[88] 弢：弓袋。

[89] 服：箭服，箭袋。

[90] 寝：止息。

[91] 余一人有事于文、武：唐尹知章注：“有祭事于文王、武王之庙也。”

[92] 伯舅：周王对当时异姓诸侯的称谓，此处指齐桓公。

[93] 格：感通，显灵。

[94] 守龟：占卜用龟甲。龟甲由专人（龟人）掌守。也指掌管龟卜的人。《国语·鲁语下》韦昭注："守龟，卜人。"

[95] 臻：到。

[96] 藿 diào：藜类植物。

[97] 假：至，来，到。

[98] 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传说吉兆，黄河现龙马背河图，洛水现神龟背洛书。乘黄：神马。

[99] 颠蹶：仆倒，跌倒。

[100] 旒：旌旗下垂饰物。渠门：辕门，两旗所建军门。

[101] 称顺：称赞桓公顺于礼。

[102] 鲁有夫人、庆父之乱：鲁国有庄公夫人与庆父作乱。庆父通庄公夫人，杀子般、闵公。

[103] 选具：齐备。

[104] 系马：良马，厩中系养备用，别于在外放牧的马。

[105] 四介：四个。

[106] 垂橐：空手垂囊，空手空囊。

[107] 捆载而归：满载而归。

[108] 钓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用爱钓取，用利吸引，用信结交，用武威慑。

[109] 与：亲与，亲近。

[110] 伐谭、莱而不有：伐谭国和莱国而不据有。

[111] 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从东莱交换齐国鱼盐到诸侯国。通：流通，交换。

[112] 关市几而不征：关卡只检查不征税。几：通"讥"，检查，查看，查问。《霸形》："关讥而不征。"《小匡》、《荀子·王制》、《王霸》、《国语·齐语》："关市几而不正。"《孟子·梁惠王下》："关市讥而不征。"《孟子·公孙丑上》、《礼记·王制》："关讥而不征。"

[113] 廛而不税：市场储物只统计不税敛。唐尹知章注："廛：市中置物处，但籍知其数，不税敛。"廛：集市堆储货物的栈房，售货店铺。

[114] 滋：益，更加。

[115] 定三革：收藏各种革甲。定：止，停止。三革：人、马、车各种革甲。

[116] 偃五兵：收藏各种兵器。五兵：各种武器。

[117] 怵惕：恐惧警惕。

[118] 荷功：担任，担负，任事。

[119] 昭：昭著，明显。

[120] 优：优柔寡断。敏：勤勉，勤奋。

[121] 小廉而苛忕，足恭而辞给：有小清廉和小聪明，十分谦恭而善于辞令。苛忕：小有明察，小聪明。苛：细小。忕：明察，聪明。

【译 文】

齐桓公从莒回到齐国，任命鲍叔牙当宰相。鲍叔辞谢说："我是您的庸臣。国君要加惠于我，使我不至于受冻挨饿，就是君的恩赐。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则非我之所能，那只有管夷吾，才可以当此重任。我不如管夷吾有五：宽惠爱民，我不如。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忠信以交好诸侯，我不如。制定礼仪可示范于四方，我不如。披甲戴盔，手持鼓槌，立于军门，使百姓勇气倍增，我不如。管仲是人民的父母，将欲治理儿子，不可抛弃其父母。"桓公说："管夷吾亲自射我，射中带钩，几乎丧命，现在竟要起用，可以吗?"鲍叔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君主行动，您若赦罪，让他回国，他将同样为您效力。"桓公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鲍叔说："您可派人到鲁国去要回他。"桓公说："施伯是鲁国的谋臣。他知道我将起用管仲，一定不肯放回给我。"鲍叔说："您教使者这样说：'我君有一个不忠之臣在贵国，需要引渡回来，在群臣面前处死。'鲁国君必然应允。不过，施伯知道夷吾的才干，一定设法让他在鲁国执政。夷吾如果接受，鲁国就能削弱齐国。夷吾不接受，他估计管仲将要返回齐国，一定要杀死他。"桓公说："那么你估计管夷吾会接受吗?"鲍叔说："不会接受。夷吾事君无二心。"桓公说："他对我也能这样吗?"回答说："不是为了您，是为了先君和国家的缘故。您若想安定国家，就赶快去要回他，不然就来不及了。"

桓公派鲍叔去鲁国议和，对鲁国说："公子纠是亲人，请您们替我国杀掉。"鲁国便替齐国杀了公子纠。又说："管仲是仇人，请交我们处理才甘心。"鲁君答应。施伯对鲁侯说："不要交回。齐国不是要杀他，而是要用他为政。管仲是天下贤人，是大材。管仲在楚，则楚国得志于天下。在晋，则晋国得志于天下。在狄，则狄人得志于天下。现在齐国要是得到他，则必是鲁国永远的忧患，您何不杀他，而还之以尸体?"鲁君说："好。"将杀管仲。鲍叔进言说："在齐国杀，是杀齐国的犯人。在鲁国杀，

是杀鲁国的犯人。我们国君要得到活的，把他处死在齐国，是为教育群臣而杀。若是得不到活的，就等于您和我们国君的叛贼站在一起。这不是我们国君所要求的，使臣我不敢从命。”于是鲁君不杀管仲，把管仲活着捆起来，用囚车押送回齐。鲍叔接收以后，大声哭叫三次。施伯则跟着笑起来，对大夫们说：“管仲一定不会死。以鲍叔之仁，不会杀戮贤人，他是懂得举用贤人，以自成其事的。鲍叔辅佐小白，先入齐而得国，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后入，鲍叔跟鲁国一战，能使鲁军败退，功劳太大。无论是得天之助，失天之助，他都一样克尽人事。现在鲁国害怕，杀公于纠和召忽，囚禁管仲，以送回齐国，鲍叔看到无后顾之忧，一定要帮助管仲，而遂其国君之愿，以显其定齐之功。人们也一定称他为有德。如果说为国死事的功，是可以增益的，那么荣显管仲活人的功劳将更大，是宣扬管仲之德，以使他立于相位，鲍叔的才智，是不会落空的。”

到齐国堂阜地区，鲍叔为管仲举行除灾仪式，使他沐浴三次。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屈下帽缨，掩着衣襟，使人拿着斧子站在背后。桓公三次下令执斧人走开，然后他们退出。桓公说：“既已垂下帽缨，拉下衣襟，我将立即接见。”管仲叩头再拜说：“承受您的恩赐，就是死在黄泉，也不朽了。”桓公便与管仲同回，在庙堂上礼见，三酌以后，请教为政之道，说：“从前先君襄公，筑高台，修广池，耽乐饮酒，田猎捕射，不理国政。卑视圣贤，侮慢士子，专宠女色，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战士挨饿受冻。战马的补充，等待游车用完的老马。战士的给养，等待侍妾食用的剩余。歌舞杂技在前，贤大夫在后。所以国家不能日新月异发展。我真怕宗庙无人打扫，社稷无人祭祀，请问怎么办?”管子回答说：“从前我们先王周昭王、穆王效法文、武的远迹，以成其名。集合年高有德的老人，考察人民中有道者，立典型以为规范，备好表格，比照情况，如实填写。用赏赐劝勉好人，用刑罚纠正坏人，剪除顶发，用赏赐安抚，治理人民始终如一。”

桓公说“还要怎么办?”管子回答说：“从前圣王治理民众，国分为三，鄙划为五，安定民众居处，成就民众职事，以此为治民体制。严格实行六秉，民心就可以掌握，而百姓可以治理。”桓公说：“什么是六秉?”管子说：“杀、生、贵、贱、贫、富是六秉。”桓公说：“怎么叫国分为三?”管子回答说：“定全国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您统率十一个乡，高子统率五个乡，国子统率五个乡。三国就成三军。您还要安排三国官府的官吏：市场立有三乡，手工业立有三族，湖泽

立有三虞，山林立有三衡。确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五乡定为一帅。”桓公说：“五鄙怎么办?”管子回答说：“确定五家为轨，轨有轨长。六轨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为一卒，卒有卒长。十卒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为一属，属有大夫。五属设五个大夫。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各自保证其所管，不准有所荒怠。”

桓公说：“安定民众居处，成就民众职事，怎么办?”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不可使杂居。杂居则其言杂，其事乱。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必住于闲静之地，农必住近田野，工匠必靠近官府，商人必靠近市场。士人居处相聚而集中，闲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思想安定，不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子弟常为士。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齐备耒耜枷镰。到天冷除草整地，以待时而耕，耕得深，种得匀，盖土快。雨前除草松土，以等待时雨。时雨来，携带镰刀锄头，早晚在地里干活，脱下常服，以就功役，分别禾苗和野草，排列苗的疏密。头戴草笠，身披蓑衣，一身泥水，暴露发肤，竭尽四肢之力，积极在地里干活。从小习惯，思想安定，不见异思迁。因此父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子弟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农家子弟常是农，朴实而不奸邪，优秀人才能成为士，就可以信赖。种地粮食多，做官贤才众，所以圣王敬农爱农。工匠居处相聚而集中，察看好木材，考虑四时工种，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评定等级，考核规格，裁断器物，崇尚完备锐利。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整天从事于此，教育子弟。从小习惯，思想安定，不见异思迁。因此父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子弟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工匠子弟常为工。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货物，督察本乡货物，预测市场物价。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预料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牦牛尾珍品，不求而至。竹箭国内有余。奇怪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物品聚集。整天从事这些，教育子弟，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信息。从少习惯，思想安定，不见异思迁。因此父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子弟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商人子弟常为商。视察土地等次，区别征收租税，民众不会外流。施政不遗弃功臣故旧，民众不会

不敬。伐木捕鱼有定时，民众不会犯禁忌。高原山地平原公平，民众就不会疑惑。不夺农时百姓富，祭祀不夺牛马育。”

桓公又问说：“我想修明政事，以行时于天下，可以吗?”管子回答说：“可以。”桓公说：“从哪里做起?”管子回答说：“从爱民做起。”桓公说：“什么是爱民之道?”管子回答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事业相连，俸禄相及，则民众相亲。宽放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则民众增殖。减少刑罚，薄收赋税，则民众富裕。乡选用贤士，施教于国，则民众有礼。出令不改，则民众务正。这就是爱民之道。”桓公说：“人民富裕又团结，该如何使用?”管子说：“开发财源倡百工，以足民众日常用。陈力尚贤劝民智，加刑无苛济百姓，行之无私足容众，出言必信令不穷。这就是使民之道。”

桓公说：“民居已定，民事已成，我想从事于天下诸侯，可以吗?”管子回答说：“不可以。民心没有安定。”桓公说：“怎样安定民心?”管子回答说：“修正旧法，选择好的，举用而严格执行。慈爱人民，救济贫户，宽缓征役，敬重百姓，则国富而民安。”桓公说：“人民安心，就可以吗?”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君主若想整顿军队，修治甲兵，其他大国也将整顿军队，修治甲兵。君主有征战举动，则小国诸侯的大臣有防御的准备。如此，难以迅速得意于天下。您想迅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就应该事有所隐，政有所寓。”

桓公说：“那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行内政而寓有军令。建立高子管辖的里，国子管辖的里，您管辖的里，三分齐国，作为三军。选拔贤能，委作里君。乡有行伍，卒长效法军制号令，进行田猎，实行赏罚，则百姓懂得军事。”桓公说：“好。”于是管仲制定五家为一轨，轨设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连设长。十连为乡，乡设良人，实行军令。因此五家为轨，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五十人为一小戎，里有司率领。四里为连，二百人为一卒，连长率领。十连为乡，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领。五乡一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率领。三军有中军的鼓，有高子的鼓，有国子的鼓。春天田猎，叫作蒐，训练回兵。秋天田猎，叫作狝，训练出兵。所以卒伍之政，在里内确定。军旅之政，在郊野完成。内部教令告成，军令不得再变。因此卒伍的人，人人相保，家家相爱，年少同居住，年长同交游，祭祀相祝福，死丧相抚恤，祸福相关切，居处相娱乐，行作相配合，哭泣相哀悼。因此夜间作战，声音相闻，可以不乱。白天作战，眼睛一看，可以相识。欢欣情谊，足以相殉死。所

以防守，则阵地巩固。战争，则取得胜利。国君有这样经过教练的士兵三万人，横行于天下，诛讨无道，安定周室，天下大国的君主，没人能抵御。

正月初起，乡长报告公事，桓公亲自询问说："你们乡，有平时行义好学，聪明仁厚，慈孝父母，长悌名闻于乡里者吗？有就报告。有而不报，叫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事而退。桓公又问说："你们乡，有勇武出众者吗？有就报告。有而不报，叫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事而退。桓公又问说："你们乡，有无不慈孝父母，不长悌乡里，骄傲淫暴，不遵行君令者吗？有就报告。有而不报，叫包庇属下，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事而退。于是乡长回去勤修德政，举进贤人。桓公亲自接见，就用这些人在官府工作。桓公命令官长，年终用书面报告新官成绩，命令官长挑选新官中的贤者上报。说："有人在我官府有功，德性好，又顺从，老实待命使用，使民众恭敬以劝勉，非议言词，则足以补救官吏的不善之政。"

桓公普遍调查其乡里意见，加以验证。然后召来与其共坐，仔细观察其素质，参考其成功成事。如可举拔，就待时而用。凡是考问其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不穷，下到乡里调查了解他的能力，而没有大过，便提作上卿的助手。这叫作三选。高子、国子回去治乡，乡长回去治连，连长回去治里，里长回去治轨，轨长回去治家。匹夫有善可得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诛。政事成功，乡不超越尊长，朝不超越爵位。无行男人，无人与之为伍。无行女人，无人娶。男子三次出妻，逐于境外。女人三次改嫁，服舂谷劳役。民众都勉力为善。士人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所以士人不敢贪图一时方便，都有终年打算。不敢只考虑终年之事，都有终身事业。

正月初起，五属大夫向桓公报告公事。桓公选择功绩少的责备说："封地分民一样，为什么你功绩少？为什么比不上别人？教训不善，政事不治，一再宽恕，三次不赦。"桓公继续询问说："你们属里，有平时行义好学，聪明，品性仁厚，慈孝于父母，尊敬长辈之名闻于乡里者吗？有就报告。有而不报，叫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事而退。桓公又询问说："你们属里，有勇气体力优秀出众者吗？有就报告。有而不报，叫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事而退。桓公又询问说："你们属里，有不慈孝于父母，不敬长辈于乡里，骄傲淫暴，不行君令者吗？有就报告。有而不报，叫包庇下面，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事而退。于是

五属大夫回去治属，各属回去治连，各连回去治乡，各乡回去治卒，各卒回去治邑，各邑回去治家。所以匹夫有善，可得举荐。匹夫有不善，可得诛罚。政成国安，守则固，战则强。封内治，百姓亲，可出征四方，建立霸王之业。

桓公说："卒伍已定，事功已成，我想干预诸侯事务，可以吗?"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关于军事，我既已寄寓于内政，齐国缺少盔甲兵器，我想用从轻处理重罪的办法，用盔甲兵器代替赎金。"桓公说："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规定犯重罪者交纳武器、盔甲、犀皮胁驱和两戟，犯轻罪者交纳兵器架、盾牌、胸甲和两戟，犯小罪者纳金属一钧半，宽赦薄罪，交纳金属半钧，没有冤屈而讼狱，官长再三劝禁不成，而理不直者，则须交纳一束箭以资惩罚。好金属铸造戈剑矛戟，试之于狗马。不好的金属铸造斤斧锄镰锯镬，试之于木土。"

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我想干预诸侯事务，可以吗?"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治理内政的人选不足，从事外交的不齐全。"于是委任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狱官，宁戚为田官，隰朋为通使诸侯的行官，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卫开方驻卫国，匽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派游士八十人，供给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财币充足，使出周游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贤士。带上玩好物品，使出周游四方，卖给各国诸侯，了解其上下嗜好，择其昏乱者先征伐。桓公说："外交内政都安定，可以了吗?"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因为邻国还没有亲善。"桓公说："怎样亲善?"管子回答说："审查我边境，归还侵占土地，订正封界，不接收其货财，美为皮币，不断聘问各国诸侯，安定四邻，则邻国亲善。"

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我想南征，应以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鲁为主。归还侵占他们的常、潜两地，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有栅壁。"桓公说："我要西征，应以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卫为主。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台原姑和柒里。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有栅壁。"桓公说："我要北征，应以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燕国为主。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柴夫和吠狗。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墙垣，环山有栅壁。"四邻大大亲善起来。在归还侵人之地和规正其国界后，齐国领土，南至泰山以北，西至济水，北至海，东至纪、随两地，地方共三百六十里。三年治定，四年训练成功，五年出兵。有练好的士兵三万人，革车八百辆。诸侯多淫乱，不服从天子。于是桓公

东救徐州，分吴地之半。救存鲁国，侵陵蔡国，分割越地。南面据有宋、郑，伐楚国，渡汝水，过方城，接近文山，责令楚国贡丝于周室。周天子送祭肉给齐桓公，荆州诸侯都归服。在中原援救晋公，擒获狄王，打败胡貉，攻破屠何，骑寇开始服从。往北伐山戎，制服令支，斩杀孤竹，九夷开始听从。沿海诸侯，都来归服。往西夺取白狄土地，到西河，并船投筏，乘筏渡河，到石枕。悬吊兵车，缠束战马，越过太行山和卑耳溪涧，拘大夏。西服流沙、西虞地，秦地戎人始服从。故兵一出，大功十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原诸侯，莫不服从。桓公跟诸侯，摆设祭品，书写盟誓，约誓于上下诸神。然后率天下，安定周室，在阳谷大会诸侯。因而有兵车的会六次，乘车的会三次，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铠甲不解绳，兵器不开箱，弓袋无弓，箭袋无箭，停武事，行文治，以朝拜天子。

在葵丘大会诸侯，周天子派大夫宰孔送祭肉给桓公说："我本人有祭祀之事于先王文、武之庙，派遣宰孔把祭肉送来。"而且还有后命说："因为你谦卑劳顿，实告伯舅你不必下堂拜赐。"桓公召见管仲商量，管仲回答说："为君不行君礼，为臣不行臣礼，是乱国的根本。"桓公说："我能做到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孤竹、山戎、秽貉，拘捕大夏国君。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柯、长沙、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不敢违抗我的命令。而中国还不抬高我，从前夏商周三代受命为王，跟我有什么不同吗？"管子回答说："现在是凤凰鸾鸟不出，而鹰隼鸱枭却很多。众神不来显灵，守龟不示预兆，而用谷穗卜筮却很灵验。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不断来临。五谷不丰收，六畜不兴旺，而蓬蒿藜藿杂草繁茂。凤凰羽毛的花纹，前面像德义，后面像日昌。古人受命为王，龙龟来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地出乘黄神马。现在三种祥瑞都没有出现，纵然受命为王，岂不是一种错误吗？"桓公惶恐，出来接见宾客说："天子的威严即在颜面之前，未离咫尺，我小白虽奉天子之命，而不必下堂拜赐，但恐怕在下面颠倒礼节，为天子增羞。"于是下堂拜谢赏赐，然后登堂领受赏服、大辂、龙旗九旒和渠门赤旗。天子下令桓公不下拜，桓公不受，天下诸侯称颂桓公顺礼。

桓公忧虑天下诸侯。鲁国有庄公夫人和庆父作乱，两个国君被杀，绝嗣没有后代。桓公闻知，使高子存全，男女不淫，牛马齐备，拿玉见桓公，请为齐国关内侯，桓公没有那样处理。狄人攻伐邢国，桓公筑夷仪城封赐，男女不淫，牛马齐备，拿玉见桓公，请为齐国关内侯，桓公没有那样处理。狄人攻伐卫国，卫人出旅曹地，桓公筑楚丘城封赐，牲畜散失，

桓公给良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道仁义。于是天下诸侯知桓公为己服务，所以诸侯归附桓公像赶集。

桓公知道诸侯归附，因而少收进见币帛，而多给回礼。所以天下诸侯用瘦马犬羊为礼币，齐国用良马回报。诸侯用素绸和鹿皮四张为礼币，齐国用花锦和虎豹皮回报。诸侯使者空囊而来，满载而归。所以用爱钓取，用利吸引，用信结交，用武威慑，于是天下小国诸侯，都服从桓公，不敢违背而来归附，喜欢桓公的仁爱，而贪图桓公的货利。相信桓公的仁义，而畏惧桓公的武力。桓公知道天下小国诸侯多跟自己亲睦，于是又大加施惠，可以分忧就为之分忧，可以谋事就为之谋事，可为动兵就为之动兵。伐谭国和莱国而不据有，诸侯称道仁义。从东莱交换齐国鱼盐到诸侯国，关卡只检查不征税，市场储物只统计不税敛，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道宽惠。修筑蔡、鄢陵、培夏、灵父丘城，以防御戎狄之地，用来阻止戎狄向诸侯暴掠。修筑五鹿、中牟、邿盖、牡丘等城，以保卫诸夏之地，用来表示中国的权威。教化大功告成。因此天下对于桓公，远国人民望之如父母，近国人民从之如流水。

所以行地益远，得人益众，这是什么原因？感怀其文治，而畏惧其武备。诛杀无道，安定周室，天下无人抵御，正由于武治建立。收藏各种革甲和兵器，穿朝服过河开会，而无所顾虑，正由于文治胜出。于是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归附。大国之君事齐如臣仆，小国诸侯喜齐如父母。正是这样，大国之君不显得那么尊贵，小国诸侯也不显得卑下。因而大国之君不骄傲，小国诸侯不震慑。于是分裂取地多的，增补地少的，减损有财的，给予无财的。周济其君子，不失成功。周济其小人，不失成命。这样，平时居处则安顺，战时出征则成功。不轻易发动战争，而完成文王、武王的治绩于天下。

桓公能假借群臣之谋，以增益其智慧。宰相是管仲，大夫有宁戚、隰朋、宾胥无和鲍叔牙。用这五个人任事行义，扬德继法，昭示天下，以传后世，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布，不可湮没。就是因为有明君在上，良相在下。当初，桓公迎管仲而请教，管仲辞让，然后提出建立三国五鄙，立五乡以提高教化，建五属以厉行武事，寄托军事于内政，利用刑罚，置备兵器，征伐无道诸侯，侍奉周室。桓公非常满意。于是斋戒十日，将拜管仲为相。管仲说："我是一个有大罪的人，幸得免死，使腰颈相连，就算我的福气。管理国家政事，怕不是我所能胜任。"桓公说："您接受国家政事，我就胜任。您不接受，我恐怕垮台。"管仲许诺，再拜而

接受相位。

过三天，桓公说："我有三大邪行，还能把国家搞好吗?"管仲说："我还没有听到过。"桓公说："我不幸嗜好田猎，昏夜而到生育野鸟的薮泽，田野静寞不见野禽以后才返回。诸侯使者不能当面致意，百官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恶则恶，但还不是最要紧。"桓公说："我不幸嗜好饮酒，日以继夜，诸侯使者不能当面致意，百官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恶则恶，但还不是最要紧。"桓公说："我有污行，不幸而好女色，表姐有不嫁人。"回答说："恶则恶，但还不是最要紧。"桓公变脸说："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吗?"回答说："人君唯有优柔寡断和不勤奋为不可，优柔寡断则失众，不勤奋则不成事。"桓公说："好。您请先回去，改日再跟您详谈。"管仲说："此时就可以谈，何必改日呢?"桓公说："我们该怎么办?"管仲说："公子举为人，见闻广博而知礼，好学而言辞谦逊，请派他出使鲁国，以广国交。公子开方为人，随机应变而锐利，请派他出使卫国，以广结交。曹孙宿为人，有小清廉和小聪明，十分谦恭而善于辞令，正合乎荆楚风格，请派他出使楚国，以广国交。"于是立即派出三位使者，而后告退。

管仲为相三月，请与桓公共同评论百官。桓公说："好。"管仲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隰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为城邑，开辟土地聚菽粟，增加人口兴民众，尽地之利殖货财，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平原广郊，战车不乱，战士猛进，鼓声一起，三军之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判案精准，折中纷争，不杀无辜，不诬无罪，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冒犯君主，进谏必忠，不怕死亡，不贪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之官。这五个人，我一个都比不上。但是用来同我管夷吾去换，我不干。君主您想要治国强兵，有此五人就够。若想图霸王之业，则有管夷吾在此。"桓公说："好!"

【解 读】

本篇记述管仲相齐，辅佐桓公实现霸王梦的历史伟业，起于桓公返齐，继承君位，终于霸业完成。浅显易懂，细致周到，夹叙夹议，合情合理。理解本篇的精神实质和精粹哲理，有两句话可视为关键锁钥："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百官如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无和东郭牙等人，

能为桓公解决治国强兵的具体策略，管仲则能为桓公解决图谋霸王之业的整体战略。桓公能假借其群臣之谋，以增益其智慧。透过本篇和《大匡》、《中匡》的历史文档，可形象理解管仲和群臣之谋局部和整体的样貌，理解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斑斓图景，内外政策、策略、规律、规范，从文史哲多角度理解桓、管图霸的历史理论，撷取对现实积极有益的启发借鉴。

《管子》哲学范畴类编

一、世界观范畴：1. 天道。2. 地道。3. 道。4. 因。5. 静因。6. 常则。7. 则。8. 势。9. 形势。10. 自然。11. 万物。12. 物。13. 形。14. 气。15. 精。16. 精气。17. 天地。18. 地。19. 水。20. 宙合。21. 阴阳。22. 数。23. 术数。24. 象。25. 化。26. 变。27. 变化。28. 动静。29. 权。30. 度。31. 鬼神。32. 心。33. 心术。34. 性。35. 性命。36. 生。37. 人情。38. 以人为本。

二、认识论范畴：39. 观察。40. 闻见。41. 问。42. 聪明。43. 思。44. 思索。45. 知。46. 智。47. 智谋。48. 谋。49. 谋虑。50. 虑。51. 智慧。52. 计。53. 计数。54. 是非。55. 当。56. 谬。57. 过。58. 悖。59. 参验。

三、逻辑学范畴：60. 名。61. 言辞。62. 意。63. 辩说。64. 诡辩。65. 理。66. 类。

四、历史哲学范畴：67. 古今。68. 时变。

五、政治哲学范畴：69. 政治。70. 治国。71. 以法治国。72. 治乱。73. 君臣。74. 君道。75. 无为。76. 和同。77. 和合。78. 尚贤。79. 举贤。80. 任贤。81. 爱民。82. 兼爱。83. 亲民。84. 顺民心。85. 富民。86. 富国。87. 节用。88. 取予。89. 赏罚。90. 刑罚。91. 刑赏。92. 法。93. 法律。94. 法制。95. 法度。96. 法式。97. 法术。98. 程式。99. 法仪。100. 宪法。101. 法令。102. 令。103. 号令。104. 决塞。105. 刑。106. 兵刑。107. 用兵。

六、伦理哲学范畴：108. 道德。109. 人道。110. 慎己。111. 圣

人。112. 德。113. 德行。114. 道义。115. 德义。116. 治身。117. 仁。118. 仁义。119. 礼义廉耻。120. 信。121. 忠信。122. 礼节。123. 荣辱。124. 孝悌。125. 诚信。126. 勇。127. 忠。128. 恕。129. 欲。130. 善。131. 俭。132. 利害。133. 祸福。

七、美学范畴：134. 美。

一、世界观范畴

1. 天道

《形势》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略] 藏之无形，**天之道**也。[略] **天道**之极，远者自亲。

《立政》**天道**之所期也。

《枢言》**道**之在**天**者，日也。[略] 有**天道**胜无**天道**。

《重令》**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略] 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

《中匡》顺**天之道**。

《霸言》举大事用**天道**。

《君臣下》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

《心术上》**天之道**，虚其无形。[略] **天之道**虚。

《白心》名进而身退，**天之道**也。

《形势解》**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略] 主有**天道**。[略] 失**天之道**，则民离叛而不听从。[略] 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略] 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极，远者自亲。[略] 乱主上逆**天道**。

2. 地道

《五辅》**地道**不宜，则有饥馑。

3. 道

《牧民》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

《形势》谋巨者可与远举，顾忧者可与致**道**。[略]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

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地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设，身之化也。［略］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略］天**道**之极，远者自亲。［略］**道**之用也，贵其重也。

《五辅》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

《宙合》彰**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也如化。［略］故有**道**者不平其秤，不满其量，不殷其乐，不至其度。［略］**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略］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略］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

《枢言》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

《兵法》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略］始乎无端者，**道**也。卒乎无穷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也。［略］畜之以**道**，则民和。

《戒》此谓**道**之荣。［略］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略］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

《君臣上》**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略］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略］**道**者，成人之生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

《小称》恭逊、敬爱之**道**。［略］故先王曰**道**。

《心术上》心处其**道**。［略］上离其**道**，下失其事。［略］**道**，不远而难极也。［略］虚无无形谓之**道**。［略］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略］**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故曰"不远而难极也"。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略］天之**道**。［略］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略］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略］权出于**道**。**道**也者，动不见其形。［略］天之**道**虚，地之**道**静。［略］故**道**贵因。

《白心》非吾**道**虽利不取。［略］名进而身退，天之**道**也。［略］**道**之大如天。［略］何**道**之近而莫之能服也。［略］今夫来者，必**道**其道。［略］是谓知**道**。

《内业》夫**道**者，所以充形也。［略］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

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处。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略］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意，**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略］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略］凡**道**，必周必密。［略］既知其极，返于道德。［略］彼**道**自来，可借与谋。

《四时》**道**生天地，德出贤人。**道**生德。

《正》万物宗一，阴阳同度，曰**道**。［略］**道**以明之。［略］致**道**，其民附而不争。［略］会民所聚曰**道**。

《形势解》**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略］**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4. 因

《心术上》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略］故道贵**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

5. 静因

《心术上》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

6. 常则

《形势》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

《形势解》天不变其**常**。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

7. 则

《七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略］不明于**则**，而欲措仪画制，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摇竿而欲定其末。［略］措仪画制，不知**则**不可。

《霸言》象天**则**地。

《心术上》毋先物动，以观其**则**。［略］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则**？

8. 势

《七法》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

《法法》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略] **势**非所以予人也。

《君臣下》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

《心术上》殊形异**势**。

《七臣七主》任**势**守数以为常。

9. 形势

《七法》**形势**器械未具，犹之不治也。**形势**器械具，四者备，治矣。

《八观》**形势**不得为非。

10. 自然

《形势》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

11. 万物

《形势》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略] **万物**之于人也。

《宙合》天地**万物**之橐也。[略] 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

《枢言》**万物**之师也。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强之强之，**万物**之旨也。[略] **万物**待辞。[略] 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

《戒》闻一言以贯**万物**。

《君臣上》道也者，**万物**之要也。

《心术上》不与**万物**异理。[略] 故遍流**万物**而不变。[略] **万物**皆以得。[略] 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

《心术下》**万物**毕得。[略] 能君**万物**。

《白心》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略] 是故**万物**均。[略] **万物**归之。[略] 刺刺者不以**万物**为策。

《内业》**万物**毕得。[略] **万物**以生，**万物**以成。[略] 能君**万物**。[略] 昭知**万物**。[略] **万物**得度。[略] **万物**备存。[略] **万物**不害。

《水地》**万物**之本原。[略] 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略] **万物**莫不尽其机。[略] 于是为**万物**先。[略] **万物**莫不以生。

《形势解》**万物**生焉。[略] 天覆**万物**。[略] 能兼覆**万物**。[略] 能兼载**万物**。[略] 日月，昭察**万物**者也。

12. 物

《心术上》**物**固有形。

《心术下》无以**物**乱官。[略] 凡**物**戴名而来。[略] 圣人裁**物**。

《白心》包**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略] 天不为一**物**枉其时。[略] **物**至而名自治之。[略] 观**物**所载。[略] 事**物**有所庇也。[略] **物**至而命之耳。

《内业》凡**物**之精。[略] 一**物**能化谓之神。[略] 君子使**物**，不为**物**使。[略] 不以**物**乱官。

13. 形

《心术上》物固有**形**，**形**固有名。[略] 殊**形**异势。[略] 道也者，动不见其**形**。

《心术下》**形**不正者德不来。

《白心》知其象则索其**形**。

《内业》夫道者，所以充**形**也。[略] 冥冥乎不见其**形**。[略] 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略] 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略] **形**不正，德不来。[略] 意然后**形**，**形**然后言。[略] **形**全于外。[略] 心气之**形**。[略] 地出其**形**。

14. 气

《心术下》**气**者身之充也。

《内业》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导乃生，生乃思，思乃智，智乃止矣。[略] 以为**气**渊。[略] 血**气**既静。

15. 精

《内业》凡物之**精**，比则为生。[略] **精**也者，气之**精**者也。

16. 精气

《心术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

《内业》**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略] 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17. 天地

《宙合》夫**天地**一险一易。[略] 因以尽**天地**之道。[略] **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又橐**天地**。**天地**苴万物。[略] 合络**天地**，以为一裹。[略] 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又橐**天地**”。

《白心》包物众者，莫大于**天地**。[略] 效夫**天地**之纪。

《内业》流于**天地**之间。

《水地》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

《四时》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

18. 地

《水地》**地**者，万物之本原。

19. 水

《水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略] **水**淖约以清。[略] **水**以为都居。[略] 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略] 故曰**水**神。[略] **水**之内度适也。[略] 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略] 是以**水**集于玉。[略] 龟生于**水**。[略] 龙生于**水**。[略] **水**之不绝者，生庆忌。[略] 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粗凝蹇。[略] **水**是也。[略] 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略] 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约而清，故其民轻果而敢。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嫉而垢。秦之**水**泔聚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悍而浑，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戇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略] 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20. 宙合

《宙合》**宙合**又橐天地。[略] “**宙合**”之意。[略] 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21. 阴阳

《乘码》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

《枢言》**阴阳**两生而参视。[略] 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

《四时》**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

22. 数

《七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略] 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略] 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略] 不知计**数**不可。[略] 为兵之**数**。[略] 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略] 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略] 审御机**数**。

《幼官》察**数**而知治。

《法法》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兵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略］计**数**得，则有明也。治众有**数**，胜敌有理。察**数**而知理。［略］教其耳以号令之**数**。

《霸言》明大**数**者，得人。［略］权重而令行，固其**数**也。

《七臣七主》任势守**数**以为常。

23. 术数

《明法解》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得欺也。［略］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

24. 象

《七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略］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略］不明于**象**。［略］不知**象**不可。

《霸言》**象**天则地。

《白心》知其**象**则索其形。

25. 化

《七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略］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略］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略］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

《宙合》民之兴善也如**化**。

26. 变

《七法》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

27. 变化

《宙合》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

《心术上》**变化**则伪生。

28. 动静

《宙合》此言圣人之**动静**。［略］时则**动**，不时则**静**。

《兵法》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略］两者备施，则**动静**有功。

《霸言》知**动静**之时。

29. 权

《五辅》民知务矣，而未知**权**。［略］故民必知**权**。［略］**权**不可不度也。

《兵法》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

《霸言》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屈，有所伸，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故诸

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略］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略］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形，争**权**。［略］令兵一进一退者，**权**也。［略］精于**权**。

《心术上》法出乎**权**，**权**出于道。

30. 度

《五辅》权有三**度**。［略］民知务矣，而未知权，然后考三**度**以动之。所谓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略］故曰，权不可不**度**也。

31. 鬼神

《心术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

《内业》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略］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32. 心

《宙合》“胸充”，言**心**也，**心**欲忠。

《心术上》**心**之在体，君之位也。［略］**心**处其道，九窍循理。［略］**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略］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略］宫者，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

《心术下》中不精者**心**不治。［略］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略］充不美则**心**不得。［略］**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于中。［略］全**心**在中不可匿。［略］全**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略］岂无利事哉？我无利**心**。岂无安处哉？我无安**心**。**心**之中又有**心**。［略］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内业》凡**心**之形，自充自盈，自生自成。［略］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略］谟乎莫闻其音，猝乎乃在于**心**。［略］凡道无所，善**心**安处。**心**静气理，道乃可止。［略］修**心**静意，道乃可得。［略］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略］定**心**在中。［略］凡**心**之形，过智失生。［略］治**心**在于中。［略］中不静，**心**不治。［略］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略］**心**无他图。正**心**在中。［略］何谓解之？在于**心**治。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意以先言。［略］**心**全于中。［略］全**心**在中。［略］**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略］**心**意定而天下听。［略］一意专**心**。［略］沦洽在**心**。［略］大**心**而敞。［略］灵

气在**心**。[略] **心**能执静，道将自定。

《水地》**心**虑。[略] **心**之所虑。

《版法解》天植者，**心**也。[略] 欲见天**心**。

33. 心术

《心术上》**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

《七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略] 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略] 不明于**心术**，而欲行令于人，犹背招而必射之。[略] 布令必行，不知**心术**不可。

34. 性

《内业》内静外敬，能返其**性**，**性**将大定。

《戒》无位而贵者**性**也。公亦固情谨声，以严尊**性**。[略] 滋味动静，**性**之养也。好恶喜怒哀乐，**性**之变也。聪明当物，**性**之德也。

35. 性命

《形势解》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

36. 生

《内业》导乃**生**，**生**乃思，思乃智，知乃止矣。凡心之形，过智失**生**。[略] 精存自**生**，其外安荣。[略] 然而不返，此**生**之忒。[略]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略]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略]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

37. 人情

《君臣下》天道**人情**。

《禁藏》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略]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38. 以人为本

《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二、认识论范畴

39. 观察

《八观》**观**其桑麻。[略] **观**车马衣服。[略] **观**台榭。[略] **观**习俗。[略] **观**左右。[略] **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

《小称》民之**观**也**察**矣。

《正世》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

40. 闻见

《宙合》故圣人博**闻**多**见**。［略］耳司听，听必顺**闻**。**闻**审谓之聪。目司视，视必顺**见**。**见**察谓之明。

41. 问

《问》凡立朝廷，**问**有本纪。［略］然后**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孤，其饩廪何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问**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断，今事之稽也何待？**问**独夫、寡妇、孤穷、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略］**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阵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问**男女有巧技，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问**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问**一民有几人之食也？**问**兵车之计几何乘也？［略］**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略］**问**所以教选人者何事？**问**执官都者，其莅事几何年矣？

42. 聪明

《宙合》闻审谓之**聪**。［略］见察谓之**明**。［略］**聪明**以智则专。［略］听不审不**聪**。［略］视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则过。［略］**明**者察于事。

《枢言》余目不**明**，余耳不**聪**。

《内业》耳目**聪明**。

《九守》目贵**明**，耳贵**聪**。

43. 思

《枢言》动作必**思**之。

《心术下》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略］形然后**思**，**思**然后知。

《内业》生乃**思**，**思**乃智，智乃止矣。［略］一往一来，莫之能**思**。［略］精想**思**之。［略］**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略］**思**之

而不舍。[略] **思**莫若勿至。

44. 思索

《白心》**思索**精者明益衰。

《内业》**思索**生知。

45. 知

《枢言》欲**知**者**知**之。[略] 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敏。

《法法》彼智者**知**吾诚伪。

《霸言》**知**者善谋。[略] 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时。

《地图》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略] 遍**知**天下。

《制分》故小征，千里遍**知**之。[略] 大征，遍**知**天下。[略] 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略] 必**知**制之分，然后能制。

《心术下》思然后**知**。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白心》**知**何**知**乎？

《内业》彼道不离，民因以**知**。[略] 遍**知**天下，穷于四极。

《水地》心之所虑，非特**知**于粗粗也，察于微眇。

46. 智

《乘码》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

《枢言》**智**胜愚。[略] 多忠少欲，**智**也。

《小匡》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

《心术上》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夺，求之者不及虚之者。[略] **智**不能尽谋。

《内业》一事能变谓之**智**。

《九守》心贵**智**。[略] 理生于**智**，**智**生于当。

《形势解》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略] 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略] 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

《明法解》**智**者效其计。

47. 智谋

《霸言》**智谋**胜之。

48. 谋

《宙合》“欲而勿**谋**”，言**谋**不可以泄，**谋**泄灾极。[略] 言轻**谋**泄，灾必及于身。故曰：“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

《兵法》**谋**得兵胜者霸。

《小匡》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

《霸言》智者善**谋**。[略] 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形，争权。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谋**也。[略] 故精于**谋**。[略] 知世之所**谋**。

《问》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

《心术上》智不能尽**谋**。

《白心》**谋**何**谋**乎？

《内业》喜怒取予，人之**谋**也。[略] 彼道自来，可借与**谋**。

《小问》君子善**谋**。

《形势解》明主与圣人**谋**，故其**谋**得。与之举事，故其事成。乱主与不肖者**谋**。

49. 谋虑

《霸言》必先定**谋虑**。

50. 虑

《水地》生而目视，耳听，心**虑**。[略] 心之所**虑**，非特知于粗粗也，察于微眇。

《九守》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

51. 智慧

《君臣上》**智能**聪明者，下之职也。所以用**智能**聪明者，上之道也。

《明法解》故言**智能**者，必有见功而后举之。[略] 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

52. 计

《霸言》审小**计**者，失人。[略] 其大**计**存也。

《参患》**计**必先定，而兵出于境。**计**未定而兵出于境，则战之自败。

《形势解》为天下**计**者，谓之谋巨。

《明法解》智者效其**计**。

53. 计数

《七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略] 谓之**计数**。[略] 不明于**计数**。[略] 不知**计数**不可。

《兵法》**计数**得也。[略] **计数**得。

54. 是非

《七法》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略] **是**必立，**非**必废。

《宙合》所谓**是**而无**非**，**非**而无**是**，**是非**又必交来。

55. 当

《宙合》时出则**当**。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奚谓“**当**”？本乎无妄之辞，运乎无方之事，应变不失之谓“**当**”。变无不至，无不有应**当**。

《枢言》故先王贵**当**。

《心术上》名**当**，谓之圣人。

《九守》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略] 智生于**当**。

56. 谬

《宙合》不审不聪则**谬**。

57. 过

《宙合》视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则**过**。

58. 悖

《明法解》见知不**悖**。

59. 参验

《明法解》人主不**参验**其罪过。

三、逻辑学范畴

60. 名

《宙合》夫**名**实之相怨久矣。

《枢言》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略] 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趣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能，天下治矣。**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

《心术上》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略] 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略] 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略] 执其**名**，务其所以成，此应之道也。[略] 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

《白心》索其端则知其**名**。[略] 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名**倚自废。**名**正法备。

《九守》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

61. 言辞

《法法》故**言**有辩而非务者。[略] 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

《心术下》意以先**言**。[略] 是故圣人一**言**解之。

《形势解》**言辞**动作，皆中术数。

62. 意

《心术上》**意**以先言，**意**然后形。

63. 辩说

《宙合》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辞，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略] 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多为之**说**。

《法法》故言有**辩**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

《白心》察而征之，无听**辩**。[略] 孰能去**辩**与巧，而还与众人同道?

《形势解》**辩**明礼义。

64. 诡辩

《法禁》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

65. 理

《心术上》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理**，**理**出乎义。

《形势解》栋生桡不胜任则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爱也，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则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动者，虽覆屋不为怨。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必笞。

66. 类

《宙合》是以圣人明乎物之往者，必以其**类**来也。

四、历史哲学范畴

67. 古今

《形势》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性也，异趋而同归，**古今**一也。

68. 时变

《心术下》与**时变**而不化。

《内业》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迁而不移。

《正世》皆随**时**而**变**。[略]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

五、政治哲学范畴

69. 政治

《宙合》操分不杂，故**政治**不悔。

《重令》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正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法法》**政**者，正也。

《正》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略］**政**以命之。［略］致**政**，其民服信以听。［略］出令当时曰**政**。［略］立常行**政**，能服信乎？［略］临**政**官民，能后其身乎？能服信，此谓正纪。

70. 治国

《立政》**治国**有三本。

《法法》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略］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

《小匡》**治国**不失秉。

《制分》是故**治国**有器。

《君臣上》**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

《明法》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略］是故先王之**治国**也。［略］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略］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略］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

《版法解》**治国**有三器。

《明法解》此之谓**治国**。故《明法》曰："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略］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略］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明主之**治国**也，案其当宜，行其正理。［略］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略］故群臣处官位，受厚禄，莫务**治国**者，期于管国之重而擅其利，牧渔其民以富其家。［略］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71. 以法治国

《明法》**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又见《明法解》）

72. 治乱

《立政》国之所以**治乱**者三。

《八观》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霸言》故**治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君臣上》**治乱**在主而已矣。

《小称》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皆待此而为**治乱**。

《内业》不**治**必**乱**。

《正世》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略] 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

《七臣七主》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

《禁藏》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

《明法解》故**治乱**不以法断，而决于重臣。生杀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

73. *君臣*

《宙合》"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略] **君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

《君臣上》赏在信诚，体之以**君臣**。

《君臣下》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

《任法》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

74. *君道*

《乘码》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

《君臣上》**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

《正世》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

75. *无为*

《乘码》**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

《心术上》知不言之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略] **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略] 恬愉**无为**，去智与故。

《形势解》召远者使**无为**焉。

76. *和同*

《立政》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

《五辅》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是以一战而正诸侯。[略] 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处不安而动不威，战不胜而守不固。

《法禁》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

77. 和合

《兵法》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

78. 尚贤

《立政》**上贤**不过等。

《枢言》无功劳于国而贵富者，其谁**尚贤**乎？

79. 举贤

《枢言》慎贵在**举贤**。

《中匡》**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略］远**举贤**人。

80. 任贤

《版法》备长在乎**任贤**。

《版法解》备长在乎**任贤**。

81. 爱民

《法法》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略］不为**爱民**枉法律。［略］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小匡》宽惠**爱民**。［略］始于**爱民**。［略］爱民之道奈何？［略］此爱民之道也。

《正》**爱民**无私曰德。

82. 兼爱

《立政九败解》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略］**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版法解》明君**兼爱**以亲之。［略］**兼爱**无遗，是谓君心。

83. 亲民

《形势解》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莅民如仇雠，则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无实，诈伪并起，虽言曰吾**亲民**，民不亲也。

84. 顺民心

《牧民》政之所行，在**顺民心**。［略］下令于流水之源者，令**顺民心**也。［略］令**顺民心**，则威令行。

85. 富民

《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略]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

86. 富国

《小问》公曰："请问**富国**奈何?"管子对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

87. 节用

《七臣七主》故明主有六务四禁。六务者何也? 一曰**节用**。

88. 取予

《牧民》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形势》能**予**而无**取**也，天地之配也。

《形势解》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七法》**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

《宙合》**取予**之必因于时也。

《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89. 赏罚

《权修》**赏罚**不信，则民无取。

《立政》事将为，其**赏罚**之术，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

《七法》朝无政，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民幸生。[略] **赏罚**明，则民不幸生。

《八观》**赏罚**不信，五年而破。

《法法》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略] **赏罚**信必，此正民之经也。

《兵法》**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略] **赏罚**明，则勇士劝也。[略] 教其心以**赏罚**之诚。

《君臣下》名物处，踳非分，则**赏罚**行矣。[略] 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

《七臣七主》**赏罚**必则下服度。

《禁藏》**赏罚**莫若诚必，使民信之。

《形势解》主未尝不**赏罚**也。

《明法解》**赏罚**不差。[略] 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是故其

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

90. 刑罚

《明法解》立**刑罚**以威其下。[略] 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略] 人主不参验其罪过，以无实之言诛之，则人臣不能无事贵重，而求推誉，以避**刑罚**而受禄赏焉。[略] 其行**刑罚**也，不以法令案罪过。[略] 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罚**以畏之。

91. 刑赏

《版法解》审治**刑赏**。

92. 法

《权修》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重。**法**者，将立朝廷者也。[略] **法**者，将用民力者也。[略] **法**者，将用民能者也。[略] **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

《七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略] 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略] 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略] 和民一众，不知**法**不可。[略] 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略] 制仪**法**，出号令，莫不响应，然后可以治民一众矣。

《五辅》**法**有五务。[略] 民知礼矣，而未知务，然后布**法**以任力。

《宙合》明**法**以期。

《八观》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而兴灭之国可知也。**法**虚立而害疏远，令一布而不听者存，贱爵禄而毋功者富，然则众必轻令，而上位危。[略] 故曰，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不行于其民，而兴灭之国可知也。

《枢言》人固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辞。

《法禁》[略] 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强而治矣。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背**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

《法法》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略] **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略] **法**者，民之父母也。[略] 宪律制度必**法**道。[略] **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

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略］**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略］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略］**法**之侵也，生于不正。［略］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略］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略］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略］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君臣下》论劳而昭之以**法**。

《心术上》**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戮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于道。［略］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

《白心》名正**法**备。

《正》如四时之不忒，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略］**法**以遏之。［略］当故不改曰**法**。

《任法》圣君任**法**而不任智。［略］民离**法**而妄行。［略］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略］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废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古之**法**也，世无请谒任举之人，无闻识博学辩说之士，无伟服，无奇行，皆囊于**法**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然故堪材习士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宝用也。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堪材习士闻识博学之士能以其智乱**法**惑上，众强富贵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邻国诸侯能以其权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财以禄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国之治，不可得也。圣君则不然，卿相不得剪公禄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亲爱，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辏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略］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略］**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

位之道也。故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略］故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而失君则不然，**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略］凡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适其意，顾臣而行，离**法**而听贵臣，此所谓贵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求焉，主离**法**而听之，此所谓富而赂之也。贱人以服约卑敬悲色告诉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贱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亲爱有求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谓近而亲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请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美而淫之也。［略］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治，从此产矣。［略］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

《明法》故夫灭、侵、塞、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略］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略］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略］而守**法**为之可也。

《正世》故**法**可立而治可行。［略］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略］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略］**法**禁不立则奸邪繁。

《七臣七主》赦奸纵过以伤**法**。［略］**法**伤则奸门开。［略］好恶反**法**以自伤。［略］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略］民信其**法**则亲。是故明王审**法**慎权，下上有分。［略］数出重**法**，而不核其罪，则奸不为止。［略］故**法**不烦，而吏不劳。［略］**法**臣：**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

《禁藏》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略］夫不**法法**则治。**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略］故主上视**法**严于亲戚，吏之举令敬于师长，民之承教重于神宝。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略］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略］不失其**法**然后治。［略］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

《形势解》治之以**法**。［略］平和其**法**。［略］以**法**数治民则安。

《版法解》**法**者，**法**天地之位。［略］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略］圣人**法**之，以建经纪。［略］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

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略］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仪。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故曰："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明法解》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略］废**法**而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夺，令不得出。［略］故《明法》曰："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略］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略］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略］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为也。故《明法》曰："不为惠于**法**之内。"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略］故《明法》曰："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略］**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略］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措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略］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略］行**法**而无私，则奸臣不得其利焉。［略］使之奉主之**法**。［略］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法**不自举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略］奉主**法**。［略］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略］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略］守**法**而**法**之，身无烦劳而分职。故《明法》曰："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93. 法律

《七法》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

《法法》不为爱民枉**法律**。

《七臣七主》**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94. 法制

《八观》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弒君之所自生也。［略］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略］上令轻，**法制**毁，则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

《法禁》**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略］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略］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者，圣王之禁也。

《法法》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略］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

《君臣上》**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略］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职也。

《任法》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胸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略］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

《明法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略］乱主则不然。**法制**废而不行，故群臣得务益其家。

95. 法度

《兵法》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略］**法度**审，则有守也。

《中匡》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略］**法度**不忘，往行不饬。

《形势解》**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略］明主内行其**法度**。

《明法》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明法解》**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略］故**法度**行则国治。［略］明主者，有**法度**之制。［略］非**法度**不留意焉。［略］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七臣七主》故私道行则**法度**侵，刑法繁则奸不禁。

96. 法式

《形势解》人主立其度量，陈其分职，明其**法式**。

《明法解》案**法式**而验得失。

97. 法术

《明法解》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略］奸邪之臣知**法术**明之必治也，治则奸臣困，而**法术**之士显。［略］忠臣之欲明**法术**，以致主之所欲。

98. 程式

《明法解》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

99. 法仪

《兵法》制**法仪**，出号令，然后可以一众治民。

100. 宪法

《七法》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

101. 法令

《形势解》**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

《明法解》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略] 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是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略] 乱主之行爵禄也，不以**法令**案功劳。其行刑罚也，不以**法令**案罪过。

《七臣七主》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交友而行私情。

《禁藏》**法令**为维纲。

102. 令

《重令》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嬉。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背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嬉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略] **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略] 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乱，不可得也。[略] 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略] 所好恶不违于上，所贵贱不逆于**令**。[略] 国不服经俗，则臣下不顺，而上**令**难行。[略] 臣下不顺，上**令**难行，则应难不捷。[略] **令**不虚行。[略] 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于官，受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略] **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法法》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略] 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略] 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略] **令**多者，其行寡。[略] **令**而不行，则下凌上。[略] 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略] 倨傲易**令**，措仪画制，作议者尽诛。[略] 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纷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其倨傲易**令**，措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略]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

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略］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略］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略］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略］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略］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略］上令尽行，禁尽止。［略］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略］故曰，令重于宝。［略］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略］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略］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

《形势解》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

《立政九败解》人君唯无听私议自贵，则民退静隐伏，窟穴就山，非世间上，轻爵禄而贱有司。然则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

103. 号令

《重令》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略］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略］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略］**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略］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

［法法］**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措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略］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略］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

《兵法》制法仪，出**号令**，然后可以一众治民。［略］教其耳以**号令**

之数。

104. 决塞

《七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略］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略］不明于**决塞**，而欲驱众移民，犹使水逆流。［略］驱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

105. 刑

《正》制断五**刑**，各当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略］**刑**以弊之，毋失民命。［略］致**刑**，其民用心以敬。［略］罪人当名曰**刑**。

［参患］内不以**刑**，而欲禁邪，则国必乱矣。

106. 兵刑

《参患》诛暴国必以**兵**，禁僻民必以**刑**。

107. 用兵

《制分》故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略］故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

六、伦理哲学范畴

108. 道德

《宙合》**道德**有常。

《戒》**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

《君臣上》**道德**出于君。［略］**道德**定而民有轨矣。

《君臣下》**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

《内业》既知其极，返于**道德**。

《形势解》故欲民之怀乐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厌也，而民怀乐之。

109. 人道

《五辅》**人道**不顺，则有祸乱。

110. 慎己

《禁藏》故先**慎**于**己**而后彼。

111. 圣人

《乘马》**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略］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

《宙合》故**圣人**博闻多见，畜道以待物。［略］“春采生，秋采蔵，夏

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合、屈伸、盈缩、取予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略］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略］圣人参于天地。［略］圣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略］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略］影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往者，必以其类来也。［略］圣人之道，贵富以当。

《枢言》圣人用其心。

《霸言》国危，则圣人知矣。［略］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此三者，圣人之所则也，圣人畏微。［略］圣人之憎恶也内，愚人之憎恶也外。圣人将动必知，愚人至危勿辞。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

《戒》圣人齐滋味，而时动静。［略］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

《心术上》名当，谓之圣人。［略］督言正名，故曰“圣人”。［略］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略］圣人无之，无之则与物异矣。

《心术下》凡物戴名而来，圣人因而裁之，而天下治。［略］圣人裁物，不为物使。［略］圣人之道，若存若亡。［略］是故圣人一言解之，上察于天，下察于地。

《白心》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略］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畸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内业》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略］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迁而不移。［略］中无惑意，外无邪灾，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谓之圣人。

《水地》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略］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四时》唯圣人知四时。

《势》天因人，圣人因天。［略］天地刑之，圣人成之。［略］天地之形。

《正世》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

《禁藏》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适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

《形势解》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

得乐而后有忧者，圣人不为也。故圣人择言必顾其累，择行必顾其忧。［略］故圣人去而不用也。［略］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略］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略］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与焉。［略］圣人之与人约结也，上观其事君也，内观其事亲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后约结。［略］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义，父子之理，贵贱之分，不信圣人之言也，而反害伤之。故圣人不告也。［略］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略］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略］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略］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圣人。

《版法解》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略］圣人法之，以覆载万民。［略］圣人法之，以烛万民，故能审察。［略］圣人法之，以使万民，故不失时功。

112. 德

《牧民》措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略］授有德，则国安。

《立政》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略］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略］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略］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

《五辅》德有六兴。［略］凡此六者，德之兴也。［略］故曰，德不可不兴也。

《枢言》德盛义尊。［略］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略］人以德使。［略］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略］德者怨之本也。［略］德以合人。［略］其德不足以怀其民者殆。

《兵法》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略］始乎无端者，道也。卒乎无穷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也。［略］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

《霸言》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略］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略］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略］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略］德利百姓，威振天下。［略］无德而欲王者危。［略］霸王之形，德义胜之。

《问》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

《戒》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略］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

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略] 以**德**予人者谓之仁。

《心术上》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略] **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已然也矣。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略] 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

《心术下》形不正者**德**不来。[略] 正形饬**德**，万物毕得。

《白心》**德**之来，从于身。

《内业》形不正，**德**不来。

《四时》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略] 道生天地，**德**出贤人。道生**德**，**德**生正。

《正》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无**德**无怨。[略] **德**以养之，道以明之。[略] 致**德**，其民和平以静。致道，其民附而不争。[略] 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

《形势解》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略] 其有**德**于人也，以此为友则不亲，以此为交则不结，以此有**德**于人则不报。[略] 现施之**德**，几于不报。

《版法解》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略] 故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略] 凡君所以有众者，爱施之**德**也。[略] 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略] 合**德**长久。合**德**而兼覆之。

113. 德行

《法禁》**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

《法法》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略] 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略] **德行**未成于身而违古。

《君臣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

《白心》**德行**修者王道狭。

114. 道义

《法禁》**道义**必有所明。

115. 德义

《立政》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略] 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

《霸言》霸王之形，**德义**胜之。

《形势解》**德义**者，行之美者也。**德义**美，故民乐之。民之所歌乐者，美貌**德义**也。[略] 举长则被其利者众，而**德义**之所见远。

116. 治身

《小称》**治身**之节者，慧也。

117. 仁

《立政》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略］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

《戒》**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略］孝悌者，**仁**之祖也。［略］以德予人者谓之**仁**。

《小称》不以不善归人者，**仁**也。

《水地》夫水淖约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略］夫玉温润以泽，**仁**也。

118. 仁义

《中匡》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

119. 礼义廉耻

《立政九败解》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

《牧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120. 信

《形势》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八观》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略］赏罚不**信**，五年而破。

《法法》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

《问》小利害**信**。

《小问》**信**也者，民**信**之。［略］语曰，释命不渝，**信**也。

121. 忠信

《五辅》恭敬**忠信**，以事君上。［略］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

《小匡》**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

《戒》**忠信**者，交之度也。

《形势解》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略］言而语道德**忠信**孝悌者，此言无弃者。

122. 礼节

《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

《五辅》中正比宜，以行**礼节**。

123. 荣辱

《牧民》衣食足则知**荣辱**。

124. 孝悌

《牧民》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

《戒》**孝悌**者，仁之祖也。

《形势解》言而语道德忠信**孝悌**者，此言无弃者。

125. 诚信

《立政》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

《枢言》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

126. 勇

《枢言》欲**勇**者勇之。［略］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略］**勇**胜怯。

《小匡》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

《水地》折而不挠，**勇**也。

127. 忠

《枢言》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

128. 恕

《版法解》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

129. 欲

《枢言》**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敏。［略］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

《内业》节**欲**之道，万物不害。

《立政九败解》然则纵**欲**妄行，男女无别，返于禽兽。

130. 善

《乘马》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

《八观》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

《法法》闻**善**而不索，殆。［略］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

《兵法》**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影。

《戒》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

《小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略] 故我有善，则立誉我。[略] 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略] 今夫桀纣不然，有善则反之于身，有过则归之于民。[略] 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在于既善，所以感之也。

《白心》出善之言，为善之事，事成而顾返无名。

131. 俭

《法法》俭其道乎！

132. 利害

《七法》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

《宙合》既明通于可否利害之理，犹发蒙也。

《禁藏》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略] 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

《版法解》用必知其所利害。

《明法解》其所利害者，主听而行之。

133. 祸福

《枢言》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在为。

《霸言》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

《君臣下》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

《明法解》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

七、美学范畴

134. 美

《枢言》恶者美之统也。

《形势解》锵锵鸿鹄，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义者，行之美者也。德义美，故民乐之。民之所歌乐者，美貌德义也，而明主鸿鹄有之。

参考书目

1.（唐）尹知章. 管子注。（明）刘绩. 管子补注.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2.（唐）尹知章. 管子注. 《四部丛刊》电子版. 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2001

3.（清）戴望. 管子校正. 《诸子集成》本. 北京：中华书局，1954

4.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 管子集校.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5. 赵守正. 管子通解.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6. 拙撰. 中华大典·哲学典·诸子百家分典，1～2729 页.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典籍总部《管子》分部，494～502 页。人物总部管仲分部，913～927 页。范畴总部《管子》哲学范畴，2144～2201 页

策划编辑　杨宗元
责任编辑　吕鹏军
封面制作　东方宝隆

内容简介

本书彰显管仲学派的哲学和人文学精华，由前言、题解、原文、注释、译文、解读、哲学范畴类编和参考书目构成。用现代科学方法，诠释《管子》元典，阐发管学理念，揭示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对当今社会的启示借鉴意义，是《管子》文献学、哲学和人文学研究的力作。《管子》原文，用规范通俗的现代汉语翻译。注释、译文和解读，突出管仲学派的合理思想和表达技巧。行文流畅，精练雅致，生动有趣，适合大众的阅读口味。

作者简介

孙中原（1938— ），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研究生学历。1961—1964年师从中国科学院汪奠基、沈有鼎，专攻中国古代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中国逻辑学会原副会长，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2008）。主要研究诸子百家、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著作有《中华大典·哲学典·诸子百家分典》、《墨学通论》、《墨者的智慧》、《墨子及其后学》、《墨子鉴赏辞典》、《墨子今注今译》、《墨学与现代文化》、《墨子解读》及《墨翟与〈墨子〉》等40余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ISBN 978-7-300-21800-7
9 787300 218007 >
定价：78.00元